

# 12期

八〇年代是大馬旅台社團風起雲湧的年代，先是於1983年創辦《大馬青年》此一專屬大馬旅台生的文化／學術刊物，再於隔年成立專事推動學術活動的大馬青年社，陸續把成果發表在《大馬青年》上。數年以後，由於經費等複雜的因素使然，大馬青年社解散，然而大馬旅台同學還是秉持提倡學術風氣的使命，斷斷續續的把《大馬青年》延續至今。這

一期的《大馬青年》已經是第十二期，卻是第一次正式出版，與台灣的讀者見面。

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台灣

# 大馬青年

Malaysian Youth



Pulau Langkawi, Malaysia

ISBN 986-7748-86-7



00150



9 789867 748867

特價150元

獻給所有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努力耕耘的大馬華人。

# 編輯室報告

這位讀者您好！謝謝您有意無意間捧起這一本陌生的刊物來閱讀，相信本刊俗氣的名字——《大馬青年》，一定讓您想起《建中青年》、《附中青年》或什麼《XX青年》這類不上不下的學生刊物，沒錯，《大馬青年》正是一本完全由華裔馬來西亞旅台大專生——也就是一般台灣人所認知的大馬「僑生」——所編撰的學生刊物，內容以呈現華裔大馬人在台的生活面貌以及學術成果為主。

## 《大馬青年》的復刊動機

《大馬青年》可不是無中生有從石頭蹦出來的，本期其實已堂堂邁入第十二期，只是之前的《大馬青年》都是以不定期的形式非正式出版，只侷限在大馬旅台社群之間流通，始終沒能有緣與台灣讀者見面，所以這一期的復刊可是首次在台灣書市正式粉墨登場呢！

言歸正傳，第十二期《大馬青年》的復刊動機可是很嚴肅的。或許您不知道，「僑生」在台就學的福利逐年每下愈況，最諷刺的莫過於最近連行之有年、極具象徵性意義的「僑生中華文化獎學金」也被廢除了，充分曝露美其名為宣揚中華文化的僑教政策的虛偽，也揭示「去中國化」的政治議程已然如火如荼的在僑教政策面逐步落實。我們「僑生」這一十分「政治不正確」的存在於焉成了台灣本土化浪潮的代罪羔羊。

此外，種種嚴苛而保守的工作證條例也使得文、農、社科和傳播學院等大馬畢業生難以立足台灣，與台灣政府呼聲震天的國際化口號背道而馳。有鑑於「僑生」當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我們於是希望透過第十二期《大馬青年》的復刊，為此刻徬徨而艱困的處境作一全面而徹底的反省。

## 《大馬青年》的內容提要

第十二期《大馬青年》的製作時間花了近一年之久，被台灣同學調侃說：「太扯了。」然而，有別於以往的是，這次的多

位編委均親自「下海」撰稿，主動參與生產的行列，而非僅僅被動的向幾位「能人異士」邀稿。

本期的重頭大戲在於「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的封面故事，抽樣式的挖掘了不少隱匿在台灣社會各個不同領域內默默耕耘的大馬華人，希望藉此呈現一較為全面的華裔大馬人在台之面貌，也希冀透過他們立足台灣的經驗，提供讀者一些「生存之道」式的啟發。專題的內容由僑教的歷史演變揭開序幕，接著依序報導華裔大馬人在醫學、文學、學術、科技、社運、媒體、職場、網路這八大領域的概況。

就中國人而言，十二為一週期，所以第十二期《大馬青年》正好也藉此回顧過去十一期的《大馬青年》，讓讀者有機會一睹《大馬青年》的廬山真面目。最後的兩個附錄即足足佔了本刊篇幅的一半左右，分別是由本人接洽台大小說賞析社合辦的黃錦樹與駱以軍對談演講實錄全文和「遲到」了五年之久的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得獎作品。

最後，要特別感謝唐山出版社的陳隆昊先生願意賠錢出版這一本肯定不賣錢的刊物。另外，更要謝謝極具遠見和魄力的林文傑會長，他是歷來少數願意「投資」文化事業的同學會領袖。同時也要感謝才貌兼備的陳慧嬌學姐（政大新聞所碩二）充當本書的模特兒，原訂由其擔任模特兒的封面設計，後因故取消，這裡特別致歉。也謝謝所有願意受訪的傑出學長姐以及百忙之中抽空提供寶貴意見的顧問和熱心協助撰稿的編委們，我們共同的baby終於誕生了！

第十二期《大馬青年》主編

吳子文

2005年7月7日於台北

# 目錄

編輯室報告

002

## 【封面故事】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臺灣

■ 一切可能的起點：僑教

「僑生」的前世今生：從歷史看五十年來的留台之路

009

■ 醫學人

與死神搏鬥的漫漫長路——在台學醫概況

014

右手看診，左手寫作的雞婆醫生——專訪歐陽林

016

醫學停止的地方，開始了宗教——專訪林建宏

021

整型外科的一天

023

■ 文學人

巨人的足跡——旅台馬華文學發展概述

026

少讀王潤華

030

■ 學術人

馬華文學「醞釀期」的終結者——黃錦樹的學思歷程

036

■ 科技人

「異」軍突起——群聯電子崛起的故事

048

■ 社運人

社會關懷的實踐家——專訪孫友聯

057

■ 媒體人

蝦咪？他代表台灣青年在雙十國慶發言！——專訪黎行春

061

■ 職場人

職場教戰指南——一個記者和會計助理的留台職場經驗分享

066

■ 網站

大馬旅台人的虛擬故鄉——「大紅花的國度」的故事

070

## 【歷史回顧】《大馬青年》風雨二十年

時代的臉譜——《大馬青年》歷史回顧

078

《大馬青年》的洞見與不見

——試論《大馬青年》的開創與局限

082

「膠囊化」的時代，除了想像，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訪問林福南學長及陳亞才學長

086

## 【藝文創作】

■ 雜文

小僑流水人家

091

■ 新詩

與友人談保險

093

■ 小說

墮

094

臺灣客

099

## 【附錄一】演講實錄

外省流亡文學與馬華文學在臺灣——駱以軍對談黃錦樹

102

## 【附錄二】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

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得獎名單

131

■ 散文組

散文組決審會議紀錄

132

主獎：紗籠謠

136

評審獎：剛好我們都是天使

139

佳作：童夢

142

佳作：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

145

佳作：消失的王者

149

佳作：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

152

散文組總評：一場豐盛的散文饗宴

156

■ 新詩組

新詩組決審記錄

157

主獎：23歲

161

評審獎：口香糖的滋味

163

佳作：去日

165

佳作：家

166

新詩組總評

167

■ 小說組

小說組決審記錄

168

主獎：邊境

171

評審獎：拍照記

178

佳作：哭泣的雨林

183

佳作：記（不）得

188

小說組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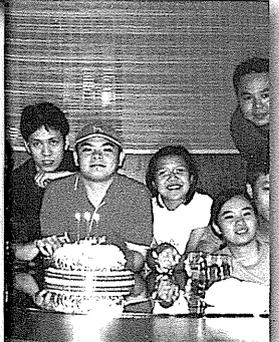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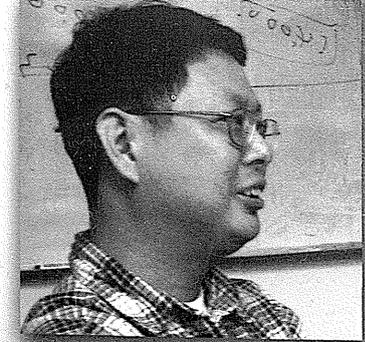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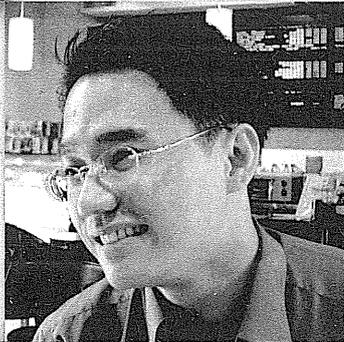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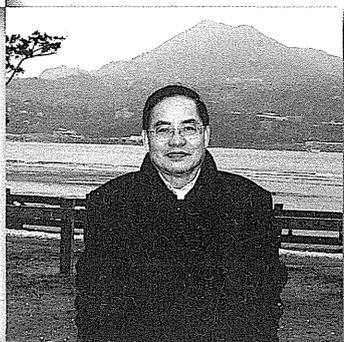
199

封面  
故事

# 干面英雄

大馬華人在台灣的處境像極了好萊塢電影裡面常常冒充人類的外星人，他們披著人皮的外衣，悄悄的和地球人和平的生活在一起……的確，由於文化的相似，旅台大馬華人很容易融入台灣社會，只要口音「本土化」，即可完全「隱姓埋名」在台灣社會的某個角落，透過這次的封面故事，且讓我們深入各個領域來探視這一群「外星人」多樣的面貌……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千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 「僑生」的前世今生： 從歷史看五十年來的留台之路

文◎范雅梅（台大社會所碩三）  
r91325012@ntu.edu.tw

一切可能的起點：

## 僑教



零、導言

爲什麼我們會到這裡來？留台，究竟是什麼樣的一條道路？

或許在我們心中，每個人都有一個模糊的答案，或清楚的理由。但無論答案是什麼，我們來到這裡，卻共同繼承了一種被稱爲「僑生」的身份。這個身份，有牠古老的歷史，也有牠政治的隱喻；有璀璨的軌跡，也有衝突的傷痕。本文試圖藉由既有的文獻討論與歷史材料，簡單地重構這五十年來的留台之路。

### 一、反共意識型態下的僑生教育

在台灣的正統史觀裡，「僑生回國就學政策」（底下簡稱「僑生政策」）是「僑務政策」極爲重要的一環。儘管僑教政策濫觴於晚清政府派官員到南洋「視學」，但1949年內戰失利而「播遷」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致力於辦理的「僑生政策」，卻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型態，使得戰後國民黨的「僑生政策」從一開始，便與政治如影相隨，埋下了解嚴之後的爭議伏筆。

從僑委會的統計資料得知，早在1951年行政院公佈了「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便有3位來自新馬的華僑子弟來到「祖國海隅」的台灣。當時甫從大陸流亡至台的國民黨，在歷經風雨飄搖的台灣保衛戰之後，在美援的挹注下穩定了政局。國民黨的至高領袖

——「蔣公」爲了防止中共「毒化」海外青年，便指示辦理相關政策。然而，僑生政策能夠蓬勃發展至今，卻與當時的時代脈絡不無關係。

1952年1月，馬來亞殖民政府頒布了一條「人力動員條例」規定凡18至24歲的青年必須先行登記，必要時得應召服役，以補充政府在「剿共」和維持治安所需的人力資源。此舉立即引起華人學生和家長的恐慌，學生紛紛退學，家長則極力籌措旅資，讓這些適齡的青年子弟北歸到中國。儘管殖民政府已提出警告，規定華人一旦離境北返，則永遠不能回返新馬，但仍無法阻擋北歸浪潮，短短數月，多達幾千人毅然北上。這群華人青年似乎也一心一意要回歸「祖國」，在船上紛紛焚燒其身份證，甚至表明：

假如我們要當兵，或者為作戰而成仁，我們也不願意當英國兵，戰死異域。我們要回去當中國兵，戰死在祖國的原野上……。

有趣的是，這股浪潮不僅招致了當地輿論的批評，也引起美國的關注。1953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東南亞，鑑於當地共產勢力蠢蠢欲動、青年北歸只會助長共產勢力擴散，因此主張美國以專款專用的方式，「金援」台灣辦理僑生回國就學政策。自此之後，台灣各大專院校爲了爭取美援的補助經費<sup>1</sup>，便大幅度增收僑生名額，以完善學校的軟硬體設施。以台大來說，當時僑生名額竟然占了近兩成之比

例，為此卻帶來了新的體育館、工學院等各項設施。在美援優厚的政策補助下，原來許多經濟能力有限的華僑子弟，皆得以在全額旅費補助和生活津貼之下，完成大學教育。直至1965年美援結束，共有20,087位僑生被「徵招」回國，其中星馬佔有4,291位，繼港澳總人數6,355之後。

美援僑生教育政策，奠定了辦理「僑生政策」的物質基礎，並且在「無僑教即無僑務」的口號下，「僑生政策」被列為國家重點發展的政績，作為號召全球華僑支持的「象徵」力量。此種以「政治為先，教育為後」的政策，往往只一味地尋求「人數」突破，而鮮少究問學生素質和程度差異。因此，就如黃錦樹所指出的，此時大學教育淪為製造學位神話的工廠，從武斷的「梯次分發」<sup>2</sup>到降格的「學業要求」<sup>3</sup>，所培育出來的大學生只能稱得上是「學徒」而已。

## 二、選擇留台這條路……

選擇留台，大多數人除了著眼於經濟因素、學科傾向，以及「家中有留台生」的鼓勵之外，相較於個人之外的「結構」因素，則與「獨中教育」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政策」息息相關。

綜觀大馬華文教育的歷史，在國家獨立後的「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要求下，所有學校都被要求收歸國家教育下管理。在一切以馬來人優先的原則下，華人從一開始爭取將「華語」列為官方語文，到後來一路落敗、只求「確保」華文小學的性質不變。自此，華語被定位為少數族群的母語，僅允許存在於小學初級教育中，國家則透過補助的利誘方式，促使原有的華人中學教育接受政府的漸進式改造方案，以取得教育補助經費。在六〇年代的十年間，原本71間的華文中學一一失守，高達54間學校接受政府改制。但513事件的刺激、

新經濟政策對華人中小企業的排擠，卻又開始激發華人社群的危機意識，在政治的失意和不滿之中，教育與文化成為了民族存亡的最後堡壘。1973年擁有大量華人聚集的霹靂州，發起了所謂「獨中復興運動」。透過各種小額捐款、義賣、義演等群策群力的動員籌款，將原已改制的獨中一一的復興或重建，越來越多父母開始轉而支持華文教育，獨中生開始逐年增加。

但湊巧的是（或政治考量？），曾經結合星馬華社力量所籌辦地的「南洋大學」，卻又「適時」的在1974年停止招收大馬的獨中畢業生。至此台灣的僑生回國就學政策成為了「唯一」能讓獨中生完成高等教育的機會。在此情況下，留台生便成為了大馬華社裡，持續不斷自我繁殖自身文化和教育的擔綱者。

## 三、走在留台這條路上……

然而，留台這條路畢竟也非如此的平坦而理所當然，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意識形態更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剝蝕裸露，哪怕牠曾經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對於台灣社會大眾來說，「僑生」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天之驕子，不僅能大搖大擺的進入人人稱羨的大學窄門，在五、六〇台灣物質環境尚屬貧乏的年代，來自「外國」的僑生消費能力亦是極為可觀。加上能夠藉由「跑單幫」的方式販賣國內得之不易的各種水貨，在封閉的台灣社會裡，使流動成為了另一種資本。

但大馬旅台人在台灣的停駐並不僅止於模糊的僑生印象裡。反而是在對中國文字的迷戀中，開展了一個專屬旅台人的文學特區，持續在台灣開花結果、成為「一支浩浩蕩蕩、星光閃耀的文學勁旅」（齊邦媛語）。從「星座詩社」到「神州詩社」，從《大馬新聞雜誌》到《大馬青年》，旅台人透過結社和文字書寫的力量，創造了屬於自身的歷史軌跡，遊走在西方、中國、台灣與大馬之間，用各種豐富寓

言和象徵模式，膽寫了戰後大馬華人幾代人的社會生活與認同爭扎，更持續不斷地對自身和族裔進行不同程度的詰問與反省，企圖能以理直氣壯的方式告訴大家：「我是誰？」

然而主體的尋尋覓覓畢竟還是敵不過時代變化的所帶來的狂風暴雨。1989年聯考前夕，由教權會、主婦聯盟、進步婦女聯盟及四間醫學院一些學生，開始散發傳單挑戰行之有年之「僑教政策」，要求一個真正公平的大學聯考。此舉引起了廣大的社會回應，間接地為僑生帶來無形的壓力。當時的大馬總會亦開始進行內部反省，於第八期的《大馬青年》探討僑教與政治意識形態、大學教育與僑生政策的距離等等。留台聯總亦為此舉辦「留台之路不能斷」座談會，例如曾為國民黨黨員、著名的華教鬥士沈慕羽先生便急切的指出：

我們是黃帝的子孫，我們的血統是一樣的，我們接受的是中華文化，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哪一樣不相同？只是人文的因素，把我們分開。我們住在另一個國家，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罷了。我真不明白台灣的部份人民為什麼抵制我們的學生？台灣的反對黨為什麼要添油加火，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此種看似凜然正義的疾呼現在看來確實是時代錯亂，因為台灣在多年來反對勢力的抗爭下逐漸形成本土意識，早已脫離過去所謂的「自由中國」的階段。而華教與僑教之間，究竟該如何進行定位，也是時候檢討了。惟華教長期以來作為一民間所推動的「社會運動」，一直處在救亡圖存的非常時期中，難以得到充分反省和檢討的養分。但戲劇化的卻是，1994年台灣開始進行一系列所謂的「教育改革」之活動，在「廣設大學」之政策目標下，台灣各大專迅速膨脹，不僅大學錄取率大幅度提高，近年來各大專更是想盡各種辦法進行招生活動。而僑教會復又開始「鑑於」近年來回國僑

生「逐年遞減」，便開始主動出擊，領導各校（其中以私立學校為多）到東南亞各地舉辦招生活動，在積極的擁抱國際化、全球化的修辭下，吸引「外國」學生也就成為了「國際化程度」的指標之一，企圖將台灣建立成為所謂的「亞太教育中心」。

因此，可以預測的是，僑教將會逐漸往「商品化」、「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如此一來雖然能夠減低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但也無法避免庸俗化、技職化的趨勢。在經歷了2000年的政黨輪替之後，許多極為「黨八股」的政策也必然會被修正。到目前我們所觀察到的改變，除了廢除許多名存實亡的法令之外，其他仍在運作之「辦法」，例如「海外各級華僑學校優良教師獎勵辦法」、「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讀金辦法」等等與僑教較為相關之法令，則是用較迂迴的方式，先將這些「辦法」加以廢除，但為了避免引起反彈，另定之為「要點」，例如改為「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要點」、「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讀金要點」等等。雖然到底「辦法」和「要點」有時麼差異，這可能需要問一問法律學者，然而較為簡單的推論是，在官方所架構的「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中，再也找不到這些「要點」，這或許意味著，「要點」是比「辦法」在位階上是比較低的。

除了獎學金方面的調整之外，另一個引起僑生所有反應的便是今年年初所悄悄地頒佈的「薪資限制政策」。儘管這項政策其實是針對「所有」的外國人來台就業所設定的門檻，而非針對「僑生」而來。然而卻由於一直以來，大馬留學台灣的僑生僅次於港澳，卻又不像港澳同學一樣，要取得雙重國籍較為容易。加上近年來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相較於台灣，大馬失業率更高。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大馬同學都希望能夠留下來工作幾年，一方面避開國內經濟衰退期，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這裡多學一些商業上的技巧。

但新頒佈的薪資限制政策卻擾亂了原訂的生涯規劃，一時之間引起同學會內部在電子佈告版(BBS)的熱烈討論。有的同學忿忿不平的認為這是扁政府針對僑生所制訂的限制，要求同學會有所動作；有些同學則批評台灣對其就業市場的保护，不利於「全球化」經濟下的激烈競爭，並以新加坡為例，認為政府應該唯才是用。也有同學反駁說，所有國家都有必要保護國內市場，作為外國人的我們不應該有任何置喙的餘地。相較於上述情緒的反映，也有同學指出：

至於這項政策的影響，就我個人而言，回國以後如果有人問起關於台灣留學事宜，我給的建議將會是「以我個人的就學經驗，以及台灣政府目前的政策，我比較不鼓勵留學台灣。」畢竟我不想再看到有像我一樣，以僑生的身份去留學，最後卻以「外國人」的身份被迫離台灣。兩者之間的待遇差別竟是那麼大，原來只是因為「錢」在作怪。雖然我也喜歡台灣，在這裡也有許多要好的本地生朋友，但是這裡的政府自相矛盾政策之作法，我實在無法認同。

所以很清楚的，這種「以僑生身份被熱烈歡迎來台學成後，卻以搶飯碗的外勞身份被刁難」的處境，才是問題之癥結所在。但是說到底，兩造之間的「結合」是否本來就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台灣即不是「祖國」、來台升學其實也不是「僑生」呢？

#### 四、結論

到底「僑教政策」是否該延續下去？是否該讓教育回到教育、政治歸政治呢？換句話說，把「僑生」歸類為「外籍生」，就如同一直有人建議把「僑委會」裁併入到「外交部」一樣，讓一切清楚分明些呢？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在同學內部之間仍然沒有共識，一方面台灣所提供之教育機會，確實是大馬華文教育下所亟需的支柱；但另一方面，僑教政策背後的政治陰影一直以來揮之不去，也讓不少同學面臨認同上的困擾。無論如何，透過對歷史事實的瞭解，不僅能夠讓我們在進退之餘，發展正確的政治論述，在爭取與放棄之間，也能夠有所準備。■

<sup>1</sup> 即「每招收一名僑生，補助硬體設備擴建費新台幣 18000 到 22000 元不等」的補助。

<sup>2</sup> 即分六個梯次：第一梯次：馬來西亞地區（不含海外臺灣學校）。第二梯次：一般地區（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及其他免試地區）及以 SATII 測驗成績申請者。第三梯次：海外測驗（韓國、日本、泰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北、海外臺灣學校高中畢業生、港澳地區）。第四梯次：僑大先修班結業生。第五梯次：在台結業或測驗（印尼輔訓班結業生、馬來西亞春季班結業生、緬甸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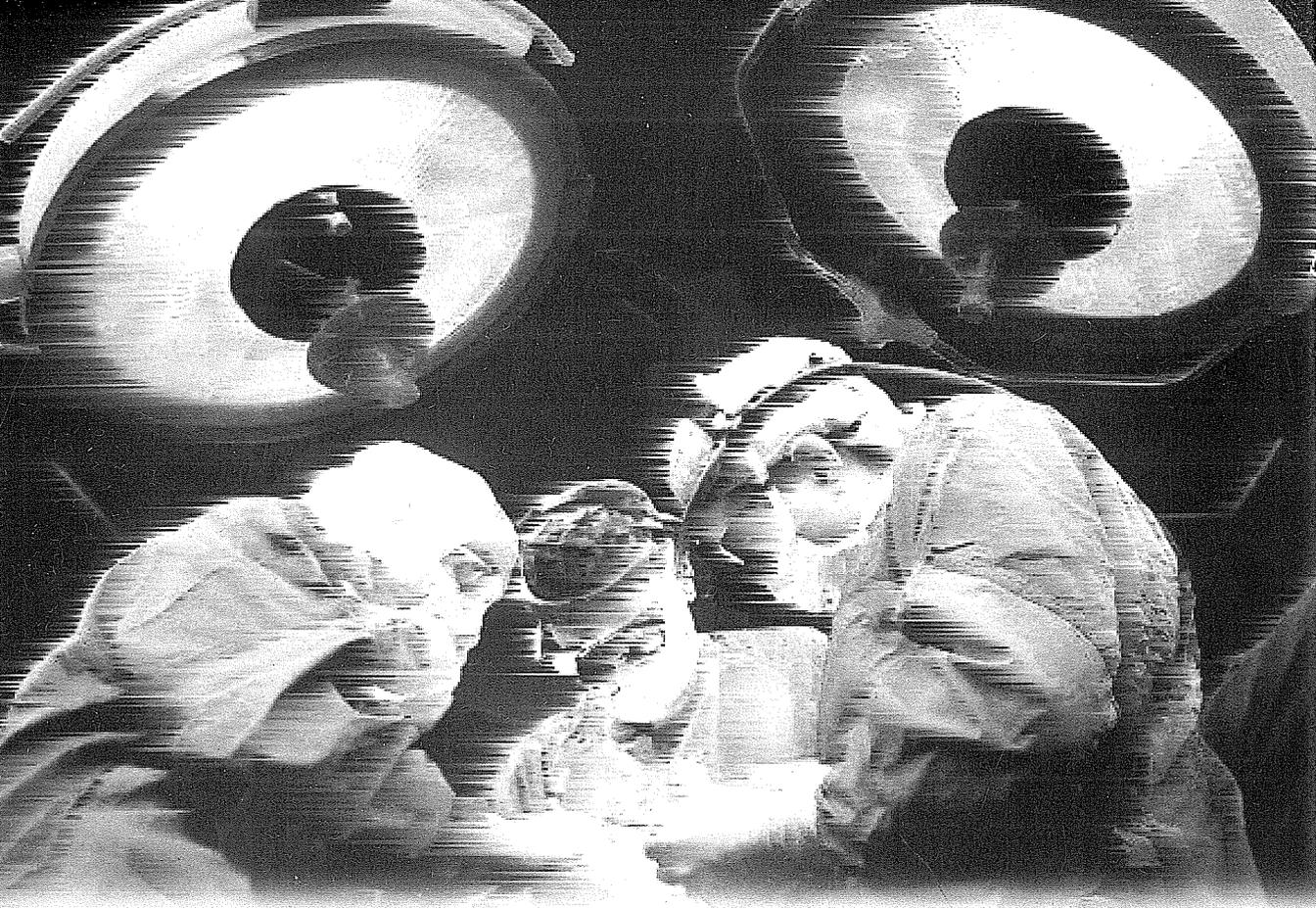
<sup>3</sup> 即相較於本地生的二分之一，僑生要被當三分之二才會被退學。



千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 醫學人





# 與死神搏鬥的漫漫長路

## ——華裔大馬人在台學醫概況

文◎蔡志聯（陽明醫學七）

在台學醫七年有餘，這條路是如此的漫長，磨練一個人的耐力與意志，磨難一個人的信念與憧憬，一不小心，更可能磨平了當初學醫的理想與野心。

大學醫學教育概況

醫學教育的目標在培育醫療、公共衛生及生物醫學科學方面的專業人材，而大部份受醫學教育者以從事臨床醫療工作為主。醫師的任務則是經診療、預防措施及衛生教育等手段，使病人康復或延長生命。

台灣原已存在的醫學院所，到最近開班或即將設立醫學系的大學，計有台大、陽明、成

大、國防（以上為國立院校）、北醫、高醫、中山、中國（以上八所之醫學文憑為馬來西亞所承認）、慈濟、長庚、輔仁、馬偕以及銘傳大學。以上的醫學教育皆是七年制，從解剖、生理、病理、藥理等基礎科目到臨床的內外科以及獨立科（眼科、耳鼻喉科等）的課程皆是基本的醫學教育。

現今醫學教育鼓吹小班教學，即問題導向教學（Problem-Based Learning），所以除了傳統的填鴨式教學，許多醫學院都嘗試使用小組教學、病例討論會、問題導向教學等嶄新的教學法。隨著不同院所制度的不同，在七年裡所編排的課程也會有少許差異（如人文教育的偏重程度等），但在最後一到三年的時間裡，醫學生一般都要以實習醫師的身份，到醫院親身體驗臨床工作。

學無止境的醫生生涯

在接受教師（主治醫師）、臨研醫師（fellow）及住院醫師監督、啟發與引導之下，白色巨塔裡的醫學生被允許在特定範圍內，對指定病人作第一線的醫療照顧，以從中學習診斷與治療以及追蹤了解醫療之績效。醫學生照顧的對象不只是某一種疾病，而是病人身體和心靈全方位的關照，在基層醫療裡更是要求「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整體醫療照護。

第七年，醫學生如經由國家考試取得執照，則開始真正踏入臨床醫學生涯。在應屆畢業的那一年，一般醫學生都會一邊在各大醫院繼續實習，一邊開始應徵心目中理想的醫院與科別，先為畢業後的住院醫院生涯佔個好位子，這點倒是有別於其他行業的求職模式。

行醫之路，從取得執照之後才算正式的展開。由於累積臨床經驗以及汲取不斷快速更新的醫療資訊之必要，使得當醫生這條路上，得一直不斷的學習。

「僑生」坎坷的從醫之路

現今「僑生」在應徵醫院的限制已不如以往這麼寬鬆，公立醫院是不接受「僑生」申請的，而較知名的私立醫院，也幾乎都要求應徵者必須先取得醫生證書，才能應徵該院第一年住院醫師的職缺。而國家考試一般都在醫學系七年級的七月下旬舉行，等到及格名單出爐，已是八月的時候了，這整整半年多的落差往往會延後自己成為第二年住院醫師的時間。因此，應屆畢業「僑生」的出路便變得較為狹隘，只能往一些較「偏遠」的醫院去服務。

之前的國考形式都是兩階段，即在大學四年級時，先考取基礎醫學認證，然後再在七年級取得臨床醫學文憑。現今已改成一階段制（不過據聞幾年後又會改回兩階段制）。

今年是第二屆的一階段考試，也就是要將七年所學，就在一次的考試或一份考題裡決定你是否能夠領得這一張醫生生涯的入門票。

白色巨塔的光環不再

由於健保制度的限制、民主意識的普遍抬頭與醫療資訊的普及化，在台灣的醫生，無論是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風險（包括醫療糾紛與職業需求的飽和）都面臨很大的考驗。再加上西醫本身這種「對抗醫學」現今面對「整合性醫療」的挑戰，學醫已不像從前那樣，總是帶著人人稱羨的光環。醫界的「士氣低迷」成為現今普遍的現象。

甚至有不少持悲觀態度的人士預言，現在剛踏入醫學生涯的醫學生，以後將遭遇更高的求職門檻、更暗淡的行醫前景，因而需要更高標準的醫學知識技術和道德素養。

然而，醫學從古至今始終是人類最親近的保護神，但願醫生白袍底下與死神搏鬥的雙手，一樣也能撥開層層陰鬱的濃霧，化當前的危機為轉機，走出另一條康莊大道。■

# 右手看診，左手寫作的 雞婆醫生

## 專訪歐陽林

訪問／整理◎陳雪芳（北醫醫技四）

我起初不敢相信電話的那一頭是歐陽林，尤其當他爽快地說出見面地點及時間以後。而當天在士林捷運站，我也不敢相信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醫生，在他以一身隨性的打扮出現時。在正式進入訪談後，我更不敢相信他是一位作家，當他平易近人地製造輕鬆的氣氛，暢談他的心路歷程。我與這位親切的大哥哥聊了一個多小時，完全沒有壓力。除了有超過二十本作品、大量的忠實病人及遍佈馬台兩地的讀者外，其實他僅僅是一位會寫作的醫生、一位會看病的作家和一個離家十六年的遊子。



在大學的生活

問：在開始訪談之前，可否先讓學弟妹了解您的背景？

答：我畢業於峇株吧轄華仁中學。在高三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很強的動力想要當醫生。因為當時台大醫學系給大馬「僑生」的位子只有三個，家境的問題不允許我多念一年僑大，也不想多花一年時間，所以犧牲了所有的課外活動，專心讀書。還好成績低空飛過，正好可以當第三個進入臺大醫的人。有時想如果當時稍微貪玩一些，差個幾分可能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

問：那在大學時期身為「僑生」會覺得跟台灣學生有程度上的差距嗎？

答：剛開始會覺得數理程度有差，尤其微積分更是讓我捏一把冷汗。可是到了下半年，因為都是大家一樣上沒上過的課程，所以就沒差了，因為我們害怕的他們也會覺得害怕。

問：期間有參與課外活動或打工嗎？

答：我大學時期很偉大，參加慈幼社，然後又因為嚮往拿著吉他在校園唱民歌，所以參加了吉他社。大三搬到醫學院後就沒有參加課外活動了。寒暑假時會在餐廳打工，後來發現有比較快速的賺錢方法，就是兼家教。可是因為要面對家長及小朋友成績的壓力，再加上課業繁重就沒有繼續了。

問：畢業以後有跟校友會聯絡嗎？

答：到臺灣一開始會一直聯絡，後來慢慢融入社會，生活圈子變廣了，每個人都在生活中佔重要位子，就逐漸把注意力放在工作和家人，漸漸遠離那時的圈子。倒不是說故意不聯絡，只是生活已經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

選擇一條路

問：在即將畢業時，一定會面臨一些抉擇，包括回國或留下來，是什麼原因讓您決定留下來？

答：相信很多人都會跟我一樣，在剛開始到台灣的時候都會想到一畢業就回家。可是在終於畢業了，就會想到前途茫茫，回國以後就必須面對考試、資格承認、在政府醫院重新實習，還要有一筆生活費來渡過這一段時期。這時候就想說先留一年。可是一年後，做得很順了，院長也挽留，就會想多留一年，明年再回去。就這樣明年復明年，明年何其多？十年就過去了。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到專科醫師，都走到診所來了，一切也算順利。如果是回去的話，障礙會越來越多，之前的資歷也會不見了。

問：那目前的情況來說，有決定什麼時候回家嗎？家人對於你的決定會反對嗎？

答：暫時不想回去。其實也沒有告訴自己一定要回去還是不回去。我的家人很簡單，只有我媽媽。大馬跟台灣只需要坐四個小時的飛機，跟從南部坐車到北部一樣，台北只是一個工作的城市。現在還是可以一兩個月回家一次，科技已經讓距離變短了。

問：當時是什麼原因選擇到礦工醫院的呢？

答：因為大醫院壓力太大、城市又太吵，想說基隆有山有水，環境不錯，就選擇了礦工醫院。工作七年以後，時間久了就會遇到瓶頸，職位和成就都上不去了，在沒辦法再進步的情況下決定離職。本來打算先休息半年去旅行，可是新工作就找上門了。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要走完絲綢之路，本來計劃用三個月時間，結果新工作上門，假期就縮短，只能到巴基斯坦，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完成。

問：從醫院到診所，環境有很大的轉變，會不習慣嗎？

答：醫院會比較辛苦，要照顧大小病房，還要

值班；診所的壓力就比較不大，都是看比較小的疾病或穩定的慢性病。這樣我不只可以擺脫壓力還可以減少以前失眠的毛病，讓精神及體力都能維持在良好的狀態。而且診所是從零開始，到病人陸續來，口碑相傳，會很有成就感。

### 兩地的環境差異

問：您覺得大馬及台灣的醫學差異大嗎？

答：他們之間倒不是水準方面的差異，而是整個醫學教育及醫療體系的不同。台灣走的是美國體系；馬來西亞走的是英國體系，學習過程及思考方式都不一樣。英國是訓練醫師用眼睛、手和頭腦作判斷，用最原始的方法，沒有任何儀器的情況下作診斷；美國則是用儀器和作檢查，根據數據做診斷比較少用頭腦的教育方式。所以如果回馬考試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最基礎的教育方式就不一樣，適應不一樣。

問：會不會覺得大馬人民的醫學知識比較不強烈？

答：最主要是因為台灣的媒體和資訊很發達，用同樣的語言，台灣人可以從媒體知道很多醫學知識及發展。馬來西亞資訊沒有台灣發達，大部份用英文，並不是每一個人可以接受，人民就沒辦法接觸到比較接近自己的醫療知識，只能靠醫生或其他專業人士來了解。

### 開始爬格子

問：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作呢？

答：從高中開始就投稿了。在大三的時候寫了一篇小說，後來竟然被報紙發表了，就造成了一股很強的動力。一方面是有興趣，一方面是稿費高，對生活費有一定的資助，就繼續寫下去，一直到畢業。寫得最多的時候是在剛畢業的時候，也就是剛進醫院的時候。可是六、七

年過去，開始會思緒疲乏，題材也開始重複，開始覺得累，就放慢速度，沉靜一段時間，等到有新的動力、新的題材再出發。

問：那又是什麼動力讓您決定出書呢？

答：有了稿子就會有出書的念頭，自己有動力編書。有了想法以後就會自己找門路，找出版社。過程中有不順利的地方，一開始對自己的作品也會沒有信心。可是路是人走出來的，在這個地方碰壁以後，再到別的地方走一走，到最後一定會遇到的。最後就找了麥田出版社，出了第一本《台北醫生故事》，一直合作愉快，到現在都二十幾本了。

問：那可不可以問一下您對於寫作及行醫是如何讓兩者並行的呢？

答：其實我是工作歸工作、寫作歸寫作。在工作中會避免被寫作的事情干擾，例如避免讀者知道工作地點，也避免病人及讀者身份的混合，讓工作維持安靜及安定。工作中就只是一個醫生，儘量不被問及是不是作家，不會被發現，也不會有慕名前來的讀者。在寫作的時候就專心寫作，忘掉工作的不愉快，題材也儘量用活潑的方式寫，可以快樂得當日記錄生命及生活。兩者基本上是可以分開的，雖然題材上是互聯的。

問：有沒有想過如果工作及寫作要放棄其中一個要怎麼辦？

答：並沒有需要放棄，因為兩者並存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兩個是互相依賴的，工作中要靠寫作把自己放得非常輕鬆，來抒解壓力；而寫作須要從工作中攝取題材。

### 離鄉背井的生活

問：對於「僑生」的身份在台北生活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答：其實困難很少，起碼語言和食物方面相近。唯一到現在都還不習慣的是台灣人的批判及自我防衛。在大馬大家都很自在，很友善；在台灣就會比較常想到你有沒有侵犯到我，我有沒有侵犯到你。那種告來告去、很尖銳的方式在馬不常見，這種生活模式很快樂。回到馬來西亞看沒有紛爭的新聞，走在路上跟人很友善，即使起糾紛也很快可以達成和協，不會動不動就拿出法令。大馬很可取的是他們還可以保留這一份真誠及友善。

問：在台灣這麼久有沒有發生過一些印象比較深刻的事？

答：我發現時間過得很快，1988年到台灣，轉眼16年就過去了。回想起來16年很快就過去了，可是當中的確是一天一天地過。我同學跟我說過：「時間過得很快，可是日子還是很難

過。」有時候會覺得日子很難過，在想什麼時候可以過完，可是轉眼16年還是過去了。當中還算順利，並沒有什麼特別刻骨銘心的。很慶幸到台灣以後走的每一步都很順利，從一年級到七年級考試順利，找到的工作剛好是核對要求，累積資歷很平順，沒有發生任何問題。我想感謝命運、感謝上天。冥冥中好像有人指引，讓我每做一個決定都覺得是對的。

問：在醫院裡面常常會遇到很多生老病死，要怎麼調適自己的心情？

答：一開始會覺得很累，病人進來急救沒有被救回來，看到一個生命的毀滅，心情會很不好。可以後來慢慢發現應該要看透這一點，慢慢地開始找一些生命科學的書來看。我讀過宗教的書，還有一些關於前世今生的，從當中領悟到一些道理，就是「生命不死」。這一段生命結

束可是往下走還有牠的路，在佛教來說就是「前世今生」、「生命輪迴」。在領悟到這點以後，發現自己可以豁然開朗起來。在病人死去的時候我就會想他只是往另一條路走，肉體沒有了，可是精神還在，不知道他會走到哪裡，可是生命沒有被毀滅。後來就比較不會憂鬱，因為接受「生命不死」的道理。住院醫師的最後四年就不至於活在壓力及毀滅當中。

問：那就是從宗教中得到啓發的嗎？

答：算是宗教啓發，可是我很不誠心，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會去信佛，只有在醫院被鬼壓的時候才會喊「阿彌陀佛」。在最失意無助的時候會去尋求宗教的解脫。

#### 未完成的夢

問：有想過要繼續進修嗎？

答：有修過北醫的醫學人文研究所，可是因為白天上班晚上上課，體力無法承受，所以沒有繼續完成。現在過了三十歲已經遠離學習的熱誠，只會比較想遊學。二十幾歲的時候學習能力是最強的，現在吸收能力比較慢了，不過還是會有專科的進修。唯一讓我念念不忘的是音

樂，如果有一天不需要工作的時候，希望可以去學音樂。這是我從小的願望，可是因為當時家境不好，所以就沒辦法學鋼琴。大學後對古典音樂的興趣還是沒有減少，會接觸一些古典音樂，可是是比較粗淺的。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就會希望了解音樂，如演奏、樂理和其他知識。希望以後能在沒有壓力、沒有工作的情況下到維也納學音樂，這是我心裡一個未完成的夢。

#### 最後

問：能不能告訴學弟妹您的一些啓發或給他們一些人生的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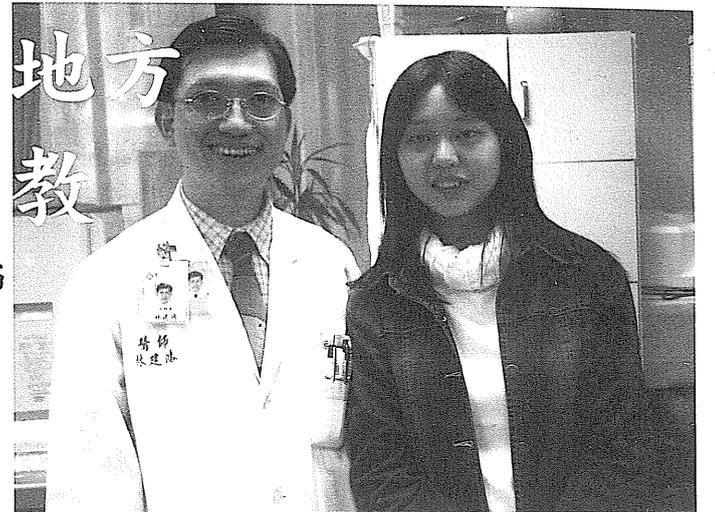
答：其實我本身也很墮落，每天都在想要怎麼把工作丟掉，可以到處旅行。我想可以給學弟妹的一句話就是「人有多大的願就會有多大的動力」。如果你有心去做一件事的話，一定能找到力量去做，可以排除萬難地做到。我以前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時間很少，可是在很想寫作的時候還是會找時間，或犧牲其他的時間。當我很想旅行的時候，也一定千方百計找時間。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沒辦法完成而是看有沒有心完成。■

## 醫學停止的地方，開始了宗教

### ——專訪林建宏醫師

訪問◎陳雪芳（北醫醫技四）

攝影◎駱淑慧（陽明醫技四）



當年，對台灣還沒有什麼概念的林醫師，跟著同學們一起離開熟悉的家鄉來台求學。剛開始，跟很多大馬旅台生一樣，一切事情都是由學長姐帶著做，例如刻印章、開戶頭等，如果沒有校友會，他說他大概會茫然不知所措。大一、大二時跟校友們的感情還不錯，後來搬到醫學院以後，由於課業繁重，加上對台灣的環境已經比較熟悉，自己能夠獨立，跟校友的往來就漸漸少了。

基於當時經濟上的困難，他必須在外打工賺取生活費。工讀加上醫學院繁忙的課業，讓他真正體驗到留學的辛苦。生活拮据的他，還有一段爲了省錢而吃別人吃剩的泡麵的辛酸往事。這些生活上的磨難，成了他大學時難忘的回憶。

林醫師在大三上時參加了海外青年會，而大二暑假時也由於信仰上的改變，而在大三同時加入教會的生活，成爲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從此，林醫師的生活圈子就以教會爲主，其他活動就減少了。甚至畢業後兩年，他也沒有直接當醫師，而是選擇在教會參加訓練課程，幫助基督徒在信仰上打根基。

#### 開始踏入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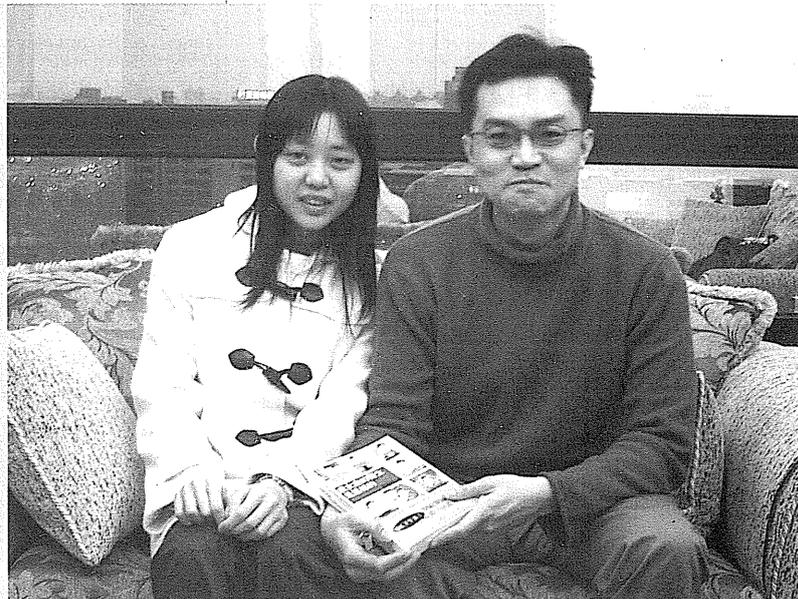
當時留在台灣的主要原因，是因爲認識了一位台灣姑娘。林醫師早在畢業前就在這裡成家了，自然在台灣落地生根。畢業以後看到很多同學都沒有馬上回國，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台灣的工作環境和收入都比馬來西亞要好，所以並不急著回去。

第一家進入工作的醫院是基隆礦工醫院，當時很多學長姐也在同一家醫院工作。有一群要好的朋友一起上班，可以彼此互相照顧，所以並沒有太多適應上的問題。後來，在教會弟兄的介紹下，進入馬偕紀念醫院就職。原因之一也是「僑生」身分要進入公立醫院並不容易，所以選擇了私立醫院。第一天到馬偕醫院上班，就想辭職，因爲大醫院的工作量及壓力都讓他難以承受。家庭和信仰這時成了他很大的支柱，讓他從新出發，慢慢找到紓解壓力的方式。

從還是醫學院的學生到真正成爲醫師，其實都是處於學習的過程中。只不過，真正的工作跟以前實習的情況差別很大，工作量和要照顧的病人都多很多。因此，不管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得面對很大的壓力。一方面需要重新調適自己來面對這一切，另一方面也要在這種環境中學習成長。在這過程中，林醫師開始變得比較懂得多做考慮及安排，不會在毫無準

#### 歐陽林簡介

年輕的醫生作家，擅長輕鬆有趣的小品創作，一系列以醫院為題材的作品，廣受讀者喜愛，也以單身男子為系列，寫愛情，人生的種種體悟，一樣輕鬆，感人，有趣。



備的情況下貿然面對事物。這樣的轉變，顯然跟當年懵懵懂懂來台的他有很大的差異。

### 在生老病死間奮鬥

在醫院面對生老病死，林醫師最大的感觸是：人很有限，醫學也很有限，總會有一個地步，連醫生也束手無策，因為有很多病是無法根治的。醫院是一個可以讓人了解人生過程的地方，比其他的環境更容易讓自己認識人生、思考人生的方向。畢業只是一個開始，工作就是要讓自己在實際的情況中學習，並且實際地應用所學。醫學最大的目的就是幫助人，但是總會遇上瓶頸，而馬偕醫院作為宗教醫院，其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要讓病人在信仰上有一個依靠，在治療病情的同時也能得到靈魂上的安頓。所以，林醫師除了在工作中照顧病人，下班後也跟其他同事一起傳福音，成立聖經真理研究社。有些病人也因此相信宗教，這對林醫師來說，是很有價值的一項工作。

在數年前，有一個糖尿病患者重病送院，可是一直找不到原因，手腳都腫起來了，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後來林醫師檢查發現病人心臟有雜音，診斷出為心內膜炎。病人的病情越來越重，到後來甚至連吃安眠藥也睡不好。直到有一天林醫師覺得自己該做的都做了，已經沒有其他辦法了，就帶著病人一起禱告，希望信仰能幫助他，叫他把憂慮及負擔交給這位神。

禱告後的那天晚上，巡房的護士小姐突然發現病人沒有反應，驚慌地呼叫醫師，並準備好一切急救設備。醫師急急忙忙地跑來，只見他的呼吸和脈搏一切正常，而病人的太太也在一旁安靜地休息。後來才發現，病人原來是睡得太熟了，讓人誤以為他失去反應。也許有很多身體的問題可以透過醫藥治療，但是人心最深處的問題，卻不是醫藥可以解決的。他說，當病人相信神的時候，心中就有了平安，就因

爲有了平安，才能讓他睡得好。

另一個讓林醫師印象深刻的病人，是一個發現自己肚子越來越大的女生，後來被診斷出爲卵巢長了腫瘤。可是在開刀後，卻發現另一個更壞的消息，卵巢的腫瘤是由胃癌轉移的，病人已經是胃癌末期了。在做化療的時候，她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腸子都阻塞了，肚皮很明顯地看得到腸子一節一節地鼓起來。病人承受很大的痛楚，不能吃也不能睡。林醫師又再次感到愛莫能助，就帶著病人禱告。很奇妙地，腸子慢慢消了，病人後來也可以進食，甚至沒有人想到她竟然可以出院跟丈夫到戶外活動。在幾乎絕望的情況下，她依靠宗教獲得了信心，心中也就有了平安。她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異於一般胃癌病人，沒有經過太大的掙扎，後來在某一個早上，就在睡夢中很安詳地去了。人生雖然短暫，宗教卻給我們永遠的盼望。在醫療過程中，讓林醫師覺得最有價值的，就是除了解決病人身體的病痛以外，還能把永恆的生命介紹給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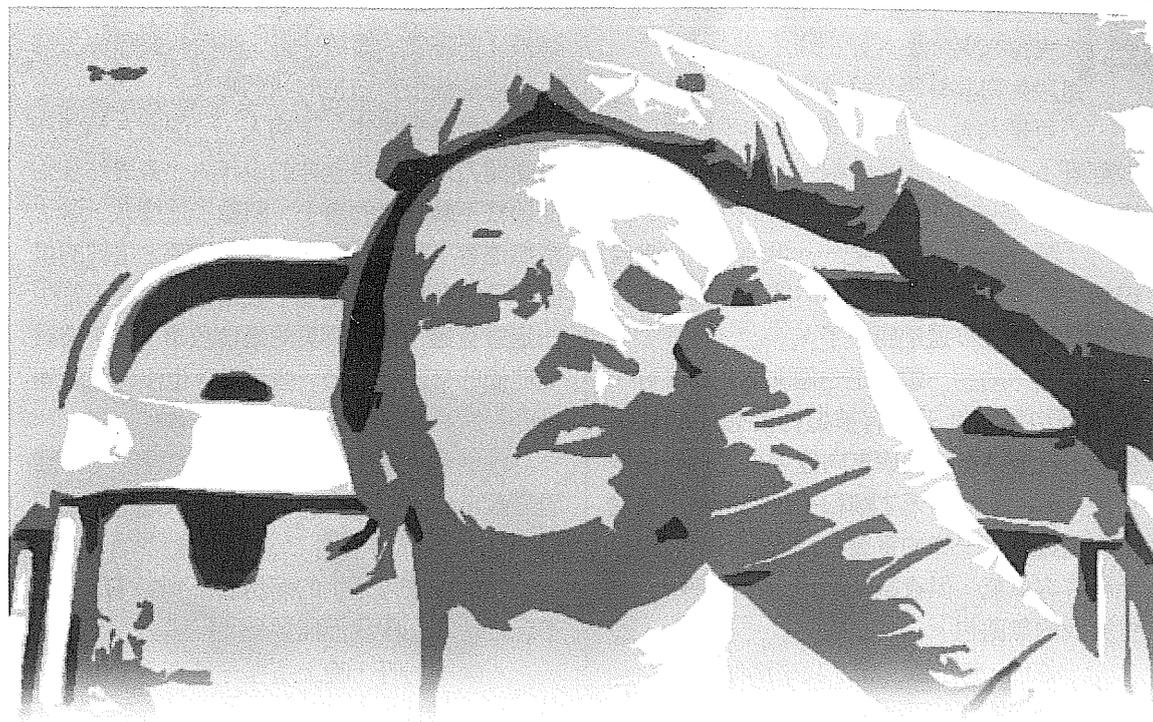
### 回家的路

至於日後回不回國，林醫師目前並沒有回國的打算。要在工作上拋下這裡的一切，從頭做起，從新值班，當實習醫師，也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這個體力。比較實際的問題當然還是馬來西亞的待遇相對地差很多，少了好幾倍。而對於有家庭的林醫師來說，孩子的教育，甚至孩子能不能申請到身分證，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最後，林醫師笑著感慨地說了一句話：「在台灣逗留得越久，就越難回去了。」■

### 林建宏醫師背景：

馬偕紀念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台大醫學系（民國 85 年畢業）  
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



## 整形外科的一天……

文◎蔡志聯（陽明醫學七）

天氣微涼，也許是在山上的關係，整個人似乎泡在薄薄的霧氣裡。望了一眼遠山，深吸了一口氣，凌晨五點鐘的夏天讓我有點睏乏。

騎車到醫院的路上，腦裡正想著 flap（皮瓣）與 graft（植入物）的異同點以及各別的分類，但昨晚床上那本小說裡的情節，還在心中不斷的發酵。

X X X 病房。終於將病房裡一部份病人的傷口換藥完畢，看看手錶已經是早上七點鐘。上完王大夫（我們醫院都習慣叫醫師做大夫）關於變性手術的課，想起了有一本書提到在非洲某個地方叫貴貝多斯，那邊有些男生，要到蠻大的時候才會由女生變成男生。開始丟掉手

邊的芭比娃娃和大眼睛漫畫，跑到球場衝鋒陷陣，之前穿的裙子可能會被家裡拿去當窗簾……啊，我怎麼又出神了，是應該替剩下病人的傷口換換藥了。

8 點 15 分，聽說住院醫師學長昨天的脖子切片病理報告確定爲甲狀腺癌，不能來上班，真是太意外了，之前不是聽說只是感冒而已嗎？不過聽說整型外科總醫師要爲他特地跨科操刀（這台刀是一般外科在開的），幫他的脖子縫上一個漂亮的傷口（這可是整型外科的絕活）。

「蔡大夫早，要幫我換藥嗎？」病床上的陳嫂眼睛笑成了兩個上弦月。

「這……可是妳不是我的病人，等一下另

一位大夫會來幫妳換，好不好？」

這段對白其實每天都會重覆個一到兩次。

「可是大夫，我很怕痛，你的手比較巧比較輕呀！」家屬和病患的眼中充滿「飢渴」的看著我。

「嗯……這……好吧……我等一下把自己病人的藥換好，上刀前有時間就來幫妳換，好嗎？」我始終還是屈服了。

而病房的另一頭，是一個脾氣相當不好，對穿長袍醫師幾乎存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林伯伯，正看著我推著換藥車向他走來（幸好我是穿短袍的）。他昨天才剛和主任吵過架，據說上次還踹過上一梯的實習女醫師。雖然他對我始終客客氣氣，但我還是做了一次深呼吸，才打開我的無菌包。

「伯伯，泡好腳了嗎？我來幫你換藥了。」我忐忑不安的開口了。

「好，要輕一點。」林伯伯一副橫眉怒目的表情對著正幫他拆下舊紗布的看護，轉過頭來卻像走馬燈般，換了張微笑的臉。

「胖醫生，你換藥很好，很細心，手很輕。」我什麼時候變成胖子了？嗚，看來我洗澡前的健身運動要加強了。我承認當實習醫師一年下來的壓力讓我胖了很多，但是，至少我的胸肌還沒失守。

這是比任何一床病人還漫長的換藥歷程，因為我要用很慢很慢的動作，全神貫注的消毒、換上散紗和乾紗，再用連蚊子也壓不死的力量，貼上膠布。誰曉得我好容易和他建立的信任關係，會不會到頭來還是被踹上一腳？被踹可是小事，以後他的傷口還是得要我來換藥呢。

「胖醫生，不……不……蔡大夫，」幸好旁邊的看護糾正了他「你很不錯，可以去選院長，要選總統的話，跟我講，我一定會投你一票！」

沒這麼誇張吧，我只是會換藥而已。雖然主任一直說他是精神病患，可是我相信他或許

是被之前不當的醫療所害，轉而對醫療失去信心，甚而痛恨穿白袍的我們呢？

終於換到最後一床病人，一個因右頰腫瘤不斷開刀以致面目全非的中年人，旁邊站著對他始終不離不棄的妻子，照顧了這麼久，臉上毫無倦容，還開心的跟我打起招呼。這樣的畫面不是常在病房看見嗎？我常想，這些人當中一定曾有過一段段淒美的愛情故事。我正嚐試從他們的交談中勾勒一些情節，也沒忘了謝謝她昨天請我喝的「36法朗」。

「從窗外望出去的夜景一定很美吧！」我看著落地窗前的淡水河環繞著的大地，有點出神。

「這風景可是別的病房看不到的喔。」我不忘給他們一些我僅能做到的鼓勵。

「對呀對呀，晚上這裡好漂亮。」她附和著，臉上還掛著笑意，但眼神似乎流露出什麼心事。

「傷口長得很好……今天有什麼不舒服嗎？」換做平時，我可能會跟她介紹一下外面我所熟悉的一景一物，可是我總覺得，還是不能偏頗了醫師的角色。

「這個給你，是我幫妳留的。」換完藥，我遞過去的是她一直在收集的無菌手套包裝紙。因為隔壁病床的小姐用這些紙摺了兩個很漂亮的天鵝（用無數的小紙拆成一個又一個的三角形，一層一層的疊成），因此，她也想摺一個放在床頭。也許，她還沒忘記當初和她先生在一起的那一段愛情：等待的焦灼、擁有的喜悅、思念的纏綿……以及像初春般少女的情懷。又或者，她曾經是位跳天鵝湖的舞者，她跟他是歌劇院有一段邂逅也說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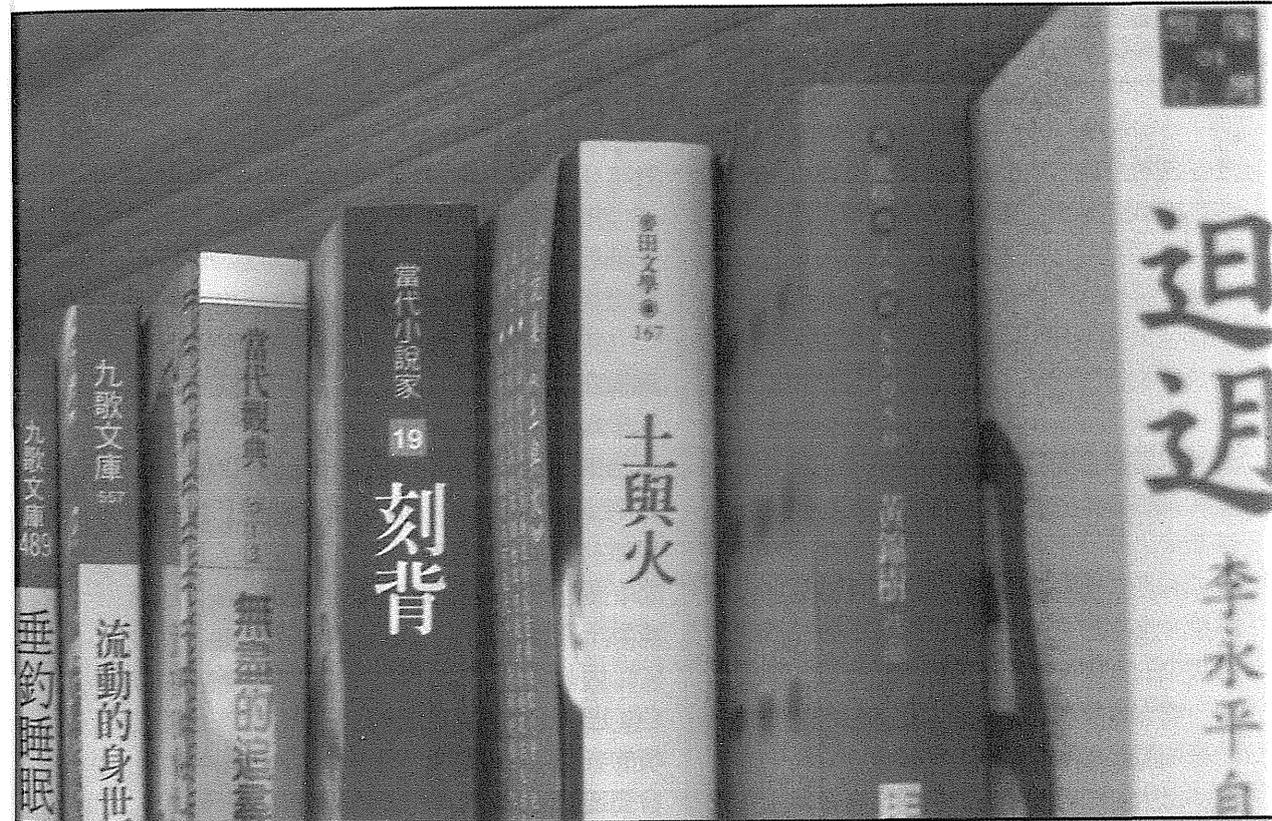
床頭上還擺著兩隻小天鵝，他們，應該都看著窗外的遠方吧。

是到開刀房上刀的時候了，再過兩天，我也要離開整型外科，到別科繼續我的實習生涯。我會再來看看大家的，心裡暗暗拿定了主意。■



千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 文學人





# 巨人的足跡

## ——旅台馬華文學發展概述

攝影◎吳子文

文◎謝秋嫻（師大社教新聞組四）

在 我還是白衣藍裙的時候，旅台馬華文學只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稱謂，即使是鬧得沸沸揚揚的「經典缺席」和「斷奶」之爭，彷彿也只是副刊上無關緊要的意氣之爭，孰不知馬華文學的典範(paradigm)正悄悄地被撼動著……

未留學台灣以前，李永平、陳大為、鍾怡雯和黃錦樹等人的大名，早已常在報紙副刊上認識；人到台灣以後，才發覺原來早在六〇年代就有旅台前輩在台灣文壇上留下足跡，屈指算來，至今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雖然旅台馬華作家的人數不多，但他們的輝煌成就卻足以叫台灣文壇無法忽視馬華文學的存在，並從中認識和體驗馬華熱帶雨林的瑰麗。

三十年的時間不短，馬華作家在多元且競爭激烈的台灣文壇，到底是如何突破重圍、嶄露頭角的呢？且讓我們來一番「史」的回顧。

馬華文學的世代劃分法比較特別，就是我們熟悉的「字輩斷代法」，以十年為一代。舉例來說，「七字輩」就是指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出生者，以此類推。根據前《學報》編輯莊若的說法，「六字輩」的用法乃肇始於《學報》所出版的《黃色潛水艇》，這是一本以結集六〇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為主題的書。「字輩」的斷代法，可以作為劃分文學世代的指標及檢視各世代的創作情況，但陳大為認為「字輩」並不是一個精確的世代劃分法；只能成為一個籠統的風格指標。

因此，「字輩」雖然是馬華文學的一大特色，也並不全然適合把旅台馬華作家在台灣文壇的表現以此文學世代劃分。台灣文壇因應社會變遷而產生的劇變，經歷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到解嚴以後的多元發展，再從文友結社到各大文學獎的盛行，在在都對各

年代的旅台馬華作家產生影響，而不同世代的馬華作家本身在創作和身份認同上也有差異。

陳大為在其〈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塊板〉一文中，根據旅台馬華作家在台灣文壇的活躍時間，大致劃分成三代。在此引用陳大為的分法，並依據旅台馬華作家的活動特點，以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和第三世代加以分別敘述。

一、第一世代——以結社發聲的六〇、七〇年代

文學社團的興起可追溯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如當時的新月社和創造社以及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的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和笠詩社等。文學社團成了文藝青年創作文學的活動場域，並宣揚共同的理念，而旅台馬華文學涉足台灣文壇的第一步，也是從結社開始。

《中外文學》第二十九卷第四期的「馬華文學專號」裡，張錦忠在「書目與年表」中整理了一篇馬華作家在台灣出版的創作集編目。按此編目，最早在一九六二年，張寒（張子深）在僑委會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中即發表了〈夢裡的微笑〉。同時期的旅台馬華作家還有賴觀福、黃懷雲等人，他們用結社和出書的方式參與了台灣文壇的活動，如黃懷雲和友人組了縱橫詩社。這是馬華文學在台灣的一個起點。

一九六三年，有一群來自馬來西亞與港澳的「僑生」同學組成了星座詩社，主要成員都是外文系學生，如王潤華、淡瑩、翹翹（張錯）、陳慧樺（陳鵬翔）、林綠、陌上桑、畢洛、葉曼莎等。星座詩社雖以「僑生」成員為主，然而仍有不少台灣同學參與其中，台灣詩人李莎和藍采也給予他們頗多助力。星座詩社的主要活動包括出版《星座詩刊》、星座詩叢和譯叢等。一九六七年，星座大將如王潤華、淡瑩、張錯等人一一赴美留學，星座詩刊自此便暫停出版，詩社也形同解散了。

留在台北的星座成員陳慧樺後來又與臺灣詩人李弦、林鋒雄創辦大地詩社，出版了《大

地詩刊》、《大地文學》等，直到八〇年代初停止活動。王潤華和淡瑩後來入籍新加坡，在當地從事學術工作，偶爾還在《蕉風》發表文章。王潤華已於去年回台任教，目前擔任元智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較為大家所熟知的神州詩社，是從馬來西亞天狼星詩社分裂出來，成立於一九七六年，主要大將包括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等人。其所創辦的《神州詩刊》，內容包含了詩論與創作，最特別的是「詩刊論詩刊」專欄，以詩刊的角度來評論詩刊，算是當時開創性的大膽嘗試。

百人結社的神州詩社，規模宏大，出版詩刊之餘，還鼓吹練武、寫武俠詩和武俠小說，充滿濃厚的「文化中國意識」。其對中國文化的孺慕，從社名即可窺見一般，但諷刺的是，對神州想像過分膨脹的結果，卻導致溫方二人於一九八〇年被臺灣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逮捕拘留三個月並遣送出境，神州詩社也隨之瓦解。當時因為馬來西亞政府反共，溫方二人也無法回國，只好定居香港。溫瑞安至今仍繼續大量創作武俠小說，萬盛、皇冠等出版社還重新出版了他的舊作。

二、第二世代——向文學獎進軍的八〇年代

就在溫瑞安繼續追尋文化中國的同時，一九七七年，喬晚筠以〈木板屋的印度人〉獲得了幼獅文藝全國短篇小說大競賽優等獎，同年也以〈君自故鄉來〉獲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佳作，這是馬華作家在台灣文學獎競賽中的初試啼聲。接下來十年，李永平、張貴興和潘雨桐陸續加入得獎的行列，四人在這十年中就奪下了十三項臺灣的小說大獎，不僅讓台灣文壇眼前一亮，也開啓了馬華新生作家晉身台灣文壇之路，取代了第一世代們以結社或自費出書的崛起方式。（詳見陳大為、胡金倫等人主編的《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附錄「馬華作

家歷年『在台』得獎一覽表」。台北：萬卷樓，2004。）

如果說第一世代在作品中所顯現的「神州經驗」是旅台馬華作家隱然追求內在中國性的身分認同，那麼第二世代創作所呈現出來的「雨林經驗」，則可被視為馬華作家身份認同的轉變，成長背景頓成爲一種新的「鄉愁」。

喬晚筠一九七七年台出版了《癡女阿蓮》，作品多以故鄉——北馬吉打州華玲小鎮爲背景，描寫當地雜貨店經常出現的人、生活適應的故事、種族關係等。喬晚筠後來返馬發展，相隔十四年後才在台灣出版第二本短篇小說集《七色水花》，不再大量描述故鄉的風土人情，而是以女性議題爲創作主軸，可惜芳華早逝，留下未完成的遺作《跳蚤》。

一九三七年出生的潘雨桐寫作起步晚，旅台期間不曾執筆創作，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以降，報刊才出現「潘雨桐」的名字。他曾在台灣出版《因風飛過薔薇》、《昨夜星辰》短篇小說集，用寫實的手法描繪出馬來西亞華人以及全球華人的種種面貌。後來，潘雨桐在台灣文壇「銷聲匿跡」了一陣，前些年麥田出版社才替他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河岸傳說》，寫的是婆羅洲雨林的後殖民創傷。潘雨桐有著持續不斷的創作活力，至今仍不時可以在大馬報刊上看到他的作品。

同樣出身砂勞越州的李永平和張貴興，在今日的台灣文壇已佔有一席之地，同樣放棄馬來西亞國籍成爲台灣新移民的他們，雖然走上台灣文學的「不歸」路，他們的作品仍隱然帶有馬華色彩。張貴興早期的作品如《伏虎》、《柯珊的兒女》等著重人性的刻畫，後期的作品如《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則大量勾勒雨林的場景，將他的出生地——婆羅洲的地理背景生動的呈現在字裡行間。

而以「精緻文字」見稱的李永平先後在台灣出版了《拉子婦》、《吉陵春秋》、《海東

青》、《雨雪霏霏》等，他在九八年接受《光華》雜誌訪問時說，除了《拉子婦》之外，其他作品都和馬來西亞沒有關係。獲得二〇〇二年聯合報讀書人十大好書最佳書獎的《雨雪霏霏》，敘述的是他在婆羅洲的童年往事，看來是重新召喚對家鄉的思念了。

不管有沒有熟悉的「鄉愁」，台灣文壇創作環境成熟，各類型大小文學獎的設立提供了旅台作家發表的空間和展現創作能力的機會。同時期在台灣起步的還有陳強華、王祖安、傅承得等馬華作家。除了張李二人，其餘皆已返馬，彼此在自己的天空大放異彩。陳強華與日新獨中《向日葵》、傅承得與「大將書行」、王祖安與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等，無不爲馬華文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 三、第三世代——學術與創作並重的九〇年代

根據陳大爲的分法，第三世代可以從一九八九年林辛謙獲得散文獎開始算起，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黃錦樹、陳大爲、鍾怡雯也分別在小說、詩和散文三大文類的文學獎屢屢奪得大獎。四人的獲獎成績較之前行代同樣耀眼，共贏得十一次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文學獎以及數十種其他公開性文學獎。同第二世代不同的是，第三世代們除了在文學創作引起矚目外，目前在各大學教書的他們也致力於馬華文學的學術論述。

這一代的旅台作家除了身兼作家和學者身分的林辛謙、黃錦樹、鍾怡雯、陳大爲外，還有在大眾文學創作方面大放異彩的歐陽林和張草。曾在星洲日報副刊專欄撰寫醫院趣事的歐陽林，在「醫生文學」方面廣受讀者歡迎，至今已出版作品十餘本。以通俗文學創作而言，前有溫瑞安의 武俠小說，後有張草的科幻小說，是旅台馬華文學中表現較獨樹一幟的。曾經以《北京滅亡》獲得第三屆皇冠大眾小說獎首獎的張草，代表作是「滅亡三部曲」（《北

京滅亡》、《諸神滅亡》、《明日滅亡》），還有《夜涼如水》和「雲空行系列」八本，目前已返馬行醫，但仍創作不斷。

長期關注馬華文學的台灣學者楊錦郁認爲，這群第三世代已將自己定位爲大馬公民，不同於第一世代們對文化中國的精神追逐。他們的終極關懷在馬華文學的發展遠景，所以擁有學術背景的第三世代們更是積極的在台灣出版及編選各種文類的選集，一九九五年陳大爲編輯了《馬華當代詩選（1990-1994）》，鍾怡雯也在隔年編輯出版《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陳鍾二人也分別在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四年合編了《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 I》和《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 II》，黃錦樹則在一九九八年主編了《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去年也和張錦忠聯合主編《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

除了旅台作家，尚有「旅台學術團隊」陳鵬翔、張錦忠和林建國，加上黃錦樹四人，是當代馬華文壇的評論主力。張錦忠著有《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林建國的評論則散見《中外文學》期刊。這些年來黃錦樹等人在馬華文學論述上不斷拋出「異」見，在一片激盪迴響中，像是投擲了一顆炸彈，是「有助於馬華文學的發展」還是「製造本土作家與留台作家之間的『新仇舊恨』」？這就見仁見智了。

去年，又有一位創作新銳搭上旅台作家得獎的列車，即自師大美術系畢業返馬的龔萬輝，他榮獲第二十六屆聯合報文學獎散文獎大獎。

文學獎是馬華作家（本土或旅台）晉級的重要管道。陳大爲說，「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旅台文學發展概況，各種高曝光率的文學大獎，是成就當代旅台文學的一大關鍵」，因爲一般文壇新人難有在平面媒體發表的機會。於是，台灣各文學獎項自然成了旅台馬華作家躍上台灣文學舞台最好的途徑。旅台文學的創作人

數其實並不多，卻可以立足台灣文壇，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文學隊伍，可說是當代馬華文學最傲人的成果。

無論第一世代、第二世代或第三世代，每一個世代皆在台灣文壇各領風騷，足見前行代所播下的種子已然成長茁壯起來，展現出豐沛的生命力。當然，最重要的還不是絢麗的文學技法，而是字裡行間所帶出的馬華風情和人文關懷，不是嗎？■

### 參考資料：

1. 陳大爲（2004）。〈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國文天地》，19.10：28-43。
2. 張錦忠（2004）。〈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中外文學》，33.7：153-168。
3. 陳大爲、鍾怡雯、胡金倫主編（2004）。《赤道回聲 馬華文學讀本二》。台北：萬卷樓。669-672。
4. 張錦忠（2003）。《南洋論述——馬華文學的文化屬性》。台北：麥田。
5. 張永修（2002）。〈副刊本土化之實踐——以我編的『星雲』及『南洋文藝』爲例〉。《人文雜誌》，17：91-95。
6. 許德發（2001）。〈我們背後有歷史——評馬華文壇的「字輩」代際界分方式〉。《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1年3月10日。
7. 黃錦樹（1998）。《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
8. 陳雅玲（1998）。〈文學奇兵逐鹿『新中原』〉。《光華》，23.7：101-106。
9. 王德威（1996）。〈來自熱帶的行旅者〉。《中國時報·開卷》，1996年9月5日：39。
10. 楊錦郁（1995）。〈馬華文學新生代在台灣〉。《聯合報·讀書人》，1995年11月23日：41。
11. 黃錦樹、彭永強（1990）。〈被遺忘的星座〉。《大馬青年》，8：48-55。



圖◎王潤華提供

## 少讀王潤華

### 一個後殖民觀點

文◎解昆樺（政大中文所博士班）

（編按：作者為台灣人。）

我二十歲以前就在讀王潤華的詩。至今我仍時常這樣想，為什麼國中時根本還沒離開台灣新莊那個小鎮的自己，會在陰暗且又擁擠的小鎮圖書館書架間，抽出那本由一位幾乎旅行過大半個地球的詩人所寫的詩集，那樣莫名所以地細細捧讀呢？那個只能用青澀的面容背著厚重的書包，在桌案鋪排便條紙默寫一遍遍其實完全沒到過的中國地名，但卻對自己出生的台灣渾然無所知的國中生，到

底在王潤華詩集之中看到了什麼？而他的心情又該是怎樣的撲朔迷離？

現在回想起來，我只能說，那時的自己只是任憑王潤華詩作中那種種隱喻如遷旅的水鳥般，一陣陣閃逝過我的臉龐，在我想像力尚稱貧瘠的腦海中遺留下吉光片羽的意象。我那時沒看懂一個馬華詩人在我出生前的台灣所留下的詩句，但也知道多年後我竟得以在文學中獲致無數啟蒙，並且冥冥中與他的詩一再重逢。

二十歲以後，有別我高中同學們留在台北不是念企管就是念資管，我卻不知道從哪來的執拗，選擇「離鄉背井」——其實只有高速公路

上四個小時的車程距離一跑到嘉義中正大學念中文系。對於這個被父母長輩不看好的選擇，我心裡夾雜著徬徨與期待，因此對於中文系的學業我兢兢以對，記得有一次艱苦地埋首文字學的大小篆文時，猛然就想起王潤華據甲骨文之形神遊為詩的組詩「象外象」，於是起身繞進大學圖書館，在一排排書架間穿梭，只為找到那本我年少在小鎮圖書館讀過的詩集。

那或許只是一個重溫記憶的衝動，也或者是在呆板地對六書法則的演練中，一種心裡對煩悶的反抗，但再次摸索泛黃書頁上的字句時，經過大一大二相當基礎的現代詩訓練過的我，才真正從那詩篇中的意象領略到詩意。像第一次發現自己擁有觸覺後，所記憶到第一陣雨的冷與濕般，我鮮明地從王潤華的詩深刻記憶到了詩對內心隱密情感的一種指涉。那時，我特別愛誦讀王潤華的〈第幾回〉一詩，裡頭這樣寫到：

我們在龍門的陰影下擠來擠去  
那樣多的人  
追逐著一點聽說藏在城牆內的繁華  
我們一次又一次，被推倒  
怎樣長的繩子也繫不住太陽

這首詩用神話的筆調寫賈寶玉在盛極一時的賈府蕭條後，終於必須像個「男人」一樣，承擔起賈府未來的榮辱，埋首於以往不屑一顧的科舉試業。經過僵硬的八股文「洗禮」的他，負笈上京趕考，彷彿在龍門之下萬頭竄動的鯉魚。特別是「陰影」與「聽說」兩字，最能體現寶玉對世俗的無奈，當揮汗如雨如和稀泥般地擠身在京城應試的考生之間時，他那童少之際對真摯情感的信仰早已污濁不堪。我總想，黛玉消殞了，寶玉還剩什麼？

如果童少寶玉擁有的是一顆如玻璃精緻的心，那麼現在那顆玻璃之心必然充滿亂蕪的

刮痕。寶玉在心裡始終安放著那脫俗的黛玉，即使他必須入俗，即使他必須戴上現世的枷鎖，與世上俗妄的人一同對空拋擲繩索，無力地試圖圈套那象徵世俗榮耀的太陽。正如王潤華的詩題般，那個在往日與此在拉踞的寶玉無比困惑，不知道此刻的自己在「第幾回」的故事，不知道自己是龍門下那垂死的鯉魚，還是那在京城那掙扎的考生。

當然，我更知道王潤華這首以神話手法折顯寶玉被箝制又無力反抗，終然失去對情感那敏銳無比的觸覺的詩作，其實在惋惜寶玉之外，更意在興發他自身不斷旅遷於台灣與美國刻苦求學的經歷。身處在台灣僵化教育制度，選擇被社會公認最不适合男生的中文系的我，當然能對王潤華寫下這首詩時，雜陳於心中的惶惶不安領略一二。我所以說只能「領略一二」，因為畢竟我還是釘根在自己出生的島嶼之中，但王潤華卻是離開遙遠的馬來半島，遠渡到台灣又飄渡美洲念文學，他那時對自身的不確定感絕非我所能想像。

也或許如此，每當我面臨碩、博班考試極不順遂的僵局與波折時，我總會想起王潤華的詩。既聊以自況，卻也藉此自勉。於焉，對他早期的詩作裡那中國美學風味益加喜愛，至於他以神話書寫所隱晦之復又朦朧之的內在情志，在我每一次重新閱讀他的詩集後，彷彿又更讀懂了一些。

我剛念研究所碩士班預訂畢業論文計畫時，我很自然地選擇探討臺灣現代詩中所呈現的古典風格的問題，其中特別選了王潤華作為主要觀察的對象之一。我的指導教授江寶釵知道後，特別與當時在新加坡大學執教的王潤華通信，沒想到王潤華竟親自從新加坡寄來他的詩集，除了我早已熟讀的《內外集》，還包括《山水詩》、《橡膠樹》，以及當時最新出版的《地球村神話》、《熱帶雨林的殖民地》，特別是後兩本詩集，使我印象中的王潤華煥然一新。

但是我的研究計畫卻因為我剛踏入學術研究領域之中，相關的研究方法與論述推演的能力尚未成熟，於是未獲評審委們的青睞，我這個碩士論文的研究計畫便只能暫遭擱置。後來我通讀了薩伊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書寫與差異》等西方經典論著，初步參養我對現代主義、神話學、後殖民、解構理論的認識。並以此重新出入戰前戰後兩岸那與殖民經驗交互相織的文學史，我這才體認到戰後台灣文學史中王潤華所標誌的位置，及他千迴百折的跨國行旅背後，那始終與他血脈共融的後殖民身份。這也使我重新反省王潤華詩裡中國古典風格，以及何以我會對此產生如此偏愛的閱讀行為。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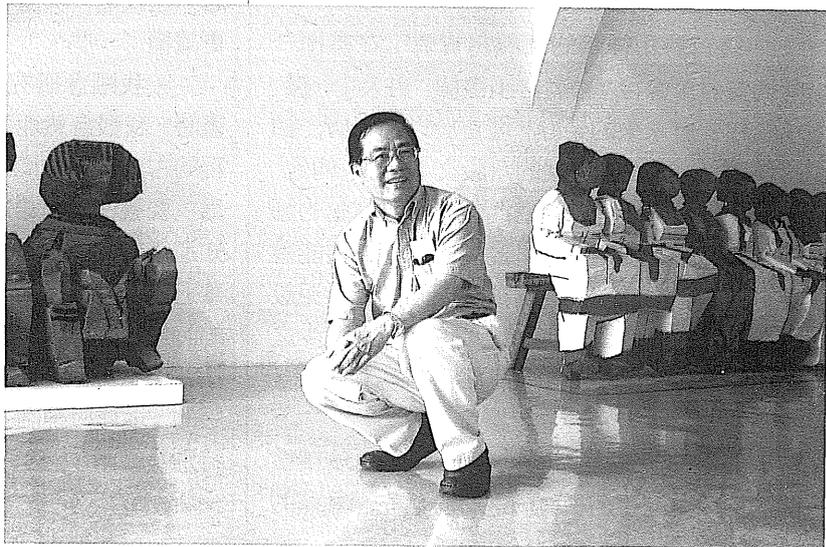
中國的想像與教育在戰後台灣文學研究者中，總是一個後殖民史的標準命題，王潤華在六〇年代旅台求學時，國民黨政府正在台灣初步建立以中國文化為主幹的文學教育體制，透過教本的編選、考科的限定等等體制規範，深刻地影響了1940年以後出生在台灣的詩人，當然也包括當時在台灣留學的馬華詩人，使他們初期的文學欣賞品味、創作風格等等，都與中國古典傳統產生關係（或干擾或承接）。因此儘管六〇年代台灣新詩壇雖號稱現代主義當道，但此時中國古典傳統卻早已悄悄地在學校教育體制中建立據點<sup>1</sup>，為七〇年代新詩壇面對國族政治危機時所提出中國民族與古典傳統相糾葛的詩論提供了前因。

六〇年代在台灣政治

大學留學的王潤華，正是處在這樣的建構對中國種種想像與追求的大環境之中，而在那配套產生的中國教育體制中，他的馬華身份也使他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親近。他早期《患病的太陽》（1966）、《高潮》（1970）、《內外集》（1978）中的詩很自然地從中國古典出發蘊藉他的詩意與意象，即使他完成臺灣的大學學業後，在他開始於美國攻讀研究所的初期，這個書寫的傾向與策略，基本上也沒有改變。

但在《橡膠樹》（1980）中，中國古典風味的文字漸漸轉淡，轉而呈現的卻是濃濃的南洋鄉土味。對於這個轉變，從詩集裡的詩與其中相關的序言與履歷簡介中，我們當然知道最直接的原因乃是1973年王潤華回歸南洋的緣故。當王潤華看遍臺灣的稻浪椰林以及美洲的峽谷雪地，終於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負笈歸鄉後，重新懷抱親近南洋熱帶的故鄉風物。他心中對故鄉所萌生的悸動之巨大是可以想像的，因此王潤華自身詩作史中這段對自我血性鄉愁的抒解，以及進而書寫吾土吾鄉的脈絡發展，是很容易理解的轉變。

不過在2004年末我與顏健富一同到臺灣內壢元智大學訪問王潤華，我們提出了一個他與白先勇等人在文學與學術上的相處互動，他在回應中曾提及當時他時時刻刻感到自身馬



圖◎王潤華提供

華這個「邊緣身份」所連帶隱存的危機感。這不僅使得他在異國需要面對經濟困境，更在學術研究上有許多考量與辯證。如何從邊緣身份出發成就具開創性的獨特視角，正是當時他最重要的課題。這也是為什麼他特別關注郁達夫在南洋一帶流亡的課題，因為當時的中國文學研究中，主要還是以在大陸內地活動的文學作家以及現象為主。這無寧使中國文學研究變成以大陸內地為中心的學術，無法呈現中國文學本身在空間上的擴散以及流動的事實。

因此他以實際來自邊緣的身份經驗，探究了當時少有人能觸及的郁達夫南洋文學活動。這無形啟動了一個從邊緣出發的研究觸媒，不只開放了當時中國文學研究的空間侷限，也真正呈現中國文學的開放性，以及在海外的系譜與變異的發展事實。

這些王潤華學術思維的形構過程，完全是我之前所不知道的，也使我對《橡膠樹》詩中所書寫的南洋鄉土有了另一番界定。我以為王潤華在學術上對自身馬華身份一種接近於後殖民的反省，其實早以為他在詩作書寫的轉向提出了預告，而王潤華的重返故鄉，也不僅只是回歸母土，更是一個重返邊緣的歷程。像他這樣的留學型知識份子，從世界上文化政治「中心」的美國，重返相對邊緣的馬來西亞後，他如何凝視這樣既是邊緣卻又是母土的馬來西亞。特別是，這個邊緣身份還含融了一個中國性的思索，使這個牽涉多重邊緣與認同的問題，其複雜度絕非大陸五四時期胡適、魯迅等留學知識份子所能等同。

因此我們更能涉入《高潮》、《內外集》裡那飄離無依的憂鬱，理解到其中不只存在一個身為異鄉人的徬徨，更有著一個身為邊緣者的焦慮。在《橡膠樹》中邊緣者的意識雖不明顯，但確確實實是一個邊緣者書寫南洋故鄉的文本。王潤華這樣以一本詩集的篇幅對南洋故鄉風貌進行摹寫，無論在他自己之前的書寫史，乃至於當時東南亞馬華詩史中可能都是首

見。

王潤華不斷對被視為邊緣的南洋鄉土進行書寫，無疑地充實了原本在東南亞馬華詩史中相當匱乏的鄉土文本。這樣在書寫上的擴充與填充，其實正一步步將南洋鄉土的邊緣地位消解而去，並在已充滿南洋在地經驗的馬華人心靈裡，在祖譜及想像的中國之外，另外確建南洋母土的、中心的地位。

「以詩采風」是中國自詩經以下相當傳統的一種詩歌書寫模式，《橡膠樹》的內容與技巧在其精彩處很能呈現這樣的特性。《橡膠樹》裡對種種南洋的風物（如〈橡膠樹〉、〈豬籠草〉、〈聖淘沙戰堡〉、〈駝鳥〉等等）或巧喻或賦描，著實開展了台灣讀者對南洋的文字閱讀想像。其中「熱帶水果皇族的家譜」一系列，以榴槤為首，分別以山竹、紅毛丹、波羅蜜、鳳梨為對象，想像組成一個略有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樣態的水果王國<sup>2</sup>。不過，若以一個詩人的馬華身份予以檢視，其中實不自覺地呈現了南洋有別於台灣乃至於大陸，其自成體系的風物空間。這樣的書寫所呈現魅力，可說是九〇年代陳大為南洋詩作書寫的先聲。

## 三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種鄉土書寫都不會僅止於在地貌空間上的描述，更會涉及歷史時間的問題。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是對這兒時在南洋鄉土中被殖民記憶的挖掘。我一直以為王潤華在臺灣美洲的留學履歷、他曾翻譯過《黑暗之心》、他曾反省過的自身邊緣身份等等，都一一匯流積累到《熱帶雨林與殖民地》，彷彿王潤華所有過往漂流的、憂鬱的經驗都是為了打煉出這本詩集一般。

特別是就後殖民的觀點來看，《橡膠樹》是王潤華一個過渡與轉折的時期，其中的詩作都隱然存在向南洋鄉土裡埋藏的英、日殖民的記憶。

我一直以為，詩人在向私己記憶追討詩句時，都在為歷史修築一系列的隱喻。馬華詩人王潤華的履歷充滿了旅行，使《熱帶雨林與殖民地》中的詩交叉融合了數種國籍版本的歷史，

〈過溝菜〉：

晚飯時

一大盤炒熱的蕨菜

仍然從泥濘般的馬來醬裡伸出手

高高舉起巨大的問號

而我們全家人

在眾多的菜餚中

最喜愛用筷子夾起問號

吃進肚子裡

因為在英國殖民地或日軍佔領時期

南洋的市鎮和森林裡

有太多悲劇找不到答案

具像，實際出發，準備以這整本詩集。尋找答案

〈新村印象——一個小孩記憶中的緊急法令〉之二：

牽牛花

企圖攀越鐵蒺藜

潛進集中營

探訪殘存的橡膠樹

先後被軍刀砍死

只有熱帶的陣雨

月光

能自由

盡出鐵蒺藜圍困的新村

不必攜帶身份證

也不必通過檢查站

〈山中歲月——記我小時回憶中有關馬共的種種印象〉之八：

我帶著體內的五顆子彈

奔跑回深山

許多蒼天大樹上的子彈比我還多

還是在山脈裡繼續生長

以熱帶陽光與雨療傷

沒有一顆樹曾經向日軍或英軍投降

四

《地球村神話》開放的視角，後現代情境。穿梭在兩岸、東南亞，交織出一個亞洲後殖民與後現代相互紊雜結構的圖景。■

<sup>1</sup> 另外其實還包括部分前行代詩人如洛夫、余光中在六〇年代中期後，在詩作中對中國古典傳統的緣引，這樣對古典現代東方西方等多元質素的吸收與改造，可說更加深了台式現代主義的面象。

<sup>2</sup> 例如組詩〈榴槿〉中的〈香味〉：「我是果園世襲的貴族／小時候，不能捉迷藏／加冕稱帝之後／更不能微服潛行，隨處在民間遊戲」〈紅毛丹〉：「我們是後宮的三千佳麗／當榴槿皇帝駕臨的季節／我們便濃妝豔抹」〈波羅蜜〉：「山竹姐姐天天戴著花冠，當了皇后／紅毛丹妹妹也冊封為貴妃／我有滿肚子的經綸／滿肚子結實的經國濟世的學問／皇上呀／我要學楊國忠，拜右丞相／主宰天下的朝政」〈尖美娜〉：「我是最受寵的公主／我住在多雨又多風的禁宮中／每年緊隨榴槿皇帝／做季節性的巡幸國土」從各水果間的「政治關係」間，很能呈現這個水果王國的「中國」色彩。



千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 學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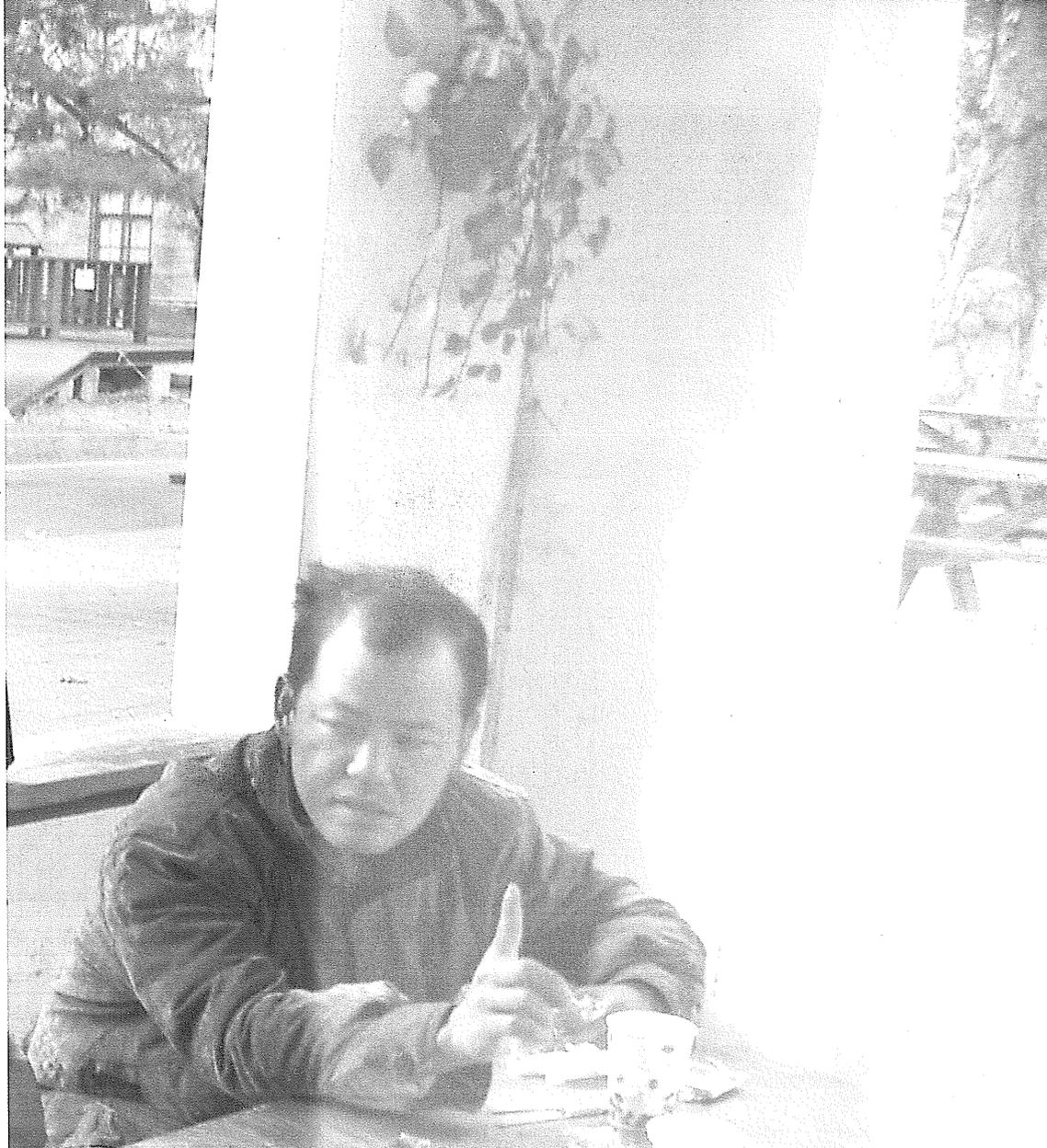
# 馬華文學 「自來水」 的終結者



整理◎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地點◎台大小小福

日期◎2004年12月23日



攝影／訪問◎吳子文(台大外文三)、陳心群(師大歷史四)、林碧繡(台大生科畢)、  
鄭潤嫻(中興中文三)

# 甘田錦樹 的學思歷程



**黃**錦樹老師在大三的時候曾「下海」擔任第七期《大馬青年》的主編，為《大馬青年》往後的內容格局大體定調，可以說是終結了《大馬青年》「醞釀期」（一如他終結了馬華文學的「醞釀期」）的大功臣。此後，黃老師的文章和專訪也陸續佔據了各期《大馬青年》頗大比例的篇幅，儼然《大馬青年》的「中流砥柱」。這次趁黃老師遠道從埔里來台大演講之際，趕緊邀約本尊進行專訪，延續《大馬青年》例行的「朝聖」傳統。

近距離接觸黃錦樹老師之後，才發覺他本人其實十分幽默可親，完全不符外傳的火爆脾氣，可能是對我們這群同鄉的小鬼特別「網開一面」也未可知。屈指數來，黃老師在台也已屆滿十九年，恰等同於其在馬成長的年數，然而老師的口音，一如其小說，仍然「鄉土」味

十足，如「無端端」之類的俚語不絕於耳，更添趣味。

此次訪問有別於以往，即把老師的專訪納入「華裔大馬人立足在台灣」專輯的框架裡面進行，以黃老師作為個案，專注於探討華裔大馬籍學術人在學院發展的心路歷程。訪問前，曾將問題寄給老師預先過目，不料老師直接在書面上做了回答，所以書面訪問以外的口頭專訪可視為書面訪問的一個延伸討論。

書面訪問（劃線處為黃老師之書面回覆）：

#### 一、成長背景：

1. 老師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文學？高中吧。大都看什麼類型的作品？胡亂看。圖書

館有甚麼書就看甚麼書。是馬華或台灣的？馬華的看不下，大部份都太爛了。即大都受哪一地的文學作品影響較深？甚麼時候？台灣當代文學和五四文學吧，尤其是魯迅。但數量有限。

2. 當年馬來西亞居鑾中學的創作或文學風氣盛否？校園作文，談不上創作，更別說風氣。
3. 為何選擇來台就讀「冷門」的中文系？高中成績最好的是數理，但厭煩了。開始時唸農。誤入歧途轉入中文系。如果從頭來或許會有別的選擇。有無承受家庭／社會壓力？當然有，這還用說。

#### 二、大學教育：

1. 當時如何調適在台灣的文化差異？哪有文化差異，不都是華人說華語？
2. 台大中文系的教育對老師的求學生涯影響大否？大，台灣最好的大學的中文系如此陳腐如此死氣沈沈到現在還是令我震驚。面對活生生的過去，牠刺激我探討（中華民國）國學這具現代僵屍的起源。但台大的圖書館及台北的週邊資源還是有用的。（老師曾批判說中文學界都在搞上古的東西，不重視現代文學）搞上古不是問題，搞不出名堂才是問題。
3. 什麼動因促使老師開始關注馬華文學和其主體性的問題？我大學時代都在舊書攤收集神州詩社的出版品，思考大馬華人的文化中國情懷，也開始思考如何突破馬華文學的困境。那時及之前馬華作家在國內國外參加研討會必談的題目是馬華文學的困境。甚麼動因？那時候馬華文壇的評論做得太爛了。評論文字之匱乏是其時的《蕉風》主編發出的感嘆。而我大學讀課外書的經驗讓我覺得可以做點事，同時思考馬華文學研究專業化、

學院化之可能。而神州詩社的中國化之路走得太過火了，迫得我們必須重新為馬華文學定位。（台灣去中國化的氛圍？）我對去戒嚴化比較有興趣。那時哪有人講「去中國化」。這問題時空錯置了吧？

4. 為何決定報考研究所？因為別無退路。

#### 三、學術

1. 老師的學術的道路上，會否因關注的多是非主流的議題而遭「冷落」或被邊緣化，如昇等不順利、無處發表演文等，而在學術界的發展上付出比台灣人更大的代價／阻力？怎麼會？我又不是只做馬華文學研究。你不知道嗎，做台灣現當代文學，我也是隻老虎。和文學界的同輩台灣人比起來，我已經是這一代起步最快的了。
2. 老師如何看待目前在台灣比較邊緣的文學類別，如馬華文學或外省流亡文學？整個台灣文學都是邊緣文學，沒甚麼大不了的。都是同一條難民船上的。我最近的研究都在指出這一點。
3. 老師認為大馬在文學這方面的學術環境有何差異、侷限和開展的可能？你們比我還清楚，柔性種族隔離不會猝然中止。你想會有多大發展的空間？

#### 四、異鄉人

1. 老師的本土意識似乎相當強烈甚麼本土意識？你不知道我痛恨本土意識這種錯誤意識？雖然我拒絕中國化，但不等同於同意去中國化或本土化。不管甚麼意識或主義，我在意的是能否有真正的創造（不論是創造性的破壞，還是破壞性的創造）。（相對於前行代，受台灣本土化運

動影響?)，那您在長期居住在台灣的情況下，如何安頓自己內心的矛盾(台灣/馬來西亞的國家認同)? 沒有矛盾。我自視為自由人。怎麼樣，一定要宣誓愛台灣或愛馬來西亞嗎? 政治認同的宣稱並不能保障有所作為，建議不要陷在這種沒甚麼意義的問題架構裡。在居住在台比在馬的時間還要長的情況下，老師似乎已可算是半個台灣人，有打算入籍台灣否? 我19歲來台，在台灣的日子還沒比大馬長，所以問題不成立。我不是台灣人，更不是半個台灣人。我只是在台灣的外國人。再度強調: 建議不要陷在這種沒甚麼意義的問題架構裡。

## 五、勉勵的話

1. 老師對有志於在學術界發展的大馬旅台人有何忠告/建議? 「道路阻且長，努力加餐飯」。大家都該用功一點。

## 口頭專訪:

### 前人不重視馬華文學研究

問: 老師您為什麼對法國當代哲學特別有興趣?

答: 因為牠最有趣，像剛死掉的德希達，還有到現在還一直被引用的傅柯，整個當代哲學五十年可以說法國為中心，然後那套系統基本上是文學和哲學不分的，跟中國的系統最接近，牠不是硬邦邦那種德國的形上學推演或者那種英美的邏輯實證論，那種很無趣。不過這一言難盡，不談也罷。

問: 談談老師的大學生活好了……

答: 那有什麼好談的，跟你們還不是差不多?

問: 因為感覺上老師那個年代的學術風氣比較盛，還是其實也只有少數人在搞?

答: 都是幾個人，我昨天(編按: 指在台大的演講，全文刊載在頁102至129)談到，像鄭良樹他們第一代坐船來的，他到現在還很自豪，因為他是唯一一個馬來西亞人唸到台大，然後拿到中文博士的，現在還是唯一一個，他到現在還很臭屁，可是他的學術傾向是跟當時的台大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是做學術史的，而且他們的學術史是以考證為主的，那是中研院史語所同一路數的東西。他後來做大馬的部份也是延續那一套方法，他做了一點教育史的，你看他對教育的論述，是沒有重點的。這樣講對他好像不太公平，但是事實上，他沒有問題意識的，也就是說他對整個學科、整個社會科學不了解。他的知識領域就是乖乖的遵守台大當時的規範，所以你說他如何去看整個所謂的南洋，他根本沒有分析工具，譬如說他們那一代人談起馬華文學，只能夠很感性地談，或者說根本不想談，他們其實也知道那些東西寫得不好，大部份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獨立之後那些年的作品。再下來像李有成教授，他其實對我們很友善，他在中研院歐美所，台灣最高的學術機構裡面那麼多年，但他沒有寫過什麼論文討論馬華文學。

問: 他也是馬來西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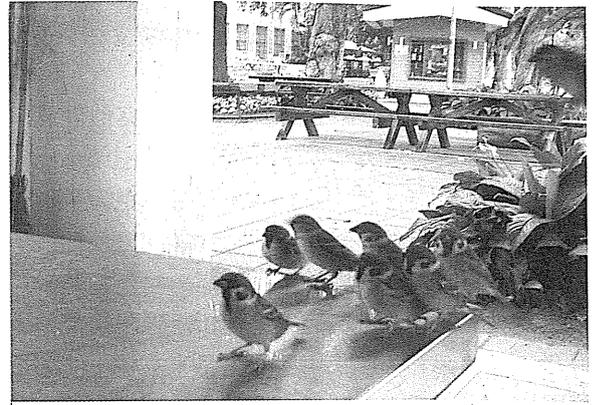
答: 馬來西亞人啊，而且年輕的時候寫詩，他的筆名叫李蒼，在馬來西亞還是頗被看好的新銳，寫詩寫小說，英文從小就很好。另外一個像陳鵬翔教授，星座詩社的，跟李有成是前後期，他來台灣，後來在師大唸研究所、唸博士班，他唸的科系是搞比較文學的，所以他就在做比較文學，他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做比較文學，中英的比較，或者說從一些理論來看待《莊子》之類等等。他第一篇探討馬華文學的是在1988年，是我在唸大學的時候，〈寫實兼寫意——馬新留台華文作家初論〉，分析像傅承

得……應該是發表在《文訊》。可是坦白講，他那個也不過是從新批評的角度來分析詩人的一些作品的特色，之後很多年都沒有這方面的論文，偶爾看到他討論姚拓，不是那麼有說服力。所以就很奇怪，他們受過那麼好的訓練，完整的台灣的學院訓練，從師大到博士班畢業，可是馬華文學的論述真的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可能也可以說是非常的偶然。也因此我一直強調馬華文學是小產業。台灣學者感興趣的也不多。當然也沒甚麼像樣的成績。就創作而言，像那個寫作歷史比較長的王潤華，晚幾年像李永平，這是一個系統，我們有時候也不知道說更年輕的一代有沒有在寫作，這就要看他們有沒有在文學獎冒出頭。這幾年比較怪異，反而不是這邊唸書的冒出頭，而是馬來西亞那邊的冒出頭，我是猜想，這可能還值得研究，尤其像檳城或者吉隆坡，

牠本來就是文人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可能已經形成一些社群，一些創作的社群或者文人的社群，像在檳城那邊的情形其實是蠻清楚的，像陳強華他們有在帶，帶一些高中生，我們不要小看高中生，如果他真的天資好的話、有人帶的話，起步非常快。高中那幾年，你們都經歷過，高中生那時候最有激情，這個激情可以延續到大學畢業或至少到大學第四年，目前其實已經有這種態勢了，慢慢這個東西已經出來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馬華文學評論也漸漸成熟了，這已經不是當年所能夠相像的情況，現在像□□那種亂寫的，已經沒有人看了，自然淘汰了。你沒有一個基本的學術訓練怎麼可能從事文學批評? 不一定說你要來唸學院，但是你要看書，不看書怎麼談作品? 我們所謂的鑑賞力，你的作品要讀得夠多，要會看，要有一些





概念可以讓你用，沒有概念的話怎麼談東西？所以這十幾年來，我們以及大馬的某些同道大概已經改變了整個場域或者場景，現在那種完全沒有學術背景的、不讀書的，就算寫的話，可能編輯也不要登。現在編輯的眼力也提升了，編輯的要求也提高了，那種純粹逞意氣打筆戰的他們大概會不要，自動淘汰了。

#### 馬華文學研究專業化

問：也就是把整個馬華文學的研究專業化？

答：一定要專業化，因為一定要跟其他中文世界的研究同樣一個水平，你比別人差，說不過去。

問：馬來西亞的新生代相對於其他中文世界，比如台灣和大陸，好像比較弱，而且冒出來的作家也比較少。

答：這是一定的，你要知道馬來西亞華人只有五百萬人口，你往下算，老頭子扣掉、歐巴桑扣掉、中年男人扣掉、小孩子扣掉，你算算總人數大概剩下多少？沒有多少。這些人普遍上都應該在唸書沒錯，其實也不完全，有些家境不好的就沒有唸，這裡面又要能夠用中文寫作的其實是非常非常少，這跟大陸、台灣不用比了。台灣如果本土化的教改放慢一點速度的話，他們理論上每個國中生都可以寫一點東西，基本的、通順的，這幾年當然很難講了，早年是沒有問題的。你說我們的國中教育體系，有一些很勤奮的話，可以；獨中的話，後段班坦白講也是完全不行，大概只有第一班的，你扣三扣四發現說怎麼跟大陸比？大陸十幾億人口，扣下來還有幾千萬人口或者幾百萬文學人口，我們沒有。所以我們不能夠比量，那就要單打獨鬥，總量也比不過牠，你比一本書，一本書可以，這是馬華文學唯一能夠走的路，完全走精兵政策。而且這幾年的確是，我們編那個《別再提起》，有把很多作品找來看，

水平還不夠，坦白講。前兩天在報紙登了一篇《別再提起》整個編輯的過程，有些部份張錦忠比我嚴苛，有些部份我比他嚴苛，我們都有共識要挑一些新人作品，可是真的還有待磨鍊，雖然有些很臭屁，我是很好奇去看到底怎樣……你要拿出本事來嘛。如果一篇作品還不成熟的話你就收了牠，我覺得其實會害了他，其實再磨磨也很好。

問：所以馬華文學在論述方面經過黃老師這一代，由於你們的大聲疾呼（答：不是疾呼，我們實踐，疾呼沒有用。）之下顯然有明顯的改善。

答：大概這是事實。應該說一老頭子們可能會不同意——其實我們這一代包括黎紫書、林幸謙、陳大為、鐘怡雯這一些，可能改變了整個獨立之後馬華文學的景觀。新加坡獨立前，馬來西亞最被看好的華裔寫作者，陳瑞獻是一個，七〇年代溫任平、溫瑞安這幾個都是，溫瑞安後來跑去寫武俠小說，他的個性可能比較商人性格，溫任平也不知道在搞什麼，陳瑞獻變成新加坡國寶了。

論述可以累積，尤其如果提出的是深刻的問題，往往可以啓發若干世代的思索。論述的意義也許就在此，提出有意義的思索或實踐的方向。

#### 中文學術研究比不過老外

問：老師您有常批判說中文系都在搞一些上古的東西……

答：那個不要去管牠，我也不必去評判他們，他們已經快要變成外文系了。中文系有很大的問題，但是我講他們也沒用。學術社群的問題很複雜，有一部份其實也蠻黑暗的。外文系其實也一樣，問題也很多，你看外文學界你想想看，那麼多年來有沒有寫出什麼重要的論著？非常有限。像文學會挑甚麼台灣文學經典，小

說一百本，1945 以來，學術上重要的經典，你列列看外文系有幾本？其實不只外文系，哲學系也好，中文系也好，成績都差得不得了。比如說研究莎士比亞研究甚麼都好，你如果研究莎士比亞，你不是跟我們比，你是跟全世界研究莎士比亞的人比，比如你做歐洲思想史也一樣，你要跟做歐洲思想史的人比，台灣這方面很多是交白卷。

問：所以很多台灣中文系的研究都比不過大陸？

答：中文系當初最強的一代是從中國大陸來的，董作賓他們，他們的整個學術經驗是在大陸那個大環境之下做起來的，中研院第一代也是大陸來的，他們大概是最強的。台灣現在的本省人叫作歷史的失憶症，都是他們的老師輩，都是大陸來的，其實很難得有這樣一種機會，因為戰亂，因為一個政權打敗了，所以牠帶來了一批從五四栽培起來的中國的學術精英來台灣，中研院的班底就是這些人，不然怎麼可能無中生有？不可能的。以整個中國的國力來講，牠好不容易栽培出這麼一批，有相當大一部份其實是來台灣，一部份在大陸，一部份逃去美國，美國算起來是少很多。梁實秋是一個、徐復觀、牟宗三，後來就沒有了，這一票人死光就沒有了。台大一個教授叫臺靜農，他還算是魯迅的學生，那個時候的溫州街，現在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了，他們栽培出來的學生輩跟他們學生的學生可能真的是一蟹不如一蟹。

問：但是我們研究老外的東西有可能比外國人研究得好嗎？

答：你沒有發現很多重要的漢學論著都是外國人寫的？像古典文學領域，中國學者反而不多。像史學界也是一堆人，余英時他們算是很少有的中國學者。我們讀的大部份重要的漢學論著都是老外寫的，你不知道？任何領域他們

都有人碰，不管是思想史、社會史、經濟史、還是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都有很好的老外學者，唐詩的專家，而且他們常常提出一些我們在中文脈絡完全看不到或者想像不到的一些想法。韓南，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泰斗，這個泰斗不是只限在西洋漢學界，這個領域裡面，他是頂尖的。他是老外啊，而且中文可能講得比你還好，北京腔啊。不只這一個，遇到很多都是這樣，所以中國學者需要反省。

問：這會不會是因為現在學術的遊戲規則都是西方人定的，所以他們比較有優勢？

答：他定這個遊戲規則有沒有對中國人特別不公平？漢學領域耶，你的老本行耶、你的母語耶，你做不過老外你還談甚麼遊戲規則？那個不是一個語言轉換的問題，他的東西翻成中文之後你來看也是一樣的，他用英文寫是沒錯，可是那英文也難不到哪裡去。牠翻成中文之後，你比較中文出身的中國學者，還是比他們好。我們現代文學領域，當然就不能做得比別人差，一樣的道理，如果你做本國文學還做不過老外，真的是說不過去嘛，是不是？叫你去學外國文學，你說那是老外的，怎麼可能做得過他？這些東西不是現在才開始的，這種心態已經幾十年了。

#### 大馬青年社的點滴回憶

問：關於大馬青年社，以前好像有出版過一本雜誌叫《大馬新聞雜誌》？

答：那個跟我們無關，那個是羅正文他們搞的，羅正文現在是「星洲日報」的總主筆，已經位居高位了。他大概是一個很獨特的案例，搞那些新聞性的，現在網路時代看起來就變得很可笑了，你上網剪剪下就有了，可是當時很無奈。那個裡面也有很多波折，聽說後來他也是負債累累，那些東西要力量來支撐，他那種狂熱的愛國主義恐怕認同的人也不是很多。

問：老師您覺得大馬青年社的歷史應該專注在哪一點處理比較好？

答：我覺得《大馬青年》雜誌比大馬青年社還重要，因為這個雜誌是有形的，只要這份雜誌能夠繼續，或者你們覺得有意義的話，有沒有什麼社其實不重要，那種社很多都是人事問題，最重要當然是，如果可以的話，組織一些人讀讀書。我每次這樣勸我的學生，大學四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為你們人生裡面難得有四年那麼閑，除非你家裡有很大的經濟壓力，你有用不完的時間、用不完的精力、不怕熬夜，除非你身體很差，你有那麼好的圖書館作你的後盾，只要是老學校，他的圖書館絕對夠你看十年看不完。而且你稍微主動一點的話，你遇到問題絕對有人可以請教，不管是本科系的還是外系的老師，如果這個機會不把握，你的人生不太有這種機會，而且周邊的演講很多，研討會很多，就可以闖進去聽、去發問，其實這是很好的學習機會，錯過了就沒有了，很多人就錯過了。

書寫台灣經驗的小說不是問題

問：談談老師在學術發展上的經驗，老師有提到說小說創作很難寫關於台灣的經驗……

答：要寫可以，其實技術上不是那麼困難的，在台灣已經那麼多年了，這根本不是重點，因

為其實一直有人在問我，我覺得他們其實有時候是無話可談了，為什麼你不寫台灣背景？可是你想想看，張愛玲去美國那麼多年，她的後半生，她到美國的時候還不到四十歲，她死的時候七十幾歲，她在美國呆了至少將近三十年，你看她有沒有寫過一篇以美國為背景的小說？連散文都沒有，因為她用英語寫作受到很大的挫折，美國那個社會非常封閉、非常商業，不接受她，她大概被這個社會打敗了。這個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愛寫不愛寫其實是作者自己的自由，我最痛恨別人問我這個問題，有時候是長輩問，我就不要答他，如果是那些小鬼問的話……（有一股殺氣）這是一個自由意志的問題，比如說你喜歡寫外星人的題材，這沒什麼好置疑你的，因為你喜歡外星人，你喜歡吸血鬼，都可以。

問：所以說如果老師要寫台灣經驗的小說其實沒有問題？

答：技術上不是問題，李永平的《海東青》整個就是寫西門町、華西街，不是問題的。我們要移動故事發生的舞台的話，譬如說莎士比亞戲劇，現在有人把牠變成京劇。這個背景本身你看牠跟那個故事發生關係要深化到什麼程度。有一種是純粹象徵的舞台，那個絕對是可以移動，比如我們看波赫士的很多小說，他喜歡寫印度，寫南美洲或美國，他不熟悉的背景是鄉下，你看他的寫法，他只用幾句話就把那個背景帶過去，沒有太多細節，他頂多告訴你一條街名，告訴你在一個印度或者哪裡，其他的完全抽掉，故事就發生了，那個故事也跟印度沒有關係，那個故事結束了，跟印度還是沒有關係，這是一種，就是空空的舞台。另外一種是那個背景已經不是一個背景，那個背景已經被移動到前台，那個背景變成一個書寫的或者指涉或關切的重心，比如說像朱天心的小說，她對當代的很多問題發言。

問：我很好奇老師以外國人的身份在評論台灣文學的時候，會不會因為文化的隔閡而有困難？

答：怎麼會有問題？其實一這樣講好像在吹牛——你看得很清楚，王德威編那套二十本的「當代小說家」系列，那套書的設計特色就是讓作者決定他要收入誰的評論，就是他認可的、他覺得講得好的。你看看二十本裡面，我自己的扣除的話，至少有四個重要的作家，他們都收了我的論文，比重就已經很驚人了。這裡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同輩的搞評論的，哪一個？因為我們住久了，那個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像你在馬來西亞住久了，馬來人或者華人隨便講一個典故，你大概也知道，比如說五一三，我們在研討會常常會遇到一些台灣的學者，他們整天老是問我：「什麼是五一三？」「什麼是馬來亞？」「馬來亞跟馬來西亞有什麼不一樣？」對我們來講，這些都是我們的背景知識，這就是一個論述的基礎。這個部份大概你只要下一點功夫，比如說台灣二二八，你去輸入關鍵字，看台灣有多少本書，你花幾天功夫把牠看一看，挑一些精華讀一讀就知道發生什麼事，這是一點都不困難的。簡單的說，很多人其實不用功，太懶。

不排除往後返馬發展

問：老師你以後有打算回去發展嗎？

答：我不知道，因為我現在樹敵很多。有時候一個位子空出來的話，他們會先問看我會不會回去，探探口風。馬來西亞的華團政治其實也是很慘酷的，彼此廝殺得很厲害，學術界的位子就是那幾個，所以其實卡位也卡得很兇。一個單位，牠這個領域最多只能聘一個，除非牠的編製很大，台灣的編製都很小，馬來西亞更小，大陸那邊是最大，像我上次遇到一個大陸學者，他說他們華東師範大學現代文學領域就有十幾個人，這是我們不能想像的。在馬來西

亞，恐怕整個系大概才幾個缺而已。

問：我發覺好像只有旅台的比較關心馬華文學的評論？

答：不見得，我就舉過例子，我們之前的人沒有幾個關心的，我們之後的，看我們學生輩的有幾個，慢慢帶上來，可是也是非常非常少。學術研究這種東西，譬如台灣文學，在早年很少人研究的，現在為什麼變成顯學？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在是有利可圖。像我在唸書的時候，以台大中文系為例，你這個學生如果碩士論文要做現代文學的話，他馬上問你：「你還不想唸博士？」當然事情變化得很快，這幾年又完全相反了，你看台文所都成立了，博士班都成立了。很可怕，就一個問題你馬上換題目，換上古了，你拿一個碩士沒有用，找不到工作的，如果博士考不上的話，考博士一定要看碩士論文。你這一關卡死，下一關就沒有機會了，一輩子就完蛋了，只能去出版社當編輯。

問：所以老師的碩博士論文跟現代文學無關也是這個緣故？

答：我的比這個複雜，我沒有這個負擔，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為我覺得我要做現代文學不用在學位論文裡面做比較自由自在。

問：老師，我覺得您的文章，用字、語氣感覺上都比較直接、尖銳，有沒有想過用比較婉轉的語言策略？

答：我已經很婉轉了。其實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些事情還是必須在學術的公共領域上講清楚，有些人真的是你稍微婉轉他就聽不懂，還以為你在稱讚他。

馬華文學就是離散文學

問：最近龍應台在首相的面前說馬華文學其實比香港和新加坡的還要好，所以國家應該多

重視，老師覺得如何？

答：沒有用的，這是結構性的問題，而且馬來人一定會覺得龍應台沒有禮貌，不了解國情，這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因為不只是馬華文學，後面牽動的就是整個華文教育，文學的正當性後面就來自於華文教育，華文教育本來就被看成是一個問題。

問：所以說馬華文學的前途，在整個現實的政治環境底下，我們未來的方向不可能中國化，不可能去中國化，也不可能本土化，所以唯有發展成流亡文學或離散文學？

答：不是，不管牠怎麼發展，牠都是一個離散的文學，牠都是那樣的一個狀態。你去投靠中國沒有用的，他們的中原心態，他們是瞧不起你的，他只會把你當成他的附庸，孤鴻銘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學問那麼好，知識那麼好，那麼聰明還不是一樣？那個中原心態很難。你要馬來人改變主意，短期內也看不到什麼跡象。論述跟寫作還是兩回事，還是要靠年輕的一代不斷的參與，大學部其實已經不大夠用了……

問：大學部老師不夠專業？

答：不是。我們很多都是靠課外讀的，你單靠老師就死了。我也是每次這樣子跟學生講，我們真正的老師是偉大的作者，老師會比作品偉大嗎？大部份大學教授都是資質中等、學問中等，可是你讀的時候可以挑全世界第一流的，只要你讀得懂，只要你能夠吸收牠，對不對？吸收幾十部或者一百部，你就脫胎換骨了，如果你真的會讀的話。你看能夠闖出頭來的那些學者大部份都是靠自己。大學教育，你算看，一門課一個學期你會讀多少本書？上課我們只能夠挑著講，而且上課只能夠取一個平均值，學生有很好的，有很爛的，你不可能只針對那幾個很好的，很好的一般上是四、五個，頂多到十個，後面那種爛的至少也是十幾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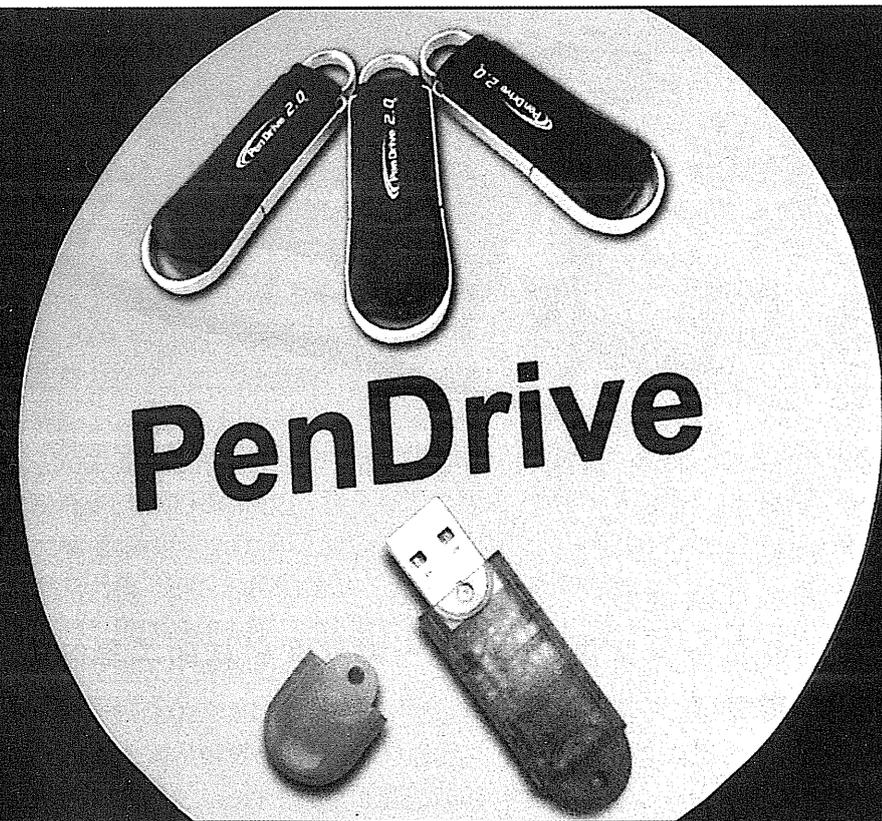
那麼取平均值，只能針對中間那個講，對最好的學生來講的話，有時候沒辦法照顧，所以最好的學生常常會自己去讀書，所以他們會出頭。那種最爛的，坦白講，最後只有放棄，給他六十分，不要再見到我，我也不要見到你。你如果用功的話，你會覺得老師上課的東西不夠滿足你，所以你課外不斷的補充，你課外不讀書那就沒有機會了。那些詩選、文選只讀一點點，如果是認真的學生，他就會找文集來看，喜歡李白就把李白讀完、把杜甫讀完。現在大陸書滿街都是，四冊五冊。我們現在幾乎大部份看的書都是大陸出版的，所有的領域，包括理論的翻譯、外國文學翻譯到所有的傳統語文。台灣書一本，大陸書可以買四本，而且你如果肯下苦功，你只要下一學期的功夫，你就會發覺你旁邊的同學跟你的差距，這是很清楚的。我們在一行也很清楚地知道，有時候在台灣遇到一些朋友，他有沒有讀書你看他寫的論文你就知道，他如果引來引去都那幾本書，你就知道這幾年來他大概沒有時間讀書。

訪問結束後，老師一時興起，帶了我們這一批小鬼到公館周邊的大陸書店開開眼界。老師簡直就是公館的「地頭蛇」，帶我們四處拜訪隱匿在黑暗曲折小巷裡頭的大陸書店，叫我們嘖嘖稱奇，還苦口婆心地推薦了不少好書給我們，無奈有點「對牛彈琴」。老師忙上忙下，最後共搜括了十多本書籍，顯然大有斬獲，一如我們今天的專訪。■



千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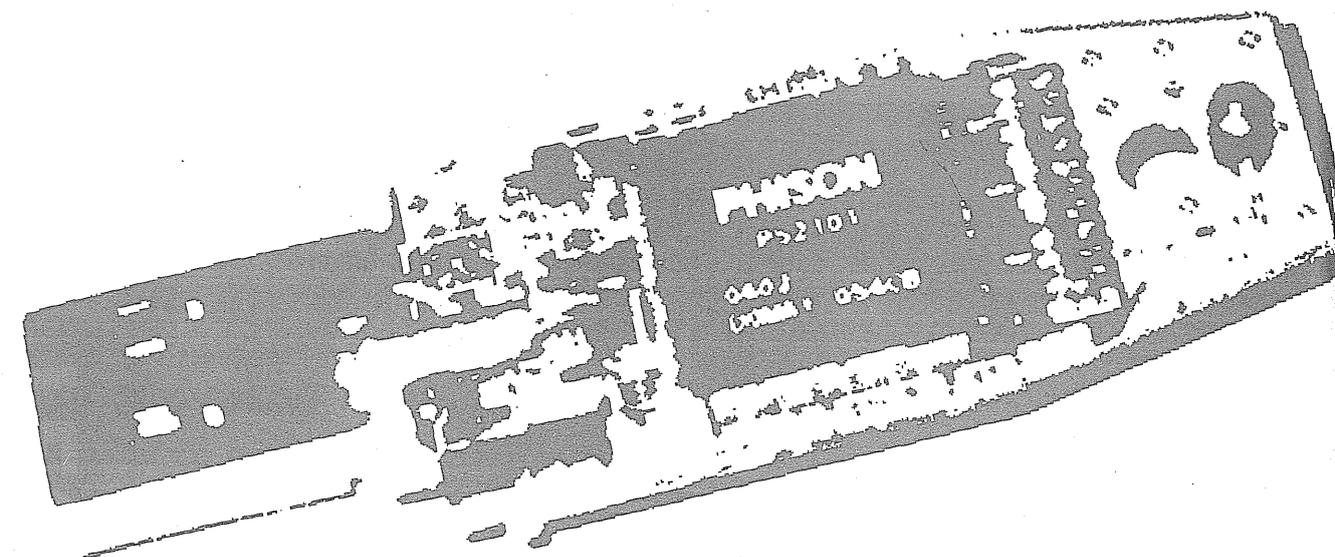
# 科技人



## 「異」軍突起

### 群聯電子崛起的故事

攝影／文◎張志榮（交大機械碩二），陳淑芳（台大化工碩一）  
陳欣雁（交大管科四），林添耀（交大工工三）



- 群聯電子公司簡介
- 群聯電子的舵手  
——專訪總經理潘健成
- 一個成功的科技公司背後，必定有一群默默耕耘的工程師……  
——專訪群聯電子工程師群



#### 群聯電子公司簡介

近幾年來，電腦相關的週邊產品發展相當迅速。以隨身碟（pen drive）產品而言，已由幾年前 16MB 的小容量，符合 USB1.1 規格，快速發展至目前可達 4GB 的大容量，符合 USB2.0 的規格。除了初期基本的資料儲存以外，目前相關產品也增加了多媒體錄放音、收音機等功能。

但您是否知道，將快閃記憶體技術（flash）加以應用，並研發出全球第一台隨身碟的公司就是群聯電子，而公司的主要負責人中有兩位是在台留學後一起創業的馬來西亞人——潘健成與歐陽志光。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Phison Electronics Corp.）於 2000 年 11 月，在五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起努力之下，成立於台灣新竹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創業育成中心，成立資本額為 3,000 萬新台幣。而由於場地空間的不足，群聯電子已由工研院遷出，搬至鄰近的旺銖科技大樓。群聯電子 2002 年之實收資本額約 7,908 萬新台幣，2003 年則約為 17,695 萬新台幣；同時也於 2004 年 1 月正式核准於興櫃股票市場掛牌交易，代號為 8299。

群聯電子於 2002 年和 2003 年 EPS 皆達到 14 元的水平，公司股價更一度飆至 200 多元，成為目前的新科股王。另外，該公司也在 2002 年 11 月榮獲經濟部國家新創事業獎公開賽金質獎之肯定，同時於 2003 年 5 月順利取得

ISO9001 品質認證。

群聯電子在成立半年後，於 2001 年 5 月成功開發出全球第一台隨身碟（大姆哥），自創的 Pen Drive（Thumb Drive）隨即成為全球隨身碟的代名詞。目前公司主要從事快閃記憶體（flash）技術與控制 IC 技術的應用，而在主要的隨身碟相關系列產品中，群聯電子的控制 IC 目前約佔全球市場的 30%。

在總經理潘健成的不斷努力之下，群聯電子也成功獲得全球 Flash 第二大供應商 Toshiba 與以色列 Flash 產品大廠 M-Systems 的投資，持股比例各為 14.06% 與 3.54%，成為目前公司的重要策略伙伴。

群聯電子於創業初期只有五人，員工平均年齡為 26 歲到目前公司員工總人數已達 130 人之多，平均年齡仍維持在 30 歲以下。研發部門的員工人數約有 50 人左右，其中 12 名為外僑，而這 12 名外僑當中，又有 10 位為馬來西亞籍。群聯電子的成功，也同時打破了一般人對「僑生」能力較差的刻板印象。

公司主要管理層——總經理潘健成與副總經理歐陽志光皆為馬來西亞人，年齡也只有 30 出頭，由馬來西亞吧生濱華獨中時期的同班同學，到留學台灣後成為學長學弟的關係，再到研究所畢業共同努力創業，兩人的努力與成功的故事，成為了許多人心目中的典範。

群聯電子網站：<http://www.phison.com/index.php>



**群**聯電子總經理潘健成(以下簡稱「潘」)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的畢業生,個子不高,皮膚白皙,平時帶著一副眼鏡,為人十分親切而健談,有問必答,也十分關心留台學弟妹的現況。

成績名列前茅的農家子弟

潘小時候是農家子弟,爸爸在一片廢棄的空地上種辣椒。因此,每年的假期,他都得在農地裡幫忙採辣椒。他說小時後家裡真的很窮,當初來台灣就學只帶了14,000馬幣,同時向董教總申請貸款,每學期可以領1,000馬幣,其餘不足的錢則靠打工勉強維持住,就這樣在交大一路從大學一直唸到碩士班畢業。小時候,潘並沒有什麼雄心壯志,只是堅持要求自己把所有事情做好。可以想見,這種務實的態

度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家鄉完成小學教育後,由於地方的中學教育落後,潘在父親的鼓勵下,選擇離開適耕庄,到吧生濱華獨中接受中學教育。憑著優異的成績而連年獲得獎學金的他,在獨中的求學過程中竟未曾繳過任何學費!

至於選擇留台的原因,潘表示當時受到很多複雜因素的促成。首先,家境不好讓他無法選擇留學西方國家。1992年,他原本打算到北京清華大學,卻適逢北京天安門事件剛發生不久,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只好打消留學中國的念頭。那時候,獨中畢業生大都選擇留學新加坡或台灣,而潘之所以沒有選擇新加坡則是因為學費較高,加上自己對英文沒有太大信心,最後只好選擇台灣,而且眼看那時候台灣的經濟還不錯,打工薪資也高。這樣一路走來,雖然無比艱辛,卻讓他深刻的體會到何謂「吃過

苦的人,比較會珍惜!」

功課借本地生抄的「僑生」

潘後來選擇唸交大控制系(現已改為電機與控制系,即電控系),可是他對電機並無特別的興趣,他說:「沒有興趣,我那時候都不知道電機、控制是什麼?是填好玩的……」一向視化學為強項的他,原本想念農業化學或化學工程,但是他老師說唸化學出路有限,唸電機的出路比較廣,就這樣他選擇了交大控制系。

比起「僑生」,台灣本地生一般比較會唸書,然而潘來台唸書,一直維持優良的成績,他說那時候他還是寫作業借同學抄的。優異的成績,使他在四年的大學生涯中就拿了三年的書卷獎。

由於經濟上的壓力,大學時的潘打工打得很兇。一個月在圖書館30個小時的工讀有2400新台幣工資,加上晚上福利社工讀所得,一個月大概能進帳三四千元新台幣。這樣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續到大三上學期,大三下學期則開始跟著老師做專題研究,一個月有5000元的收入,然而這些收入也足夠應付生活所需,學費還是得靠暑假打工賺取。

如果你以為潘是那種只會唸書的書呆子,那你可大錯特錯了。他在大學時學會了上網交友,大三暑假即在網路上認識了一位台中女生,後來順利發展成為女友,現在已經是他的妻子了,真是一點也不遜於現在的E世代!

有計畫返馬設立子公司

選擇繼續唸碩士是因為可以推甄直昇研究所,如果要考的話他早就放棄了。上了研究所,由於得同時兼顧校外工作,所以潘的成績已大不如前。大學以第一名畢業的他,碩士班卻是倒數第五名畢業!唸研究所的時候,潘基



▲公司入門之對聯。

本上一學期只上三堂課:第一堂課、期中和期末考試,其他的時間則忙於研究和工作。

然而為何潘不在大馬創業而選擇在台灣呢?他的答案是:別無選擇。畢業後,潘原本打算前往研究所時兼職的公司上班,後來卻因為種種公司政策及人事因素,迫使他必需放棄該公司,而選擇另行創業。此外,由於與前顧主的合約限制,使他不得不選擇在台灣創辦公司,並另找股東。在成立後的兩三年,為了擴充公司,同時爭取更多資金,他花了不少時間與精力爭取如三星(Samsung)集團的投資。由於群聯在台灣的優異表現,大馬政府也曾邀請潘回去設立公司,但他始終沒有答應,主要是因為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即大馬政府不允許有貿易關係的企業成立,只允許單純性的公司,所以他目前仍沒有興趣回馬發展。

在未來,潘雖然沒有很明確的計畫要定居台灣或馬來西亞,但他確有計畫回馬設立公



▲群聯電子辦公室。

華邦電業的關係已相當熟絡，華邦電仍堅持必需要有一定的定存抵押，才願意與群聯電子進行生意往來。在這種情況下，潘只好向銀行申請貸款，而銀行貸款又必需要有房子或是土地作抵押，結果群聯最終只有求助於工研院，才順利渡過這項難關。

此外，群聯電子成立兩年多以後，潘竟還無法申請信用卡，因此他每次出國公幹時都得攜帶大筆現金以支付旅途上的一切費用，十分不便。直到2003年以後，情況才開始好轉，白金卡等都是反過來主動找上門來「求」潘申請。目前群聯電子倒已無需向銀行借貸，但其在銀行的可貸款額度高達6億元之多。

#### 群聯電子的創業經驗分享

關於創業，潘表示創業的關鍵並不僅止於好的技術或是好的人緣，而是必需具備所有有利的條件，並事事保持謹慎。例如在程式中若寫錯一個字，便完全報銷。在科技業，一個微不足道的錯誤便足以造成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實在不能不小心謹慎。

電子產業變化的速度往往迅雷不及掩耳，因此常常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決策者也得做出決定，否則便容易被市場淘汰，所以在做出任何決定時都不能優柔寡斷。然而，做出完美的決策顯然也不太可能，因此在做任何決策時，也要同時考慮到決策錯誤時如何補救，才

能達到最理想的決策效果。他表示，在建立人脈之後，所能獲得的資訊也會相應的提高，如有時候只需要撥個電話到日本或是美國，便能掌握許多重要資訊，以便做出更好的抉擇。所幸，群聯電子在這四年當中並未因任何錯誤的決定而賠錢。

潘表示，目前員工已經成為他努力最大的驅動力來源。員工的打拚精神、常加班至半夜，使得他不得不更加努力，對員工負起最大的責任。雖然工作如此繁忙，時間也如此緊迫，但他也還是儘量抽出時間來做運動，有時與員工一起打球，大家輕鬆一下。

#### 香港的林百里 vs. 大馬的潘健成

與廣達集團老板，即台大畢業的香港「僑生」林百里相比，潘表示因創業時代與環境之差異，基本上是無從比較。當年由於競爭較少，生存空間較大，因此在決策上也相對單純許多；而在目前競爭激烈的環境當中，雖然資訊的來源十分充足，但想要生存卻是加倍的困難。當然，他也表示，與成熟的廣達集團相比，資歷尚淺的群聯電子仍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一向做事果斷的潘表示，其處事態度其實十分簡單：只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下個星期、下個月的事情安排妥當，一切按照時間表進行即可。至於生意上的未來規劃，他認為只需要一個大致的輪廓便足夠，因為在競爭激烈且變化奇速的電子產業中，不可能作太長遠的打算，即使報章上常看見一些公司表示在三年、五年後要如何如何，可是公司能不能熬到那個時候也是個問題。在研發方面倒是必需有較長遠的規劃，未來一年所要開發的產品必需儘早規劃好，因為儘早進行，才能儘早打入市場，並佔有一席之地。

在許多人眼中，潘可以算是大馬人中成功人物的典範，但對他而言，成功的定義則是日子能夠過得憂憂閒閒，同時又能把事情做好，如此便是兩全其美的最佳成功方式。但他也表示，若自己本身的經歷能成為學弟妹一個學習的目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期許學弟妹的表現能越來越好，不要讓人一想到「僑生」便與大五、大六聯想在一起。

#### 徘徊在家人與股東之間

關於理工科的教育，潘表示，若想要擁有較強的理論基礎，留學歐美是很好的選擇，但若以工程技術而言，台灣則是一個非常好的留學地點。他拿自己和其他到歐美國家留學的高中同學相比較為例，當初選擇來台灣的一群人其實是最為落魄的，可是事後的整體表現卻彼此不相上下。他也表示在台灣畢業後，並不需要急著返馬發展，可以先在這邊工作一段時間，吸收更多的經驗。雖然目前有工作證的問題，但並非不可以克服的。

群聯電子從草創初期的四年，只有不到十人，所得不到36萬，一直到今天擁有100多位員工，預估2004年可淨賺三億六千萬。潘表示當初他也沒有預料到公司會有如此驚人的成長，他只是儘力把每件事情做好而已，結果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對潘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對得起所有的人，包括股東、客戶、廠商、員工和家人。由於工作的關係，他過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不多，往往下班回家已是11點多，而太太女兒的等待常常讓他感到十分窩心。現在他儘可能把週末的時間留給家人，避免參加太多的活動，希望除了作為稱職的群聯電子總經理外，他也能是個顧家的新好男人。■

司，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如前述，大馬政府希望他貢獻母國；另一方面，也因為目前公司裡有部分職員為大馬人，這些同鄉的員工將來必定計畫回國發展，因此，在馬設立子公司不失為避免公司內部的大馬人才流失的折衷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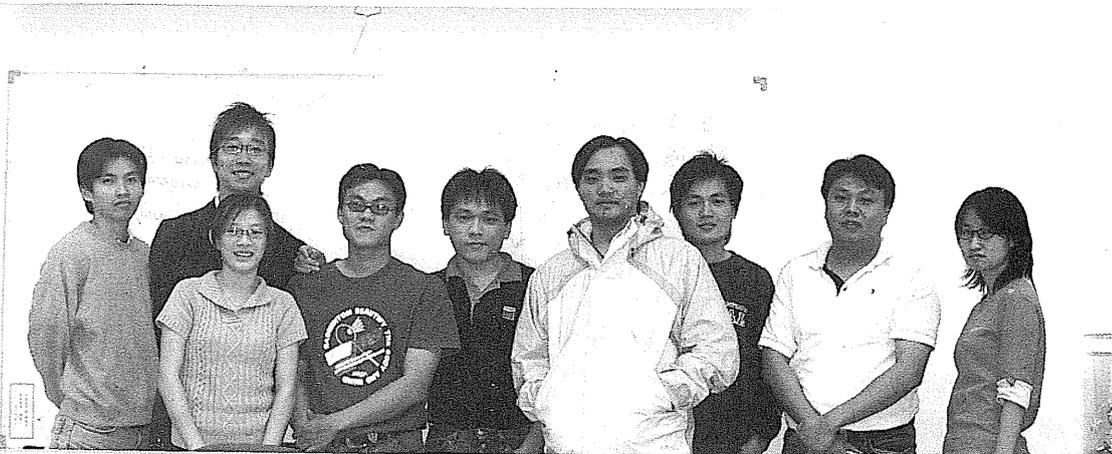
#### 草創之初面臨重重阻撓

憑藉多年在台灣工作的經驗，潘認為其實大馬人與台灣人相較，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普遍上，他覺得大馬人一般較努力、務實，語言能力也較強，這是大馬人在職場上的優勢。他表示，從學校畢業進入社會以後，大家便須各憑本事，因此持續不斷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談到公司的創立，潘承認，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在台灣創辦公司，的確遭遇到許多困難，其中資金就是一項棘手的難題。剛成立的最初八個月，他向華邦電購買IC，然而即使同

## 一個成功的科技公司背後， 必定有一群默默耕耘的工程師……

——專訪群聯電子工程師群



▲群聯電子工程師和採訪團，左起張志榮（交大機械碩二）、林添耀（交大工工三）、陳欣雁（交大管科四）、李建龍（交大電子系畢）、黃樹群（交大電控系畢）、陳慶聰（交大資料系畢）、黃金漢（中興電機所畢）、顏偉駁（交大電控系畢）、陳淑芳（台大化工碩一）。

每年畢業後，都有不少唸工程的大馬留台生希望留在台灣工作，除了優渥的薪資，還有什麼因素吸引他們選擇留在台灣工作，甚而最後不惜留在台灣落地生根呢？我們這次採訪了在群聯電子內工作的五位馬來西亞籍工程師，談談他們在台灣工作的情況。接受採訪的工程師都有留學台灣的背景，其中一位今年剛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其餘五人則皆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

陳樹群在交大電控系畢業後，就返馬從事機械維修方面的工作，工作了兩年後又到台灣群聯電子工作。比較兩邊的工作環境，他說台灣科技業發展比馬來西亞領先許多，在這裡工作比較可以發揮自己的實力，而且這裡的環境也比較接受員工有開創性的做法。他覺得在馬

來西亞工作常常無法接觸到較核心的技術，所處理的問題都屬枝節。換言之，台灣的工作環境讓他更能夠學以致用。由此可見，雖然優厚的薪水是吸引許多留台生畢業後選擇留在台灣的主因，然而工作環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顏偉駁在交大唸書時就已經在群聯電子工讀，畢業之後選擇在群聯電子就業也是極為自然的事。他說畢業時對未來感到十分茫然，所以留在群聯電子和其他的大馬學長一起打拚成爲一條比較容易規劃的人生方向，而且比起大馬的科技業，他對台灣的科技產業也比較熟悉。

陳永生認爲大馬人刻苦耐勞的特質是在台工作最大的優勢。顏偉駁以螞蟻來比喻大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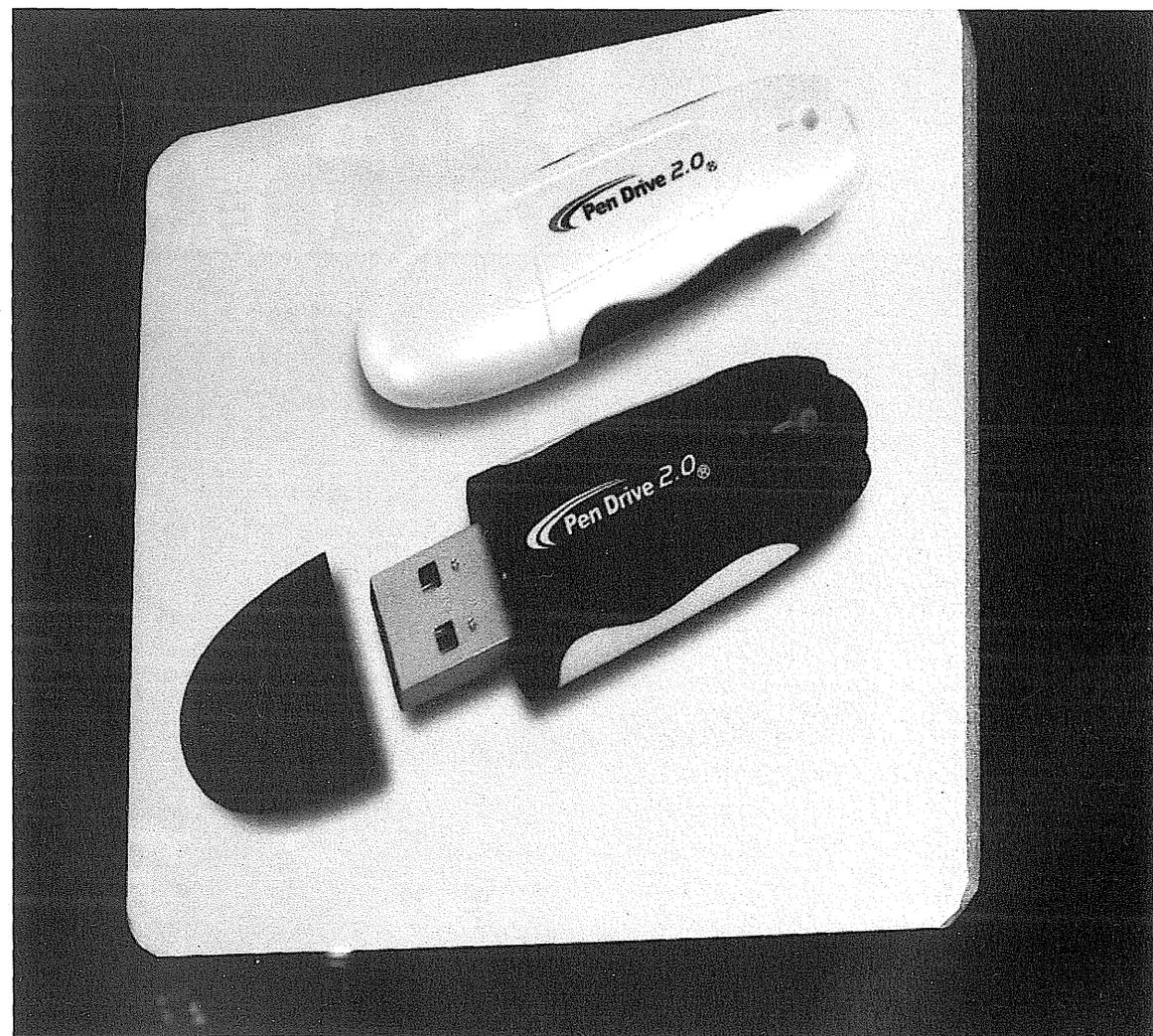
一個成功的科技公司背後，必定有一群默默耕耘的工程

留台生，他說留台生的適應能力就像螞蟻一樣強。由於長期一個人生活在外，面對事情的態度自然比較成熟，面對困難也有較高的抗壓能力。勞委會在2003年開始實施新的條例，規定外國人申請工作證必須符合甚高的薪資要求，所以可以預見，未來大馬人必須要有更好的條件才能得到台灣的工作機會。

雖然畢業後留在台灣，但是面對故鄉家人的牽掛，歸與不歸成了所有留在台灣工作的大馬人最爲困擾的問題。問及未來會否返馬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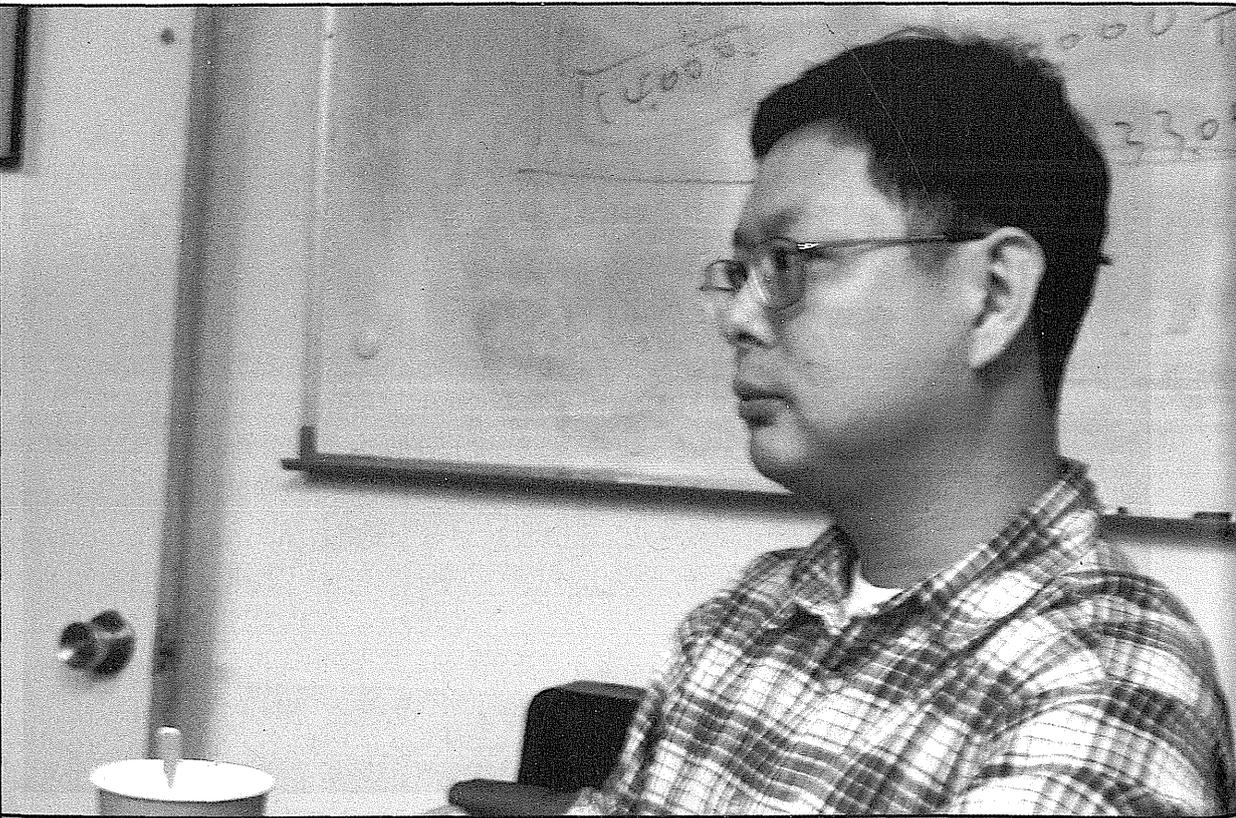
展，幾乎所有的工程師都說會，但是短期內還是希望先在台灣好好工作，學習各種經驗並儲備足夠的實力，以期將來返回馬來西亞時，能有更好的發展。

顏偉駁建議正在唸書的學弟妹應該好好唸書，事事以課業爲先，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才打工，工讀而忽略了課業是本末倒置的事。陳慶聰則勉勵學弟妹在大學應該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好好把握唸書的時光，如此未來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 社運人



訪問◎黃書琪（政大新聞三）、范雅梅（台大社會所碩三）、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整理◎黃書琪（政大新聞三） 攝影◎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經**商致富的故事我們常看到，苦學出頭的故事也有了，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貢獻力量，希望能生活得更好。

辦公室堆滿成疊的文件與書籍，會議室裡的白板上還寫著好些數目字。圓臉加上一副眼鏡，友聯看起來就與一般 30 餘歲的男子沒有兩樣，走在街上或許也不會引起太多人的注目，但他的特殊經歷，卻在旅台社群中閃閃發光。

孫友聯，生於 1972 年，來自馬來西亞麻坡，畢業於台灣大學社會系，現在是台灣勞工陣線的秘書長。

## 與寶島的邂逅

「小時候常聽羅大佑唱歌，但是沒有想

到，有一天他就站在你面前，唱歌幫人助選。」1992 年，友聯來台升學，當時恰好是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台灣精彩的選舉活動讓初來乍到的他大開眼界。由於台大開學日較晚，開學之前，他就常到其他學校旁聽，尤其當聽到老師談起選舉，更是令友聯好奇。台大社團聯展時，他毫不猶豫的報名參加台灣研究社，從這裡逐步開展了他在台灣的精彩生活。

從大一開始，友聯與「僑生」社團就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沉浸在台研社的活動中。他認為，出國讀書就是要增長見識，關懷當地，因此，對於當時「僑生」社團相對封閉的活動，友聯並無太大興趣。

因為台研社，友聯漸漸有機會接觸工運、環保、女權等運動，友聯自己也慢慢的浪漫起

來，原本想轉到一個「比較賺錢的科系」的念頭也被打消。友聯還笑說：「我是台大社會系午間部社團組的，因為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床。每天到學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社團去。」

說起友聯與社會系的關係，不得不提起他姊姊，因為當初代填志願表的人就是友聯的姊姊，而友聯選系的標準只有一個——無須進入僑大。因此，台大社會系不是友聯的首選，但卻成就了他現在的際遇。

「我想她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友聯提到他姊姊時說：「她在師大華僑學生當中算是很另類的，因為她會實際參與一些教改的遊行，我們現在偶爾也會在遊行時不期而遇。」

#### 台灣經驗 vs. 瞭解祖國

「台灣的民主很值得我們瞭解。」友聯認為瞭解台灣經驗，讓他回頭看馬來西亞時，發現了兩地的共通之處，如台灣二二八事件與馬來西亞五一三實是異曲同工。於是，他在大三時返回「僑生」社團，並在總會的名義下，辦了一系列的五一三關懷講座。

他認為，五一三在國內被列為敏感話題，而身在國外若仍不能把握機會瞭解，實在可惜。關懷祖國原是一件美事，但因事關五一三此一敏感課題，友聯與其伙伴也感受到馬來西亞駐台官員的「關心」。

對一般旅台同學而言，友聯的台灣經驗可能特別豐富。由於大一大二接觸了大量社會學理論，也跟台灣同學一起參與反核電、反威權、婦女權利、教改、原住民正名等等運動，周遭的「僑生」同學都將友聯視為異類，語帶調侃者更是不在少數，但友聯都一笑置之。

大三時，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友聯選擇到台灣勞工陣線實習，觀察勞工運動，將自己在思想上的關懷轉為生活上的關懷，也確立了自己走上工運的道路。

友聯認為勞工運動是最接近人群的社會

運動，因此在畢業後進入勞陣工作，並且開始與官方打交道，台灣的失業保險金法案就是友聯所擬。為了讓這個法案通過，必須進行不斷的修改，也可能必須放棄一些堅持。但他表示，在他的字典裡沒有所謂「堅決反對」的事情，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就可以考慮。他說「重要的不是放棄了什麼，而是我們改變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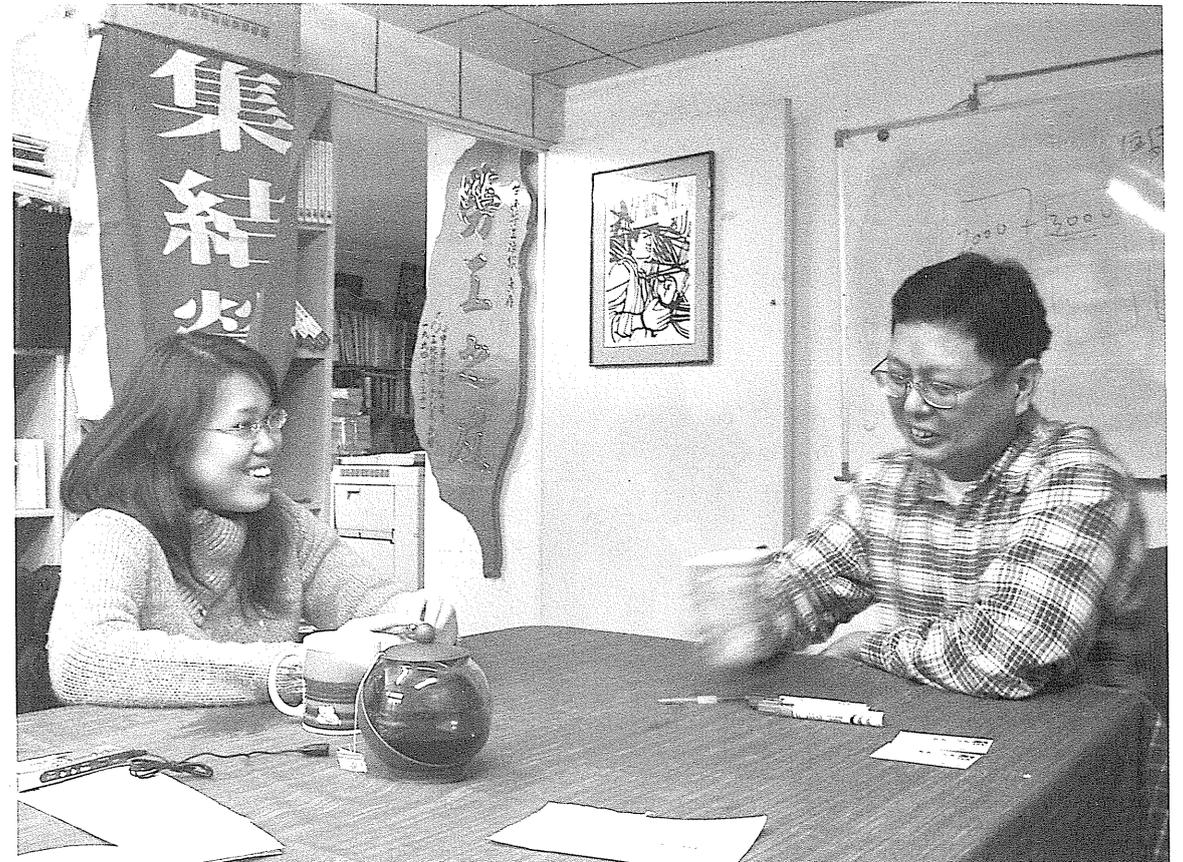
#### 外國人干涉台灣內政？

除了失業保險金，友聯也曾經參與衛生署的健保制度改革委員會，而他的外籍身份，常常引起台灣人側目。「我的一個老師都質問我『你一個外國人怎麼可以干涉我們台灣內政？怎麼可以對我們的健保制度指指點點？』」對此，友聯表示，關懷社會、關懷弱勢族群本來就應該是一種普世價值，不因為國籍的區分，而有所不同，因此，他從不認為作為一個外國人關心台灣社會有何不妥。

從學生運動走入社會運動，當中有趣的事情不少，挫折也很多。1995年，大學法修法，學生們包圍立法院，反對立法院通過修法，友聯就實際參與那一次的活動。當進入社會運動領域後，友聯更是數次衝進立法院，反對立法院通過某些法案，也常常被警察扛出來。

友聯打趣的表示，進入勞陣工作後，姊夫曾經問他：「你們這些搞破壞的怎麼還會有薪水？」這就是一般人對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看法。但實際上示威抗議不等同於破壞與暴力，但因為從小保守的教育，大家沒有學習到所謂的反抗意識，加上媒體塑造的負面反政府組織形象，讓大家有了反抗、示威就是暴力的刻板印象。

友聯堅持非武力信仰，示威抗議時也不贊成丟雞蛋。有一次，因為抗議某銀行對員工福利不好，勞陣發起了抗議行動，一共三百人各帶了總值一百元的一元硬幣到銀行開戶口，存款後提出九十九個一元硬幣，提款後再存入九



十八個一元硬幣，又再提出九七個一元硬幣。如此反覆幾次，銀行一早上的業務就癱瘓了。不藉助任何武器，他們達到了目的，完成了訴求。友聯也強調，罷工或示威只是一種手段，社會運動可以透過與政府協商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

#### 分享浪漫

友聯如此說道：「生命總是不斷的在發現，而我只是比很多留台生幸運，沒有放棄去發現而已。」因為受姊姊影響，他來了台灣，爾後認識了簡錫楷（泛紫聯盟召集人），亦師亦友的關係，讓友聯在一個開放、挑戰的空間內，能夠與老師充分對話。

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爸爸的他，一直都在研究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的健保體系。走過憤世嫉俗的年輕歲月，隨著孩子誕生，他不

諱言，終於能夠瞭解中產階級保守的原因。另外，他也計畫在四十歲時重返校園投入教育工作，希望能夠和更多人分享他在社會運動中的浪漫與收穫。

作為一個工運份子，當然不可能擁有富裕的物質生活，尤其是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友聯的經濟壓力也跟著加重，但因為改變社會的熱情與信念，使友聯始終堅持不斷的走下去。■

#### 孫友聯簡歷：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社會工作組畢、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現職：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台北縣勞工大學講師、台北市上班族協會理事、法律扶助基金會專門委員

經歷：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副執行長、永和社區大學講師、社會立法行動聯盟理事



# 媒體人



## 他代表台灣青年在雙十國慶發言！？

### ——專訪黎行春

訪問／攝影◎林碧繡（台大生科畢）、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整理◎林碧繡（台大生科畢）

—— 〇〇四年元月開始，台灣政府實施新的  
—— 外籍人士就業服務法，讓欲留在台灣工作的「僑生」們碰了一地釘子，因為除了高達四萬八的月薪限制外，還得加上兩年的工作經驗，而且此條件僅限於科技類產業，使得人文和媒體相關領域畢業的旅台大馬新鮮人之就業前景一片愁雲慘淡。然而，還是有人得以突破重重阻難，依然如願在台灣開展自己的事業，目前就讀於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四年級的黎行春同學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代表台灣青年在雙十節慶典發言

從各種活動的主持人到莊嚴的雙十節慶典發言人，在在都顯示出行春身為主播的實力。雖然身為「僑生」，他的發音字正腔圓，加上堅實的主持功力，終於被校方推派甄選全國大專院校代表。起初，礙於自己尷尬的身份，他還是有些猶豫，然而在師長的鼓勵下，他決定從學校的立場出發，即代表輔大，希望能夠盡一己之力為校爭光。後來的甄選，他果然技



歷群雄，一一擊敗了前來面試的眾多台灣青年，順利獲選為雙十節的發言人之一（共三位）。這次的徵選結果，進一步肯定了他多年來在廣播主持方面的努力，也印證了大馬的中文教育確可媲美台灣，所以他不忘藉此感謝馬來西亞董教總對華文教育所作出的努力，讓他有機會在中學接受良好的中文教育。

#### 大馬和新加坡的雙重薰陶

有趣的是，行春傑出的表現和穩健的台風可以說是同時受到了大馬中文教育和新加坡媒體的雙重影響。他表示他是接受中文教育長大的，而且从小就愛讀書、講話，對聲音的敏感度特別高，小小年紀就常代表班上參加講故事比賽、唱歌比賽等。在這過程中漸漸對自己的聲音有了信心，也十分享受台下的掌聲。另

一方面，他從小也深受新加坡媒體的影響，尤其是「第八播道」——一個以華文為媒介語的新加坡電視台，並塑造了他意識形態的雛型。他說：「我沒受過新加坡教育，然而我的意識形態卻是新加坡的。」新加坡媒體也讓他無形中有了當主播的夢想。

對於現在穩健的台風，他說是因為酷愛模仿的性格使然。自小就愛模仿新聞主播、歌星、節目主持人的他，常常模仿這些人物在台上的神韻和講話的語氣、腔調、肢體語言等，最後慢慢形塑屬於自己的個人台風。「我們要參考別人的成功經驗，但自己的創新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他說。另外，他平時也喜歡看一些勵志書，加強自己正面積極的態度，也參考別人成功的事蹟來規劃自己的人生道路。

對台灣大學高中化的不滿

提到輔仁大學的教育時，他坦承說來輔大的第一年感覺失望透頂，對於上課的內容失望，對於同學的學習態度更是失望。他說台灣的大學教育基本上已經高中化，而研究所則大學化。他認為學生的表現和老師的教學態度是呈正比的，學生越積極，老師也被推著前進；而學生如無心向學，老師自然也提不起勁。所以上課的時候，他總是坐在第一排，認真聽講。他和班上同學並不熟絡，卻喜愛參加課外活動，其中包括在輔大實習電台「輔大之聲」播報英文新聞兼節目主持，從中鍛鍊自己的主持功力。此外，他也從課外活動中學習如何有效經營人際關係，學習如何成長。到了輔大第四年，也開始對傳播上的硬體和軟體設備有了較深入的認識，這對行春現在的電台工作有相當大的助益。

#### 職業生涯的起航

大三下學期，憑著傑出的表現和外界肯定，他比班上同學更早踏入媒體界實習。他目前在台灣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附屬教育部）服務。當問及是否會因為身為馬來西亞人而受到差別待遇時，他說：「在這裡不會因為背景特殊而受到不一樣的眼光，只要對媒體、對國家有貢獻，大家一樣歡迎你。」他本身也是因為參加了大專院校廣播節目比賽有不錯的成績，加之在廣播電台的表現普獲好評，才會被應聘於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所以，實力才是制勝的關鍵！另外，敏而好學、廣結善緣，也是成功所不可或缺的。

回憶起第一次做節目，他說當時在中央廣播電台——一個向國際發聲的電台，參與製作了當年度的跨年晚會節目。當時的表現大受讚賞，甚至有人認為以他的外貌，應該可以充當一位主播而有餘，但他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還是先加強自己的主持實力，並不急於發展得太快。

#### 勇於接受挑戰

他說自己最大的長處是大膽，「世界上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怕沒有心去做，只要不犯法，不傷害他人，合理的，合於道德的，就去做，成功要靠自己。不去在乎別人的負面看法，做好自己的本份才是最重要的。」他對未來也抱持不小的抱負：「如果有能力的話，要貢獻社會，當然這需要更多人力的投入，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馬來西亞人更需要一顆團結的心！」

他也呼籲來台留學的學弟妹們，既然來了台灣，就應該多嘗試接觸台灣人，互相學習，而不只是侷限在馬來西亞人的小圈子裡。我們更應該拓展視野，認識台灣文化。至於如何了解台灣文化，他認為，多接觸台灣人，虛心求教、以禮待人、用心觀察，經驗多了之後便知道如何應對與了解。

#### 台灣青年 vs. 馬來西亞青年

他認為70%以上的現代台灣青年都是非常幸福的，他們擁有很好的資源、家庭，但卻不太會去珍惜。他們給大家的印象就是一群很會花錢、卻不會賺錢的草莓族。然而他覺得，這種印象或許只是世代代溝所造成的偏見，其實7年級生也有他們獨樹一幟的強項，即有創意、敢說和敢作，這是常被人忽略的！

相形之下，他認為一般馬來西亞青年則比較受到壓抑，雖然很刻苦，但常常不敢做，也缺乏創意。他呼籲來台灣唸書的同胞們，必須清楚的認識自己來台唸書的目的，我們不是來渡假，一定要鎖定一些目標去完成、去追尋。

#### 自我期許

他對自我的期許是成為亞洲最出色的新聞從業員，他認為社會需要會發聲的人，給社



圖◎黎行春提供

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宣導優良的、好的觀念來教育民眾，他希望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我們也祝福他！■

大學期間參與活動：

- 九十學年度假華僑總會之全國大專院校「『僑生』春節聯歡會」大會主持人。
- 九十二學年度輔大「敬天祭祖大會」活動司儀。
- 九十二學年度輔大國標舞蹈表演『午夜夢迴』活動主持人。
- 九十三年度「中央廣播電台跨年晚會」現場節目製作。
- 參與「民國九十三年國慶大會」青年朗讀代表。
- 九十三年「台北縣宗教藝術節開幕典禮」活動司儀。

榮獲之優良獎項：

- 九十三年學年度，榮獲第三屆輔大盃「辯論比賽」團體總冠軍。
- 九十三年學年度，榮獲中廣主辦世界廣播獎學金。
- 九十三年學年度，榮獲教育電台舉辦第一屆金聲獎「教育電台形象獎」最佳作品。
- 九十三年學年度，榮獲教育電台舉辦第一屆金聲獎「文教新聞獎」優秀作品。
- 九十二年學年度，榮獲教育電台舉辦的「全國校園DJ徵選活動」優勝者。
- 九十二年學年度，榮獲輔仁大學「國語演講比賽」亞軍。
- 九十一學年度，榮獲「全國『僑生』國語歌唱比賽」優秀獎。
- 九十一學年度，榮獲「輔大『僑生』歌唱比賽」冠軍。
- 九十一學年度，榮獲輔仁大學「國語演講比賽」亞軍。



千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 職場人



WORKING PLACE

# 職場教戰手冊

## ——一個記者和會計助理的留台職場經驗分享

訪問／攝影／整理◎蔡珊珊（政大歷史四）

除了認真工作已外，也要適時表現本身的能力與巧思。這是畢業後留台工作的前輩們的體驗。

留下或離開，是許多應屆畢業「僑生」所面臨的抉擇。回國發展也許得面對許多未知的挑戰與阻難，然而至少那裡是自小生長的土地，無論在法律地位與保障或環境的適應上都較諸身在國外來得佳。相對而言，選擇留台就業的畢業生，除了必須適應由學生轉為社會人士的身分轉變之外，事業發展的空間、相關法律制度的規定與限制，甚至職場文化與環境的差異等等都是他們必須再三考量的客觀條件。

為此，筆者特地走訪請教了兩位畢業「僑生」，分享他們在台的就業經驗及心路歷程。本篇報導乃希望對有志留台就業者，起些許借鏡和參考作用。

### 工作證申辦經驗談

提到為何選擇在台工作時，曾於TVBS週刊擔任記者一職的孫天美表示，台灣傳媒界的工作福利、記者的社會地位以及收入等方面皆較馬來西亞為優。這是吸引她從世新大學新聞系畢業兩年後，在兩年前重返台灣就業的主要動力。雜誌上的徵人啟事以及台灣的人力公司網站是她搜尋工作機會常用到的工具。

針對工作證的取得以及延長問題，孫天美以她個人經驗分享道：「只要公司的人事部小姐夠積極，本身又符合資格要求，就沒問題。」

雖然工作證最長可以一次辦三年，但以她的情形，還是以每年申辦一次為準。至於所得稅的繳交，她來台半年內每月應繳的稅額是收入的20%，半年以後則是6%。

畢業於國立暨南大學財金系的許婷婷表示，她是經由學長介紹進入一家快遞公司擔任助理會計。她認為工作證一直都是困擾許多畢業「僑生」居留、工作的限制與資格要求越來越高了。」用詞中透露幾許無奈。



▲許婷婷。

### 善用語言的優勢

如何在面試時從一批本地應徵者當中脫穎而出？孫天美認為這是因為她當時善用了她的優勢——英文。由於該份記者的工作內容除了採訪之外，還要負責翻譯外電，所以她就面試時針對這些需要，發揮她英文能力的優勢，突顯這項能力在該職位上的作用。她強調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要求，如何發揮自己仍需視情況而定。

在她看來，培養本身的競爭能力之道在於注意自己的優點，如語言優勢，再將之善加發揮，並且時時保持積極的學習態度，與時並進。她笑稱自己與身俱來的優勢就只有語言能力，其他則屬個人特質，例如積極以及圓滑的處事方式。

針對優勢與競爭力的問題，許婷婷的看法是：「『僑生』與台灣人是平等的，我們的工作能力並不會比較差。所以並沒有所謂『僑生佔優勢』或者『台灣人佔優勢』的工作。工作是靠自己的。」

### 腳踏實地最重要

她進一步解釋「靠自己」就是：「不懂就要學，就要問；面對問題的存在，有錯就要改，並且要從錯誤中學習、吸取教訓」。她強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及本分，認真看待自己的工作，為自己的作為負責是最基本的要求。

「認真、負責」是許婷婷自認在工作上受到重視的「資產」。對於自己獲得公司主管調派到上海任職一事，她自信能夠勝任此職，是她獲得青睞的主要原因。

在調派國外一事上，她說並不需要在工作甚至上司面前刻意爭取表現。對她來說，上司分配下來的工作一定要準時完成，因為在她這一行，對於呈交報表時間的有效控制是十分重視的。她舉例說，主管經常會詢問她什麼時候

能夠將必須處理的文件上交，這時候身為下屬的員工就必須給予主管肯定的時間答覆。

「我覺得這一點可以讓主管看出你對工作的認真以及負責程度。」

她表示，認真、負責並非掛在嘴邊說說而已，而是自然地反映在平時的工作表現中的。

「也許有時候東西真的無法如期交出，但若有恰當的理由，或許主管可以接受。不過，若每次都未能如期完成任務，然後告訴主管自己有多勤勞多認真，你覺得如果你是主管，你會對你的下屬作出怎麼樣的評斷？」

她強調，給予主管肯定的時間答覆，從表面上看或許只是準時交差而已，事實上牠卻間接反映了一個人的工作能力與看待責任的態度。

### 適時勇於自我表現

在工作上獲得上司重視，進而重用自己，想來是每位上班族的願望，但是想要如願以償又豈是易事！孫天美認為要讓上司重視自己的存在價值，前提不外是「表現特出」。

關於「特出」，她的定義是「把工作做到120分，並且發揮巧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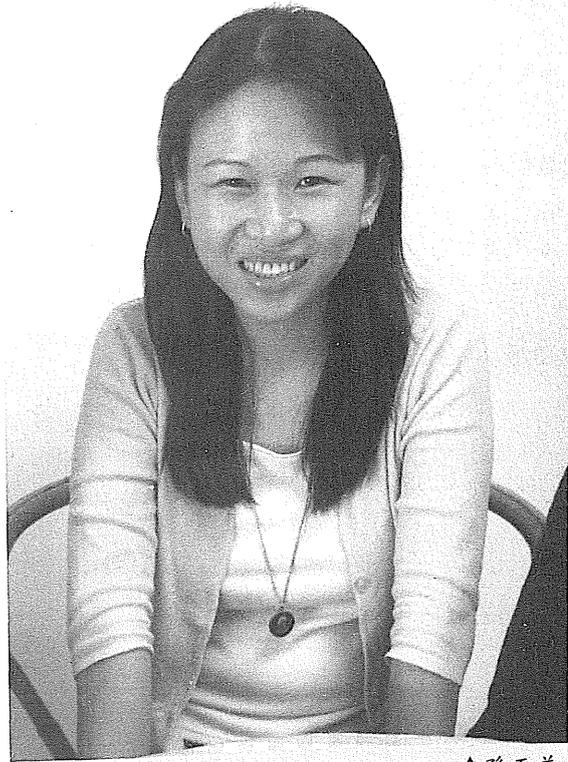
「不要只是一味的默默耕耘，農田裡的牛也是默默耕耘。要懂得和上司交流，而且要做得比老闆所預計的更好。」

「牛不會告訴農夫，他田裡發生了什麼事；但你總可以告訴上司你的工作出了怎樣的狀況，或有什麼特別的狀況，並且可以嘗試做一些超出上司要求以外的東西。」

她意味深長的對筆者表示，工作上的耕耘是必要的，但卻非永遠「默默」的努力。適時表現自己的能力和才幹是必需的！

### 積極主動克服文化隔閡

當被詢及如何適應新工作環境時，孫天美



▲孫天美

十分推崇採取主動的方式。面對新環境、新同事，主動去了解、結識，以親切積極的態度與他們相處，並且儘快投入工作環境。她說，即使自己的善意未獲得預期的回報，也不需要太在意，就算被他人借機諷刺也要當作耳邊風，如此可以化解許多不愉快。

在記者這一行裡，最需要的除了人脈還是人脈。為了克服初來報到時，人際網路不健全的弱點，積極主動向他人求教的作用和重要性此時就顯露無遺。

作為一位記者，孫天美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聽不懂台語、俚語以及一些在地的小故事。最讓她感到無奈的是在採訪的過程中，經常會有受訪者對她說：「哎呀，你這外國人怎麼會懂？」這句話。她告訴筆者，凡遇到這情形，

她就索性應和對方，承認自己是外國人，並且謙虛地希望對方多指教。

為了應付對於在地文化資訊不足的困境，她說除了努力看資料以外，對於不了解的事物，更是必需抱持一種「不懂問到懂」的態度。她舉例，有一次公司派她到一處她不知所在處的地方採訪，於是除了笑臉請教公司同事以外，還必須隨身攜帶捷運公車手冊，以備不時之需。

### 融入台灣職場文化

對於記者而言，了解時事發展，熟悉公眾人物、街道路名、產業等方面的資訊是工作上必備的條件。為此每日閱讀多份報章雜誌成了記者的基本功課。除了應付工作上的需求，閱讀本地報章雜誌，也有助於她在報導的行文用字上在地化。

相對於孫天美遇到的人事難題，許婷婷則表示雖然她是「僑生」，卻仍舊和同事們相處得非常好。同事們不會因她的「僑生」身分而對她有所歧視或排斥。

在與人相處的方式上，許婷婷強調態度和語氣的重要性。她說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被尊重，所以友好的態度和適當的語氣，是確保人與人之間相處愉快的關鍵。

「同事之間若能彼此尊重，處理起事情也會比較順利。大家合作起來也會比較開心。」

對於有意願留在台灣就業者，許婷婷細心的提醒各位新鮮人首要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勿因急於覓職而忘了先了解該家公司的背景。在開始上班以後，就要認真工作，千萬不要破壞了大馬人在職業戰場上的聲譽。目前已經返馬準備升讀研究所的孫天美則鼓勵大家好好與在地人作朋友，並且設法讓自己融入相關工作的職場文化裡。■



干面英雄  
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

# 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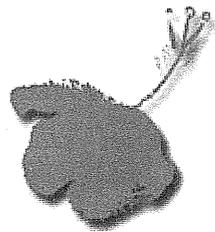


# 大馬旅台人的虛擬故鄉

## ——「大紅花<sup>1</sup>的國度」的故事

「大紅花的國度」新聞部發稿 2005/1/25

屬於大馬華人的中文資訊網：  
大紅花的國度 Hibiscus realm 2  
<http://www.hibiscusrealm.net/>



Hibiscus Realm logo designed by ban

「大紅花的國度」<sup>3</sup>前身

「大紅花的國度」的前身為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架設的一個電子佈告欄（既大馬同學所熟

悉的大馬站 bbs, telnet140.115.190.77), 成立於 1995 年 7 月, 為旅台大馬學生之資訊交流集散網站。後來為滿足更廣大的網路資訊需求服務, 旅台大馬同學遂於翌年開始著手進行「大紅花的國度」(www) 網站的規劃及發展, 由交大資工系八十八級陳毓霖 (Ylim) 同學開始用資料庫之方式建立網頁, 並由中央資工何國龍 (HKL) 同學維護。1998 年, 「大紅花的國度」(www) 在正式成立之後面臨了一次嚴重的硬體損壞, 造成「大紅花的國度」的網頁完全消失。站長們隨即購買新硬碟, 於寒假後完成硬體更新以及系統安裝, 僅重新開放申請各校友會及特色網站, 這時「大紅花的國度」仍處擱置狀態。

一直到 2001 年, 當時就讀國立台灣大學政

治學系的黃國坤 (kokkuen) 同學對荒廢已久的「大紅花的國度」表示關心並意願幫忙著手重建, 遂提出了以 Phpnuke 的基礎方式來重新建立網站。另外, 中原建研所張集強 (Rainforest) 同學則提出以籌組 Webteam 的方式接管「大紅花的國度」之主網頁設計工作。於是「大紅花的國度」重建工作就此展開。

Webteam 的成立以及「大紅花的國度」(Hibiscus Realm) 重建

在黃國坤 (Kokkuen) 以及張集強 (Rainforest) 同學的帶頭之下, 於 2001 年 5 月開始於 bbs 站上召集熟悉 www 網站設計之站友共同成立 Webteam 接管「大紅花的國度」。後來陸續加入的成員有清大資工系田培植 (ahpei)、師大美術系龔萬輝 (ban) 以及大馬站顧問蕭義永, 一起共同製作大馬站網頁。此時 Webteam 並未取得大馬站站長授權接管網站, 因此 Webteam 先借用中原建築系 (Rainforest 負責) 之主機架構試驗性之網站, 開始著手重建「大紅花的國度」。

第一版 (Ver1.0) 「大紅花的國度」由在馬來西亞的 ban 所設計, 程式架構以著名的 Phpnuke 為主, 由 alittleboy 加以改良並加入由「大紅花的國度」自行開發的社群功能程式。

Webteam 與大馬站站長及顧問於 2001 年 7 月 7 日於大馬站上開會, 決定將「大紅花的國度」交接給 Webteam 維護, 另邀請大馬站第六屆站長中央資工李明順 (beson) 同學擔任連繫一站及二站之站長, 並加入 Webteam 同時決定將網站名稱正式定為「大紅花的國度」(Hibiscus Realm), 目標和方向擬定如下:

- 一、連絡：為大馬旅台生資訊交流、聯絡的管道。
- 二、服務：為所有大馬旅台生、留台生、在馬高中生及其他人士提供生活資訊的服務, 如：

大馬旅台生求職資訊、業者求才、留台升學資訊、生活輔導等等。

三、旅/留台生學習成果展示：發表旅台及留台生之個人創作作品, 包括：小說、散文、詩詞、技術報告、攝影、繪畫、漫畫、音樂創作等, 展現大馬旅台生多方面的能力。

四、資訊：成立網站評鑑, 推薦優良網站, 推展大馬網站製作風氣, 將本站作為大馬中文網站主要的推薦網之一。提供各方面的生活資訊, 如即時新聞連線、天氣預報等等。

五、言論廣場：推動網路言論自由, 發揚網路成熟言論的風氣, 促進大馬旅台生及各方人士的交流。

而由 Rainforest 提出並組成的站管 (Webteam) 成員名單如下 (2001)：

- 黃國坤 (kokkuen) 台大政治系畢：網站總管 (基礎程式維護, 系統維護)。
- 張集強 (Rainforest) 中原建研所：二站籌備召集/連絡人, 網站總管。
- 田培植 (ahpei) 清大資工系畢：網站延伸套件及外掛程式設計總管。
- 龔萬輝 (ban) 師大美術系畢：網站設計總監。
- 李明順 (beson) 中央資工系四：硬體維護及管理, 程式開發及維護。
- 洪美珊 (lenglui) 政大心理系畢：人事資源拓展部。
- 陳毓霖 (ylim) 交大資工系畢：專案負責人 (電子通訊錄)。
- 區肇威 (charles) 世新公傳系畢：專案負責人 (升學輔導網)。
- 鄭智祥 (sunenvoy) 交大資工系二：專案負責人 (電子卡片網)。
- 洪美楓 (monyet) 師大音樂系四：專案負

# 網站

責人(二站卡啦 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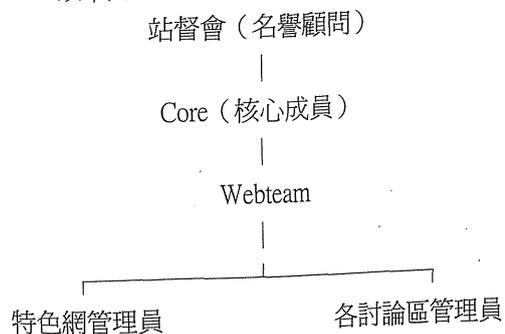
- 鄧秀一 (Badblood) 政大廣電系二：專案成員 (二站卡啦 OK) ——企劃部份。
- 郭麗華 (bubblekok) 元智資傳系二：專案成員。
- 簡淑歡 (sakuragi) 世新廣電系三：專案成員。
- 盛盟權 (francis) 師大物理系畢：安全顧問。
- 林慧琪 (roticanai) 中正社福系畢：社群網 (clubs) 管理與規劃專員。
- 李曉芬 (shiaufem) 師大社教系四：專案小責人 (升學輔導網)。

在同年 7 月 11 日,「大紅花的國度」於 BoardAffairs 板通過正式將權限交接。Rainforest 及 kokkuen 於隔日將「大紅花的國度」發展計畫跟第三十屆旅台大馬同學會會長楊廣亮 (yangyoe) 報告,並取得會長之支持。三天後, kokkuen 將網站的網頁從中原建築系主機正式遷入「大紅花的國度」的主機裡。

## 「大紅花的國度」初始管理組織

經過站管 (Webteam) 討論的結果,「大紅花的國度」未來將採取開放申請的管理方式,吸收更多有興趣的人一起加入維護,但由於每個人的興趣及能力不一,而且為確保工作團體的默契,所以決定把管理組織分成兩大群組,即: Core 核心成員和 Webteam。

以下乃 Webteam 組織簡圖及職務介紹:



站督會：乃最高名譽顧問,共有七人(一站三人,二站二人,總會二人)此會有行使罷免權將 Core 核心成員罷免之權力(詳情請參考站督會章程)。

Core：「大紅花的國度」發展之核心成員,所有「大紅花的國度」主站程式之開發以及管理皆以此為最高單位。Core 成員之條件為對「大紅花的國度」發展有詳細之了解、具有獨立處理事情之能力以及有興趣者。成員的職務包括:

1. 網站企劃及統籌
2. 程式總管
3. 程式檢測
4. 設計總管
5. 系統總管 (硬體維護)
6. 站務總管 (宣傳、接洽以及本站內容管理)

Webteam：Webteam 為輔助 core 進行「大紅花的國度」開發之管理群組。主要工作由 core 分配或自行提出。其中,包括「大紅花的國度」站務方面的管理,如新聞張貼,鏈結總管,下載資源總管,卡片站總管等。Webteam 的職務包括:

1. 網頁設計: 協助設計總管完成各獨立網頁之設計。
2. 程式設計: 協助程式設計完成各獨立網頁之程式。
3. 站務: 協助公關進行本站宣傳之工作。
4. 鏈結總管: 定時登錄優質網站,鼓勵大家多多瀏覽。
5. 下載資源: 維護本站免費下載資源。
6. 新聞總管: 審核以及張貼新聞。

特色網管理員: 顧名思義,為各特色網之管理員,其上層單位為網站企劃及統籌。特色網之設計以及程式可由 Webteam 分配人力協助製作。

各討論區管理員: 乃 bbs 以及「大紅花的國度」網站開放之討論區管理員,負責維護各討論區之運作。其上層單位為站務總管。

## 「大紅花的國度」與旅台同學會之關係為何?

「大紅花的國度」網站從開始迄今一直跟旅台大馬同學會保持密切的關係。在 1995 年 7 月由總會第一次撥款補助,接著大馬一站 (bbs) 成立,這對台灣的旅台大馬人彼此之間的聯繫方式起了重大的影響,該網站至今仍然扮演著聯繫所有大馬旅台生最主要的媒介。為因應網路技術的發展,早在第二屆大馬站站長既已構思成立旅台大馬同學會之 www 網站,此網站成立的目的有別於大馬一站僅局限旅台大馬人之聯繫功能,而是提供了更寬廣的網路資訊服務,一方面提昇了聯繫旅台大馬人的功能,同時也能做為旅台大馬人在網路上之對外窗口,讓非旅台大馬人 (包括留台學長姊及其他網路使用者) 了解旅台大馬同學會之組織以及大馬人在台灣的求學生活。

## 「大紅花的國度」發展方向之改變

由於「大紅花的國度」在剛開發不久會面臨硬碟損壞的情況,使得網站的發展一度暫停將近兩年之久,再經由現任站長 kokkuen 及 Rainforest 等人規劃並著手重新發展屬於大馬旅台生的 www 網站。在 2001 年 8 月 14 日完成重整後再出發的「大紅花的國度」,其功能主要是針對大馬旅台生社群而設計,其中包含總會、分會及屬會的各別討論區 (功能包括校友會公佈欄、討論區、留言板、通訊錄、活動相簿、幹事討論區等等,為針對旅台大馬同學之組織量身設計之網站)。

然而,在開放使用後,此針對旅台大馬人所設計的社群網站所得到的回應不如站務人員所預期的效果。「大紅花的國度」在經過一

年多時間的觀察,發現許多校友會討論區的使用狀況差強人意,大部份已啓用的校友會討論區呈閒置的狀況。於是,「大紅花的國度」在重新評估網站效能及檢討未來經營管理、人力等問題後,決定針對校友會討論區之發展方向進行調整。「大紅花的國度」認為各校友會之討論區或網路需求在 bbs 電子佈告欄中已經獲得大部份的滿足,「大紅花的國度」若再提供類似服務僅是多此一舉,因此決定關閉「大紅花的國度」的校友會討論區服務。

為了提供各校友會網絡服務的方便性,「大紅花的國度」網站再次策劃並開放讓校友會申請網頁空間。網頁空間的概念是為推廣旅台大馬中文網頁製作的風氣。除了提供給團體組織外,「大紅花的國度」網站也開放讓個人使用者申請免費網頁空間,讓他們可以製作個人的專屬網頁,同時以鼓吹網頁內容的專業性、充實性等,來加強旅台大馬生學習成果之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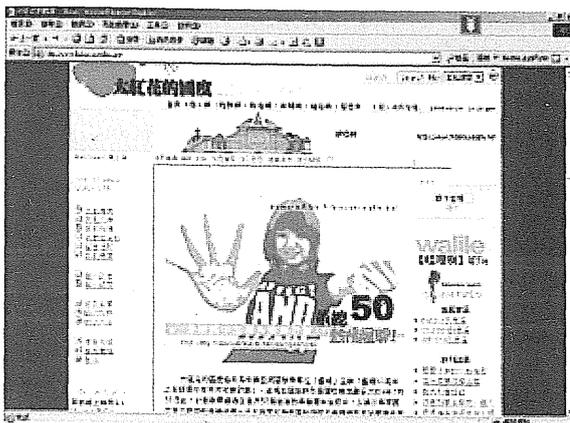
## 邁向馬來西亞華文資訊交流網站

「大紅花的國度」在 2001 年成立推出一年多後,又陸續加入了許多新功能,包括個人影像館、討論區等等。由於當初開發時未有統整的規劃,導致成立初期網絡路徑的不順暢。後來經站務人員的討論,決定再將整個網站的架構改版,預估將來的網站服務對象不再限定大馬旅台生,而是開放給所有馬來西亞或海外的華人使用,所以有必要再重新調整網站多方面功能上的顯示方式及管理架構。

所以從 2003 年 5 月開始「大紅花的國度」在持續一個多月的改版工作中,已經把發展的方向調整成馬來西亞華文網路資訊交流網站,且在全新規劃的「大紅花的國度」裡將網站的功能分為個人及群組兩大方向來經營,而所有網站的服務完全開放於所有網路使用者,不再局限於大馬旅台生。



「大紅花的國度」Ver1.0 2001年8月14日至2003年6月5日（「大紅花的國度」未來經營企劃書）



「大紅花的國度」Ver2.0 2003年6月6日至今（「大紅花的國度」未來經營企劃書）

事實上目前「大紅花的國度」（大馬二站）裡註冊的國民有許多是非旅台大馬人，這些使用者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大馬、台灣、中國、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澳洲等地。經由這個網路平台的交流，分佈世界各地的大馬華人以及關心馬來西亞的朋友可以互相認識，分享在各地區的生活故事，一起來關心馬來西亞的時事。在繁密的交流之下，讓我們更加相信網路無國界、無時差的特性，同時更加堅定我們往後朝更寬廣的方向發展之理念，並加強各

種形式的網路交流功能（例如：文字，圖像，聲音，影音等等），讓馬來西亞的中文網路資訊也可以像香港，中國大陸，台灣一樣發達。

截至目前為止，「大紅花的國度」已註冊之會員數已成長至 2255 人，其中未注明性別的有 307 人、男 979 人、女 928 人、團體則有 41 個。為了能讓簡體中文和繁體中文能完全相容於本站，2004 年 4 月 15 日本站語系順利轉換至 UTF-8 格式，使得其他地區的使用者如大馬、台灣、中國、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澳洲乃至非中文作業系統的電腦無需安裝中文軟體就能正常觀看網站而不會出現亂碼。

「大紅花的國度」目前發展狀況

「大紅花的國度」（大馬二站）從架設完成至今已近 4 年（2001-2004），在這期間網站曾經進行一次重大的改版（由社群服務改為個人化及社群並存之模式）。為了讓網站的服務更臻完善，由使用者反應或站務人員主動進行網頁設計、程式修改或撰寫，在大家的支持與努力之下，現已初步累積了一些成果。而除了上述兩方（站務人員及使用者）之灌溉及栽培以外，旅台大馬同學會在背後所給予的充分養分（財務），加上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網路提供免費的空氣和水（網路環境），這些因素可謂為網站最佳的生存環境，以至今日「大紅花的國度」之所以可以如是美麗的綻放，造福旅台學子以及其他攸遊於網際網路間的使用者。

關於網站架構，目前「大紅花的國度」的規劃分為五大部份：

#### 01 個人網 Personalize

凡註冊本站會員即享有個人網頁之功能，包括「我的文章」、「我的相簿」、「我的留言板」等等。這些功能為一對多的資訊交流方式，藉由個人網的功能，我們可以更清楚的認識這些

會員的個人專長以及興趣。

> <http://www.hibiscusrealm.net/myhome.php>

#### 02 社群網 Forum Groups

即論壇型討論區，多對多的資訊交流。利用社群網將志趣相投的會員聚集在一起，進行主題式討論交流。

> <http://www.hibiscusrealm.net/forum.php>

#### 03 特色網 Features Website Hosting

特色網為架設於「大紅花的國度」下獨立經營之子網站，這些資源是開放給以上兩者功能皆不能滿足者，同時讓有能力專門製作網頁的人去經營更多有特色的網站。

> <http://www.hibiscusrealm.net/feature.php>

#### 04 新聞網 News

為了讓更多旅居國外的大馬華人可以更容易接觸到馬來西亞的時勢動態，本站專門成立新聞網。此網站之新聞由專門負責管理之工作人員以手動的方式登錄國內外各大媒體有關於大馬相關之新聞，以供所有使用者閱讀及討論。

> <http://www.hibiscusrealm.net/news.php>

#### 05 鏈結網 Links

「大紅花的國度」鏈結網主要收集網路上各類型的網站，其中將馬來西亞本土網站做特別標示，讓大家更容易收集到跟馬來西亞相關的網路資訊。

> <http://www.hibiscusrealm.net/links.php>

「大紅花的國度」內閣成員

在「大紅花的國度」裡，每位工作人員稱為內閣成員，最高行政首長為總理（即站長），目前「大紅花的國度」網站共有兩名總理按各別專長負責網站管理維護工作。目前內閣裡設



有內政部（管理本站站內事務）、新聞部（專職新聞網之維護）、教育部（專職升學輔導網站維護及管理）、文化部（負責個人網內容管理）及移民廳（負責新進國民報到事務）。未來將視本站管理事務增設其他部門。此外，本站聘有國家顧問兩名，分別提供本站安全防護諮詢及設計規劃諮詢。

「大紅花的國度」網站經費來源

「大紅花的國度」自開站以來，獲得旅台大馬同學會的經費補助，做為更新硬體設備之用，而因負責維護之管理人員皆為旅台同學，因此長年以來得以放置於台灣學術網路，省下大筆網路費用。目前網站硬體設備為 2001 年 8 月由旅台大馬同學會第一次補助「大紅花的國度」時所購置。該主機從開始使用至今已接近三年，因網站在長時間開機的狀況下主機硬體耗損的速度比一般電腦主機來得快，加上網站使用者漸漸增加，原來硬碟容量已不能滿足現在的服務，因此站務人員於去年向第三十一屆旅台大馬同學會幹事會提出第二次撥款請求，於 2003 年 8 月獲得撥款三萬元補助更新硬體設備。

然而，由於「大紅花的國度」目前之主要站務人員(kokkuen 及 Rainforest)皆預定於 2005 年返回馬來西亞。為了「大紅花的國度」永續經營發展，遂決定在未來將「大紅花的國度」網站遷回馬來西亞，一方面可以獲得更好的網

# 歷史回顧

## 《大馬青年》風雨二十年

- 時代的臉譜  
——《大馬青年》歷史回顧
- 《大馬青年》的洞見與不見  
——試論《大馬青年》的開創與局限
- 「膠囊化」的時代，除了想像，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訪問林福南學長及陳亞才學長

路環境（穩定性）、一方面解決網站主機放置在學術網路之維護問題（必須有駐校學弟妹負責維護主機）。經由討論的結果，未來「大紅花的國度」擬以以下的方式籌措經費：

- 一、向個人／特色網／分屬會募捐；
- 二、團體募捐：向總會募捐，以網絡服務（程式、網頁設計、空間提供等等）作為回饋；
- 三、個人自由捐助、團體自由捐助；
- 四、商品販賣：T-Shirt、杯子、文具等其他有特色的商品；
- 五、成立基金會：以非營利組織的方式營運，並舉辦合法且具有公信之募款活動；
- 六、廣告收入：於「大紅花的國度」網站中設計局部廣告版面，或以長程規劃設計商業服務網站，例如美食網（介紹馬來西亞各地餐廳），閱讀網（介紹馬來西亞出版之中文書籍）等等。

以上僅是屬未來的規劃部份，目前尚未落實。

### 「大紅花的國度」未來的發展

由於「大紅花的國度」與旅台大馬同學會之關係密不可分，因此未來「大紅花的國度」若可以朝更穩定的方向發展，毫無疑問的，將大大有助於提升旅台大馬人的整體形象。此外，由於資訊時代的來臨，在台灣求學的我們已經看見網路對生活的影響，未來大馬旅台生

以及留台生（馬來西亞中文網路使用者）若可以在日益發達的網路世界裡提早建立建全的連繫平台，將有助於提升我們的社會競爭力。有鑑於此，「大紅花的國度」有計劃將原本旅台社群網站擴展成為馬來西亞的華文資訊網站，同時保留旅台大馬同學會網站之服務，藉此讓旅台社群與馬來西亞華文網路建立資訊互通之管道，這無論對於旅台社群或馬來西亞華文網路發展皆有利無弊。

為了使網站的長遠發展可以更順利，站務人員決定將「大紅花的國度」移至更穩定的網絡環境。在2004年12月期間「大紅花的國度」已經成功將主機轉移至美國的網絡環境底下。隨著主機的搬遷，考量到「大紅花的國度」頻寬使用的穩定性，「大紅花的國度」也在調整某些政策，如把所有非大紅花的網站如特色網、分屬會網站等全部撤走，不再免費提供空間，確保「大紅花的國度」是在一個四平八穩、正常的流量情況下運作。而未來特色網及分屬會的網站將採取付費制使用方案，這樣「大紅花的國度」則可以有穩定收入來做更長遠的規劃與永續發展。■

<sup>1</sup>大紅花為馬來西亞國花。

<sup>2</sup>「大紅花的國度」專屬 logo，由顧問龔萬輝先生（ban）設計，版權屬「大紅花的國度」所有，請勿轉載。

<sup>3</sup>「大紅花的國度」在2001以前稱為大馬二站（www），2001年7月從大馬站授權接管過來以後，就統稱「大紅花的國度」，英文係 Hibiscus Realm，以下皆以「大紅花的國度」稱之。



# 時代的臉譜

## 《大馬青年》歷史回顧

文◎陳心群（師大教育五），白黃采欣（師大心輔四）

圖◎大馬旅台同學會，台大大馬同學會提供

八〇年代，一群籌措《大馬青年》的學長姊正苦思著在他們身處的時代應該出版一本怎麼樣的書？該如何在眾多校友會、分會刊物雜誌中脫穎而出，成為一份能夠代表每一代旅台同學並記錄他們所走過的道路的刊物？而身處下一個世紀的我們也同時在思考這個瞬息萬變的新時代，面對《大馬青年》過去的草創、萌芽、顛峰至停滯，我們要如何翻越這一座已近乎消逝的高山，重新喚起原初理想的堅持，再度攀登另一座既能與過去的成就遙相呼應，又能瞻首向前的新嘗試——執筆再寫第十二期。

我們試著為您做過去每一期《大馬青年》的主題節錄來回頭檢視這二十餘年來留台學長姊對學術活動的鼓吹與實踐、對國家社會的關懷以及為大馬旅台人所創辦的一份有代表性和深具歷史意義的刊物。

以下，讓我們逐一回顧過去的十一期《大馬青年》：



78 大馬青年·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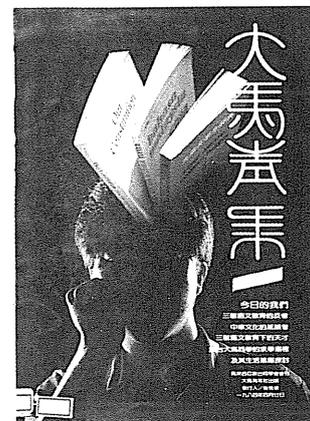
## 創刊號 (1983.04)

- 1983年《大馬青年》創刊，是一個持續不斷之理想的啓程；
- 同學會傳統精神的回顧，緬懷前輩學長姐的苦心經營與播種，並以活動單元的回顧來重溫同學會過去艱辛卻光輝的日子；
- 分屬會特刊的資料彙整；
- 對僑訓班同學的關心；
- 致前首相（馬哈迪醫生）的一封公開信，寫在1982年12月22日。



## 第二期 (1984.04)

- 1984年10月25日大馬青年社創社，一個以組織力量參與學術建設的開始；
- 〈今日的我們〉道出了八〇年代旅台同學對華社、文化和教育的想法與反思；
- 獨中師資和師範教育的使命討論；
- 1984年3月「馬華文學工作營」紀事；
- 人物專訪：  
〈遊子的情懷〉——羅正文；  
〈留在政大的聲音〉——陳強華；
- 〈再尋歷史的軌跡〉：特刊的回顧與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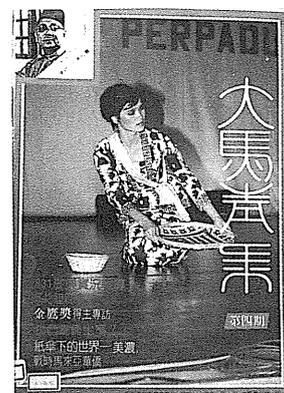
## 第三期 (1985.06)

- 〈天生我才有用？掌握自己的天空〉：談旅台大馬青年的自覺和挑戰；
- 旅台學術活動的探討；
- 人物專訪：  
〈給同學會新生命力的領導人〉——陳朝惠；  
〈耽溺於文學中的女中豪傑〉——黃雪豔。



## 第四期 (1985.10)

- 八三一慶典活動實況報導和其背後意義之再探；
- 金鷹獎專輯；
- 〈我們是僑生嗎？〉：僑政專訪；
- 前首相馬哈迪醫生的國慶來函。



2005年7月



79

# 第五期 (1986.12)

- 從學術報國、社會參與、知識份子等層面看旅台同學這一支龐大的生力軍；
- 同學會活動實錄；
- 文學獎專輯：文學作品「大量入侵」的開端（黃錦樹語）；
- 學術論文篇：陳亞才、葉夏貴等人的作品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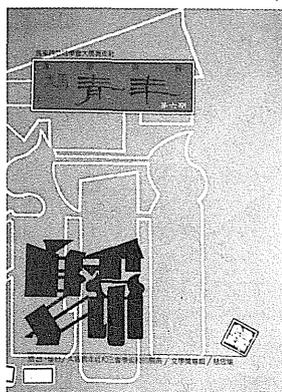
# 第九期 (1992.06)

- 〈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黃錦樹深入探討神州詩社的論文；
- 馬來西亞獨中教育的課程、本質以及華教運動之探討；
- 分屬會會訊之精華作品匯集區——「飲冰室畫話」；
- 第八屆文學獎專輯。



# 第六期 (1988.07)

- 探討大馬青年社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旅台生面對國事的認知態度；
- 「旅台，留台」之主題報導，包括「馬來西亞旅台生面面觀座談會」之記錄；
- 大馬青年社和三會學術股之關係之專題整理；
- 文學獎專輯；
- 慧思集：包含曾慶豹、韓學宏、李岳通、曾慶方等人的學術性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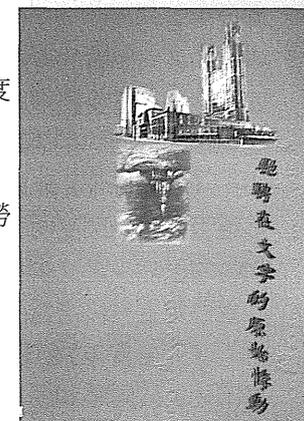
# 第七期 (1989.07)

- 談歷屆文學獎作品中的「鄉土意識」及寫作技巧；
- 第六屆文學獎專輯；
- 曾慶豹專輯；
- 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比賽專輯；
- 旅台文學小輯，包括黃雪豔等人之作品輯。



# 第十一期 (2001)

- 網際網路年代，旅台社群的大躍進與開拓？——大紅花的國度（1995-1997）；
- 從印尼霾害與排華事件所引發對大馬現象的省思與批判；
- 〈是學生還是外勞？！從大華工專事件看建教合作計劃中的勞資問題〉；
- 綠色文章，關於環保教育、環保倫理；
- 第十一屆文學獎專輯（含會審紀錄）；
- 人物專訪：〈重寫馬華文學〉——黃錦樹；  
〈愛玩的心理醫師〉——陳質采。



# 第八期 (1990.06)

- 〈僑教政策再談：挑戰、反省、突破〉；
- 〈「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
- 〈一個被遺忘的星座詩社〉：談星座詩社；
- 第七屆文學獎專輯；
- 第三屆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
- 專訪人物：陳鵬翔教授、張貴興、劉自明。



曾經，有人質疑，《大馬青年》會否已經成為一個永遠的過去、一個「世紀末的終結」（黃錦鳳語）？然而經過時間的醞釀和考驗，我們還是對其未來抱持著期待和信心。

昨天也許我們還在討論民主，今天霸權也許就成了主角；20年前我們也許仍在徬徨，但20年後我們卻得在徬徨的處境裡，找到一個立足當道的夢想成就。有著過去艱熬與堅持鋪陳的道路，《大馬青年》的未來該有更多無限的可能與開創性。

從這十一期《大馬青年》，我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大馬旅台人對家國、鄉土、社會、文化的關照，也開墾了一片旅台文學的豐沃土地。不管這條屬於旅台學子辛勤耕作的道路是否能一直往前邁進，我們期待未來的大馬旅台人在文字、思路和想法上有更多的創新、討論與對話。■

# 《大馬青年》的洞見與不見

## ——試論《大馬青年》的開創與局限

文◎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大馬旅台生的留台週期極短（一般只有四年），所以每年如候鳥般往返兩地的學生雖不在少數，可是他們的足跡卻常常被時間的巨流沖刷得杳無痕跡，唯有過去訴諸文字的歲月刻痕，如各同學會的會訊或會刊，才勉力抵住全面的遺忘，讓我們得以從中拼湊學長姐的部份面貌以及他們的生活點滴。在眾多「史料」當中，《大馬青年》無疑是眾多「魚目」之中最為耀眼奪目的閃亮明珠，雖然新世代聽過這份刊物的已然少之又少，然而牠的確見證了旅台同學會史上一段遙遠而光輝的學術「盛世」。

《大馬青年》創刊於1983年4月，而大馬青年社也於同年10月25日成立。標誌著大馬旅台同學會從草創10年的「醞釀期」逐步邁入成熟的嶄新階段，即由基本的聯誼和服務功能進一步提升至扮演推動學術研究風氣的積極角色。那個「大時代」離終日沈迷於聲色娛樂的我們遠則遠矣，然而當年旅台社群的學術精英

們所積累的果實並沒有隨風而逝，他們的部份成果仍得以透過《大馬青年》此一專屬旅台社群的學術文化刊物來持續滋養和啓迪新一代的大馬旅台人。

### 《大馬青年》的開創成果

《大馬青年》創刊至今已達22年之久，斷斷續續一共出版了十一期，各期內容雖有顯著的差異，「個性」十足，但筆者嘗試綜合各期《大馬青年》的內容，歸納出《大馬青年》所開創的至少三項成果：

（一）肯定學術研究的價值：《大馬青年》創刊前後，大馬旅台同學會瀰漫著一股強烈的對高深知識的渴求，他們已不滿於「只是停在一種『發牢騷』和『高談闊論』的層次」，而是希望「進入紮實『研究』的階段」。於是，會訊、演講座談活動、文學獎和讀書會等學術刊物與活動紛紛出籠，呈現一種知識「爆炸」的局面，《大馬青年》也只不過是眾多活動中

的一部份有形積累罷了。學術研究的價值在於讓我們看待問題不只是「停留在表明層次，而躊躇不前，或如捕風捉影一般，無法掌握到現象的本質」<sup>1</sup>，而是能夠「以科學理性的態度，綜合歸納有待解決的焦點問題，經由冷靜分析，整理出一套合理的解決問題方法」<sup>2</sup>。從《大馬青年》所刊登的學術論文來看，這方面的成果極為丰硕，含蓋的領域亦相當廣泛，包括文學、社會、政治、哲學思想、教育和農業等，符合曾慶豹學長對學術所下的定義：「…學術應該是『個人』的努力，努力『專於所學』，努力去關注『關於人的活動』。」<sup>3</sup>而其中成果最為亮眼的當屬馬華文學的相關論述，一些重要論文至今還會一再被引用。

（二）播散鄉土關懷的種子：以上對於學術研究的肯定其實都離不開一個終極關懷——鄉土，即我們的國家，馬來西亞。對鄉土意識的肯定與實踐其實也就是對旅台同學會「大會宣言」<sup>4</sup>精神的肯定與實踐，即「學術」的目的在於「報國」。徐光成學長甚至將旅台知識份子比為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引進各種西方思潮學理，彼此互相激辯爭論，以試圖為新中國前途找出更好出路」。在旅台的脈絡裡面，「新中國」當由「馬來西亞」取代，而「西方思潮」則可以換作「台灣經驗」，因為「其中許多經驗可能是未來大馬社會發展之縮影」<sup>5</sup>，所以台灣經驗將有助於我們返回母國時，「提升整個社會的素質」<sup>6</sup>。早期《大馬青年》談論大馬旅台知識份子所應具備的素養與責任的文章甚多，充滿濃厚的理想主義和愛國主義色彩，強調知識份子應該落實對鄉土的社會關懷。這方面的實踐成果同樣頗為可觀；且以討論華教、大馬華人文化和大馬的種族政治等與「華人的困境」相關的文章居多。

（三）重視馬華文學的創作與評論：自第五期《大馬青年》以降，大馬旅台文學獎得獎作品即宣告「大量入侵」（黃錦樹語），佔每一期《大馬青年》三分之一強的篇幅之多<sup>7</sup>，由

此可見《大馬青年》對馬華文學創作的「偏愛」。黃錦樹學長在擔任第七期《大馬青年》主編時，還引介了旅台馬華文學的「史料匯集」觀念，即除了旅台文學獎得獎作品以外，一些曾在其他處發表或得過文學獎的優秀作品也一併收入。可喜的是，旅台馬華文學相關的學術論述表現傑出，並於第十期達到質與量的最高峰<sup>8</sup>，傲視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此外，大馬籍畫家、導演和作家等與文藝相關的訪談也散見各期《大馬青年》。由此可見馬華文學相關創作與評論在《大馬青年》備受重視的程度，有時候甚至予人「喧賓奪主」之感，讓人誤以為《大馬青年》是一份文藝刊物。

### 《大馬青年》的局限

1990年是《大馬青年》重要的分水嶺，因為大馬青年社於該年解散。此後的十多年中，在缺乏有系統的人材培育以及固定的財政支援的雙重困境夾殺之下，《大馬青年》只苟延殘喘地出版了三期，相對於青年社解散前八年（含90年）的八期有著顯著的差距。青年社的解散和《大馬青年》的風光不再其實也隱喻著大馬同學會的學術風氣日頹<sup>9</sup>，逐漸又「退化」到那條以聯誼和服務功能為大宗的老路上去。以下，筆者嘗試以「后見之明」為《大馬青年》做一個總檢討，探究其內容可能的局限之處，從而一窺未來開展的可能性：

（一）刊物的定位模糊：第一期至第四期《大馬青年》的性質近似薄薄的同學會會刊，以報導同學會的活動為主，第五期才開始大幅擴充至包含旅台文學獎得獎作品和學術性文章。此後，《大馬青年》即大體依此框架進行，然而各期內容的主題呈現還是駁雜而面目模糊，讓人摸不著頭腦到底這是一份什麼刊物？是一本學術期刊麼？還是一本文藝雜誌？抑或只是一本籠統的所謂綜合性文化刊物？顯然，牠似乎什麼都是，卻又什麼都不是，就是

這點叫人感到困惑。在定位不明的情況底下，每一期的《大馬青年》於是焦點顯得難以集中，囫圇吞棗，徒然白費了許多力氣而予人駁雜混亂之感。總觀各期，筆者覺得文藝創作與學術論文的組合其實相當怪異，有時候還存有一定的緊張性，即文藝相關的創作、論述和訪問常有大幅蓋過其他領域之學術論文之勢<sup>10</sup>，儼然一本《大馬文藝青年》，與「學術報國」的宗旨有所出入，形成一有趣的「異化」現象。以筆者的淺見，就當時文學創作和論述的人材之鼎盛，早該另辦一份純文藝刊物，而不是「竊據」《大馬青年》「為巢」，雖然《大馬青年》最大的價值與成就可能就在其馬華文學的論述方面。同樣的，如果《大馬青年》真是以「學術報國」為理念，就應當抱持「血統」的「純正」，堅持學術期刊的本位，即只收錄學術性的論述文章，才不至於讓《大馬青年》流於面目模糊的窘境。當然，這裡無意要為《大馬青年》做一「鐵板一塊」的定位，只不過認為主編有必要廓清《大馬青年》的面貌，讓內容呈現一定的內在統一性。

(二) 封閉的鄉土主義：大馬旅台同學會常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其內向的封閉性，缺乏與台灣學生組織的交流與互動，空有「旅台」之名而無「旅台」之實，常自我框限於自給自足在小宇宙裡頭，而《大馬青年》的內容也多少呈現出這種封閉性。我們固然應該肯定關懷鄉土的「學術報國」理想，然而我們也拒絕搞自閉，而應該敞開胸懷去擁抱更多元的價值。《大馬青年》絕大部份的學術論文都表現出強烈的鄉土意識，即多以關懷和解決大馬的政經文教問題為依歸，然而如果學術研究僅僅限於一國也未免狹隘，於今全球化的時代也顯得格格不入。世界上偉大的發明少有自我設限於一國者，如達爾文的進化論或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皆是。依筆者淺見，學術不應預設國別，如果作者關懷大馬的社會問題，固然應予以鼓勵，然而如果大馬旅台生對二二八之研究有興

趣，我們何嘗不應當樂觀其成？如此方能確保學術的自由。此外，旅台同學會當多舉辦大馬和台灣兩邊的學術交流活動，以增進彼此的了解，如二二八與五一三之比較研討會等，再將之做一文字的整理刊登在《大馬青年》留作歷史的見證，豈不是十分有趣麼？

(三) 「專題導向」之付諸厥如：黃錦樹學長擔任主編時，即曾呼籲《大馬青年》應該走向「專題導向」的編輯方針，然而嚴格來說，沒有一期《大馬青年》真正辦到。的確，身處在台的我們，由於文化情境的差異以及相對弱勢的處境，極容易被「刺激」進而反思自己的特殊存在，所以確有許多議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如大馬籍華人在台的發展的概況、旅台人對大馬政經文教的影響、僑教政策的過去與未來等。過去《大馬青年》的專題即使有，也是「反射性」的，如第八期的僑教政策專題即是針對當時爆發的僑教風潮所產生的直接反應。在缺乏「專題導向」的情況底下，許多學術論文彼此不相類屬，甚至分屬不同領域，儼然學術論文「投稿區」，主題駁雜而富於「隨機性」。如果學術論文的部份能夠多面向的共同來討論一個一致的主題，則可看性必定高出許多，如第十期所部份辦到的。當然，以在籍學生的時間和能力而言，要真正落實「主題導向」確有一定的困難，尤其是學術論述方面，因為在沒有優渥的稿費和正式出版的條件之下，相信少有人會特地為《大馬青年》撰稿，我們從大部份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多是從其他正式期刊轉載而來可以看出。於是，《大馬青年》常常似乎只扮演了一個從各處將所有具有「大馬性」之論文匯集起來的消極中介罷了。《大馬青年》的編委其實也不應滿足於只是負責邀稿、校對或排版等技術性工作，更應多實際參與文章的撰寫，如此的直接參與才會有所成長，也更有意義。

(四) 「大馬青年」之面目不全：如果將《大馬青年》定位為一份文化刊物，則顧名思

義，《大馬青年》的目標當在呈現大馬青年在台的全貌。如果以此立場來檢討各期《大馬青年》的話，當會發覺其中所呈現的大馬青年面貌其實殘缺不全。從發表的文章來看，不難推論出《大馬青年》其實大部份都是人文相關科系的學生在搞，這以《大馬青年》的人文屬性而言實在在所難免，於是乎其他學院如醫學院、法學院、理工學院等的大馬旅台人之面貌常因而被無意忽略，造成所謂「大馬青年」只不過是「大馬文藝青年」。另一方面，照此邏輯，《大馬青年》的讀者群相信也以人文學科背景的大馬旅台人居多，這對同樣有繳會費的非人文科系學生而言似乎有點不公。此外，難道對鄉土的關懷只局限於人文背景的學生？如何透過《大馬青年》讓更多人文學科背景以外的大馬旅台人共同參與關心大馬的重要人文議題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期待更完美的《大馬青年》

《大馬青年》的內容其實可以大略分作三類：一、旅台生文化（偏向生活面貌），二、旅台馬華文藝，三、學術論述（因鄉土為終極關懷）。以往的《大馬青年》往往三者不分，共治於一爐，造成定位的模糊，不過以旅台社群資源之匱乏，這樣權宜的「共生」關係在所難免，然而如能夠予以廓清則更為理想。另外也談到《大馬青年》的兩處封閉，一方面缺乏同台灣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大馬青年》的參與者和讀者也大都僅限於人文背景之學生，兩者皆是《大馬青年》未來可以突破的盲點。此外，如果《大馬青年》要走向專業化，則「專題導向」是一理想的方向，因為唯有將問題予以深入的探討和處理才會有所積累和超越。

綜觀以上的檢討，其實可以發覺《大馬青年》可能的局限也正是其可以改善和拓展之處。雖然在可預見的將來，《大馬青年》的覆

刊都將是停停走走，甚至不排除有轉換媒介的可能（如網路），抑或另起爐灶，然而其所隱含的精神必定離不開《大馬青年》的格局。最後，我們期許更完美、更成熟的《大馬青年》之浴火重生，無論牠將是以甚麼樣的名字或形式出現。■

<sup>1</sup>第六期《大馬青年》社論〈論對國事的認知態度〉，頁2。

<sup>2</sup>第五期《大馬青年》，徐光成的〈大馬青年社真能『學術報國』嗎？〉，頁3。

<sup>3</sup>第八期《大馬青年》，曾慶豹的〈我對學術的理解〉，頁177。

<sup>4</sup>大會宣言：「在此優異學術之環境裡作多方面之學習研究，以期返回馬來亞時，在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康樂之馬來亞大原則上貢獻吾等之智慧與力量。」

<sup>5</sup>同注二，頁5。

<sup>6</sup>第五期《大馬青年》，蔡天佑的〈從知識份子談大馬青年的社會參與〉，頁6。

<sup>7</sup>只有第十期例外，因為當年恰逢旅台文學獎停辦。

<sup>8</sup>這從當期所有相關論文大都轉載自台灣的權威學術期刊之一的《中外文學》可以看出。

<sup>9</sup>這可能也跟網路和資訊站（bbs）的興起有關。

<sup>10</sup>以第十期《大馬青年》為例子，馬華文學相關論文和創作即佔了147頁，約佔三分之二的篇幅。

# 「膠囊化」的時代，除了想像，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 從大馬青年社的草創談到憂患意識的觸及／不及

地點◎紫藤茶坊（吉隆坡）

訪問◎陳心群（師大教育五） 攝影◎張光威（台大心理畢） 整理◎白黃采欣（師大心輔四）

甚麼是「膠囊化」的時代？

不需經歷太多的甜、酸、苦、辣，直接將知識、文字吞入肚子裡頭直接消化，是為「膠囊化」。

從八〇年代初期對國家政經社會的關懷、對鄉土憂國憂民的表現，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這一養尊處優的世代，我們顯然是少了「熬中藥」的階段，直接將許多現成的知識料理不假思索的灌進腸胃裡頭。

這次我們特別找到了當年大馬青年社的草創社長林福南學長以及第三屆社長陳亞才學長，訪問他們對社團、家國、社會以及對學弟妹的期許。

雖然有些理想、有些知識、有些憂患我們未曾經歷，或尚未經歷，但接棒與點燈以及對當前社會文化所帶來的衝擊和挑戰有所省思和呼應，很值得我們稍稍的頓足，去再三思量。

以下，讓我們靜下心細細讀閱這些發人省思的談話…



「膠囊化」的時代，除了想像，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在。第三，也就因著前兩者的關係，大家會把青年社當作菁英組織，認為是特別有才華、學術比較好或成績比較特出的才有資格進來。所以無形中，變成了所謂認知、定位和印象的問題。當時另一種狀況即是會有部份人質疑說，所謂的這種言論建國是一種口號或是一種實質？有看法的人會覺得這是紙上談兵，恐怕沒辦法形成多大的效用。所以各種看法和觀點皆將其定位為一個菁英組織。但實際上創辦初期，比較明確的考慮說是否能通過言論建國，透過文字來參與國事。不僅僅是國事，也相對應於大會宣言中的大原則。因為希望在唸書和畢業回國這段時間，能在思想、言論上做一些準備，所以創辦大馬青年社一個比較核心的、重要的主張在於此。



陳心群（以下簡稱「群」）：根據資料顯示，大馬青年社成立於1984年，所以《大馬青年》創刊在先？

陳亞才學長（以下簡稱「陳」）：對，基本上當初是先想辦刊物，再結社。所以刊物跑在前頭，團體則跟著來。

群：所以青年社創立的時候學長也參與其中？

陳：對。

群：從會訊中得知大馬青年社在草創初期一度的難產，原因為何呢？

陳：青年社當初有幾個狀況。第一是以當時的狀況，在大學唸書時期，一般談到推廣學術，大家心裡的包袱和壓力很大，沒人敢戴這頂帽子，也沒有人敢標榜或期許從事學術的推展，故找人壓力相對也變大。第二點，非常普遍的想法就是在大學唸書已經相當辛苦了，在外頭還得搞一個讀書寫作的活動，同樣是壓力；牠相對於校友會所辦的一些聯誼性活動，更顯壓力的存

群：學長接下社長的原因是興趣抑或？

陳：我個人對這個，很早就有興趣，而且我認為言論建國本身有牠特定的意義。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說現實政治的這種改變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除了務實性政治外更有許多重要的觀念、社會課題等是值得去思考的。從過去到現在我始終認為，觀念可以帶動社會的改變。雖然時間稍長，但牠一旦發生作用，牠不盡然是邊緣的，相對反而能產生一定的影響跟推動力。這就好比八十年代民主人權是一個很時髦的東西，但談到最後，彷彿所有社團領袖都得提到牠；至於討論的深度，這就另當別論。

林福南學長（以下簡稱「林」）：沒人要接，其他人都往後退，而所有的第一屆也都是為了第二屆。而且當時的環境因《大馬青年》雜誌起了個苗，而且老馬的霸權之強勢形成了政治背景。

群：所以學長當時是抱持著「言論建國」的理

想？

陳：言論建國的帽子恐怕太大，但基本上我是認為，不管在台灣或是針對國內，其實有很多題目是可以討論的，而且是有必要討論的。當時的想法是說，既然是一個大專生，且「大會宣言」上寫得堂皇，這過程中應該有一個不管是思想或行動上的準備，所以討論就成了一個熱身的運動。討論牠本身能達到流傳和溝通的效用，且當將討論的想法轉換成文字，則牠便能記錄和還原過去的一個想法。所以鼓勵創作、鼓勵把思考變成文字流傳，是當時的一個重點與想法。

群：當時青年社的組織狀況和運作如何？

陳：大概就二三十個人左右，不很多，且常有聚會。這聚會尚包括當時有一個馬來文小組，主要看一些馬來報章、雜誌等，去探討馬來人或馬來學者對問題的想法。

林：不錯，非常愉快。常在金石堂下的咖啡館——東坡居聚會。

群：青年社早期附屬於總會，則有否想過讓牠獨立出來運作呢？

林：其實我們那時候比較像伙伴關係，彼此可以互動，而當時應該感謝會長詹長章。所以並沒想過獨立運作這回事。

群：當時青年社除了出版《大馬青年》，還辦過甚麼樣的活動？及活動的反應如何？

陳：這大概要再翻閱過去的資料了。印象中包括了文學營、831 慶典活動、座談和金鷹獎等等；座談曾經請過柏楊和陳鵬翔等人。至於參與活動的人數，其實也不多，大概十幾二十個吧，看起來都是一些比較核心的人，像陳強華、黃雪豔、林建國等人。他們現在有的尚在台灣發展，且也非常的積極。

群：831 慶典活動的內容和目的是？

陳：那是一個單純的國慶慶典活動。還記得第一次做 831 時，我們還用總會的名義給首相寫了一封信，談留台、旅台同學對國家的看法等等，並讓政府也能關切除了英、美、澳等國之外的留台生。但後來好像就沒有人再寫這樣類型的信了。

群：大馬青年社對當時的旅台社群發揮了甚麼樣的功能與效用？

林：基本上在第一屆比較像是籌備期，大家互相聯絡感情，形成一些共識，然後就如同鋪墊、台階式的。而到了第二屆，比較能在價值和思路上凝聚起來，並看得出牠有一個總體的成績。

群：那青年社在傳承上是否有面對過怎麼樣的困擾或問題？

林：當時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印象，因為後期感覺好像變化蠻大的。

陳：我在想有一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是八十年代大家比較是屬憂國憂民，於是常聚在一起談的很多。當時組織的力量發揮得比較好，用比較時髦的字眼是團隊精神較好；那後期是比較注重個人主義的表現，而組織相對是較為渙散。所以從刊物也可看出在編輯的內容、文字的運用、探討的主題上都有差別。早期屬綜合性雜誌，比較偏向生活層面，但後面的幾期開始走向專題式的討論，學術要求也比較嚴謹。所以當你提到辦了一期後，下一期未有著落，這確實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另外當時我們也未曾想過說出一期就會結束，縱使艱難，我們也會想著要怎麼接下去、怎麼找人等等。所以思考模式比較不一樣了，而我也覺得你們現在較為自在較為瀟灑。



張光威（以下簡稱「威」）：關於憂患意識，會否擔心現今的學生較為缺乏？

林：其實我們那時候在面對這些事情，就像熬中藥，反正牠就是一個長時間要幹的事業，所以相對沒有時間上的觀念，即是做就去做。眼前二十一世紀，學弟妹在幹這事情的時候，就沒有這種熬的觀念，他們基本上都在吃成藥了。所以，知識在某個意象上來講都是被「膠囊化」（capsulize）的，不需經歷苦、酸，就直接吞進肚子裡頭消化。而就拿陶子跟陳映真做為比較，前者就少了對生命的深度與厚度，直接吞了一本書就出現在電視前。

陳：我想這個政治、經濟的轉變太大，跟旅台同學談憂患，會覺得太過遙遠，而且是假想出來的東西，不太實在。在過去，講憂患是很自然，也可以感同深受的，但今天

如談憂患也許還需要更多的想像力，才能將牠給襯托與感受出來。

林：以前的憂患是伸手就可觸及的，牠是 touchable 的，但現在這種憂患是 untouchable 的，牠離你很遠，你可能不感覺到牠的存在，但牠實際上卻存在，且範圍變得更為廣大。

陳：我覺得這裡頭其實有很多是可以再討論的，比方留台同學常常給我一種感覺，在台灣非常的自信，一旦離開就變得不自信了，即使回到馬來西亞，再優秀的也覺得自己變矮了一截。我比較納悶的是台灣這十幾年來變化非常的大，幾乎是天翻地覆，但也開創了很多的想像空間。遊戲規則變大，有了很多可發揮的空間，但奇怪的是我們沒有辦法從回來的留台圈子中感受得到說陳水扁或李登輝時代正面的衝擊。這所謂的正面衝擊當然包括了民主化道路、言論的開放等等，怎樣的衝到馬來西亞來…

我反而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就是說，九〇年代前，大馬華社尤其在文化這個部份對於留台是馬首是瞻，或者一些留台圈子的人是扮演著引領的角色，但九〇年代之後，這實際上卻變得模糊了，反而是本地生比留台生更憂患。本地大專畢業生在九〇年代之後幾乎取代了留台生過去所發揮的事情。不管是文學獎、社會評論、對社會的關懷等等，你會發現名字大多都是本地大專畢業生。講的較為誇張是，本地人已完全取代了八〇年代以前留台生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你會發現整體的力量和各別的力量之差。而在另一層面上，一些留台在文學上頂尖的好手卻似乎變得有點偶像化了。這基本上是脫節，也完全無法被觸及到。這也許是留台學人的一個危機了。想著先保持一個距離以避免感情上的糾葛，也以比較冷靜、客觀去看待問題，

## 「小僑」流水人家

文◎蘇怡雯（台大中文三）

**舉**凡是從馬來西亞、印尼、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到台灣來就學的華裔子弟，都被冠以「僑生」之名。一般上，僑生給予台灣本地人的印象就是——來自比台灣落後的國家、中文很差、講話有口音（也就是台灣國語說得不標準）、不會打扮、靠優待加分的制度進入台灣國私立大學等等。然而單就馬來西亞僑生來說，由於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因素不同於印尼、緬甸等國家，我們自小就有極大的空間和自由學習中文，我們是馬來西亞華人，會說華語是理所當然而且應該的事情，但是到了台灣人眼裡，我們卻常常被扭曲成是一群從「排華」的回教國家飽受壓迫「回去」台灣祖國的僑胞。更有甚者以訛傳訛誤解我們是居住在樹上、本來完全不會說中文等等，諸如此類的笑話想必不少人有親身體驗過，這裡就略過不談。筆者因為華語說得比較標準，偶爾得到台灣本地生的驚嘆：你中文怎麼說得這麼好，在台灣學的吗，都聽不出口音呢！（老兄，我小學就開始學看《星洲日報》了），然則如此這般的讚美聽在筆者耳裡卻絲毫感受不到褒意。

台灣人說我們是僑生，那我們就得乖乖俯首承認自己是僑生了嗎？問題是，什麼是「僑生」？「僑生」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觀念？其中又包含了哪些意識形態呢？

追本溯源，先從字義談起，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記載：「僑，高也。」，至於「僑」的字義何以從「高」轉變為我們如今熟知的「寄居」的意思，或可從清代王筠的《說文解字句讀》得到解釋。王筠推斷說遠古時代有一種「寄

寓木上」的人，由於高高在上，遂被成為「僑人」。這種居住在樹上的人想來應該是非永久性的定居（莫非僑生住在樹上的笑話乃是由此而來？但筆者覺得如此有深度的誤解機率不大）。後來，這樣一種暫時性的居留概念就被稱作「僑」或是「僑居」，《韓非子·亡征篇》就有提到：「羈旅僑士」，即是指寄居在他鄉之人。

到了清代以後，「僑」就是說明一種短暫居留的寫實意涵，通常是以國家為界線。譬如外國官民在中國稱為「外僑」，中國移民在歐美、東南亞等國則視作「華僑」的身分。這些在海外「短暫居留」的華人，對清朝政府仍有作為國民的義務權利。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華僑」這個語辭卻並不如此單純。當代海外華人問題學者王賡武先生在其著作《中國與海外華人》中指出了真相：「在政治上宣稱華僑均應效忠中國和滿清皇帝，從而否定了英國和荷蘭在其所屬殖民地上對受其管轄的華人提出之應效忠於英、荷政府的要求。不過這也是清廷為防止不忠和造反而進行干預的方法，以阻止外國政府庇護如康有為、孫中山之類的逃犯和叛逆者。」

有唸過國立僑大先修班的同學應該對「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話不陌生，在校園僻靜的一角，聳立著一座如大樹凜然的大石碑，上面就刻了這七個字。然而，我當時百思不解的就是，為什麼華僑會（要）是革命之母呢？我只知道失敗是成功之母，鄭芝龍是鄭成功之父。

沒有讀過三民主義至少也聽過孫中山吧，「華僑是革命之母」就是當時民族主義沸揚年



但遠距離太長久，在感受上就會跟本地脫了節。

人在現場跟人不現場的感覺是有差的，人在現場有牠的局限，也很容易被現場氣氛給感染，但人不在現場則是感受不到現場的狀況。

群：針對這次的復刊，學長有甚麼建議或想法呢？

林：我覺得能夠掛上網路最好，那我們能定期的上網讀閱，但也記得來信提醒著我們呢。

陳：那天接到你的電話坦白說我很激動，且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一直想著為什麼你們要復刊，因為這對我來說會有很大的期待。我覺得很多東西尤其在同學會一定要借力也要借力，煙花再怎麼燦爛也就不過幾分鐘，而牠的影響力是需要去積累的。你們寧可把煙花變成街燈，天天點燈，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大。所以如果牠是一本經典的話，是需要去延續的，這就包括說假設有天有人要用來講故事，則引用了其中跨

時代的文章等，就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如果只復刊一期，我覺得比較可惜，看能否將個人的力量轉化為整體，串聯起來變成一個網絡。整體的力量還是非常重要，嗯，你們也許可以再去思考。

群、威：謝謝學長！■

林福南學長

一九八四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一九八四年擔任大馬青年社第一任社長；  
現為紫藤文化企業集團董事長；  
馬來西亞國際茶文化協會董事長；  
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榮譽理事。

陳亞才學長

一九八五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  
一九八五年擔任大馬青年社第三任社長；  
現為元生基金會執行長；  
董教總獨中工委會歷史課本編審委員；  
曾任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青年團團長。

代的產物。孫中山先生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話的意思是指華僑是中國革命的原動力，在革命時期華僑支持革命的行動主要是給予金錢上的支援協助，當然實際直接參與革命的華僑也大有人在，當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華僑」在這裡呈現的是一種正面的角色扮演。但越是到近現代，華僑本身的認同問題卻開始出現矛盾和分歧。南方朔先生在著作《語言是我們的星圖》中，〈華僑／雙重認同下的歷史〉一文專門探討華僑，特別是華僑在台灣的問題，他提到說，從一九二〇年代起，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末的那個習慣，將全體中國人移民都視為「華僑」，向他們進行政治愛國心的動員與徵召，在國共內戰期間，國內的政治鬥爭戰線甚至延長到了海外的中國人社群。從以上所言不難看出，處在中國大陸或者台灣以外的華人無形中陷入了一種國家與人民之間權利與責任的矛盾。我們到底是誰的國民？我們要愛哪個國？我們有問題的時候是向誰訴求或是向誰尋求保護呢？

南方朔先生在〈華僑／雙重認同下的歷史〉再指出：從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開始，北京政府對「華僑」一辭的使用僅限於「在國外生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其他中國人移民及其後代，則稱作「華裔」或「海外華人」。相較之下，一直到現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仍然一貫將所有中國人的海外移民及其後代都視為「華僑」，希望華僑愛「國」，無疑的，中國北京政府採取的政策和做法更容易讓人欣然接受。

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二六年設立僑務委員會，原是隸屬於政府旗下，一九三二年改為行政院所屬機關。僑委會掌理僑務行政及輔導僑民等事項，主要業務有僑民及僑團聯繫服務、僑生回國升學輔導、華僑證照服務、僑民經濟事業輔助等等。在一些大學裡面也會設置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專門處理僑外生各項輔導業務。

表面上看來，中華民國政府對待居留台灣的華僑算是照顧週到的了。此外，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簡稱海外聯招會）每年度都會向馬來西亞招生，鼓勵到台灣去繼續升學。然則，二〇〇四年留台華僑遭遇到的兩個案例，卻頗值得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

第一件引起僑生錯愕的就是留台工作證的問題。目前申請工作證會受到兩大限制：一是不分任何職業，年平均月薪得要四萬八千元；二是需具備兩年相關的工作經驗。除非是在科學工業園區應聘則不受以上限制。想當然爾，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是不可能馬上就擁有兩年工作經驗的，更甯說能夠達到年平均月薪四萬八千元的標準。據說此新政策的訂定乃是為了保障台灣本地生的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打破大學畢業即失業的迷咒。我覺得話如果要說得白一點，就是開始卯足全力避免僑生搶了本地生的飯碗。是以，我們就像豬八戒照鏡子一樣裡外不是人，離開對申請工作證強人所難的寶島，挾帶著一張馬來西亞政府不承認的學士文憑上飛機。

至於另外一件事就是大馬作家兼大學教師群黃錦樹、陳大為和鍾怡雯等人，於三二〇總統大選前收到一則來自勞委會的通知，要求他們做和外勞相同的體檢，內容包括檢驗愛滋病和梅毒等。根據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廿五日的聯合報記載，在此引述其部分內容：「在暨南大學任教的黃錦樹說，原本他們是教育部管，取得各校聘書即可辦理居留證，做一般體檢即可；今年卻突然被勞委會要求辦理外勞工作證，且要求體檢內容似乎假定他們是高危險群、關係複雜。他試圖瞭解台灣政府對於外籍人士的定義，想知道其他同為學術圈的外籍人士是否有同樣遭遇，希望做個連署抗議，目前還不確知是否只有來自大馬且未入籍的教師有此遭遇。」

《論語·子路第十三》裡，孔子告訴弟子

子路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裡的意思是指要名正才能言順，言順才能做事情，做好事情，才能讓禮樂興盛，禮樂興盛之後人民自然遵守法律，人民循規蹈矩，社會才能安定、繁榮。故孔子強調的是「正名」，得到什麼樣的名則盡什麼樣的本分，名正才能成事。但是這裡的「名」非名利之名，而是一種歸屬、分類，就像是每個人擁有自己的名字一樣，雖然只是個體處於團體社會環境中的一個標籤，然而個人的自我認同卻棲息於其中。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被冠以「僑生」之名，但其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近期面臨的轉折，是急需我們有所自覺的去探討和深究的。

我們在台灣人眼裡，不過就是一群短暫居留的外人，甚至有可能會成為某些人的假想敵——以優待加分佔去了本地生的大學錄取名額，或是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造成失業恐慌。我們小小一介僑民，真是何德何能呢？在這座擁擠的島嶼上，我們仿如流水流過戶戶人家，再怎麼喧騰，終究也只是別人家門外之事。■

#### 作者簡介

蘇怡雯，一九八三年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成長地彭亨州文德甲，馬六甲培風獨立中學畢業，現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十八歲自製文集《紅顏不老，自在喜樂》；二十一歲再製《藝雯輯》。

曾獲台灣第二十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散文組第二名，馬來西亞第八屆全國嘉應散文獎佳作，第八屆台大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 【新詩】

## 與友人談保險

文◎木焱

若每月書寫二千字  
在一百歲以前死亡、  
在一百歲以前出現 36 種寫作瓶頸 或  
在 60 歲前永久殘疾不能握筆  
你將可以取得總共 200 萬字的補償／回報

當然，最好再投一份意外險  
擔保不會有人盜用你的作品 或  
將你的詩作當成其他文類刊載

你可以先付兩個月字數的作品作為手續費

若兩個月後文筆審理過關  
雙方即刻履行這份保單

這份保險一定能培養出大師級作家  
您未想到的，XX 保險都為您計畫好了。■

【小說】

# 墮

文◎蘇怡雯（台大中文三）

1.

她坐在手術室外面的等候區，和其他人一樣，等待著被叫到名字進去。他們多數是一對一對的，輕聲細語地在說笑著，表情看起來很輕鬆。當然這是和她孤零零的身影比較起來。她從早上一直等到現在，看著別人進進出出手術室，感到越來越緊張。

戶外應該是日正當頭了，在急診室裡面待久，卻只覺得冷，像被永遠都不會過境的寒流包圍著。她下意識雙手交叉搓揉臂膀，藉此暖暖單薄的身子，更多意圖是要掩飾自己的不安。

她把頭轉向另外一邊，看見一個女孩哭倒在男人懷裡，嚶嚶啜泣，乍聽之下像是一縷迷路的遊魂，又像遭人動念遺棄的小貓。中年男人神色凝重，雙眼羸雜嫌惡和不安，呆呆看著地面，右手機械式地拍打女孩因壓抑而抖動不已的背部。

女孩看起來比她還年輕。是情侶嗎？還是男人外面養的小女人？為了不讓這滴著血的声音誘惑得同哭一聲，她急急將臉龐邁向無人的地方。

坐著等太久，她開始感到精神恍惚。她輕

柔地撫摸腹部，才稍微覺得自己其實並不那麼孤獨。已經三個月半了，她的妊娠反應明顯而強烈，根本吃不下東西，勉強吃下的一點，很快就會隨著淡黃酸澀的液體一併吐出。她一度以為是體內的那個小東西已經知曉她的某些想法，於是故意抗議。

在今天以前，她飽受身體和精神的煎熬，還要小心翼翼不讓同居的室友發現。

再等一會兒，一切就可以作個了斷了。

她想起和阿羅的最後一次對話，竟像粵語殘片那樣惹人發笑。

「我有了。」

「拿掉牠。」

「你說過會永遠和我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先生下來再結婚，我不介意的！」原以為阿羅聽到消息會表現得雀躍的樣子，冷不妨他劈頭一句即讓她吃驚著急。

「妳知道我不會要這個孩子的，我也不會跟妳結婚！拿掉牠聽到沒有！」他發了瘋似的將黏貼在牆上的嬰兒壁畫胡亂扯下，像困在囚籠的斗獸，慌張卻暴戾。

她從委曲求全的姿態激而憤起，即使淚流滿腮，仍然止不住地向他咆吼：「你放心，我

會自己生下來扶養，寶寶是我的，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阿羅突然停止所有的動作，靜默不語，不知是因為受到她的言語震懾，還是在思索一些什麼。

突然，阿羅莞爾一笑：「對了，像妳這麼隨便的女人，怎麼確定肚裡的孩子就是我的了，呵呵。」他將手上扯下的紙片用力擲往地上。那是一個寶寶的完整頭部，正無邪笑著，臉頰露出甜甜的梨窩。

此後每每想起和阿羅有關的事情，無論是他的甜言蜜語、承諾，還是做愛時的喘息、囁語，都像塗上了一層聞之撲鼻的惡臭與污穢，讓她想要嘔吐。連之前視若寶貝的腹中肉也因此等同於醜陋的賤東西。

面對手足無措的意外，她原是滿懷希望要和阿羅迎接孩子的降臨，後來為著負氣仍堅持將孩子生下。但隨著心理和身體的變化，她變得極為敏感，情緒起伏不定。生活環境無數的噪音、工作的壓力，隨意擰緊她的神經，隨時就可以絞斷。她顯得比平時慵懶，精神不振、全身乏力，卻得戰戰兢兢應付同事的慰問和狐疑的眼光。

室友習慣性對日常細碎瑣事的叨絮，開始讓她難以忍受，對她來說，一切都顯得幼稚又無聊。她畢竟是和小腹平坦的她們不同了。和她們相比，和她們的世界相較，因為體內悄然成形茁壯的東西，她的心頭秘密浮漾著憎恨與甜蜜。

她一個單身女子要拿什麼來養大孩子？薄弱的經濟基礎與不穩定的心情，未必能提供孩子一個完整的成長環境。是否要拖累一個無知的生命來到這個混沌世界呢？該怎麼向父母和親友交代？拖著的油瓶會不會讓她從此婚嫁無望？……她反覆自問，日日夜夜思索著答案。

她向公司拿了年假，打聽到這家私人婦科診所。聽說醫生之前在大醫院的婦產科界行

醫，有好幾年經驗，應該是很有保證，於是快速下了決定，掛號，不容多想。未來充滿著太多的未知數，所以無須過度考慮。

今天早上臨出門，特別感覺乳房脹痛，胸口一陣反胃，抱著馬桶開始不停嘔吐，吐得兩眼昏花，彷彿就要將五臟六腑的腥臭東西悉數吐出。她眼裡溢出薄薄的淚水。

「吳晴靜！」一個木無表情的女護士從小房間探頭往外揚聲，她遭電殛一般站立，深深嘆了一口氣，漠然走進手術室，像待宰的羔羊。

2.

他今天又睡過頭了。

匆匆趕到診所，掛號室告知今天有十八件案子。他穿上手術袍隨即閃入手術室。手術台上的強光直勾勾刺進他急遽收縮的眼瞳，一時看不清躺在眼前的女子。他無助地望向身旁的助理護士，看她點頭示意，知道女子已經全身麻醉，一切都準備就緒。他這才不假思索拿起不鏽鋼金屬桿放入子宮頸部分，撐開。

他第一次碰觸這支玩意兒時，緊張得牢牢握實，金屬的涼氣穿透手套，從掌心傳遍全身神經，伸入子宮頸的那一刻，隨著燈光的折射，他慌亂得以為金屬刺閃的寒芒也要跟著深深扎進他的瞳孔。

前一天晚上放入的 laminarium 已經遇水膨脹，將子宮頸張大了一部分，現在他只要再使用另一個尺寸更大的儀器把子宮頸完全張開來，刺破羊膜，使羊水流出來。

他隔著口罩瞄了一眼助理護士，想起她昨晚在辦公室的放浪形骸，每一刻鐘都在燃燒。

小嬋穿著護士裝騎在他身上，嬌喘、呻吟，臉色緋紅。她是這樣年輕，在她坦誠直接的慾望裡，他忍不住早洩了。

完事之後他仔細清理一番就要趕著回家——回家陪老婆。在電梯門闔上以前，他才聽見門外小嬋幽幽的聲音響起，但只來得及聽到「離婚」這兩個字眼，電梯門就轟然將他跟她

的世界隔開了。

他知道今天又是她故意不叫醒他的。平日太太早上要到俱樂部晨泳，都是交代診所裡的當班護士用電話叫他起床。他跟小嬋私底下好起來以後，這就變成她專屬的事務了。表面上他是以診所醫生的身分指派，莫不是暗渡陳倉的計策之一。至少到目前為止他自認是萬無一失。

但想起她昨天又提起離婚的事情，他恍惚閃神，不自覺的手勢已經將胎兒的臍帶剪斷也渾然不知。他接過她遞來的大嘴鉗子，同時接過她若有所思的眼神。他不喜歡這樣的眼神，升起一股悶氣，胡亂地在子宮內攪搜，等找到了胎兒，挾碎、拉出，輕易就將弱小的生命線扯離。他感應到了她詫異不解的目光，感覺佔上了風，於是再洩恨似的將胎兒橢圓頭部用力一扯，撲通一聲，暗紅的血液連帶細碎的附著物湧出，彷彿一股決堤的血之洪流。

他像是得到快感，心中的嫌煩獲得暫時紓解。當初就是看她年輕才和她玩玩的，性和愛絕對可以分開——他最愛的當然是他的太太，迷戀的自然是她蠱惑男心的女體。她第一次在值班室挑逗他時，主動又狂野，體內深藏著一股原始的動力。他愛死她小獸喘息一樣的微弱呻吟，成了強烈的興奮劑，引發他更多的快感和渴求。現在想起下腹還是忍不住一陣鼓譟。

他是個醫生，自覺為高級知識份子。他背負著隨歲月和經驗而逐漸累增的權威和信譽，如龜負殼，沉重但萬萬不能甩開。只有在毫無顧忌地進入她的體內，狠狠的，他才得到短暫的慰藉。

他把肢解的胎兒碎片從子宮裡取出，堆放在桌上，拼湊起來，以確定手術是否完成。在這堆血肉模糊的肉骸中，隱約可以看到一條小腿的原型。

他初時看到這樣的胎形還會覺得不忍，懺悔自責。在死亡的氣味裡打滾，夜裡總是睡得極不安穩，夢境紛亂。但他一個都記不起來，

只記得支離破碎的胎兒形體，和一股紊亂的顏色。只有一個孩子的死狀像怨咒那樣盤旋腦海，殘破不全的頭顱稀奇地保留了一雙眼睛。那般細小的瞳孔竟能完整地表露出內心的怨毒。

那是一個晚期的墮胎手術。從醫生的專業立場，他表明胎兒發育已經相當大，骨骼硬了，並不適合進行人工流產。但他後來還是接了。那是政壇人物外面包養的女人，除了花費不貲的手術費含胎兒死亡證明書、火化處理，還額外添加了一筆遮口費。

五個月大的胎兒幾乎就要成形落地，透過伸進母體子宮內的胎兒內視鏡，明顯可以看到前臂、手、手指、鼻子、一隻耳朵。嘴巴正在吞羊水，一團藍色的管狀物是臍帶。這是一個男孩。後來孩子經歷了一場無法想像的苦難——四肢被一塊塊扯下來，然後是背的部分、脊椎、軀幹……鉗子找到了胎兒的頭，就牢牢夾住，用力一拉，裂成破碎的頭，溢出白色腦漿……

司空見慣以後，他根本不屑於付出任何同情心。他不再含淚拼湊胎兒的碎片，只要持續門庭若市，他不擔心這樣的生意如惡行般將接受天譴。反正，就是服務婦女嘛。他理直氣壯秉信著。他努力說服自己，從骨盆刮下的碎屑不過是流產的殘渣餘孽。

他神思飄遊之間，記起有一次遇到一個女人，照他看來應該是有四五次墮胎經驗了，到底幾次連她自己也說不清。他用光學纖維儀器伸進子宮，發現裡面根本就是已經爛掉的梨子，輸卵管閉塞、子宮發炎。他不得不宣告這次以後，她已經無法懷孕。

那次的手術花了比平時更多的時間，清理子宮腔內的渣物和殘存的胚胎，仿如清理腐爛腥臭的水溝……

他回一回神。接過小嬋傳來的刮尺，探入子宮，刮除子宮內壁的殘餘附著物和胎兒剩餘部份。

手術到此結束，前後不過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下一個。他用無聲的語言看著助理護士。

3.

小嬋循著女人血跡斑斑的下體，視線緩慢往上挪移。女人身材嬌小，但那張臉憔悴枯槁，應該是花樣的年華，卻提早罩上中年的外衣。她怔怔看著，瞳仁掠過一片涘濛。

她自己不也在二十歲那年就比同齡少女顯得過份早熟。苦熬補習班，再插班考大學，獲取文憑以後，狂放不羈的青春像是脫韁揚塵而去，鞭策莫及。捷連車廂裡，幾個女孩在她的對面，有一搭沒一搭聊著，言語無味，就是笑個不停。聽她們笑鬧，她感覺自己失卻了年紀。她只想快快找個有錢人。

美名為白衣天使，她當護士幾年下來，嘴角慣性揚起的微笑，早已僵滯如開膩的塑膠花朵，無聲褪色。

張浩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時候，眼裡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像久餓的人見著了食物。她知道，機會來了。

他們在診所辦公室裡面做的時候比較多，甚至有一次已經凌晨兩點了，酒後微醺的他還特地驅車轉來。張浩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夜流暗湧的時刻，饑渴與纏綿跟著流滾，打落一地的掛號簿子、值班表……黯淡的燈下，對臥纏疊的人影在室壁上晃動，撩雲撥雨。

天亮以前，他手忙腳亂地梳理一番。「要在她醒來以前趕到家。」說這話的時候他低垂著眼結領帶，故意不看她。

她恨。她就是恨張浩耽溺於她肉慾的誘惑，同時還能夠不忘家中穩定溫柔的碼頭。她其實也並不打算跟他結婚，但就是想要破壞他的婚姻，要他成為自己的禁臠。攪亂他左右逢源的生活，正稱了她的心。

眼前昏睡的女人，年級看來比之前那個大

一些，已注射麻醉劑，肚子兩個多月而已，很好處裡，可以直接用真空吸引術進行。張浩使用真空吸引器由陰道伸入子宮，將胚胎組織清除乾淨。手術約十五分鐘左右，一至兩個小時以後女人麻醉清醒就可以回家了。手術後可能會有少量陰道出血，斷斷續續約一週左右會自行停止，但都不影響日常作息。

她無法以同理心面對這些女人，懷孕了才知道要來處理，把身體弄壞，月經失調，甚至從此造成不孕。就像她從來沒有想過要有自己的小孩，結婚生子在她看來只是浪費時間。

從外部做到手術室，她看盡尚未出世的生命一再被剝奪。初時還真是怕的。第一次實習墮胎手術，學姊讓她跟在旁邊，她恐惶的睜大了眼睛，直到根本遺忘了眼睛的存在。背脊一陣酥麻，寒意爬上肩頭，寒透髮根。

她學習拿握手術儀器，就在一剎那，鑽心刮骨的感覺傳來，死亡好像也跟著傳導到指尖，胸口一緊，嗓子就啞了。

她就看過五個月大的胎兒整顆圓滾滾的頭顱被挾爆，扯出子宮時像手榴彈一樣炸開，血水混雜腦漿四濺，橫飛散落。

張浩就罵過她傻。這些東西都還算不上是生命，沒有所謂扼殺不扼殺的，上門的女人既然已經決定要墮掉了，不讓牠活，牠生存的機會根本是渺茫得猶如海上浮針。

男人就是有這種本事，尤其是醫生，儘管說謊，只要作出權威的樣子，人們還是會相信的。

可她分明是看過他哭。

下班回家以前，他伏在辦公桌上休息，突然一陣心悸，而後兀自啜泣，像個娃娃似的。誰也不知道他夢見了什麼，但轉醒的時候，臉上盡是縱橫流淌的汗和淚。

不計其數的女人騎上那張床。床架前站著一個全然陌生的男人，她們要將自己的私處暴露在那兒，大敞著，子宮頸洞開，等著被刮。她們來到這裡，就是為了把子宮裡的東西掏得

一乾二淨。

在墮胎尚未合法以前，執行墮胎者，不管是醫生、助產士、藥劑師，甚至是接受墮胎者本身，皆罪不可赦。當女人有一天擁有了墮胎的自由，尋求醫生不再遮遮掩掩，拐彎抹角害怕觸犯法律，「打掉孩子」就成了跟患感冒掛號門診一樣，多一層的只是個人勇氣和心理建設。

幾年讀下來的書，小嫻始終認為那都不足以能夠讓她判斷墮胎的合理性與否。牽涉生命價值問題，充滿爭議。這如同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一樣，無法確定，不容論斷是非。

他不也說過嗎，扯裂、刮除的胚胎就跟不能孵化的雞蛋是類似的。有誰會堅持茹素者吞食了一顆蛋就等同於開了葷戒呢？

張浩說的話，總會讓人感到如釋重負。

就像那次，月底了，月經始終遲遲不來。她心想，死定了。就某種角度來說，月經不來而證實懷孕這件事，要比被揭發姦情更叫她驚惶失措。帶著恐懼和惶然不安的心情，她每時每刻總巴望在內褲上看到血跡。

「沒事的，別怕。」張浩知道以後，沉穩的聲音宛如慈父在安慰，隨後買來了一盒驗孕棒給她。

果然，沒事的。

4.

六月下旬的午後，赤燄燄的驕陽精神百倍地照在匆忙的行人身上，酷熱的空氣混著汽車煙塵，不少人皺著眉頭，不舒服的表情寫在臉上。

她以為自己是睡了好久好久，青春的花車在夢裡漸行漸遠，紅橙黃綠藍紫白，炫麗奪目。醒來，照在她身上的畢竟不是溫柔月光，而是炙人的太陽。

她與一些人錯身而過，感到他們都正在看著自己，錯覺他們已經看穿裙底下的肚子是個鬆垮的空殼子，知道她是從那個方向走來，

他們就明白剛才發生過的事情了。

眼前走過一個小男孩，皮膚黝黑，嘴唇小巧厚實，這讓她想起剛分手的男人。也許他的兒子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

她終於忍不住蹲在大路中央放聲痛哭起來。

0.

我像一朵池中睡蓮一樣漂浮著，感覺不到重力，在一團溫暖的液體中載浮載沉。

我喜歡這裡。

我的前肢末端已經逐漸分開，有肌肉，可是骨骼尚未分段，沒有關節。我聆聽自己的心跳，羊水的味道令我安心，但我好奇肚皮前長長的東西是通往何方，看不見盡頭。我視線還是模糊，眼球不能自由睜開轉動。

雖然還不能對外界的訊息發生反應，但是我感覺安全。

然而，昨天這裡曾經被打開一下子，穿入一陣刺眼的光線，令我很不舒服。

其實，我渴望能與光影琉璃的世界相見，但還不是時候……

忽然之間，在毫無預警之下，我感到又有一股光線刺進來。羊水開始流失，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一種刺探性的力量衝撞進來，隨即又把我強硬拉扯。

這真是殘酷的搗弄，我薄弱的皮膚開始像有把把的利刃鋒片在活生生剮割，有銳利熱辣的痛。那柄冷硬的長條物件一次次撞擊、拉扯，搗毀我的軀體，挾碎我的皮膚，裂開我的顱骨，使我肝膽碎裂。我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

我的世界瞬間就像積木玩具那樣，瓦解崩塌，輕易又徹底。

突然，就撕裂了我和我的世界一直以來保存完好的關係。

我感到了流血和疼痛。然而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難受的是，沒有人要我。■

【小說】

# 臺灣客

文◎木焱

羅漢魚在水族箱內悠遊，氣泡在四周跳舞，魚缸內的水還算清澈，不過已經快一個月沒換洗了。羅漢魚若無其事地照常往左右遊動，缸底的玻璃上面則是牠的糞便。

只要把視線移開那尾魚，望出鐵門外，先是前庭的石灰柱映入眼簾，接著卻是一片模糊，依稀聽到一點點的風聲，或者別人開門的鏗鏘聲音。當一輛車子甚麼的經過時，那片模糊了視線的煙霧，像是輕微攪動的奶泡，牠湮沒了一切映射還有光亮。

煙害持續一個多月，整個住宅區仿佛中了煙霧彈，隔壁鄰居多已撤離此地，現在只有像我這樣固執的人，就算仰賴氧氣筒也要呆下來。為甚麼不呢？！煙霧遲早會散去的……這是煙害剛開始一周我對大家發表的看法。

起先，大家正常作息，上班的上班，看顧小孩的看顧小孩，大家都隨身攜帶口罩和礦泉水，戴著口罩洗澡，戴著口罩看電視，戴著口罩唸書，睡覺也戴著口罩。要不是有老人在睡覺不小心悶死，戴口罩還一直是大家咸認最有用，來對付煙害的方法。

接著，陸續有人搬離這裏，當然是住有老人的家庭先走了，然後是有孕婦的家庭，有小孩的家庭，有病人的家庭，最後連住在對街的那幫玩摩多車的馬來少年也呼嘯而去。

我坐在家中僅有的一張沙發椅，點燃一根萬寶路薄荷涼菸，要死就同歸於盡吧，似乎已經絕望了，我一根抽完接一根，媽的，看是誰的煙比較利害，甚麼爛印尼煙，味道那麼差，還硬要飄送到別人家的領土，呸，Bukimak（巫

文，意譯去你媽的）。

把最後一根菸掐滅，我戴上氧氣面罩，把氧氣筒流量逐漸調高，起初覺得一股氣不斷湧進口腔，沖過氣管，慢慢習慣了氣流後，我放鬆四肢，斜躺在沙發上。我感覺自己在流汗，脖子上濕濕的，後方有熱氣徐徐吹來，漸漸地我好像看到了光，一注光從頭頂照射到我臉上，光亮變強，我的眼睛受不了，我拿手遮擋了一下，另外一隻手卻莫名其妙地跟著被舉起來，原來兩隻手已經被扣在一起。

啪！甚麼東西掉下來，落在我的胸口上，不是很重的東西，四四方方的像小枕頭。

一個男子的聲音吼道：「Cakap! Siapa punya bag ini? Bila awak mencuri? (巫文 意譯：說！這個錢包是誰的？你甚麼時候偷的？)」

我聽不懂他在說甚麼，是本地話嗎？馬來話？我才來這裏兩個月怎麼聽得懂呀，要是臺灣我還可以亂講幾句台語有哩是要怎樣俗拉仔幹你娘。兩個月前我才從台南過來，想避開七月的夏天熱浪和颱風，一方面想來這裏找以前混臺北的幾個兄弟。他們在這個不能吃豬肉的國家還蠻可以混的，三兩下就拉到關係介紹我到一家 Pub 當 Bartender，牌九我是挺行的，調酒則是跟我台南的馬子學的。

就這樣呆下來啦，台南那邊叫我先避一避，這裏又有兄弟罩我，有漂亮馬子可以把，幹嘛回去……啊，我記起來了，siapa 好像是「誰」的意思，bag 應該是皮包吧，其他的馬來話就不懂了，會來 Pub 的人都跟我講英語，也會碰到一些當地華人，他們就講中文，聽到我

講了一口標準的北京話，便你一句他一句說相聲似地聊起來，大都問我臺灣哪里好玩有甚麼好吃的，最後他們總不忘關心一下陳水扁的槍擊案，接著便大發言論，每一個人的猜測可以用精采絕倫來形容，其中一個說這通通是美國好萊塢導演和美國總統布希天衣無縫的合作，臺灣 319 槍擊事件和伊拉克薩旦胡生被抓都是假的，一個傷口是假的，一個薩旦胡生是假的，負負得正，假假就成真，他們繼續演，人民繼續相信，直到布希退休之後都不會有人知道真相。還有人說是阿扁和阿共談好的生意，阿共出神槍手輕輕射過鮪魚肚讓阿扁負傷上陣就可以博得同情票，條件是阿扁不能宣佈臺灣獨立。也有人說是媒體的操弄，然後他們等待我的看法、意見。

沒看法沒意見，我說，你們不覺得這場選舉很丟臉嗎，不管誰當選誰都丟臉，來！喝酒吧。

這裏的顧客總是天真得可愛，友善是他們的一大特點，比起臺北人他們更懂得表現謙虛與好奇。

燈光繼續在我臉上周圍旋轉，其實我已經半醒，身邊的氧氣筒甚麼時候不見了也不知道，現在卻坐在一間警察局的偵訊室。一張長桌，四個椅子，兩個坐著人，另外第三個人站著，拿著的一支手臂長的手電筒，手電筒忽明忽暗，但從我昏睡到醒過來都是照著我的。坐著的兩人，一人手拿著棍子甚麼的，另一個好像在抄寫東西，有時會聽到幾下敲擊筆桿的聲響。

「不說是吧！不要以為是臺灣人，就可以在我們這裏胡作非為，我們也是有死刑的，要不要先給你抽個幾鞭啊！我對 Chinese 可是沒甚麼耐性的…」

詢問我的人把手電筒當作警棍作勢要打，我正納悶這個馬來員警怎麼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沒有想到舉起手擋住那一擊。

「Baik，有種，死都不肯說啊！」他收回手電筒，看了看腕表，已經是早晨 8 點，偵訊時間超過二十四小時，不得不把嫌疑犯放走，這是人權的保障。

他繼續道：看來，只好讓阿拉來對付你，知道阿拉吧，就是你們的天公玉皇大帝，還是叫佛祖。你給我好好聽住，最近馬來西亞的攫奪犯罪頻傳，幾乎都是印尼人幹的，受害者多是獨行的婦女，有些人被搶不幸摔死，我們發誓要打擊這些罪犯，繩之以法。凡是入境本國的外籍人都在我們的掌控中，包括你，臺灣人，我想你是嗑藥嗑多了才會來這個又是煙害又是攫奪犯罪的地獄天堂。這次放你回去，如果你想通了要回臺灣，離境前給我打個電話，我會用馬來話祝福你一路順風。

他劈喇啪啦講了一大堆，前面一兩句還聽得清楚，後面卻愈聽愈像在講馬來話。算了，反正我是無辜的，我躺在家裏沙發上好好的享受自己的氧氣，鬼知道哪里來的皮包，說我搶的，有甚麼證據，動機呢？我又不缺錢。幹！死馬來豬，臺灣人怎樣，臺灣人比你們有水準多了。

釋放出來那天，天空還是灰濛濛的，經過的街道不見一絲人影，商店緊閉大門，城市幾乎「打烊」了，那些人去了哪里？會不會都躲進避難所了？Somebody tells me！

我開始有些害怕，擔心會被煙霧害死，氧氣只剩半天的量，回家是必死無疑，呆在車上也不能確保性命，現在煙害更嚴重，連通訊都被厚重的煙霧癱瘓了，沒辦法打手機向外求救。真想他媽的趕快回到臺灣，離開這個鬼地方。

我從車門縫隙邊邊抽出一張沾了血跡的當地身份證，身分證上的照片是一個馬來女人，名字叫 Fatimah bin Azih，22 歲，住址就在我上班 Pub 附近。有救了！說不定她家有足夠的氧氣，能讓我撐過幾天，只要下一場大雨，吹個東北季風，煙害很快就會解決。

幾天以後，我從電視上看到印尼政府頒佈新的法令：【非法砍伐與製造煙霾者控以死刑】。

好呀！這些人早就該死，上次我差一點栽在員警手上，就是間接被這煙給害的，要不是那天吸入過量氧氣，否則不會來不及藏起攫奪來的皮包。誰知道可能因禍得福吧，居然還是皮包內的一張身分證救了我，讓我在那女的家裏找到足夠的氧氣，bingo！我這個天才會那麼容易掛嗎？哈，臺灣 319 事件都還抓不到我，何況是馬來西亞的幾個地方小員警，一群馬來豬。這裏的人怎麼那麼好搶啊，有機會回去多叫些弟兄來這兒發展，這裏簡直是我的天堂。

我關掉電視，穿上一件 Prada 黑色夾克，口袋上插有一支純金鋼筆，偷偷跟你講，那是臺灣總統 3 月 19 日在醫院遇到時送給我留念的啦，嘿嘿。

沒有人知道我素誰。

在這裏，他們都叫我臺灣人。■

#### 作者簡介

主編台灣第一本超現代詩雜誌《壹詩歌》，作品曾選入 87、91 年度詩選、乾坤詩選、詩路詩選、馬華 7 字輩詩人自選、愛情五味情詩選等，現以返馬。1999 年於台大誠品書店外，創作〈盒裝的城市〉裝置行動並發表長詩〈靈〉。2001 年，台大地道展出影印作品〈孤獨++〉76 件。10 月 23 日完成自傳體長詩〈年代〉，12 月 22 日於公館地下道展出第三本詩集《秘密寫詩》，詩集限於唐山書店出售。2003 年 3 月於詩歌鋪子發表〈減輕體重刑〉長詩裝置展。獲邀擔任紀錄片《在逃詩人》主角，影片已在吉隆坡、馬六甲、台南、高雄、新竹等地影展放映。2003 年自印第四本詩集《no.》（那些號碼詩）收入五年內發表在田寮 BBS（jct.ntou.edu.tw）短詩，集內作品曾發表在聯合報、台灣日報、聯合文學和乾坤詩刊。

附錄一

演講實錄

# 外省流亡文學與

時間◎2004年12月24日(星期五)晚上6:30 地點◎台大總圖多媒體418室  
整理◎林碧繡(台大生科畢), 黃正春(政大哲學三), 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 馬華文學在台灣

主持人◎梅家玲(台大中文系教授)

攝影◎吳子文(台大外文三)

合辦單位◎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台大小說賞析社

黃錦樹對談 駱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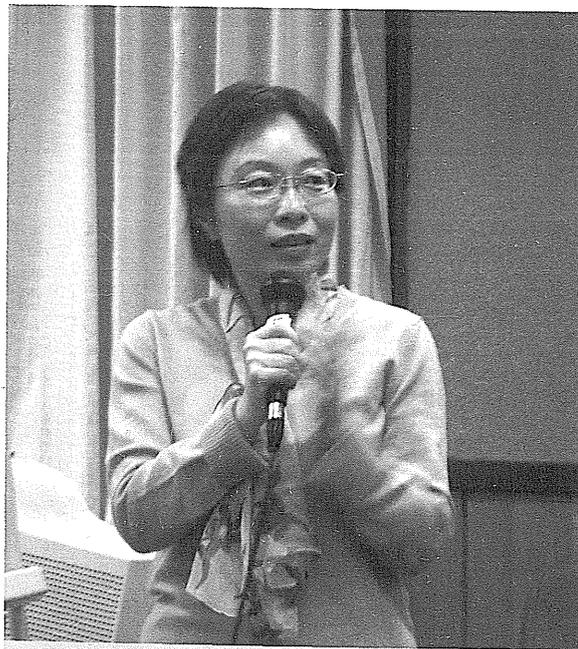
駱以軍

對談 黃錦樹

梅家玲（以下簡稱「梅」）：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是耶誕夜，可是還是有許多同學到這個多媒體教室來，為的就是要來聽我們兩位非常難得的作家以及學者的對談。那麼今天我們對談的題目是「外省流亡文學與馬華文學在台灣」，主要是由暨南大學的黃錦樹教授跟我們當今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家駱以軍先生進行對談。黃老師過去也是我們台大中文系畢業的校友，他同時也是來自大馬，在馬華文學他本身也有創作，我想這一點大家都非常清楚。此外，他在文學評論方面的功力以及成就讓許多同學都非常的佩服，但是，也是因為他講話向來都非常的敏銳、犀利，所以也有很多人怕他，包括像我們今天來參與對談的駱以軍老師，他據說從下午就一直緊張到現在，怕被K（觀眾笑）。我們相信駱以軍老師一樣有備而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今天在我們還沒有進場之前，我們主辦的同學就已經準備了他們彼此要提問的問題。這些問題當然都剛好切重他們兩個人關懷的議題，以及他們既有的作品，所以我想一定是精采可期的。我們也相信，到

時候駱以軍老師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定會有黃錦樹老師很精采的回應，而黃錦樹老師所提出的問題，對於駱以軍老師來講，也一定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因此會迸發出非常燦爛非常精采的火花，我想我們大家都非常期待。現在就把麥克風交給他們，請他們來給我們進行這場精采的座談！

黃錦樹（以下簡稱「黃」）：我先做一點開場白。主辦單位本來是找我來演講，我是一貫來都痛恨演講。在大學教書，每天都在講話講話，兩個小時、三個小時，講得非常厭煩。為什麼會來呢？其實原因很簡單，我跟大馬青年社有一點淵源，念著這點舊情才跑來的。先解釋一下，他們本來找我來談整個「在台馬華文學」，所謂在台馬華文學基本上是大馬華文教育的產物，或者說是大馬華文教育跟中華民國僑教政策聯合的一個副產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一個延伸的效應。所以，在六〇年代以降，到現在至少有將近40年的歷史。這樣的一個留學的歷史裡面，從馬來西亞來台灣，裡面至少有一部分人，他會接受原始的召喚，整個僑教政策的召喚。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文化民族主義的。這也可以解釋說，為什麼會有一小撮寫作者很自然地會把牠當成是一個再中國化的歷程，他會顯現出非常非常文化民族主義。在另一方面，留學本身，往台灣留學同時也是逃離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的一個窗口，提供一個逃走的机会。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大馬同學，大家應該很清楚，在大馬的種族政治之下，我們這些來台灣的人，絕大部分，甚至可能九成以上，在馬來西亞是不可能唸大學的。在種族固打制度之下，尤其是華文教育體制，先天地就已經排除在外。所以，留學生這個現象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讓這些人有機會成為中產階級或者說有機會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專業人士。這當然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這樣的一個留學群



▲台大中文系梅家玲教授擔任講座的主持人。

裡面，以一年一千個來算，40年來其實人數可以說相當多。我們也知道說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裡面一個很骨幹的力量其實來自留台生。但是也不要忘記說，這些留台生裡面唸文的其實不多，相對而言是少數。大部分都是唸工科跟商科，這是大勢之所趨，涉及成本及出路。唸文又想要寫作的人更少，寫作寫出名堂的更是少之又少了。所以所謂的在台馬華文學基本上是那少之又少的一小撮人搞的，這是整個大的背景。從一個留學生的現象，留學生大學四年，很多人在大學時代開始創作，或者中學受到啓蒙，大學開始受到肯定。四年變成是一個限定性的週期，很多人大學的時候就算有那一股熱情，畢業之後就不知道到那裡去了。很多是自然消失，人間蒸發。不管是留下還是回去，馬上得面對工作的壓力、婚姻的壓力或者是升學的壓力，就算是升學了，很多唸到研究所也不再寫了。所以各位可以發現，作為一個留學生現象，當然有他先天的限制。所以四年之後還會繼續往下走的，甚至延續到八年十年的就變成異數了！現在在台馬華文學的創作者是少數中的少數，少數的又少數，也就是那些經過了四年的限制、經過了升學、婚姻、工作等等的反覆考驗之後，還繼續寫作的。

這部分可以分兩方面來談：一個是創作，一個是論述。創作方面，1963年開始，王潤華、陳鵬翔等一些人曾在政大成立了星座詩社，這是第一批，也出版了不少的詩集跟文集。這些人畢業之後，大部分都留美，少數留下來在台灣繼續昇造，可是現在我們還知道的、還活躍在文壇的沒有幾個，王潤華大概是裡面最有名的，其次概是淡瑩、陳鵬翔。接著我們看看簡單的年表：1967年，李永平來台，1968年他的《吉陵春秋》得到顏元叔的肯定。顏元叔那時候是文壇的老大，他說誰好就好。所以，李永平一炮而紅。1976年，溫瑞安來台灣創立神州詩社，這是我們可以看到規模最大的一個幫派

性的詩社。梅家玲老師是他們前後期的同學。1970年，喬晚筠的〈木板屋的印度人〉獲幼獅文藝小說大獎優勝，這是大馬留台同學在台灣得到的第一個像樣的文學獎。此後文學獎不計其數。1979年，李永平的《日頭雨》，獲第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首獎。1986年，李永平的《吉陵春秋》獲時報推薦獎。為什麼要講這個獎呢？我以前也談過，這是一個品質認證標誌。大獎表明他的文學質地無可質疑獲得台灣文學社群的認可，這些指標可以說是在台馬華文學確立了。此後張貴興也常得獎。雖然人數很少，少之又少的人數，可是構成了一個連續性的傳統，一個小的傳統。

另一方面，談到評論，我在很多年前，在我還在唸大學的時候，參與編過一集到兩集的《大馬青年》。那時候我們就抱怨過我們的前輩，雖然留台生已經好幾個世代了，目前從事學術研究的鄭良樹，他大概是第一代，他們第一代來台灣是坐船來的，我們是坐飛機。這些坐船來的，各有表現，包括現在在中研院歐美所的李有成教授也是我們的同鄉。我那時到現在都還在抱怨說，他們其實並沒有用心在馬華文學的論述，並沒有為馬華文學確立一個評論，或者說學術的指標。這一部分其實是我們這一代才開始做的，講起來好像在吹牛，其實不是。1991年，林建國發表了〈為什麼馬華文學〉，第一次嘗試用當代他所能夠調動的所有的理論來為馬華文學論述建構一個理論的基礎。到現在為止，這還是一個基本的指標。我自己在大學時代寫了兩篇很簡單的小文章，一篇談馬華文學的困境，刊登在不知目前是不是繼續存活的台大中文系月刊《新潮》；一篇談馬華文學的範疇的重新確定。為什麼談馬華文學的困境呢？在我來台灣的那幾年以及之前，馬華文學的前輩以及寫作者們，凡是在國際會議發表論文，題目只有一個：馬華文學的困境。為什麼，你們知道嗎？他們覺得他們太痛



▲主講人之一的黃錦樹教授。

苦了，稿費低，書出版了沒有人要買。沒有人要買其實還好，買的人還會罵他們寫得不好，所以滿肚子辛酸。那時我就想去探討馬華文學的困境到底如何突破。這困境當然包括兩方面：第一個是寫作，另一個是評論。當時剛好有一個編輯也在談馬華文學評論之匱乏。馬華早年所謂的文學評論都是匿名的罵人雜文，往往不知道是誰寫的。他把你臭罵一頓，他不喜歡你的書就把你亂寫。我們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從林建國的〈為什麼馬華文學〉以降，到陸陸續續這十幾年來的整個論述，我覺得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已經建立了一這非常重要一建立了馬華文學論述的一個基本的學術水平。也就是說以後不管你是誰，你是中國大陸的、台灣的、哪裡的，你從事馬華文學研究，不要亂寫。跟整個學術場域的人說，你們不要亂寫。

我們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標竿，就像這些得獎的文學作品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文學水平一樣。學術上，論述上，也建立一個基本的水平。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談所謂的突破。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從論述，還是從創作的角度來講，馬華文學的困境，我那時用了一個隱喻（溫任平的一個小文章〈夾縫中的小草〉），講起來好像是台灣的悲情論述，其實這個悲情的程度可能比台灣文學還要悲情得多。不管論述還是寫作，我們必須同時在幾個戰場作戰，比如在台灣，你面對的是整個台灣文壇，可能慢慢的必須面對此地的本土論。另外一方面是，中國那些大中國主義者，那些搞海外文學的人。他們當然也經歷了好幾個世代。有一些程度真的很差。我在1997、98年在馬來西亞遇過他們。那些年，因為馬來西亞那些文化人太寂寞了，急

著要人肯定他，所以那些程度很差的老共，他什麼都不會，就是很會拍馬屁，非常非常長的論文說哪些人跟荷馬比，哪個跟李白比，哪個跟杜甫比的，哇！爽得不得了。那時候我們在那個會議上是毫不客氣的，我就跟那些老共說：你如果要搞這樣的論述的話，拜託你不要研究還比研究好！尤其我親自拜託他，至少你們不要討論我的作品。拜託！後來，他們的第二代出來就好多了。第二代他們學聰明了，派留學生到新加坡去，可是有一部份人還是很小心謹慎地研究戰前，避開我們這個當代的戰場。最近有一到兩個不知死活的，敢來挑戰我們，因未成氣候就先不去管他了。剛剛提到說這是一個戰場，台灣一個戰場，大陸一個戰場，馬來西亞本土當然也是一個戰場——殘存的左翼教條主義的勢力，那也是一個戰場，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個主戰場。所以這十幾年我們同時要在三個戰場作戰。剛談到說我們建立一個基本的標竿，當然借重的是學院的優勢，我們畢竟受過學院的專業訓練，也借台灣這裡整體的學術的支援。這個標竿要到什麼程度呢？至少不會比台灣的台灣文學研究、台灣的所有中文文學研究，甚至台灣的外文文學研究差。在這樣的基本水平上來談，其中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指向是，所有討論馬華文學的研究者必須擁有充分的在地知識。其實這個是老生常談，譬如你要討論台灣文學，你對台灣的整個歷史背景，整個當代的文學場域之間的互動，要非常非常熟悉。可是，很多人在討論到他不熟悉的東西的時候，不知不覺就犯規，以為他不懂的就是不好的，他就利用他的好惡評價殺死你，或者用漠視、不理你，讓你自然死。

所以這些年來，各位可以看到像關於李永平、張貴興的討論都是由我們同鄉在做。為什麼？各位知道，學術其實是很現實的，討論這些人無利可圖嘛！或者說很困難，他們可能意識到那個困難，或者意識到裡面有些很陌生的

地方。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去碰！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講，不完全是壞事，寫作不一定要敲鑼打鼓，寫作本身，如果可以保留一個內在的沉默的空間，其實也不錯。接下來就交給駱以軍吧！

駱以軍（以下簡稱「駱」）：對不起！因為我一片茫然。我出去了一趟旅行，旅行前幾天，錦樹說要來給他提問，本來光提問這件事我就覺得非常恐懼或困惑，可是他後來變成說是各問十個問題，那我要不要現在開始問？

黃：可以。

駱：對。剛才梅老師講我一直害怕被提問，其實不是怕被他K，而是怕冒犯，像他裡面有提問到說我對馬華文學的看法。其實我可能在大學的啓蒙時期，在抄讀李永平的《武陵春秋》的時候，感覺他寫的模模糊糊的。那個時候可能還沒有資料性的背景，沒有馬華文學這個界定出來，只是看到什麼婆羅洲原鄉的場景。那個時候對我來講，就好像我在抄背莫言或是韓少功，基本上是充滿新鮮、然後模仿的心情在學習那個更漂亮的中文，或是更有質感的實體的中國現場。我覺得也大概是這幾年的一些轉變，像黃錦樹剛才提到的一些，我有些東西都是缺席的，或是後知的。他陸續有寄給我一些，像他寄給我一個《辣味馬華文學》，我大概才知道說原來還有經歷過大筆戰。因為本來也比較是讀他的論文，大概看他在談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還有談大陸這些作家，反而沒有意識到其實他是和林建國他們已經在一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複雜，然後充滿折皺的隧道裡面。這個文學史期間，他們好像已經在建構一個非常久的那個隧道的探索的一個形狀。我後來從香港旅行回來，大概這兩天再讀他的幾篇論文，一方面腦袋混亂在一起，可是一方面，我很難講的是有一種很核心的、很

本質的感動或感傷。我覺得他有許多東西，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已經走了非常多年，我覺得他好像，他們從一開始就被烙印的是，馬華文學一開始宿命性的，包括認同，就是一個政治的，這個文學宿命就是政治的，這個文學宿命就是必須以認同為核心的。當然他論文裡面有非常不同的面貌都有提到。你的問題我自己也忘記了，我想問他的問題，好像有打字出來，我要不要再唸一遍？

黃：你能不能濃縮一下你的問題？

駱：好，對，我覺得我在讀他的那個《烏暗暝》，或是說那個《夢與豬與黎明》，我好像某些部分，那時候我覺得一個閱讀的覆蓋還是脫離不了李永平或是張貴興，大概還是有這樣一個世代的輩分。可是我覺得我讀到他的這個很怪的《刻背》的這本書的時候，我突然會覺得說那裡面有一個，我不知道，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很清楚的，我覺得可能是他們在講什麼馬華三雄，好像是一個島一個島之間，牠中間連續的線索不見了。所以好像他們各自的小說的團塊，好像就負載了一個非常複雜的什麼。也許這是在台灣作家或是像在我們外省作家群裡面，我覺得大家在辨識的一個脈絡裡面可能是很清楚的，譬如說也許從白先勇，然後王文興，下來也許到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也許我好像變成裡面的天兒。裡面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黑暗面是可以論述的，可是其實各自不同的一個自我戲劇化的東西是很輕微地被區隔著。可是好像在讀李永平，到張貴興，到黃錦樹，我覺得好像很容易就會被雨林的、豐饒的、虐殺的，馬共暴動史的，父親對中國的一個懸念或是渴慕，一個永遠回不去的，更多的可能把他當一種異國情調。我也常常在文學會場上聽到旁邊的評審會講說：「啊！又是這樣的，一看就知道，又是馬華作家寫的！」又是那樣的，非常濃密的、意象強烈的，幾乎比

兩岸各處的華文作家更咬文嚼字的漢字，然後更古怪的、媚惑的叢林的意象，好像這個變成一個模糊的風情畫意的影像。可是我在讀《刻背》的時候，就是說牠非常複雜，而且很多很像是在說我在我的外省作家的隊伍裡面，好像有一個持續活絡的是跟西方當代的小說家在對話的各種新的敘事技術，各種跳躍，或是各種特技。然後，我們上面有個張大春，有個朱天心、天文在頂著，可是我覺得其實黃錦樹在這個部分一直沒有被討論，甚至他在《刻背》裡有幾篇小說，我覺得是非常有里程碑的，或是非常的指標性的。我覺得牠的複雜性甚至是可以跟韓少功的東西討論，是可以跟莫言的某些東西討論，也許在台灣，甚至是可以跟舞鶴或是朱天心的比較怪的東西討論。可是我覺得說，他就被放在那個，我覺得就是他們之間的線索不見了。那個脈絡，就是脈絡不見了。就很簡單的被歸類，就變成是馬華三雄。李永平大概性格化的模糊就想成看不懂嘛，然後就是戀童癖嘛，然後張貴興就是雨林嘛，然後就是悲啊，海啊，然後就是，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可以……因為，我覺得我這樣問也很冒犯或是很粗獷，我覺得裡面有非常多的小說我即使以前讀過，我在去香港之前讀過，我今天又把他重看一遍，我的腦袋會炸掉。有一些，包括象《刻背》這一篇，不然我這樣問好了，這本書有三個很怪的书名，牠對我來講是一個謎，那謎面是什麼我不知道。我自己比較粗魯地就把三個書名各自變成一個我想探問的一個隱喻、一個延伸性的，看看能不能討論，就是我覺得這三個書名，剛好是三種不同的面向，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你可能一直被忽略，你曾經有寫過一篇論文好像中文現代主義書寫一個龐大的、未完成的計畫之類的東西（按：指黃錦樹持論〈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收入《謊言與真理的技藝》，麥田，2002）。我覺得其實李永平跟張貴興某部分的現代主義，我覺得是歐美前期的現代主義的想法，可

是我覺得你好像在《刻背》這篇小說，或《刻背》這個書名，有一個你對自己的所謂現代主義的想像。

黃：駱以軍剛才講了很久，可是，我還是不知他問什麼（觀眾笑），可能問到最後問題已經變成答案了。你要不要再講一下。

駱：我因為今天狀況真的很糟糕。我幫他寫過一小篇的導讀，結果那篇自己今天忘了帶出來，我忘了。我覺得譬如像他那一篇，有一篇寫〈大河的水聲〉，這一篇小說，我覺得是一篇短篇小說的容量，裡面的暴虐、政治諷喻、光怪陸離、恐怖感，我覺得是非常複雜的東西。那結果後來這個東西其實是附會在……也許是我後來看了他的《辣味馬華文學》才知道，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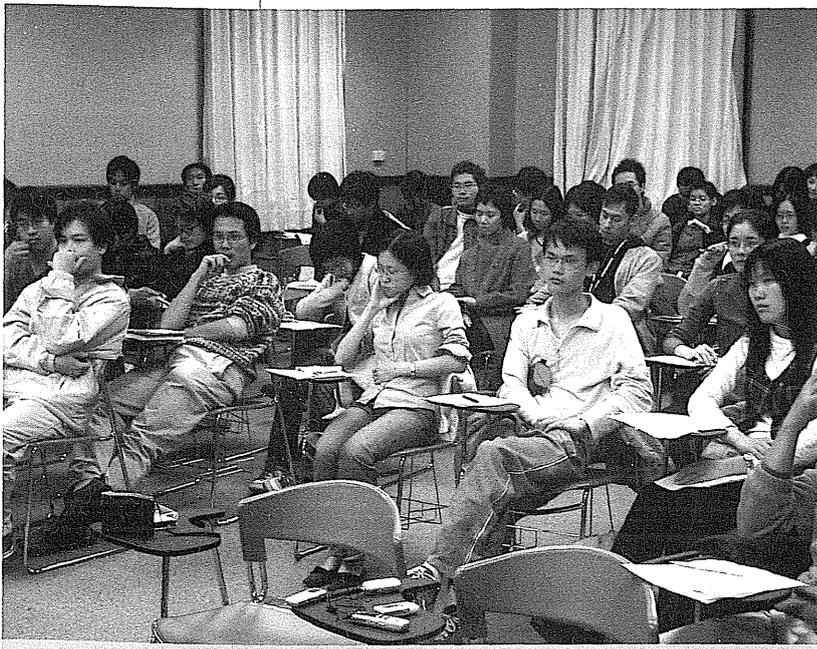
來他是馬華文學的暴亂份子，或是魯迅，或是奈波爾吧！所以他回去打戰，打了一個非常多面向的戰。後來我也有遇到別的馬華作家的朋友，我也問了他們這個東西背後的背景。因為他在這個東西背後也擬了一個虛構的、虛擬的《馬華小說選》的選編，然後替裡面擬了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存在的馬華作家，還有他們的作品。這一個部分，譬如說，還有他在那個有一篇叫〈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這應該不是在這裡提問的。我覺得像《刻背》好了，《刻背》這一篇，也是非常奇怪，我到現在還是很多謎面想要問他，當然就會被罵，會被瞧不起，因為人在這，我變成在拍馬屁，或者是舔屁股。不是，我的意思是說，裡面有一個，我跟他的一個學生聊過，我覺得黃錦樹在某些部分，就是很多他們會把我講成說我是張大春



▲主講人之一的小說家駱以軍。

的徒弟，或是張大春的接班人或什麼，其實我完完全全不是，就是我完完全全在性格上，或是我的知識素養的自我準備，或是我對一個小說前景的一個濃縮的野心，我覺得我不是。

其實我覺得非常奇怪，我覺得黃錦樹如果他不是他的馬華背景的話，我覺得他某些部分其實他有在《刻背》這本小說也在實現一個我的老師本來在九〇年代，我們那個時候把他想像成他是充滿新鮮、充滿迷戀的一個，我們想像的一個準大師，然後這個大師其實他所有當時從〈將軍碑〉以來的所有他動員的小說技術和跟西方同步的，跟 Umberto Eco，一個探問自身的一個小說的網羅。我覺得那個美好的想像的張大春後來不見了。我覺得在某些部分，當他的那個龐大的百科全書式的想像，偽歷史、偽百科、偽史料，然後偽所有的東西，當已經變成一個虛乏的一個古老



▲現場觀眾。

帝國的意思，他裡面一個對現實強烈的戰鬥性和批判，還有他一個對自我黑暗面的暴亂，自我戲劇化的扭曲的東西，突然不見的時候。我覺得在《刻背》的小說裡的一些短篇小說，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同業或是同輩，也會出現一個妒嫉的心機。我覺得其實黃錦樹去承接了那一塊。就是好像他在修理張大春的、論述張大春，可是非常奇怪沒有人真正在討論到其實他在小說技術上，我覺得他是在……我不是說這個東西是張大春的專利，張大春現在是我想的一個符號，一個代替的符號。我覺得他有浮現了，在動員這些偽歷史、偽百科、或是偽造的文學

史，以及一本偽造的馬華文學選，或是一個偽造的、一個龐大的、荒誕的、不可能的。我覺得《刻背》這本小說實在太奇怪了，就是他太暴亂了。

然後我會對號入座。我會在想，因為他裡面，好像在找一個馬華碼頭工人怎麼死，然後他就發現說，他們去追查一個叫福先生，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福先生，我在想是不

是福克納，有時他會亂跳，就是太多那個隱喻和典喻的使用本身又暴亂了，然後他的博學又讓我追不上。然後福先生的老婆，又好像是張愛玲，那有些部分可能是對整個中國現代化的小說的漫畫或蠟像館的一個大暴動。就是如果這一篇放後面，前面那一篇，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大河的水聲〉，可能是我們不理解的對於一個……他剛才批判的什麼左翼殘餘的保守，就是馬華的一些作家群的蠟像館收藏的那個狂想曲，那個暴亂喜劇。那到了這個《刻背》這一篇，他變成是把一個中國現代書寫，或是中國現代主義的實踐，他又把那個中心拉到了

南方。那個南方其實是，我覺得是非常恐怖的是，因為某些部分隱喻又很像黃錦樹這個人。

譬如說我這次去大陸，我會發現到說其實大陸的一線文人、小說家，我們幾乎都是讀他們的作品，喝他們的奶水長大的，可是我發覺到說他們除非是一些私人的情誼，譬如他們會非常喜歡天文、天心，才可能有對話。然後，或者他們會知道陳映真、黃春明、或是白先勇，可是他們對於所謂的台灣的文學發生了什麼事，或是細微的一些爭論，或是辯爭，或是發展出來各個層面的關於技術性的，關於本體論的，關於各種曾經推倒過的，各種西方引進的技術，他們完全不理解、懵懂，而且也沒有想象力的。反而我同步於他們是非常清楚知道新時期文學、山西的李銳、湖南的韓少功、山東的莫言，就是據地而為雄的這樣的一個想像力，然後覺得他們這個梯隊形成了一個五四以後的現代文學的一個高峰。

好，台灣這邊當然現在有很多的本土的台灣文學史的建構，當然我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我心裡存構出來的一個文學記憶的河床，並沒有同步於現在正在發展，或建構的這一套技術性的想像。我們看到是一個一個在跳躍，會覺得在對話中的敘事容納量不斷的在擴增加強，我是在這樣的想像中過來的。可是在這個過程裡，其實，沒有人注意到說南洋的馬華文學發生過什麼事，或是史前史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之間的……我們看上去矇懂一堆的，看起來很像的，他們是同鄉的，他們是同樣一個呼哩呼嚨的，很漂亮的，張貴興一樣的雨林的世界。可是其實他們自身的一個形勢和技術上的自我辯爭和自我顛覆，其實是難解其樸朔迷離，沒有路徑可以找尋。

我覺得《刻背》這篇小說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就是牠裡面，黃錦樹有時會太狂想了，來

來去去，像包括郁達夫。（今天下午也讀了一篇他寫關於郁達夫的論文）然後也有魯迅的酒館，我都不知道有沒有朱家姐妹被寫進去，反正來來去去的。然後最後他非常驚悚的，後來福先生反正是一個老外，他作為一個西方的現代主義的一個極致的，就是因為他的書寫是以符號的物質性為書寫的本體，他講說他後來發明了一種，他迷戀上中文現代主義式的書寫方式，他講了一段，他說他發明這個方式就是要抓這些奴隸，這些碼頭工人在他們的背後寫中文字，而且還很像那個周星馳，給他刻背。他爸給他寫「龍的傳人」，還寫錯字，寫了「龍的全人」，還打了一個叉，然後寫「傳」。黃錦樹在暴虐和怪誕，這裡面還常常寫錯字。然後還很奇怪的一個對中文字的單戀，然後他這裡面說，這個老去的張愛玲用一個充滿了對先生的喪事迷戀，就是他先生太變態，「他覺得她終於發現了一個用最現代的文字形式，活生生的載體，立即性的發展，隨生命流逝的短暫性，瞬間性的此在的存有，絕對不可翻譯的一次性，絕對沒有副本，徹底超越了中國人的書寫侷限，或是類似紙的無生命的載體」。我不是理論家，我也許純粹從一個小說創作同業的心情在看這一篇小說，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再談一下的。

黃：謝謝駱以軍，好像置身在頒獎典禮。也辛苦他，拉他來陪我，我是覺得很無聊，才抓他來。其實剛才講到大陸一線的作家，對台灣不了解，這一點都不稀奇，台灣的作家常常對馬華也不了解，我以前也談過，這基本上就是跟大小不對等，主奴辯證法裡面講的奴隸對主人的了解絕對遠比主人對奴隸的了解來得多，權利不對等的情况下就會出現這種情況。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會對整個中文世界下功夫，要嘗試去了解。那反過來，很明確的，他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而且就算上次你跟他自我介紹，他下次見到你他就忘記你是誰，

這一點也不稀奇，那就像大國外交一樣。在這一點上，其實台灣文學的命運跟馬華文學相去不遠，所以我一直勸台灣的本土派，整體的來看，馬華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台灣文學的一個隱喻。

另外一方面，剛才在駱以軍很誠懇、很善意的讚美裡面，我一直想到的就是周星馳，因為他也用同樣語言稱讚了周星馳的電影。談到寫作，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第一本小說集出版的時候，我記得楊照寫過一篇書評，他就很敏銳的看到一個問題，他的題目叫做〈文學史附魔的紀錄〉。我剛剛講過，我們的寫作的開端本身必然的在一個文學史戰場裡。

剛才忘了提到，為什麼選擇中文，這個在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底下是絕對不政治正確的。最近首相還說華文教育本身是種族兩極化的根源。他們只會這樣理解，所以他不覺得華人應該有自己一套的教育體系，反正他們占著種族的絕對優勢，把那個定為國語，你們就應該乖乖的全部來學。所以這次我也故意的找了一個研究馬來文學的朋友展開一場筆戰，討論國家文學，我是想要探測一下這些不同教育背景出身的人，他如何看待馬華文學，或如何看待我們的中文寫作。結論非常明確，我當然知道答案了。所以，他們雖然不承認，可是一個隱含的國家主義在裡面。就是說我們用中文寫作，先天的應該被譴責，因為你背離了大馬「人民」的期望。在這個烏托邦想像裡面，他是把問題去種族化，可是這基本上還是一個種族性的言談。那為什麼要探測這個東西？我之前也寫過一篇文章討論。最近很奇怪，這幾年竟然有人在討論馬華文學的本土性，這個在馬華文學一開始的時候，在左翼運動中，在馬來亞文學概念確立的時候，就有一個類似的主張——華文文藝的獨特性——談馬華文學的獨特性也就罷了，談本土性？我那個論述為什麼要抓

本土性來作文章，我很清楚告訴他們說，華文文學是沒有資格有本土性的，你如果要本土性的話，只有變成華馬文學。也就是說如果要談本土性，你必須要用馬來文寫作，這是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的現實造成的狀況。所以馬華文學又談本土性，是頭腦不清楚。也低估了或者錯估了整個在地的情勢。華人用中文寫作，這個文學的生產跟體制，在馬來西亞的國家備忘錄裡面是被排除在國家文學之外的。這本身就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的縮影，所以，我就提到說中文寫作先天的是政治的，就算你再強調你沒有政治意識，沒有辦法，你選擇中文就是有問題。這是一面，面對國內的狀況是這樣子，另外一面是大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力量，駱以軍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人的中原意識，尤其是老共那一邊的中原意識。他，要嘛漠視你，總之他不會承認你，原因很簡單，也就是說在整個中文體系裡面，他們是大國，他們自然受到最多的關心，即使他寫的並沒有他所宣傳的那麼好，他還是代表中文世界的寫作。台灣在這方面其實面對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你寫的比他們好沒有用，因為他裡面有一個更大的國家機器作為背書，而且各位知道文化的背後本身裡面有其他的利益可以交換，你小國沒有人甩你。從一個寫作者的立場，當然這一部分的問題也不能想太多，不然的話，你也不知道做什麼好。

寫作者的夢想是寫出一本自己喜歡的書，或者說自己夢想的書，我不知道駱以軍的情況是否類似，對我來說，一直是，幾乎是一個很單純的夢想，可是，這個路程很長，而且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寫出一本自己比較滿意的。《刻背》我不知道怎麼談。我不知道梅老師有什麼問題（觀眾笑），要不要講幾句話。

梅：我想今天其實真的很難得，因為是耶誕夜，大家應該是很歡樂的時刻，結果呢，竟

然要來這邊聽場我原來會預期比較沉重的議題，因為這個外省流亡文學跟馬華文學，而且牠所涉及的是一個邊緣與邊緣的對話，至少我們同學的海報是這樣出的。但是，兩位老師妙語如珠，把這個好象很沉重，事實上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跟大家做了個很平易近人的說解。那如果是真的要把球踢到我這裡來的話，其實我就很希望能夠真的聽聽兩位對於所謂的外省流亡文學跟所謂的馬華文學那裡面所涉及的邊緣的問題，這中間，你們怎麼彼此看待。因為我想這個問題在你們的提問裡頭已經有提到了，只是好像還沒有在開始的時候來示明彰意一下。好不好在這方面，請兩位發表一下意見。

黃：謝謝梅老師，差點忘記要談什麼了（哄堂大笑），我剛談的在台馬華文學，「外省流亡文學」這名詞不是我創的，其實是柯慶明教授，我至少在兩次的研討會上聽到他講，就是那個現代主義研討會，另外一次是朱西甯先生作品的研討會。這個定位當然是一個新的定位，也就是說把整個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敗退臺灣認為是一個流亡政府，這大概也符合事實。如果說從這個角度來看，跟著流亡政府來的這一群人就是流亡者。那裡面的文人、寫作的文學叫著外省流亡文學也不是不可以，在這個脈絡之下我個人很好奇的想要問下駱以軍他怎麼看待，尤其是現在各位也知道現在這個論述，自稱本土派的論述，動不動要檢查人家愛不愛台灣，但是這流亡文學的問題是可以思考的。在我的看法裡面，我覺得其實不只是這批外省人寫的是流亡文學，本省人寫的所謂的鄉土文學也是流亡文學。台灣作為一個孤島，我覺得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說清了所有的問題。你不要以為你本土化、很熱愛鄉土，你寫這個東西其實還是一樣，因為，就算你那個文學台獨了，政治台獨還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不敢嘛，這個大家看得很清楚，本

土當道之後，他也知道不敢，因為那風險太高了。兩個爸爸不肯，一個是老共，一個是美國，兩個爸爸都不說「不」的時候。結果一個國家本身沒有辦法獨立，即使文學獨立了。那是我們講的「自己玩自己爽」，就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可是牠有一個很負面的效果：把文學弄得很窄，牠的寫作本身不是為了文學，文學不是以自身為目的，文學以台灣意識或台獨意識為目的。這個講起來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也就是說牠變成是一個宣傳的口號，不斷宣誓說：我要獨立我要獨立，實際上沒有獨立，也沒有那個能力獨立。我要獨立我要獨立，這就是流亡文學典型的症狀，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樣，我這外國人講完了，輪到你這外省人。

駱：我希望能待會請那個天心講一下，因為我覺得我是在他們的保護翼之下，所以我很多正面衝撞的一個對決性…不過我覺得錦樹很好笑，我常跟他私下碰面聊天，他常常說，貴國怎樣怎樣，他是外國人。可是，我有天在在他們家，南投家附近坐在那邊抽煙，看到我小孩跟他小孩在草地上跑跑跑，突然就跟他講一句話說，其實我現在覺得，很多現在我這種外省第二代的處境可能是要從你們馬華的、已經發展得非常複雜的外國人經驗去挪借。所以，有很多我現在感受到的處境，或是我正在模模糊糊不知如何辨認的，我突然發現到說他們的論文裡都處理過了，我大概稍微，我講的可能比較…因為我不太是一個概念性的描述的人，然後我比較講話曉擺不清楚，我可能想講一些比較實體的經驗。

我先唸一下錦樹他在，應該是有一篇論文叫做，他前面那個題目什麼〈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他副題是「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他大概有一些討論，他裡面有講到說，那個馬來西亞那邊南洋「峇峇」就是巫華，峇峇的經驗不是峇峇特殊的經驗，是

全世界所有中國移民的縮影，所以這個遷移已經是，我有一天可能以為我是活在一個自為的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中國的一個中國人的認同，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發覺到說我是異種或者我是機器人或是我是人造人，程式設定到某個時候就該爆掉。我可以花點時間稍微講一下感受，錦樹在這裡面提到一個概念，他講的限度，一道牆的兩面，就是說在馬來西亞來的華人，不管你是哪一種類型，不管你怎樣，不管你是那一個年代，不管你認同本地，不管你是跟本地混種的，不管你是因為做生意的需要，你去認同了或是你是不認同，你去讀華校的，（像黃錦樹他們讀了華校，他們的馬來文很爛，他們考不上當地的大學，他們可能跑來中華民國臺灣什麼的）不管是怎樣，他講 19 世紀中國及華人民族主義新的遺產成爲一個新的要素和馬來人的回教一樣各爲牆的一面。牆的那一面標示了馬來西亞某類華人本地意識的侷限，跨過去就什麼都不是了，中國意識是浮雕在這面牆上的千年象形圖騰，另一面是華麗莊嚴的可蘭經文。就是說不管你怎麼樣，他當然裡面有提到，他非常稱讚的一個年輕人，賀淑芳寫的一個〈別再提起〉這小說，是一個很悲傷的，就是一個人他是峇峇，他信了回教，他死了以後他妻子還是想用華人的儀式埋葬他，已經埋下去了，只是在官方資料上還發現，當時爲了經商的方便去信了回教，他們的宗教局什麼的、當地的政府，就說回教徒的遺體要用回教徒的葬禮，就變成一個搶屍體的暴亂。最後在搶的時候，突然那個屍體就在那個時刻大便了，就變成好像連大便這個事情都被……後來這個已經入了回教的這個華人的老婆就很幹譎說，他那坨大便還是我這信奉道教的華人的食物煮出來、拉出來的。那比較細膩的我沒能力講。

可是我想說我看到他這段在講牆的兩面的時候，我心裡也快出現了一個組合的像我這

樣的一個外省第二代的作家的自我想像和所謂的這些被標的爲認同或是所謂的真實的寫實主義的那個台灣或是那個正在發生的一個社會或是牠的歷史之間，那道牆面是什麼，就是我出了什麼問題。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常常在一些人拿給我看的論文上，他們會說我作爲外省第二代作家，我比朱天文、朱天心，更認同，而朱天文、朱天心的焦慮是不認同，就是我好像比較不焦慮或是我比較沒有攻擊性，可是事實上我心底常常會覺得這很荒誕、困惑、好笑，常常會知道說很可能朱天文、朱天心是比我更認同臺灣的，我很可能其實就在牆的那一面，就是我剛剛在講的牆。

那個牆是什麼意思，在我來講，牠好像是魯西迪所寫的《魔鬼詩篇》非常炫耀性的墜落，寫了幾十頁的一個大墜落，就是那個男的，裡面有個男主角之一，他可能是個印度人，他跟大天使嘉百列一起，恐怖份子把飛機炸掉了。他們開始——那是非常經典的一個象徵——開始一直墜落，在墜落的過程，那個嘉百列，但是有另一個要去處理一個不存在的「魔鬼詩篇」，一個後來被伊斯蘭教取消掉的「魔鬼詩篇」，可是這裡面，這個，我忘掉名字，就是這個男主角他在墜落，他是個凡人，可是快要摔死的時候，他去捏嘉百列的睪丸，命令他說快飛而且要唱歌，結果那個天使就變成一個飛行器，然後，可是他又開始講嘉百列的故事，突然又講他們倆墜落的時候，分開了，不同時墜落，就在這個男主角墜落的時候，他到達地面的時候他變成魔鬼了。然後，他寫到非常羞恥的場面，黃錦樹也有篇文章在寫到離散，他寫到羞恥絕對是注定的。他出現的場合就是在一個出境管理局的一個官員的場面，而且他是，因爲他變成魔鬼，他長出了羊的角，然後他長出羊的蹄子，身上長出發出濃和臭味的鱗片，然後他非常羞恥，因爲他變成這樣的一個怪物，大便在警車上。警察非常憤怒就 K 他打他，然後

## 卜省流亡文學

### 與馬華文學在台灣

#### 黃錦樹對談駱以軍



▲現場雙方對談情形。

他想講人的話，然後講不出來就發出羊的叫聲，那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包括像奈波爾、魯西第他們是身在其中的一個劇烈的國界的迷幻和很複雜的，可能要叫做大英帝國的英文書寫的核心，像錦樹去挑戰的是中文書寫的一個中原心態的東西，那個奈波爾、魯西第他們一直在處理一個非常黑暗核心的認同的一個變形的東西。

可是他裡面有個東西，包括我剛才講的那個場景，是一個現代性的檢視你身分的一個場合，他在檢視你是不是人類。我讀到像這一段落的時候，我覺得其實很可能在我以前大學的年代我讀到這些段落時，我只是覺得魔幻寫實、怪誕書寫，可是我現在再讀到這些段落的時候，其實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動。

就很像比如說像我以前年輕時後看的一部科幻片，叫「銀翼殺手」，講一個人類如何去辨識出一個殺手，要去追查那些機器人，他查出來他不是人類是機器人的時候，要把他狙殺、獵殺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檢測的手續。他要問那些機器人問題，那既然都造的跟人一模一樣，可是他就去問他問題。第一個是，他問非常多問題，突然會出現一個笑話，另外一個是他會測試他有沒有抒情詩的能力。這兩個能力是作爲這部電影在定義說，什麼東西是作爲真正的人類，可是這後面有個社會性的隱喻，笑話其實是社會性的語言遊戲，牠必須是你在一個集體的認同或是集體的默契經驗累積之下，很多笑話其實是，比如說階級內或是國度內才能共同理解的笑話，牠是一個強烈的認同、身分上的認同，身分認同的交換是藉於共有的經驗，另一個就是抒情詩的功能，

那也就是對共有感性經驗的檢查。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是，我以前在我的文學啓蒙時期是跟當時九〇年代的台灣是斷離的，我是躲在山上，我是啓蒙的時候大量在讀外國作家的文學作品，或者是我在讀 Tolstoy，我在讀 Kafka，甚至我花費非常多時間在抄背日本的小說家川端的、夏目漱石的、井上靖的，這些人的作品。然後我覺得我好像是發展出一個，我可能在那個時候的背景甚至我在對抗著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好像代表了，如今回想了我好像對這個父親……某部分其實是一個中文，因為我爸是教中文的、古典文學的。我好像是在對他，對我的文體……很奇怪的是，是有問題的，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到了一個年紀或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牆面出現了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到一些困惑。當然我以前不會把自己放到什麼後遺民書寫。我以前在寫《棄的故事》時是我追女朋友沒追到很悲傷寫了一個棄兒的故事。他們現在把我變成是，那個錦樹開始把我變成歷史的棄兒，我是天心的么弟。可是我的意思是說我後來突然發覺到說，這裡面這個牆不是那麼簡單，這個牆牠不是那麼簡單的是說我好像用一個惡漢的變態的，然後寫什麼八卦、寫別人的私密或是寫我自己，我覺得這個牆面某些部分對我來講，牠慢慢在碰觸到的一個傷害的核心，牠有點像錦樹在論文裡提到的，牠變成是一個父親的房間，一個流動的父親的房間。

我怕我講的太混亂了。我試著想解釋一下，就譬如說，我在蜜月旅行的那一年，我帶我太太到南京去，就是我爸爸要我帶錢去給我大哥，後來我們約在南京的一個飯店見面。結果我大哥從走道上走過來的時候，我突然看他怎麼是個老頭子。其實他也快 60 歲，一個老頭子。然後他臉長得跟我一模一樣，可是他非常瘦，他眉毛有一邊翹起來，看起來也很像胡人，我突然就跪下去耶。就是好像多年不見的小弟

見到大哥，就是我跪下去，我老婆在旁邊楞著了。我大哥就很感動，也很快把我扶起來。後來我們回到南京的一個鄉村，牠是一個一個小小的農村。他們其實都是一些黑五類，因為我爸害的，他們弄了一個圓桌，我大嫂煮了非常多的，可是我吃素，就煮了非常多的雞肉、牛肉，非常多的肉都在那邊。然後全部那些堂哥，最老的其實只小我爸幾歲，已經 70 幾歲了，一堆老人。而且他們不讓女人上桌，那些堂嫂他們全部躲在旁邊站著。然後我太太和我可以坐在這裡，我們根本是小朋友，旁邊全部是老人，全部都在哭，全部都在講我爸不在的那個時光，他們受了多少苦。他們多想念我爸，我爸當初在鄉親是多麼多麼響噹噹的人物。我那時候突然跟他們講話的腔調完全不是像我在台北市的這種痞子或是人渣這個年紀。我那時候還 30 幾歲，我突然覺得我喉嚨裡冒出來的是老人的聲音。突然跟他們一樣非常自然而然的。你看我看到天心或是張大春他們，我都還是會很害怕，差幾歲我們就覺得是一個長幼。可是我突然在這一些，他們是我哥哥，其實他們這年紀應該可以當我老爸的年齡，我突然就跟他們用他們的語言就唬爛我爸在台灣混得多差。他老了，好像我更能描述他那樣的人物。我怕我講得不清不楚，我再繼續講一個故事。

我這次去香港碰到李銳的太太——蔣韻，她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溫暖，也很感性的一個前輩，一個媽媽那種角色。我對很多香港他們學院裡運作的那些人辦事情的方式我都是非常理解，我是台北去的，她是山西去的，可是她非常不舒服，她在那邊大病了一場。她非常不愉快，她非常不認同香港，因為他們那些人講話全部用英文，甚至還有一個接待我們的女孩子會跑來說：「你台灣來你怎麼不會講英文？」他們很多對話的焦慮是面對那些英語國家的作家，他們好像就覺得很多事情就不需要再講兩次，用英文不需要再翻譯。所以蔣韻是

非常不愉快；那我的不舒服只是香港沒有咖啡屋，然後我的旅館禁煙，其實我非常痛苦，所以我後來坐了非常久的車到了中環有一個荷里活道那裡，那是老外去的，買古董的地方，牠有咖啡屋。後來有天我就跟蔣韻，還有那個黎紫書，我們就去那個咖啡屋，好舒服，就一直抽煙還有聊天。還有一個香港的女孩子是我們的翻譯，就那天大概他們女生就講起鬼故事，後來那個香港的女孩子就講了很多他們校園裡女孩子之間講的一些鬼故事，我聽起來就覺得那些故事很遜。在講的過程，蔣韻突然才說：我直到現在我才認同這個地方了，我直到現在我在聽你這個小姑娘講這些鬼故事，蔣韻也講了一些他們山西的一些鬼故事，我直到現在我才覺得說跟你們是同樣的人，我跟你們是活生生一樣的人。

我想要講的意思是什麼呢？我想講我父親的房間，父親的客廳，其實這是楊澤之前有寫過的一篇文章，講石黑一雄有一本書叫《浮世畫家》，他有一篇詩在寫說：父親的客廳變成對一個少年來講是充滿啓蒙，他非常多對後來世界的描繪方式，全部是在這個客廳給他的教養。抱括來來去去的、不同的，我們也許可以把牠講成來來去去不同的族群、不同階級的人、父親應對他們的方式。我其實有個想法，當然我這想法天心可能不認同，因為她出自的家庭幾乎是台灣文學的聖地，可是我現在講的是我家裡或所謂我這種外省家庭。我反而覺得媽的我這種外省人的家庭、父親的客廳才是真正最去中國化的。什麼意思呢？我父親他們這一批的，包括不管是外省的軍隊或是軍公教人員。他們當初在 49 年整批 60 萬大軍包括家眷可能 300 萬整批過來台灣這樣的一個過程，他是硬生生地過來、硬生生地斬斷，他們幾乎都是單身漢過來，所以其實他們沒有一個所謂像我們剛才錦樹論文提到的馬六甲三寶山那些其實失去了你的語言、你已經被社會暴力去強

迫去妥協要去認同了，你已經都不會講華語了，你的墓葬方式、你的飲食習慣、你婚娶的儀式全部都是一個華人的。可是我父親他們這一批 49 年來的，他們其實大部分都是經過五四的或是他們大部分是有被國民黨清洗過某些部分的中國現代性、新生活運動這些東西過來的。他們離鄉背井他們沒有親屬，他們來了一個婚姻，像我爸娶我媽，我媽小他 12 歲，他其實沒有一個家族的成員。我從小的客廳我覺得我爸會去掛一些字畫，然後很多獎牌、獎盃，一個酒廚，酒廚裡放一些假的洋酒然後一些玩具。那時候不是很有錢。好，可能書房有很多書，可是客廳其實是我覺得是新生活……很像昆德拉在講那個歷史的進軍、在講到一個空蕩蕩、一個大教堂的祭壇，歷史的進軍過去以後什麼都被清洗掉這樣的一群人。我從小長大，我的家庭的成員就是我爸我媽我哥我姐，幾乎沒有親屬，我媽因為是繼女，不是那個姪女，對不起是養女。所以我反而是在跟我太太結婚以後，我太太他們是澎湖人，我岳父岳母都是非常深綠的阿扁迷跟民進黨員。我是在跟他們結婚的過程包括辦得對我來講非常辛苦的婚禮，他們是非常全部照 12 項禮，每一個細節包括納彩，包括迎娶，包括整個客廳來迎接我的。我是帶一些人渣朋友湊 6 個，他們要求 6 個男的，抱著禮夾禮盒全部都是他們的要求的，包括他們要的納彩的帖子也要是「古底」去找一個我爸認識一個書法的人寫，然後他們全部的這些東西是非常講究時辰，包括帖子，包括什麼什麼的，然後來迎接我的全部是不認為有這些親屬，我以為是化石的名稱什麼阿姪阿嬪……就這些人物，他們全部是活生生的親屬，是人，包括這樣的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發展出來的一個人際關係。還有包括器皿包括飲食上，我岳母給我老婆坐月子。我們那種外省家庭，我媽就說她哪有坐什麼月子，亂七八糟，我爸買個人參買個雞，我岳母是覺得陰陽協調，那全部是一個他們在講。中研院那個李亦

園在講小宇宙，華人社群裡的小宇宙裡的中國性其實全部都滲透到這些陰陽五行、五色，所有的這些東西的秩序化，圖像秩序化的一個分布。我發覺其實我岳父岳母他們從閩南的家庭裡，我覺得也許像你講的那個三寶山，他們對於葬禮的、婚禮的或是器皿的，還有甚至人情事故裡的都是非常儒家的，人情義理的階級順位、順序，我們這種外省家庭反而沒有。我老爸是非常自由的、男女平等的。我岳母他們家的房子是全部，所有家產是全部過繼給單獨的那個兒子。因為他們那個移民社會的一個重男輕女的一個觀念，他們是全部給男的，女的全部沒有，可是我家也就是兩三個破房子，我爸是全部均分，而我姐還得的更多。我常會覺得

好（哄堂大笑）。我們讓他休息一下，待會繼續講。你們也可以看出駱以軍他是天生的小說家，他的本事就是聯想，有時是錯誤聯想（哄堂大笑），不過是他的才華所在。所以你要他把一個事情講清楚，他就越講越不清楚（觀眾笑）。講著講著可能就是一篇小說的篇幅了。那他剛剛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如何檢驗復制人，利用笑話和抒情的能力。其實我們的寫作也何嘗不如此，也就是說任何的寫作都有一個對應的一個集體，如果說那個集體的經驗可以對應得起來的話，那比較容易被接受，如果集體記憶對應不起來的話，就難以接受。那我們的所謂的在台馬華文學在台灣的處境基本上是面臨這個。簡單的說，剛剛駱以軍很善意地講了半天的



▲梅教授仔細聆聽雙方對談。

一個非常奇怪的狀況是你在去中國的過程，我們這種時差而造成的一個奇怪的遷移者，我不太知道我為什麼在你們要去的那個中國。而…對不起…

黃：駱以軍突然終止，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刻背》，裡面有大部份是笑話。另一部份就是考驗抒情的能力，但是對不是身在其中的人，你不會難過，你不是身在其中的人你不會覺得好笑，因為你沒有那整個大的背景的參照。轉換上下文，所以我覺得他已經幫我回答了他想要問我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講著講著答案就講了出來。那剛剛談到那個父親的房間，他講跟我講的那個例子是這本寫得不怎麼好的書寫的，這個就是一個馬六甲的峇峇文化，這個當然很多人研究，很吸引人類學家。各位也知道現在整條荷蘭街也保存下來，我建議你們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馬六甲跟

是講著講著答案就講了出來。那剛剛談到那個父親的房間，他講跟我講的那個例子是這本寫得不怎麼好的書寫的，這個就是一個馬六甲的峇峇文化，這個當然很多人研究，很吸引人類學家。各位也知道現在整條荷蘭街也保存下來，我建議你們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馬六甲跟

檳城，新加坡被李光耀清得太乾淨已經看不到什麼。但是馬六甲檳城變成化石了，變成華人移民史的一個化石的圖像。我記得許多年前有一次施淑青在一個頒獎典禮後的場合，她就興奮地跟我講說她之前在寫那個香港三部曲，她不知道怎麼去寫那個百年前的香港，絞盡腦汁整天泡在圖書館翻圖片，可是後來他寫完後她為了放鬆自己，她去檳城三日遊、五日遊，一去她大吃一驚說她想破腦子想不出來的那個地方就在檳城看到了，看到了活生生的百年前的香港或是她想像的香港。所以有時候歷史很怪異。剛剛駱以軍講了半天，我都還沒有理解他的意思。我一直覺得我認同人類學家的看法，這個峇峇文化真的是華人移民的一個縮影，讓我們知道說這些移民者裡面有一群人是最頑固的，最堅持自己的固有文化。這個就是客家人。在世界各地都要一些客家群落，他們發現說他們的語言保存得非常完整，所有裡面當初離開時帶的東西，到了陌生地之後全部重建起來，也就是到哪裡他們就弄個客家村，不只是新馬，全世界都有。這些現在都變成人類學家活生生的實驗室。人類學家做研究，怎會有這種人離開故鄉之後什麼都帶著然後重建起來，所以他在他那個小宇宙裡面他就好像未曾離開一樣。我有看過一個記錄片，那些客家人回原鄉探親，他們一到那個地方，一開口就擁抱痛哭，因為故鄉的人知道親人回來了，鄉音未改。就算他們彼此不認識，他的長輩是世代以前出去的，但是沒有差別，這當然是一個很奇怪的案例，好像違反我剛剛講的。駱以軍你休息夠了嗎？

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我會迷上奈波爾其實也是黃錦樹介紹的，可是我讀到他那個「抵達之謎」的時候，他一開始就講到一個超現實主義的一幅畫，那幅畫的名稱就叫作「抵達之謎」。奈波爾就把牠當作是一個自己的故事，他把那幅畫發展成一個故事。牠是說

一個旅人坐著一艘船，停靠在一個港口，然後下船，下船後有一道門，走到那個門裡，牠是一個市集，一個很繁榮的城市，然後他就在裡面生活、求生存。有一天在有人追他的時候，他突然又找到一道門，他從門出來後，那個港口本來停的那個古船就不見了，他就變成永遠也回不去那個地方。我在幫錦樹寫的一篇很小的導讀裡面，我有提到說在《刻背》裡有一篇小說叫作〈開往中國的慢船〉，我覺得是我讀過的短篇小說在講離散，當然我不是評論者，我覺得是我讀過魯迅的「故鄉」之後，看起來其實最殘虐、脾氣最壞的黃錦樹，其實是我讀過最悲傷的關於離散的東西。就是一個小男孩的故鄉傳言說鄭和下西洋的寶船變幽靈船，好像每年什麼時候還會開過來，我講得很爛，其實大家可以去找來看，寫得非常非常地好。那個小男孩一直去找那艘船一直找不到，後來快要找到的時候，闖進了一個場景，我也不是很知道那個背景，就是很像馬奎斯寫的那種一個鬼魂的場景。全部被屠殺掉的一個華人的場景，最後他終於到了一個港口的時候，好像是有個老頭子跟他講說船就要開了，其實另外他看到的是河邊那個泥巴插了一些好像人的屍骸，船的帆尾都敗壞了的那個場景。

我想要講的一個是，我們兩個現在同樣是父親，也有小孩，我覺得說在我以前的時候，這種抵達之謎對我來講，牠其實不太是一個實體，即使是現在來講，牠對我來講仍然只是一個所謂惶惶的威脅，我剛才講過我生活在這個狀況裡沒有開往中國的慢船，因為我沒有什麼船要開往中國。我非常自信，我甚至非常多的書寫情感是附著或是朝向西方的經典。可是甚至我待人處事的一些標竿或是我閱讀的一些美學，我覺得是非常自在地在抄讀李永平的東西的時候是同步跟抄朱天心、朱天文、大陸的莫言、韓少功這些人的作品是同時的，我沒有什麼特別強烈感覺。可是現在對我來講好像變

成一個惘惘的，我好像有船要開始開往中國，有一個慢船，可是我覺得我真正的抵達之謎是從我父親死了以後，我覺得是我注視著我父親的屍體，突然出現了一個我自己，我變成孤兒了。原來我從小到大由他一個人的意志在描述那個家鄉的世界整個消失掉，所以突然我不記得了，我沒有能力去把他想的那些東西描述出來。可是對我而言，我買一個機票，我飛過去，我到南京找那些大哥，當然他們可能也會慢慢的凋零死去，可是我還是可以到達那個父親描述的那個故鄉。然後，我要婊一點，跟這些大哥可以故意，就算我不會講台語還是可以假裝一下：「喜喔，喜喔」（按：台語），可以去學他們的南京話，假裝我也跟他們很要好，然後騙一些故事，可是你沒有了。

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有些地方對我來講很怪異的是某些部份來講，你現在在台灣，如果以台灣作為一個你講的居留、一個暫時的居所好了，我講由島至島好了，以台灣來講的話，你其實也有文章寫過說，其實你很像外省第一代，你也跟我父親一樣，你生活在這個社會裡面，我是第二代，我已經知道這邊的笑話怎麼講，知道這邊的抒情，可是你是第一代，某些時候也許你是甚至活在一個張愛玲的默片。可是你的兒子可能是變成了我，我不是要我吃我豆腐（觀眾笑），我的意思是說你的兒子可能就變成第二代。可是另外一個部份，如果回到馬華的地方的時候，我說我出現的那個惘惘的威脅是我的兒子會變成——如果是以馬來西亞的地標來看——我兒子會變成了第三代，如果我兒子他將來有一天開往中國的慢船是變成你，或是你的父親，你懂我意思？

黃：不懂（觀眾笑）。

駱：我覺得他可能會在一個比較善意的環境裡，譬如說我岳父岳母很疼他，或是一個

比較暴力化的國家機器介入的，包括課本、歷史的建立、認同的同儕壓力，我兒子會變成一個對他來講我爸的故事我也沒能力講清楚給他聽，我講的可能變得很爛，可是對他來講，有一天他可能會變成你所謂的那個馬華文學裡面注定的中國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暴力擠壓下的一個符號，抽象的符號永遠的一個存在、一個計劃。

黃：我越聽越困惑……

駱：對不起！對不起！我要講的是說因為我後來發現說你在後來在《刻背》之後發表的，我讀到的有兩篇包括〈另一個〉，包括〈火與土〉，牠已經完全不再像你原先寫的或是像張貴興、李永平。李永平即使在後來寫的那個〈望鄉〉，跑到那個森林去繞繞繞，好像走城鎮這樣繞那個西門町，他突然還是突然還是回去看他那個故鄉的那三個慰安婦，可是我發現張貴興他全部的書寫經歷都是在重建、復制、甚至虛構出一個他童年記憶的一個雨林的一個龐大世界，好像是一個銘刻出來的夢境。可是我發覺到你在《刻背》之後有兩篇是非常讓我困惑的是充滿了一個死亡的哀傷，然後他其實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一個途中，他好像是一個「抵達之謎」，他其實是你帶的孩子，是沒有終點的一個路程，而路程中間的风景或是畫面，可能是你埔里的一些畫面。我遇到了黎紫書有把你的當笑話在講，就是說你住在埔里暨南大學人家那個教授宿舍一人一棟一棟的，可是你們夫妻是把牠弄得非常南洋，種滿了各種南洋植物，然後養鵝養雞（觀眾笑），後來發覺養的全部是公雞之類的，我想也許你能夠談下這樣的……談下你的公雞……

黃：我養的那隻公雞，牠大概很寂寞，牠每天都飛到窗臺上看我們在屋內的活動，可是鳥類的衛生習慣不太好，牠去到哪裡就拉到哪

裡，所以我們一直想要把牠趕下來。那隻公雞剛開始還很小，一開始想養兩隻母雞來生蛋給小孩子吃，沒想到養到兩只都是公雞。我就想說，根據我們的了解，如果是兩只公雞，理論上有一只公雞會自動變成母雞（觀眾笑），可是也沒有（觀眾笑）。更麻煩的是公雞長大之後會啼，剛開始是很沙啞的，後來就很響亮了，而且牠習慣也不太好，有月亮牠也啼（觀眾笑），可能車燈牠也一樣，結果一直在那邊啼，半夜也啼。後來沒辦法只好抓到附近森林裡面去放生，後來有些同事很天真地問我說你的公雞哪裡去啦，我說「曲高和寡」，被放生了，這是公雞的故事（觀眾笑）。



▲知名台灣小說家朱天心也是現場嘉賓。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回答駱以軍的問題，不過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小孩的那一代，我覺得他們的處境會更艱難。也就是他們現在在台灣土生土長，可是根據台灣國際法，他們是外國人，所以我們一家四口都是外國人。那他們的原初的記憶可能都是台灣的，可是一生下來就是外國人，那會比我們在馬來西亞的處境其

實更糟糕，雖然是種族歧視的二等公民，可是在台灣他們可能連這個都不是。不過我也不知道從何談起，因為駱以軍的發問方式非常迂迴。他又回到之前，他講一講自然就會把答案講出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哄堂大笑）繼續講下去。

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朋友有問題，可以交流一下，因為 8:05 分了。那個楊佳嫻，妳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駱以軍的？

楊佳嫻：好像講義上面寫的問題，有沒有受限於專欄的壓力？這個部份我覺得不錯。

駱：我這幾年很幸運，我這幾年好像有個古代的□□，天子腳邊行走，就是我覺得這幾年有點是被幾個大哥，像吳繼文大哥、唐諾大哥，然後天心，然後時不時會寄一大堆書給我的黃錦樹（黃：他自己付錢的，不是我寄）。錦樹之前有問我一個問題，就是說——就像楊小姐剛剛講的——接專欄其實有問題，當初我也沒有嘮咕說，這個私下大家虧一下就好，不過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問題，就是其實

不是光在《壹週刊》寫一個數字，因為我其實以前也有寫寫，寫開心了然後超過字數。他們那個小編輯很好，會把牠打好字傳過來叫我刪，後來刪刪刪，我怎麼到後來有時候有些章節會失去熱情，就是覺得我寫得那麼可愛，怎麼你又把牠整段要刪掉，我覺得篇幅慢慢變小了，不過我覺得作為一個對手，黃錦樹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也會心裡跟他講說，其實我

## 一場邊緣與邊緣的對話：



主題：外省流亡文學  
與馬華文學在台灣

12月24日【五】18:30

地點：總圖四樓多媒體418室

【台北市106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請準時入場

合辦單位：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 台大小說賞析社

▲座談海報。(設計◎吳子文)

也正在醞釀一個寫出來以後自己會滿意的唯一的一個長篇。這個〈壹週刊〉這個事，事實上很多只是爲了我那個 shopping 狂的老婆（觀眾笑），上輩子欠他們兩個兒子。剛剛在講那個牆面的時候，有一個東西我覺得確實也是存在的，就是其實你那個論文提到牆的時候，你有引那個周蕾的那篇論文講到班雅明講一個好像本文的句子好像在那個翻譯的問題前面像一堵牆，如果說是逐字翻譯的話，其實是一個迴廊、拱樑，可是周蕾有提到說那個東西是殖民國度面對一個西方的文明文化的一個交易行爲的時候，牠其實是一個商街，牠同時是一個商廊，一個商店街，就是像剛剛就講說那個牆面牠不光只是一些種族或民族主義核心的認同問題，牠其實還同時出現了一個文學商品化的東西。還有引那個什麼哈伯馬斯在講說，當那個商業機製資本主義的邏輯進入到那

個公共領域的時候，牠很容易會把原來應該是政治的…應該是一個批判的，批判文學的政治性，牠會把牠變成是一個消費的或是商業的文學的政治性，我想這個可怕的陰影其實是籠罩著。然後我剛一開頭講到說我很幸運我在天使腳下行走，我好像是這一群人裡面最懦弱的、病兆最多，可是我覺得牠形成了一個書寫群聚非常強悍的監督力量，我當然不希望我被甩掉這個強悍的…

黃：我回答那個駱以軍一個問題，他那個寫得非常複雜的那個問題裡面的其中一個，是談那個辜鴻銘跟郁達夫。我用小說跟論文的方式寫了好多次的郁達夫，各位也知道郁達夫的遭遇，在中國文學史上，當他離開中國到南洋之後，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寫什麼，在一個制式的文學敘述裡面，他變成了一個抗日份子，我們看到的蓋棺定論。

對我來講，意義可能不一樣。郁達夫他是那個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成功的例子，他長得非常醜，然後生活習慣也不好，可是他是一個語言天才，懂好幾國的語文，是一個舊名士，就是詩詞寫得蠻好的；他的小說馬馬虎虎，卻是抱著大名，在那個時代，可是他畢竟是在整個近現代文人下南洋裡面名氣最大的一個作家。名號最響亮的，南洋人都把他當成是大師。可是這個大師他之所以下南洋，當然跟鄭和不太一樣，他其實是有點落跑的意味，他家裡出現了問題。可能他老婆偷人什麼之類的，反正不管了，他是他自己的一個哀傷的行程。到了馬來西亞在星洲日報工作，其實也不過是當一個副刊編輯而已。我們看到的資料是郁達夫這個傢伙愛喝酒，酒量很好，然後也愛交朋友，然後愛嫖妓。我看到那個跟他一起到南洋的朋友每次陪他喝完酒、吃完宵夜後，就陪他去嫖妓。然後都在那個馬來妓女的高腳屋下面等他，那個好朋友就在下面抽煙等他，等他搞半天出來

了，意猶未盡，就去下一家。郁達夫其實瘦瘦小小，可是他一晚上跑個三四家沒問題，這是郁達夫。可是他畢竟是名氣太大，所以當那個小日本打來的時候，他跟胡愈之、陳嘉庚他們一道落跑，從新加坡跑到蘇門答臘。人家逃亡的時候都盡量藏起來、都換名字，他也換名字沒錯，換成趙連。可是這傢伙很愛現，就是有一次日本軍把所有人攔下來檢查的時候，全部人要跑，小日本要開槍，他去跟那個日本軍官用日語對談。然後，他去修牙齒、去看醫生也跟醫生用德語對談，炫耀到這個地步。然後也毫無避諱地，因為荷蘭人落跑了，去買了很多荷蘭人留下來的書，很多都是德文的世界名著。因為他德文很好，擺在家裡，那你隱姓埋名，埋個什麼？大家都知道你是誰，日語講得那麼好、看德文書、講德語，所以所謂抗日份子是有問題的。我們看的資料知道他在蘇門答臘的時候，其實跟日本人合夥賣酒，當然也是個偽裝。然後很多日本軍官都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後來他死的時候，最傷心的可能不是那些同儕，而是那些日本人。因為他們失去了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們把他當成自己人。所以他是怎麼死的其實很微妙，後來有一個日本學者叫作鈴木正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到答案，他說訪問到當初下手的人，證實是被憲兵絞死，怕他講太多話，在刑事法庭上。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幾乎是低估了或高估了這些朋友中的某一些人。

這個故事當然跟我們不太有關，可是郁達夫是一個很重要的隱喻，他死在南方。我們一直在估量這些南來的文人給我們留下什麼遺產，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面寫到過，郁達夫留給我們的，是他的失蹤。他其實沒有寫下什麼像樣的東西，他的小說馬馬虎虎，那時候也不寫了；他舊詩詞也不是最好的。他留下的只是一個很大的隱喻，一個死無葬身之地的隱喻。現在他的屍體埋在哪裡沒有人知道。被草草埋

葬，然後人間蒸發了。還有一個小故事，這個郁達夫，他到那邊不知道是不是爲了隱姓埋名，他娶了一個印尼新娘，在台灣很流行。他的習慣很不好，以他的聰明，他很快掌握了馬來語，他把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叫「bodoh」，日文就是「baga!」，笨蛋，一個大姑娘。那時候他已經五十歲了。每次生日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寫遺囑：「我已經活到幾歲了，如果我死掉的話怎麼處置我的財產…」。這個郁達夫他的南來、他的失蹤，然後他離開了中國文學，他進入一個不可思議的蠻荒，就是說他失蹤了，然後這個東西，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南洋中文寫作者的一個隱喻。

相對於郁達夫，辜鴻銘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他是檳城出身的，是那個辜振甫的叔祖。跟台灣的辜家是同宗，姓辜的很少，因爲「辜」是罪的意思，他的祖先一定是罪犯。他們在爸爸輩或祖父輩就開始在檳城，是檳城開荒的第一代，跟英國人關係非常好。所以辜鴻銘小時候就被…那個老外名字我忘了，被收作養子，然後送到英國，受英國最完整的貴族教育，所以他拉丁文也懂，英文也懂，英文呱呱叫不用講，中古英文他也懂，然後德文、法文，後來他又到法國、又到德國，所以他德文法文底子非常非常好。好到說，他後來很無聊可以在英國的報紙用最好的英文去罵英國人，在德國的報紙用典雅的德文罵德國人，所以他的國際名聲很大。

可是從歐洲回馬來西亞後，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就是有一次他在大概是在檳城還是馬六甲，遇到馬建中，他是作爲中國的大使還是什麼忘了，然後他南遊途中，辜鴻銘就登門請教。馬建中也不是等閒人物，那時候是真正懂西學的幾個人物，中英文底子都非常好。傳說中不知道跟他懇談了一天、兩天、三天，可是馬建中的〈南游記〉裡面居然一句也沒有

寫到這個事情。可是後來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效應，辜鴻銘回中國了。他本來就是我們講的峇峇的典型，中國話都不太會講，他會講閩南話沒問題，但他回中國。我們看到馬建中說服他說：「祖國需要你。」這句話各位常聽說，尤其是什麼國事危難有的沒的，很有勇氣。回到去第一件事就是他必須學中文，可是他回去的時刻是滿清快要掛掉的時候，他第一件事情，學中文的同時也留起辮子來，所以很悲涼的是他成了最後一個遺老。他回去，他很辛苦地學中文，然後在那個張之洞的幕府裡面，其實別人都把他當洋鬼子。他很努力去學，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可能連那個斷句都沒辦法斷，從頭開始學就對了。可是那時候的讀書人非常瞧不起他，因為那是他們幼稚園讀的東西，辜鴻銘二、三十歲才開始。所以我們後來看到他的經歷是他後來被請去北大教書，他開的課仍然是英國文學，兼容並蓄沒錯，沒有人認為辜鴻銘的古文像個樣子。他們常常瞧不起他，後來他的部份工作就是把他對讀古書誤解而來的意見寫成德文或者英文在國外的媒體發表，他的詩也是以英文發表。你們看周作人、魯迅等，他們回憶北大人會回憶到辜鴻銘那條辮子，綁著條辮子，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很多人都說：「都已經新文化運動了，你還綁著這個辮子幹嘛？」他說：「這個有形的辮子容易剪，無形的辮子可是剪不掉。」這個辜鴻銘後來不知道哪一年被北大 fire 掉、還是退休我不曉得，此後就沒有任何他的記錄，人間蒸發了。在某種意義上，是這兩個典型：郁達夫跟辜鴻銘。我們的位置都在這兩個之間，你可以說郁達夫是一個，雖然不是他的選擇，他是一個本土化的例子，本土化到死無葬身之地；辜鴻銘是中國化的例子，中國化到「沒有家園」。一直到老，最近看到一些論文寫說，翻到辜鴻銘當年的藏書，他的題字、筆劃都是錯的，學到老筆劃還是錯的。他學生回憶說，他寫黑板的時候，那個字沒有那麼多劃或少幾畫，不自覺

的，因為他一開始受的就是另外一個語文的，他是峇峇，很典型的峇峇。

這群人對我的意義，幾年前我在提倡重寫馬華文學史，其實重寫馬華文學史是有限的，你要寫一個文學史你要有對象，要有可看的對象、豐富的對象，阿貓阿狗寫來寫去也沒什麼成就感，如果他很爛的話，你講不出個所以然，可是我另外提倡的一個是重寫馬華文學，要重寫馬華文學就另定別論。在某種意義上，在張愛玲的「對照記」提到，那個張愛玲到晚年也是陰陽怪氣的，她在「對照記」裡面，她的相本，回憶她平生她愛的人或到晚年還想念的人，她的爸爸、她的媽媽、她的祖父、他的奶奶、外婆、姑姑，她後面有提一些怪怪的話，她說這些都活在她的回憶裡，「等到我死以後，他們將再死一次」。反過來講，我們的書寫活動，可以讓那些死去的人再活一次，謝謝各位。講完了，沒有問題就結束了，以後要演講記得請駱以軍哦。

駱：因為在場有一個大作家朱天心有來，不曉得她有沒有什麼……

黃：我下一個簡短的結論，就是所謂的在台馬華文學或者馬華文學，簡單的說，很宿命的，馬華文學只能是流亡文學，那至於強調馬華文學本土性的人搞不清楚這一些，馬華文學就算再怎樣的鄉土文學，仍然是國境之內或者國家文學體系之外的流亡文學，我覺得台灣的鄉土文學其實應該看看我們的經驗。謝謝各位。收工了。

梅：今天我想很高興，有黃錦樹和駱以軍兩位老師來為我們進行這麼精采的對談，今天主辦的同學一方面是小說賞析社，另一方面是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所以請到兩位老師來對談，事實上也談出了很多我們的文學以及在這

## 與馬華文學在台灣 黃錦樹對談駱以軍



▲兩位主講人與台下觀眾互動。

個時代裡面台灣很關切的問題，特別是文學方面，剛才我們的兩位老師很具體的個人的經驗裡面談到一些認同的問題還有關於歷史的問題，我想對大家的啟發都很大。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把握機會喔，9點以前就要結束了。

問題：

1. 兩位您好，講義裡面提到的第三題，就是關於把小說背景搬到鄉下的可能，我想請問兩位看法。

駱：因為我有幾次是去錦樹家，他住在鄉下，他跟我說不要再寫這些都市文學，已經破產了，我當然是希望能夠寫鄉土的文學，而不是寫現在的都市文學。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黃：駱以軍累了，他其實可以講說這種問題不想回答就好了。其實各位如果有看相關論文其實是很清楚的，不管是葉石濤、彭瑞金，還是那些徒子徒孫們他們對台灣文學的定義都是非常清楚的——省籍的預設，這其實也沒什麼好談，因為沒有爭議的空間。如果各位有興趣，8號交大那個研討會，我處理的題目是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對這個問題有一些回答。另外，對我自己來講，因為我本來是鄉下長大的，我記得有一次在台中的一個書店，書店的名字好像叫「闊葉林」，那個老板看了一點我的小說，他講，這個跟我們鄉下的經驗好像喔。可以理解吧，沒什麼大不了的。就文學技術來講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致命的是那個省籍意識。我在很多脈絡裡面都有談到，借整個大馬的經驗談到，馬來西亞的華人有分兩種：一種就是這個峇峇，就是說他的祖先可能

可以追溯到鄭和下西洋，他們最後的演化是不會說中國話，可是整個家裡所有的擺設是明代中國的形式，然後發展出一種混種馬來語。另外一種類似外省人，他們叫「新客」，十九世紀的移民，我的祖父母就是屬於這一批，所以我那篇論文就是要藉這個經驗告訴大家說不要整天在談什麼省籍省籍外省人，就移民史來說這是常態的結構，沒什麼好排斥來排斥去的。而且尤其是我們很清楚知道說製造外省人或製造一個族群，就跟馬來人一樣，他創造了一個土著，他本身必然是一個排他性的。而且他創造的目的就是為了排他。台灣現在重演了，其實是一樣的東西，而且這個東西從寫作者的角度來講，我非常不希望來干擾文學，就是這個東西，所謂的省籍意識，如果你用嚴格的文學標準來衡量，戰後以來，或者不要扯那麼遠，當代來講，本省籍作家有哪個寫得過駱以軍？（觀眾笑）有沒有人要攻擊他，快點。

2. 我想請問一下關於馬華文學的部份，我想問的問題是，在台灣我所接觸到的馬來西亞的學生，他們偶爾也會流露出對華文的嚮往，那為什麼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會，如您所說的，沒有什麼人在關注，因為在台灣至少朱天心、朱天文都有非常大的讀者群，同樣張大春、駱以軍也一定是。我曾經聽過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是，一個人在看書，旁邊有一個不認識的人問說你在看什麼，然後他說：「朱天文喔，哼，我以前還有看，後來發覺她竟然支持連戰，我就不看了。」我當時就愕然，覺得「無可相與言」。就是第一個問題。

黃：我先回答妳第一個問題，不然等下就忘記了。妳最後講的例子，妳顯然遇到笨蛋了。馬來西亞號稱有五百萬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基本上是移民社會，移民社會大部份都是工人子弟，不然幹嘛離開中國？還有少部份是商人，在結構上來講工人最多，不識字，像我的祖父



▲現場觀眾提問。

祖母，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這些就是文盲。他們的子弟到馬來西亞之後，歷史學家有研究過，華人至少可以分成幾個類型，是不是文盲都被掃除我們不知道，可是至少華人群體有分成讀馬來文的，讀英文的跟讀中文的，是切割得蠻清楚的，而且大勢之所趨，這些大部份人都為了子女未來考量都盡量送去馬來文體系的學校去，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這整個中文閱讀有可能很有問題，這是第一個。另外一個可能更重要的是大部份的馬華文學真的寫得不好，最好的都在台灣。就是說沒有一個相應的文化作支撐，而且馬華文學的素質這幾年的確變好了，我在報章上有看到說是因為我當初說「經典缺席」，就是實在沒什麼馬華文學可讀，老人家很生氣，寫了一輩子你說寫得不好，那時候年輕人就覺得說男兒當自強、女兒當自強，以後的人寫東西就不敢亂寫，就以品質為基本要求。可是不管怎麼樣這個接受的群體還是非常小眾的，尤其是這些新生的一代，他們更是知道技術上的改良，然後要寫得更繁富，這些寫作者寫出來的東西，坦白講，老頭子們看不懂，就是文化教養上有一個巨大的區隔，

所以他們恐怕也看不起。尤其是我們來台灣的這些人，更有得講，說你們已經離開了，已經不屬於馬華文學之類有的沒有的。這是一個，甚至像，比如說我的書在台灣出版，我都很懷疑到底有幾個人買，我猜大部分大概都是大馬留台的同學，所以可以知道是小群體中的小群體，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第二個問題？

3. 剛剛你有提到馬華文學必然是流亡文學，但是我想問一下關於本土文學的界定，就像我非常認同剛剛駱以軍講的，你可以感受到那個（馬華文學）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麼看待本土？

黃：我是反對「本土」這個概念，我剛剛的意思是說馬來西亞現在有一批人是在談本土，當然他們談本土的目的是針對我們這些離開馬來西亞的人，其實我們已經不「本土」了。這種話本來不用理牠就好，可是我是好心地跟他們講在馬來西亞用華文寫作，本土是不可能的，你要本土拜託你用馬來文寫，而且你用馬來文寫，恐怕你要用非常道地精煉的馬來文來寫，不然的話下場就跟早期現代印尼語文學開始時候的 Peranakan 作家全部都是華人，馬來文的書面化完全是華人在弄的，然後這些華人他們寫出來非常好的小說，可是印尼文學界長期不接受他們，理由是怎麼？說他們的馬來語是「pasar melayu」，菜市馬來語，就是一個很爛的混雜語，可是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來看，這是絕佳的東西，所以後來一個荷蘭研究者，他去專門研究印尼、馬來西亞的中國演藝小說的馬來語翻譯的，他發現之後驚為天人，他說這些都是傑作，經過他大概用荷蘭語或印尼語的論文高度肯定之後，印尼學界才說：「喔，喔，可能要重新看一看。」所以我跟朋友爭論的時候說，語文絕對不是問題，牠最後還是那個牆。

4. 請問駱以軍寫《棄的故事》這段時間到底做了什麼事，有人說你正在打電動。

駱：我覺得黃錦樹很可怕，因為我覺得我老師在全盛時期的時候，我覺得他那個時候他是一個膨脹的星球，結果黃錦樹插了他三把刀，我覺得我的老師的立即就變成白矮星。然後黃錦樹也插了幾把刀在我身上，我是牧羊座，我不願意被論述給劃下那個如來佛的手，可是那個陰影一直在，我好像跑不出去。那幾年我真的是什麼事都沒做，因為住陽明山，我就蠻頹廢的，我有去一個出版社當小編輯，我大概一個禮拜去一天，幫一些很爛的書——就是賣錢的一寫封底，所以我覺得黃錦樹在講，我覺得也是整個五年級世代的一個集體的病症，就是喝西方奶水長大的小說家，可能也包含像天文、天心、張大春，他們有個非常幸運的身世和遭遇，像幾乎在差不多 25 歲左右，所以該具備的視野、文學教養、文學人格大概都已經非常的完整，其實現在你知道西方那些非常好的、大的，像奈波爾，那時候你給我看他的第一部長篇，好像 28 歲，什麼什麼《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你拿那個小說再跟他 40 歲的小說比已經不會感覺到退步或進步，這樣的東西。可是我因為拉掉了那一段，所以我的那個知識素養和文學教養其實是非常的殘缺的，是有跛腳，我後來這幾年又有點混亂，家裡我父親生病，然後我太太也有些不快樂，生小孩，所以時間有點斷斷續續。我剛才講的是說我蠻幸運的，後來我有好一點是因為被那個——這樣講好像在拍馬屁——就是我真的有被天心他們撈了一下。

我其實出了《妻夢狗》那個畫面，我記得非常清楚是書做好了，我心裡非常悲傷，因為一個爛出版社，我出了以後再過兩個月就倒了。那個書其實放到誠品大概過個一個月我去誠品就看不到了。那個封面是我自己找兩個皮



▲會眾向常感嘆沒有讀者的黃錦樹教授索取簽名。

影戲的，我去請他們拍照，然後我跟我太太去出版社搬書，牠會送二十本，所以非常幸福覺得說好漂亮，覺得說這是我最後一本書了，就是我不認為我還會寫下去了。我大概沒什麼機會了，後來是有被朱天心他們有拉一把，他們對我來講是像神嘛，他們的手指頭就叫我要一直寫下去，我後來覺得說這幾年其實有一些爛的狀況，我還是覺得我應該不會垮掉，因為大家都是高手，你在空轉、你在混的時候，大家看一看會知道，就帶過去了。知道你這個階段不容易，你也不能拖太久，你下一個還要再有東西出來。

梅：相信今天大家都覺得意猶未盡，為我們留下將來很多相像的空間。我們謝謝兩位老師。■

附錄：

黃錦樹的十問：

一、你對外省流亡文學這樣的歸類有甚麼看法？會不會覺得裡頭蘊含著對外省世代台灣認同的懷疑？還是乾脆接受這樣的新歸類——因為反正不被認同——以發展中文離散文學？

二、還是你覺得目前的族群撕裂對你的創作和歸屬還不是問題？牠是否多少影響你的寫作？你是否認為自己的創作最終還是歸屬於中國文學？

三、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當前的台灣文學定義（以台灣意識為必要條件）有牠潛在

的省籍預設，並且在省籍對立之外蘊含著城／鄉對立。如果要求你把小說的背景搬到台灣鄉下，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我就常被問道為甚麼不寫台灣經驗）

四、作為台灣文學外省第二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能否說說你對在台馬華文學的看法？對我們而言，在走向寫作之路上，直接從台灣文壇汲取了大量資源（不論是台灣生產的，還是台灣學者引介的）。但感覺上，我們一直處於台灣文壇的邊緣，似乎對這裡的寫作者沒產生甚麼影響。你覺得我們這些從南洋來的人呈現的經驗（及文學經驗）對於像你這樣的作家有何意義？

五、在和董啟章的對訪談裡，你會說自己被貼上私小說標籤。但問題是，私我的魚缸會不會小了一點？戲劇是你的專業，為甚麼你只選擇有你自己臉孔的假面？

六、堅持當專業作家的你（在我只能是業餘興趣）如何看待寫作這回事？寫專欄不會構成一種消耗？持續的專欄寫作，會不會把你的小說切割成兩千字兩千字一節一節的？還是你覺得你早已發展出適應這種機制的拼裝組合式寫作（俗稱後現代拼貼），故不受影響？

七、能否談談你的文學教養。談談對你有決定性影響的幾個外國作家。你在書評書序中反復徵引波赫士昆德拉卡爾維諾，是否相對而言中文作家的影響小一些？

八、對台灣前行代作家的看法。從日據時代以來，你個人特別欣賞的作家是哪些？

九、能否回顧一下你的寫作生涯。出道並獲得肯定算蠻早的。如何看待我們這世代，有的出道早，有的出道晚。早夭的特多。死了一個寫

詩的，三個寫小說的自殺了。你覺得小說之於我們這世代，是否特別沈重？

十、過去的作品中，最滿意的是哪一部？希望完成一部怎樣的夢想中的小說？

對談人簡介：

黃錦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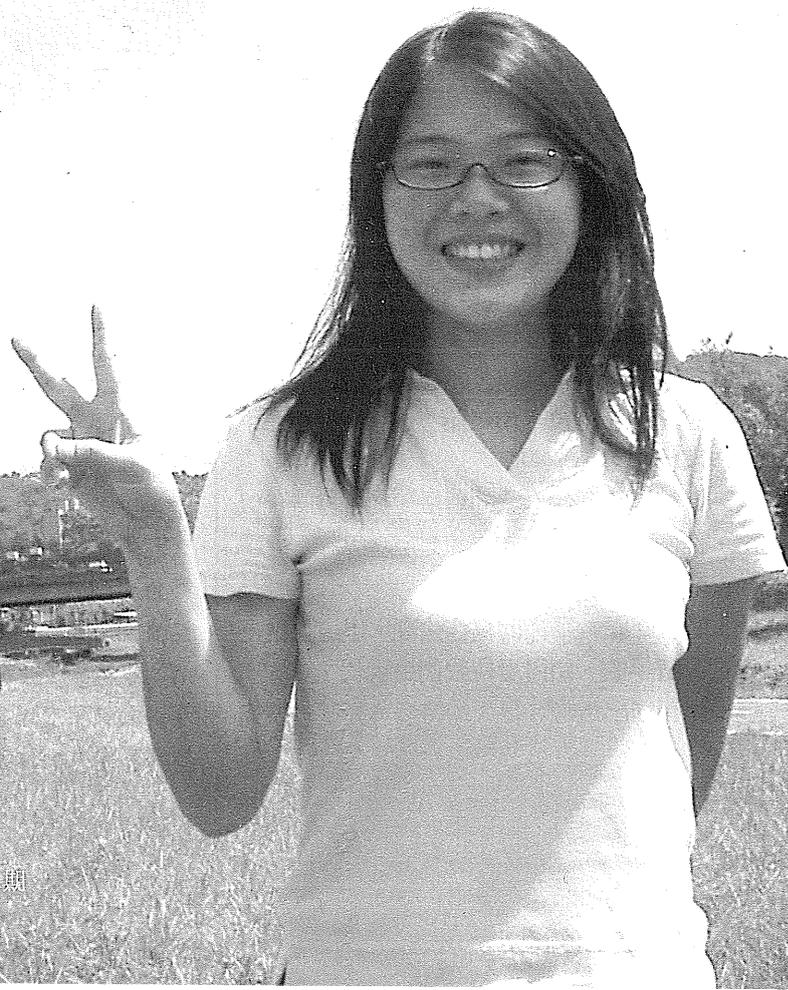
1967年生。馬來西亞公民。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由島至島》、《土與火》，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等，並合編有短篇小說集《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原鄉人：族群的故事》。是當代馬華文學最重要的論述者及代表性小說家之一，亦以評論介入台灣當代文學的解釋角力場。

駱以軍

1967年生。安徽無為人。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現專事寫作。曾獲台灣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全國大專青年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等不計其數，難以備載。出版小說集《紅字團》、《我們自夜間的酒館離開》、《妻夢狗》、《第三個舞者》、《月球姓氏》、《遺悲懷》、《遠方》；散文集《我們》、詩集《棄的故事》等，並撰有劇本多部。作品曾蟬聯多年兩大報年度好書獎，是台灣中生代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附錄二

# 第十二屆 大馬旅台文學獎



## 散文

主獎：張依蘋	台大中文碩三	紗籠謠	獎金七千
評審獎：張瑋栩	政大廣告系四年級	剛好我們都是天使	五千
佳作：陳淑君	師大國文系三年級	童夢	三千
佳作：龔萬輝	師大美術系四年級	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	三千
佳作：曾詩琴	輔大翻譯所碩一	消失的王者	三千
佳作：曾心怡	政大中文系四年級	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	三千

## 新詩

主獎：張瑋栩	政大廣告系四年級	23歲	獎金七千
評審獎：羅志強	中山中文系四年級	口香糖的滋味	五千
佳作：陳聯利	台大歷史系二年級	去日	三千
佳作：魏月萍	台大中文所碩四	家	三千

## 小說

主獎：龔萬輝	師大美術系四年級	邊境	獎金一萬塊
評審獎：曾心怡	政大中文系四年級	拍照記	六千
佳作：張依蘋	台大中文所碩三	哭泣的雨林	四千
佳作：史蘭亭	台大語言所碩四	記(不)得	四千

編按：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得獎作品的正式發表足足「遲到」了五年之久。當年的文學獎活動由顏建富（現就讀於政大中文博士班）負責統籌辦理，並於2000年中旬順利頒佈得獎名單，然而礙於經費，始終沒能將普獲評審好評的得獎作品付梓出版。有鑑於此，此次《大馬青年》的復刊特別騰出版位供得獎作品作發表之用，以彌補當年美中不足的遺憾，也讓年輕一代有機會瞻仰「先輩」們傑出的表現。

# 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 決審會議記錄 散文組

時間：2000年4月29日

地點：JJ cafe

主持人：徐世珍（政大中文所）、賴澄玉（台大中文所）

評審：張曉風、方瑜、潘麗珠

收到25件作品，進入決審的一共有11篇。

主：大家好，這是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散文組決審會議。散文組的獎項有四名，第一名是主獎，有一名，評審獎是第二名，也是一名，再來有佳作兩名，佳作兩名我們希望是有分出先後的，就是第三名和第四名。我們在第一回合，請老師各選出五篇作品。

三票：〈童夢〉、〈剛好我們都是天使〉、〈紗籠謠〉

兩票：〈消失的王者〉（張、潘）、〈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方、潘）、〈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方、張）

○票：〈九州〉、〈倒退〉、〈重生〉、〈牽手〉、〈出口〉

方：大家差不多啦。其實〈消失的王者〉我本來也是要的，但因為只能要五篇，所以只能放掉。

主：那我們現在零票的決定淘汰好嗎？

方：好，好。不過可不可以通融六篇都得獎，

就是多一篇佳作，排一個次序，這樣子就好了。

張：剛才只有說四篇得獎。

方：我覺得佳作，其實是鼓勵。前面還是有排名，但是可以佳作可不可以稍微多一兩篇？

潘：可能牽涉到他們的經費問題。

方：我們先從兩票的開始淘汰，三票的就都保留，然後這三篇裡面選一篇。

張：其實因為這個是一個獎項，牠跟一個持續的、長期的寫作不一樣，所以我是希望能看到題材上有突出的作品。〈童夢〉討論這一代成長的年輕人普遍會碰到的漫畫，比較掌握到特殊的範圍。我在給一個獎項時，這個是一個滿主要的考慮。至於〈剛好我們都是天使〉用到豐富的文學背景，然後又把牠化入現實生活，我覺得這個組合是滿成功的。〈紗籠謠〉是很可愛的，能夠把大馬特別的紗籠寫出，所以各有特點。〈消失的王者〉寫正在瀕臨絕種的生物，用交錯的方法寫出孟加拉以及在大馬的兩隻老虎，最後是用那麼同情哀傷的結尾，我覺得是滿好的。

如果可選更多，那麼我比較會傾向選擇〈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比起〈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因為比較平實，是一個家族系統的寫作，包括外祖父、外祖母，對他們的想像，應該說在今天的華人世界裡，有時候打破一些禁忌，對於前人特別是對於女性長輩的想像的空間。所以我讓我選的話，我會去除〈新年前夕的數

字之舞〉。

主：那方瑜老師呢？

方：那這三票，其實我分數都打得滿高。〈童夢〉不是我的最高分，寫一個少年回憶，而且是用漫畫的喜好，看起來覺得很親切，從參與漫畫社，一直到社團的解散，作為一個主軸，這也正是他整個六年的少年期。這六年的少年期和漫畫社的成立到解構，完全合在一起。那〈童夢〉是一個漫畫的書名，也是全篇一個主要的比喻和象徵，這個夢怎樣成形、怎樣消散，然後大家成年以後都不再能夠創作漫畫，變成畫沒有創意的廣告畫了，這好像童年之夢的消失。所以〈童夢〉是大友克洋漫畫書的名字，但是也是整篇的一個寓意，處理得很好，整篇就是說少年跟成人世界的對立，雖然沒有著墨很多，但也可看，少年在看漫畫，家人反對，後來成年後，跟漫畫也就脫鉤了。

〈剛好我們都是天使〉，因為作者受到外文系洗禮，用了比較多文學作品，可以很流利地運用進去。主題是寫年輕的歲月裡心靈的寂寞，雖然填塞很多東西，但是一直在問為什麼沒有人來愛我。他用天使的意象貫串全篇，跟〈童夢〉一樣，這個意象也是很成功，有很多很好的意象和比喻。

我個人打分數時，是把〈紗籠謠〉打得比以上兩篇多一分，因為開頭比喻非常好，而且貫串全篇，用蝴蝶破繭而出，然後蝴蝶再也回不到蛹裡面。作者把紗籠包住小孩就好像一個蛹，紗籠用個鉤子掛在天花板上，小孩在裡面就好像蟲在蛹裡面，然後手腳都伸出時，他們就要脫離出來，脫離後他們又很想再回去，所以想跟妹妹爭紗籠，妹妹或弟弟被抱出來後，他們就想要再跳進去玩一玩，然後把紗籠弄破了，媽媽就罵他。一開始用蝴蝶從蛹理化出來

的比喻，然後用紗籠，很具大馬風味，和鄉土結合。我們的成長中，沒看過這種裝小孩的東西。然後他把那地方的熱天氣，用榴槤的果實的顏色，讓我想到《唯物之生》，把鄉下的植物、小昆蟲、嗅覺、溫度全寫進，是你們大馬的特殊風物。像漫畫那種，我們也有，可是這種紗籠就是你們特殊的。牠用一塊長長的紗籠布，把馬來特殊的育兒方法，串起童年的回憶、成長的變化，和歲月的流逝。一直到姊姊和英國人結婚，又有小孩，爸媽又把紗籠布掛起來，整個歲月的流逝，是一種成長的經驗，平淡中見出真情，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大馬文學獎，這一篇是最具有風土特色的。

〈消失的王者〉是從居民的安危跟老虎生存的對立面展開的敘述，所以這個其實也跟環保有關係，站在人的觀點也站在老虎的觀點，情景交融的片段很精彩。但這篇我之所以沒有給高分，就是倒數的第三段說老虎不見蹤影，那老虎王帶他們去看老虎，但是其實沒有找到。最後第二段緊跟著下面一段說終於真相大白，吃人虎並不是無故吃人，經過獸醫檢驗，十五歲的老虎身上佈滿十六處槍傷，傷口都在潰爛，已經沒力氣找別的獵物，所以才會吃人。可是既然他們都沒看到老虎，那這個老虎身上的傷怎麼又被看到呢？是不是不同地方的老虎還是怎麼樣？還是我沒有看清楚？

張：這個是跳掉了。

方：又跳回來馬來西亞？

張：兩條線。

方：對，兩條線，可能我就是那個時候看太快了，所以我沒有看清楚這個地方。整篇也是敘述和比喻非常成功，有一些資料的運用，理性和感性並重，我是覺得牠兩條線弄得很好。

〈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這篇很有創意，非常新鮮，遊戲性質很濃厚的作品。牠從阿拉伯數字 從 0 到 9 的數字引起的想像。那個 6 和 9 像人造衛星轉出去，實在厲害。還有那半邊的人，那個 8 切一半就變成 3，所以牠真的是遊戲性質很濃厚。全篇其實都是虛構想像的，把「想像的她」刻意講出來，反而是太明顯，可以不用如此明顯。全篇有非常鮮活的片斷，創意很厲害。

〈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我跟張先生一樣，我認為後輩寫長輩，本來就很難，因為你要站在什麼樣的角度呢？你不可能完全客觀，但是寫自己的親人、長輩，分寸的拿捏、處理方面是比較困難。而且寫外祖父母，資料就不是很多，隔了一層，常是聽媽媽講的，所以他在有限的資料發揮想像，還得保持距離。可是他寫得不錯，能夠憑想像寫出那個時代的氣氛和感情，他爸爸其實從小是個被寵壞的小孩，媽媽姊姊耕田讓他可以穿大白衫、戴銀鍊子，可是他因為吵架離家出走，整個生活改變。我是覺得他外祖父的著墨比外祖母多，他寫外祖母以前情人的那一段，讓我覺得有點學張愛玲。

張：那很可愛，距離有四個皮球。

方：距離，對，可是全篇的錯別字太多，大概就是這樣。

潘：我想兩位老師講的我都同意。我個人常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太陽底下有新鮮事有多好，題材的創新就是重要的導向。再來，有沒可能書寫方式是有新意的，我就會給比較高的評價。最後就是看文章後，這篇文章能不能感動我。

〈童夢〉最難得的是：我常常感慨現在年輕人的理想性薄弱，我看這篇文章時，牠能夠感動我的是那種理想的追尋，一個夢。不過，我最近剛好參與了一些高中與大學文學獎的評審，我發現我們有不少明

星高中的孩子，也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所以在考量時，分數就稍有點下了。

那〈剛好我們都是天使〉，我非常讚嘆這位作者把寂寞寫得這麼深刻，方老師有提到說他好像堆砌了很多東西，可是那東西其實都是一種百無聊賴下的，好像在他腦海裡，好像在他的生活裡面。其實我們現代人生活裡常常會感到微微的一種，我現在要做什麼，接下來要做什麼。我覺得這一篇是所有參賽作品文字最熟練、最成熟的，所以我給牠很高分。

〈紗籠謠〉我看了好多遍，看第一遍時就在心裡有牠了，題材很有特色，再看第二、三遍時，發現題材非常好，情況又很真摯、很溫馨。寫這篇文章的人想到家鄉情景時，不知會不會寫著寫著就流下眼淚？可是牠的文字，其實有點粗糙，若能稍微再留意文字會更好。另外像第三頁講說「我記得又是一個炎炎午後，我照例被抱離紗籠沖涼」，那麼小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我記得」？

〈消失的王者〉這篇敘述方式相當特別，那麼同時就是說牠的題材也很不一樣。

〈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我希望能夠多講一點，因為我覺得這題目非常有趣，最有意思的是，牠其實刻劃無聊，其實牠的文字表現就很無聊。我自己教美學概論，形式跟內容之間怎麼統一、扣合、協調，我覺得這一點牠是掌握得相當好。可是話說回來，也許因為如此，我覺得牠的文字有些地方寫得刻意了一點。

方：矯揉造作。就像那個想像的話，他一直說「我和我的想像的她」，那想像的她其實不用那麼明顯，反正牠整個結構就是想像，其實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說話嘛。

潘：其實他一直強調、突顯那個想像中的她，其實也是一種無聊。

〈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這篇讀起來，

我的感覺是牠的文字其實非常平順，不過牠有一點，就像說我們寫我們的長輩，有點難，所以牠比較能夠掌握好，就是有點冷，有一點距離。

方：對，故意拉開了。

潘：篇幅跟牠內容的承重是不是完全能夠承載得很好？這個部分我讀時覺得比較沒有那種拉近距離然後整個去放大書寫的部分，特寫的鏡頭好像沒有，感動我的感覺沒那麼強烈。

方：因為隔了兩代，寫父母親就可以比較有特寫的鏡頭。其實我覺得主要是他寫的時代，就是中國南方的地方，還有後來外祖父到南洋，這兩個地方在那個時代的面貌，較難呈現。

主：謝謝老師。那現在我們還是在這六篇當中，〈童夢〉跟〈剛好我們都是天使〉跟〈紗籠謠〉都是三票，那這三篇都要保留嗎？就〈消失的王者〉、〈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我們要保留哪一篇？

16分：〈紗籠謠〉

13分：〈童夢〉、〈剛好我們都是天使〉

9分：〈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

7分：〈消失的王者〉

5分：〈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

（由於評審認為以上六篇皆有一定水平，加上各有所好，因此「堅持」不願淘汰，主動捐出評審費，以作為得獎獎金，因此得獎作品從四篇增加為六篇。在確定以上作品都可得獎後，評審分出名次）

方：〈紗籠謠〉最高分，得第一名（主獎）應沒問題。（其他兩人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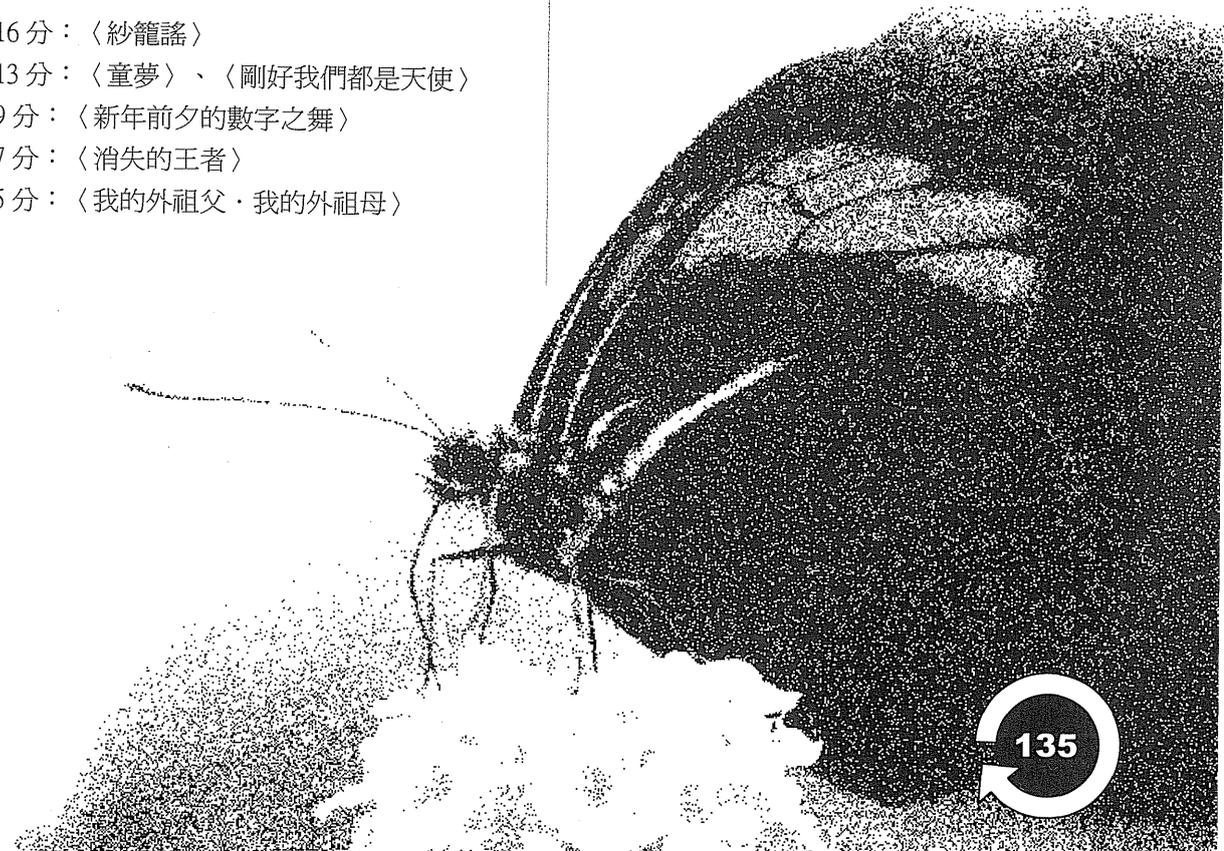
張：但這兩個 13 分的〈童夢〉和〈剛好我們都是天使〉，要不要討論一下誰是評審獎？

潘：這個文學獎的作品往後要印成冊，會流傳下去，因此在決定時要謹慎，〈剛好我們都是天使〉文字是最熟練的，很流利，寫情感也深刻，比起另一篇更適合得評審獎。

方：文字很熟練，可以給評審獎。

張：我同意，就選牠。

主：那麼我公佈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散文組主獎是〈紗籠謠〉，評審獎是〈剛好我們都是天使〉，佳作按照順序是〈童夢〉、〈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消失的王者〉、〈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



## 作者簡介

姓名：張依蘋

學校系級：臺大中文所碩三

參加組別：詩、小說、散文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第一次投稿及得獎皆發生在小學三年級，爾後個人的文學生命就如一條自由奔流的小河，快樂地行經諸文類的堤岸，中文、英文、馬來文…詩、小說、散文、劇本、兒童文學…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為了可能忘卻的紀念

我的創作觀：自然、真、美

## 張依蘋。紗籠謠

那是一段回不去的生命週期，一如已破繭而出的蝶，依戀著蛹的感覺，卻永遠只能披載一身七彩斑斕的羽翼，頻頻回眸徘徊。

「哦哦哦…哦哦哦…囡囡快睡覺…哦哦哦…快快長大口啃…哦哦哦……」

單調又重複的幾個單字，日復一日、夜復一夜縈繞在那束成一圈、平掛在鐵架子兩端朝相反的方向翹起的大彎鉤上、被小生命躺成立體狀的紗籠邊，哦哦哦…哦哦哦…，睡的香甜，蜷縮像一團幼嫩可口的榴槤果肉的嬰兒，就這樣一天一天飛快地飽滿而長大、在有一搭沒一搭沉吟的催眠曲貫串的歲月中，把紗籠睡得愈發渾圓漲鼓。

打從約莫一百年前開始，這群人的後代就養在「紗籠」裡，讓小嬰兒安臥於那三乘六呎的粗布中，鉤住粗布圈的鐵架上裝著兩個彈簧，以粗繩繫於橫樑上；就這樣，把和著血的骨肉交託給用熱帶原木建造的屋子，任彈簧哄著小娃兒擺盪在天地之間，盪呀盪呀，在時間的分秒轉換刹那，一毫厘一毫克地偷偷囤集喝下

的奶，把牠化為筋骨，悄悄伸展，直至父母有一天忽然發現小腳已長得探出紗籠，驚呼「娃兒長大了！」

生命最初階段的需求有著類似的本質吧。冬天睡在餘溫的炊口上，夏天在屋外納涼到天明，大夥兒分批來追尋「南洋遍地黃金」之夢後，皆一股腦兒把孩子裹在土著以粗布漂染成紅橙黃綠圖騰的紗籠裡，放心下田耕種或割膠去了，紗籠懸在半空不著地，倒不怕蟲蟻或小動物侵害手無縛雞之力的嬰兒。不管是棕色皮膚的原住民或黃皮膚的南中國移民，家家屋樑上都繫著一根掛紗籠的粗繩子，屋外曬衣鐵絲上，每天總有幾塊小娃兒尿濕換洗，在午後和風中被吹得國旗般飄揚的紗籠，有雨林花卉繽紛圖案的巴迪染布、有馬來男人每個禮拜五中午可穿著上回教堂頌經的格子布，也有少數人家用的是純白或豔紅的單色布…當布料的顏色漸漸褪了舊了，意味著小嬰兒也快離開紗籠，正式落地生活。

然而，戒紗籠就如戒奶一樣困難，畢竟，那

一片小包裹般的天地儼然像甫離娘胎小生命的第二子宮。近三年的時光，人生的風景幾乎就是透過紗籠縫隙所看得到的一方，奶水是從那兒送入口中的，母親慈愛的臉和歌聲也自那扇天窗出現，吃夠、喝足、打著滿意的飽嗝，就悠閒地在紗籠裡玩兒，慢慢等待一種叫做「長大」的生理變化…。那三年，日子是那麼的飽足平順，不管外頭是否經濟不景氣，政局是否動亂，紗籠裡的世界總安穩如初，宛如一座永不幻滅的烏托邦，因此，牠竟成了每個孩子的鄉愁所在，老捨不得離開，即便離開，也千方百計想再鑽回去溫存片刻。

於是這樣的畫面近百年來不停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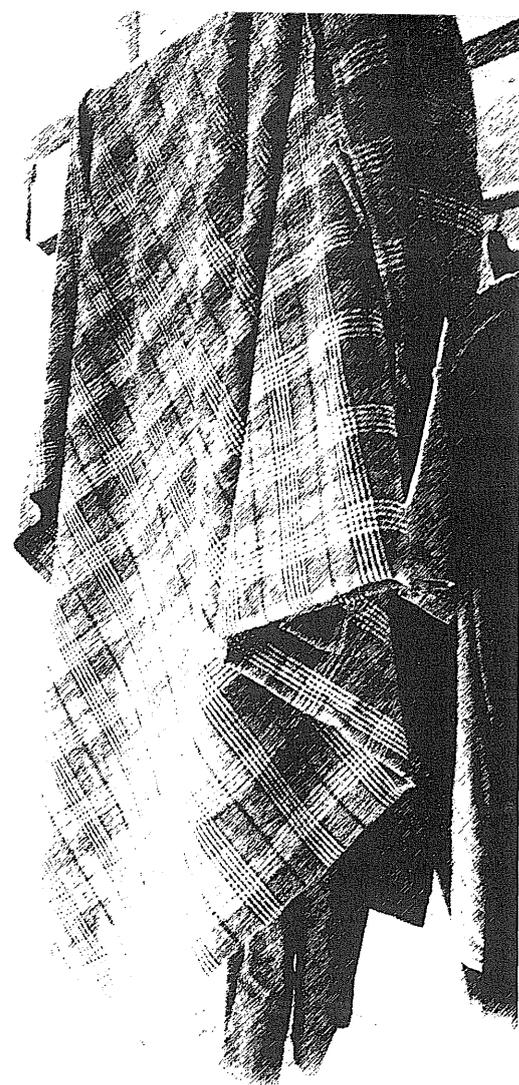
當母親要把浴畢的現任紗籠居留者抱進那彩布裡時，總赫然發現已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佔據了小娃兒的安樂窩；不速之客正睜著盛裝殘餘的歡樂和等候挨罵的不安之眼，停止了所有借來的時間和享受，盪鞦韆、扮泰山飛躍空中、或就躺著，用臀部往上下扭動操控彈簧的升降…甚至捧著小嬰兒的牛奶瓶大喝特喝起來。

曾經，我就是那不知所措的小嬰兒，被置放在地上，等著母親把姐姐趕出紗籠，且把玻璃牛奶瓶奪回給我。我往往沉默地、冷眼觀望姐姐戰敗公雞似地垂頭喪氣爬出來，像一個非法居民理虧地被驅逐出境般狼狽，把偷來的快樂悉數奉還，落實地慢慢走開。

而紗籠的誘惑是如此之大，以致這偷渡客總伺機去而復返。可是，生命週期的推衍已注定時間之不可逆，硬是要膠著於過往或已逝的時刻，難逃天譴。

我記得，又是一個炎炎午後，我照例被抱離紗籠沖涼去，回頭但見紗籠被激烈地搖晃擺盪，姐姐正瘋狂地閃著發光的雙眼，咧嘴開心的笑著，口中哼著「哦哦哦、哦哦哦…」

母親見狀大喝一聲，姐姐頓時傻了眼，嘴巴僵成「O」形，說時遲那時快，樑上的繩子應聲「卡察」而斷，彈簧叭噠重重擊打在姐姐的頭



骨上，紅色的液體滲入鮮艷巴迪布中，姐姐也自空中墜地，昏厥過去。

那回之後，姐姐向地心引力妥協了，人畢竟是水和著泥捏成的呀，雙腳踩在土地上，才是成人的定律吧，紗籠，只能做為從那神秘世界流落塵世的過渡居所。

我不久也長得踢破逐漸薄舊的紗籠，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自行爬出紗籠，如已長成的蛹棄置保護牠、也限制牠的繭，展開生命另一階段。

姐姐更是飛快地長大，我在後頭怎麼追趕也追不上。

同樣是一個極普通的午後，熱極了，我跟姐

## 【散文組評審獎】

## 作者簡介

姓名：張瑋栩

參賽組別：散文／新詩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沒有，什麼都沒有。除了魔鬼的訓練。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動機何須言明，讀作品即可。

我的創作觀：詩是我的烏托邦。

得獎感言：感謝陪我渡過大學最後兩年日子的朋友。是你們啟發我寫下這些。

## 張瑋栩。剛好我們都是天使

你記得《創世紀》裡的那個故事嗎？天使飛到 Sodom 城裡知會 Lot 及其家人，要他們趕快離開那個即將被摧毀的慾望之城。Lot 的妻在追隨家人腳步時仍眷戀回頭看了一眼，結果她成了一根鹽柱。那時我在「西洋文學概論」的讀本中驚醒，對因為流戀而被視為退縮的懲罰感到迷惑不已。

如今我坐在一地下斗室中頻頻顧盼這四年來的光景，唯一的恐懼是，自己在不覺中結晶，仍無人知曉。

我必須向久未聯絡的你交待最近一些生活上的細節。一個朋友在下午四點鐘打電話給我，叫我醒來看《The Age of Innocence》的激情與壞。我扶著電話蹲在房裡在她激動的觀後感

中，回到了那年我們認識的學生記者訓練營，《純真年代》上映的年份，因為在訓練營中我驕傲地告訴大家我對張愛玲的喜愛，而認識了你和你喜歡的電影。只是我對張的喜愛隨著來到台灣遇見過於泛濫且膚淺的張迷，而不再輕易宣諸於口。

我已經很少在看中文的文學作品了。這幾年來我用我從來沒有的認真在學英文。你一定覺得荒謬不已，有一個人當初因為確定自己對中文的喜愛選擇到台灣唸書，卻在大學的課程中流連於英文文字與文學中。

這是我為什麼太久沒有給你寫信的原因。我想我太久沒有使用中文，那種面對中文破裂的感覺，就像冬天時不小心摸到自己被冷鋒面

姐到屋後的河邊浸水消暑。我打著赤膊，只穿一條姐姐幾年前穿過，布料已磨至最舒服而柔軟的大花褲；姐姐則圍著紗籠，在胸口打兩個活結，她明顯以和我不同的頸子以下部位更見微微隆起，在烈陽和細汗粒的輝映下漾著一抹渾圓的光暈。

正當我專心打量姐姐的時候，我訝然看見有紅色的液體汨汨沿著姐姐的大腿滴入水中、散開，在河中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水印。姐姐見我怔怔看著她，低頭一瞄，竟然身子一軟、昏倒在河中。

原來，那是姐姐的初經，在我們都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時，就來了。

紗籠布上的紅色花瓣彷彿成為姐姐告別童年的手勢，一次比一次染得血紅，觸目驚心。

邁入青春期，涉獵的多是中英文書籍或電影，我們不知不覺向祖輩的母文化及號稱國際文化的西洋文化靠攏，審美眼光附帶的文化潔癖使我們開始疏遠與「拉子文化」劃上等號的巴迪花卉圖騰，紗籠不再被視為溫床，而淪為防備夜讀時來襲的蚊子的工具，又輕又吸汗的粗布，罩在腳掌上，依然執行著牠保護肉身的功能。沒有蚊子的時候，我們便將紗籠折成狹長，披在書架上遮塵，免得書本髒了舊了。

就在無數個腳底圍著紗籠的夜晚秉燈苦讀之下，姐姐考上英國著名大學，不久便出國留學去了。

「帶條紗籠去吧！」母親站在房間的角落，看著姐姐把牛仔褲、襯衫、香水等一件一件塞進行李箱。姐姐並不作答，自顧自地收拾著行李，直到「啪」地關上皮箱。

「不帶了！好土！」

母親愣在那兒，手上捧著一條折得齊整如豆腐干的灑灑紗籠。曾經低低哼著紗籠曲的嗓子，早已多年不唱歌了，而那雙搖動紗籠的手，也早已鬆垮，甚至被歲月烙上幾許淺褐的斑點，與嶄新的紅紗籠對比之下，格外黯淡。

「姐！帶去吧！洗完澡從浴室圍著出來，

多方便啊！去野餐還可圍著換衣下瀑布玩、或鋪在草地上放食物、甚至躺在上面，牠又比浴巾容易風乾，好用多了……」我喋喋不休地嘗試說服姐姐，母親的臉龐漸漸亮了起來，而姐姐也轉身一把接過母親新車的紗籠，眼淚順勢滴在巴迪布上……

化蝶的蛹終要飛走，姐姐一去就是四年。寄回來的相片中，姐姐竟然別出心裁地把紗籠折成一呎，結結實實圍在腰際，色系耀目的紗籠裙上是一件純白貼身的綿衣，把姐姐襯托得在一群碧眼金髮的同學中分外動人。

不久，姐姐的相片中出現了一位固定在她身邊，環抱住她的男人。

父親和母親都反對她跟一個外國人，但姐姐懷孕了，並決定返鄉待產。姐夫西門陪她從英國飛回來。

母親去多買了幾條紗籠，車成一圈圈的布團，父親也把梯子搬來，在我們小時候睡過的地方重新繫上一根又新又粗壯的繩子，隨時迎接小外甥的降臨。

家裡原已沉寂多時，孩子都長大，老往外跑，父親年前退休賦閒在家，兩老每天一起聊聊天、做些家事，屋內的風景大部份時間像幅靜物畫。可新成員的來到彷彿使一切被魔術棒一點，重新活絡起來。

首先，我們知道那根粗繩下，很快又將懸掛著一個小娃兒，隨著彈簧上下徜徉，偶爾撒嬌的啼哭、偶爾天真地發出稚嫩的笑聲。而紗籠邊的催眠曲也將再次被唱起，與順著時鐘的滴答聲一道擺動的小娃兒，一起構成這幢屋子的動態……

小生命將一日一日、一月又一月地抽芽、長大，在裏貼他的紗籠裡一寸一寸發育成上等黃肉乾包似的榴槤果肉，等著把紗籠漲大、撐圓、踢破……

而屋外的曬衣架上每一天都夾著幾塊紗籠布，驕傲又充滿活力地炫耀在赤道的藍天豔陽下……■



刮過的臉，在各個轉角處一層層割開的痛，常常讓我想起細縫縫合時飽滿的快感。

我需要一瓶滋養霜。但是我沉淪在從英語系學生倍感折磨的文學課程得到的安慰中，像一件恰到好處的圍巾裹住了我原來冰冷不已的頸項，讓我暫時忘卻了乾燥的臉龐。

有一個朋友在聖誕節前夕哀竭哭著為什麼沒有人愛她。我聽到了，可是我別過頭去，我不想面對這則寂寞啟事。為什麼沒有人愛我。18歲時被告知一個人必須在18歲以後對自己的一切負責任，包括長相包括個性包括能力包括人緣包括一切由自己延伸出來的事物。為什麼沒有人愛我。那一定是我出了什麼問題。身邊充滿和我一樣愚昧無知的人群，我只好退縮到房裡桌燈下的書上，為什麼沒有人愛我？

Edna 裸露著自己站在海中，感受著遼闊自然大方賜予的自由。我在「1865 以後美國文學」課上被安排對 Kate Chopin 的《The Awakening》（中譯凱特·蕭邦的《覺醒》）作口頭報告。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Edna 的自殺宣佈了她拒絕擔任男人財貨的角色，是對19世紀末父權社會最直接的控訴。我在她的寂寞中難過地掉下眼淚，這和我留在《百年孤寂》書頁裡的淚水只有時間點和痕跡位置的差異。美麗的 Edna 不愁沒有男人的追求，可是她也在問同樣的問題，為什麼沒有人愛她？這個「她」從來就不被身邊的人所認識，她的丈夫不能理解她搬出豪宅住在一個「鴿子屋」（Pigeon House）的理由；家庭醫生 Doctor Mandelst 懷疑 Edna 對丈夫的叛逆是受到「偽知識份子的女性」（pseudo-intellectual women）的影響；她的密友時時提醒她身為女人的責任；但最令她受傷的還是挑起她自覺於自身情慾的 Robert，用因為愛她、不願她背負不守婦道名聲的理由離開她，讓她為自詡為獨立個體的想法感到無比孤獨與寂寞。對一個19世紀的女子來說，她的靈魂與身體只能回到無際海中，如同她年少時跑過的無際草原。

我在第二天的報告中提起了 Edna 的寂寞及對自由的渴望，可是我用太多的時間來交代故事情節，我的老師記得我對「pseudo-intellectual women」的發現，並在期末考時出了這道題目。畢竟寂寞是太過龐雜的，遠不及女性意識值得在深論題中大書特書，何況那是對我們來說比較容易掌握的題目。

那天我夢到自己長出了一對翅膀，很新，很白，可是仍十分脆弱，脆弱所以無法負荷我的重量、幫我抵抗地心吸力。為此我特地去找了有關飛行的書，希望能幫我進行夢的解析。所有飛行的典故都不能幫助我理解自己對自由的渴望。18歲那年寫下《想飛》這篇散文，說明了高中畢業後對小鎮外世界的嚮往。現在重讀才發現我對世界好奇的活力，已經在這四年中一點一點洗得泛白了。

我檢視自己用新台幣三千三百元租來的房間，我是自由的吧。可是為什麼我越來越有飛不起來的感覺？是因為沒有人愛我的關係嗎？很快我發現自己和許多人被這個想法圍困在一座疲倦的城市中，這個發現讓我想要對愛絕食，就像卡夫卡在《The Hunger Artist》中表演絕食的藝術家一樣，持續絕食的秘密在於在這個破裂的地球上找不到挑逗慾望的食物。

夢裡的那對翅膀讓我想到了天使。據說天使是沒有性別的，應該也沒有慾望才對。可是天使有好壞之分，在浮士德良知與慾念交戰時出現的好天使總是不敵壞天使對浮士德的唆使。因應人類想像力制度化的結果，天使後來還有等級之分。我最喜歡的天使叫 Lucifer，牠原為六翼天使（Seraphim）之首，是上帝最鍾愛的天使，但因率領眾天使挑戰上帝失敗而被墮入永劫地獄中。後來牠化身出現在許多文學作品、電影中，被墮落的現代人——那些藝術家們美化成在愛中、在自由中、在充滿缺陷的現實中掙扎的「墮落天使」。

你我都對王家衛的電影著迷。早在《阿飛正傳》的錄影帶以翻版盜錄的型態流傳到我們

手裡時，我們就已經深深為王的影像語言迷倒了。是他的所有作品教會我們大都會的一切。不管他的影像時空錯落在何時何地，我們都學到了這個時代的孤獨與寂寞。

1996年後的每一個11月，我在寒風中趕赴一場又一場的金馬影展電影。我在中國戲院門口、今日、鳳凰之間和華納威秀廣場踴躍，一次又一次看見那些和我背類似款式包包、踩同樣牌子不同顏色運動帆布鞋、捏著同一部電影入場券的人們。也許我們坐在同一張椅子上等待電影入場的許可，有時候則不約而同地在吃著麥當勞的薯條。我們都在迅速的數秒鐘內打量過對方，同時完成身份交換的認證，因為我們是那麼相似的人，冷而且單一。有時候我甚至要懷疑我們把自己的翅膀藏到背脊的第幾根骨髓裡，以致於我們看見同樣寂寞的族群，卻始終無法因為聚攏或靠近的緣故來彼此安慰；而我們的天性也讓我們無法透過對對方的撕殺，來換取一種血腥的溫度。

因為不論是對沉默感到筋疲力盡，或是對兩個剛好認識的同類彼此交換詩作的行為覺得幼稚，我們都知道不管是什麼方法，我們都在距離中生存。或許是一隻隱形翅膀的距離吧，我想。

這個事實不只存在於我目前生活的台北中，當我在假日飛回家並特地到吉隆坡去探望你時，我也感受到了現代天使那可折式的翅膀。在 Lot 10 和 Starhill<sup>1</sup> 的名店櫥窗前，我們讀著半個地球以外一個意大利男子的名字，評論著他這一季設計風格的變化，彷彿他是我們其中一個流浪的朋友。我們是多麼欠缺安全感的人呵，在護照、機票、信用卡以外，仍渴求著通行全球的時尚打扮，免得在寂寞人群中再次被寂寞地排擠出局。

黃耀明是怎麼唱的？我們不是天使。明明不是天使。小時候我們都有扮成天使的經驗，在舞台上博取父母及師長的歡心。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是天使呢？單純的長輩們以為只要灌

輸我們「好」的事物，我們也就會好好成長。只是我們是那麼地愚笨，必得要在相對中認知與學習。當我們表現好的示範的同時，也表示我們對惡的理解的完成。

看《Fight Club》的那一天，剛好是台灣營業額最高的百貨公司，SOGO，的週年慶。我和同行的朋友毫不猶豫地加入該百貨公司的生日會中。朋友在路上嘲弄《Fight Club》對我們的啟發及震撼只限於電影院中聲光齊俱的時刻，一點也沒辦法讓我們對現代物質文明進行反動。

我笑，拿出我對物質渴求的清單，圈出《Fight Club》在其上的名字，言明牠在物質文明中的重要位置。牠是我們作為現代人必看的電影，地位一如我們作為現代年輕人必須擁有的 DKNY 毛衣。《Fight Club》的商業企圖太過彰顯，無法引起我為牠停下購物腳步的慾望。誰也不知道電影的導演、製片及演員因為電影的賣座，添購了多少縫繡上設計師名字的內衣褲。

這樣我們還能叫自己天使嗎？

朋友那句「為什麼沒有人愛我」的聲音仍衰弱地在我的腦海中用力地響起。在公車的博愛座上閉起眼睛，眼淚還是流了下來。為什麼沒有人愛我。透過車窗映在車廂走道上的影子，隨著車子的前進往前爬去，我還以為是一隻白色小貴妃狗快步的挪移。生活裡處處充滿幻象。為什麼沒有人愛我。我下車後決定去影印一本夏宇詩集希望可以剪貼出一個天使對自由與愛的解釋。然後寄給你，和那個沒有人愛的天使。

在影印機嘎嘎的喧鬧中，我們剛好都是複製的天使。■

<sup>1</sup> Lot 10 和 Starhill 都是吉隆坡著名的購物廣場，位於 Jalan Bukit Bintang 一帶。

## 作者簡介

姓名：陳淑君

參賽組別：散文組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第十二屆大專文學獎（大馬）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漫畫是個謎，沒有人能確定「漫畫」的定義，也沒有人能說出牠的來源、牠的歷史，就連中國漫畫的鼻祖——豐子愷也只能說漫畫一詞來自日本。儘管漫畫不是正統的藝術，但是其影響是廣泛而不容忽視，尤其在青少年的領域裡，漫畫是強大有力的代號。多年來，瞭解漫畫的影響力，被感動過，也明白漫畫的悲哀，我放棄了，可是別人的堅持讓我感動，期望未來有更多的受惠者。  
得獎感言：得獎的那一刻，一切從零開始。

# 陳淑君。童夢

一切皆緣起於《童夢》。

《童夢》是大友克洋繪製的漫畫。多年前桌燈下，大友克洋以畫筆將濃濃的墨汁框成格格連環圖，一格緊扣一格，一頁連接一頁，接成薄薄的《童夢》。《童夢》從昏暗髒亂的桌上撒播出去，在許多小手間傳遞，汗濕了握書的掌心，掌心滋潤了凝固的墨汁。夜深人靜，《童夢》掙脫書籍的束縛，融入黑暗中，悄悄地流向酣睡的孩子們。在孩子驚駭的哭喊下，《童夢》被投進熊熊烈火，化成零零碎碎的細灰四處漂浮。

這些細灰落在夢鄉中心田裏，落在思念裏行動中，愈聚愈厚，令人無法抗拒。就像魔術師手中的笛子吹出誘惑，將孩子領往另一個世界，這世界並非幽深冰冷的海洋，卻是形像化的幻想世界。

我也隨著魔笛的呼喚，以極大的好奇深深投入，翻閱一本又一本的漫畫，從《小叮噠》到《IQ博士》，從《藍戰士》到《黑俠》，從

《鬼太郎》到《魔力小馬》，各種類型的漫畫都涉獵。每種類型都有獨特的想像，例如神秘的洪荒與未來、奇妙的超能力與神怪傳說、正義與邪惡的對峙等等，隨著繪圖者努力揮動的畫筆，洩洩出來。

只是矇矓的慾望，我想躡身跳進連環圖，好好地品味當中人物的大苦大樂，彌補現實生活的平淡。但是隔著紙張的世界，有如在水族館欣賞深海魚，既真實又虛幻，僅僅感染藍色飄悠，卻摸不著絲絲冷意。

本來漫畫就只能觀，不能聽，也不能觸摸。動畫也許會比較好。雖然同樣無法觸摸，動畫有音響效果與動感，較之漫畫立體感強多了。在這個領域，宮崎駿可謂首屈一指，問問旁人或多或少都看過他的動畫片。可是《再見螢火蟲》的哀傷、《龍貓》的可愛、《天空之城》的飄渺還是隔著厚重的玻璃，感官彷彿迷失方向，找不到歸途而焦躁不安。

剛跨進中學的門檻，就接到長長的學會名



單，驚愕間我發現了漫畫學會。考慮良久，我將訓導主任的勸告、父親的意見全拋到九霄雲外，填下漫畫學會的剎那內心因為反抗、叛逆浮起莫明的快感，但也有些發愁，漫畫學會裏一片白茫茫的校褲，令唯一著藍裙的我卻步。然而事實卻與想像相反，評語不佳的漫畫學會不乏學校精英，活動方式有條不紊，甚至比上課更認真嚴肅。課程自漫畫家與漫畫匠的分別開始，緊接著是工具介紹、人體比例、臉部手腳畫法、透視法、速度線、上墨、單格漫畫、雙格漫畫、四格漫畫、六格漫畫等。

總記得主席問：「如果漫畫的背景是荒島，那圖畫中會出現什麼？將如何發展？」我啞口無言，長久以來都是以讀者的身份接受訊息，一旦被要求呈現，腦汁就乾涸了。為了那一刻的窘迫，生活的空白處開始出現塗鴉，可是這些塗鴉都規規矩矩循著一般的情形發展，例如：沉船——荒島——遇難者撿到瓶子——

一求救信，平平淡淡有如白開水。我苦苦思索卻總繳白卷，既無法悅人也取悅不了自己。

一次失神間，我驀然發現天花板上有個痛苦呼號的模樣，像極了《天下畫集》裏聶風因遭偷襲而受傷吐血的圖案。凝神細看卻只是油溼的污跡，心裏有了成見，再看時聶風的形貌又出現了。緊接著牆壁的裂縫被看作少女的側面，以水泥和碎石砌成的牆上有許多幾何圖形拼湊而成的形像，甚至出現三眼蛇身的妖怪伸出巨掌作邀請狀。

這個發現使我異常興奮，不再努力搾取腦汁，轉而勾勒感受到的形像、或照著漫畫描摹。這些圖案並不是漫畫，勉強可算是插圖，沒有創意也不出色。我卻樂此不疲，依樣葫蘆時，漫畫裏的人物也隨著筆鋒的牽動溜到另一張紙上，假想人物就在手中活過來了！在筆鋒下線條間，間隔兩個世界的玻璃似乎薄了許多。

為此我在漫畫學會逗留不去，幾年間眼看

## 【散文組佳作】

## 作者簡介

姓名：龔萬輝

參賽組別：散文組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BBS、www、電子報…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朋友給我猜了一個腦筋急轉彎：請在1到9之間找出哪一個數字是最勤勞的，以及哪一個數字是最懶惰的？

我的創作觀：擱下了膩人的抒情方式，想試探文字的另一個出口。

得獎感言：謝謝所有看過這篇文章的人。

龔萬輝。

## 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

謎題是這樣的：請在1到9之間找出哪一個數字是最勤勞的，以及哪一個數字是最懶惰的？

那年的新年前夕，數字拼湊著的我的無聊。

想像的她正在狡黠地微笑著。我拿起Corona的瓶子輕啜了一小口。想像的她的表情就像童話書裡那隻驕恣的兔子一樣，似乎又在腦海裡盤算著各種嘲弄別人的方法。我並不急於回答她的問題，只是懶懶地癱在過於僵硬的椅墊裡，讓海風輕輕地拂過。看著吃不完的一碟海鮮燴飯猶自擺在藍色方格的桌布上，蝦尾和魚骨頭堆積在剩餘飯粒的周圍，盤子裡像盛載了一灘無法陳述歷史的價值而被行人嘲笑著的頹圮。

那年的新年前夕，後來在許多年之後終於被證實了是我這一生中最無趣的新年前夕。寒

流一直徘徊不去，間夾著綿延的長命雨。我在那年被遺棄在這個荒蕪的城市裡，同伴們卻都回到了暖和的國度，也許正在一面喝著冰奶茶一面埋怨著悶熱的斗室和屋頂上的大太陽，然而我早已無法測量赤道和我之間的距離了，只能無望地被層層疊疊的衛生衣和廉價外套所包裹住，彷彿整個體溫都被牠們所吮吸著。每年一到這樣的時候，這個城市虛浮的性格就被突顯了。好像在路上行走的都是收拾好行李正在趕著回家的歸人，然後就會發現，其實把這個城市當成家鄉的人並不多。於是我和想像的她在那天的傍晚決定從那個吞噬著我們的城市逃走，乘搭了三小時的公車來到一個可以看得見海的海鮮餐廳。

我和想像的她的桌子上只有一盞微小的蠟燭燈，昏黃的店裡並沒有什麼客人，只有斜對角的窗外一個高瘦的西裝男人正在坐在碼頭上專注地釣著魚，我們只看見他的右側面，

回家。

畢業後不久統考成績放榜，為了獎勵成績優越的學生，學校利用週會時間頒發獎金。頒獎結束時，我初識漫畫學會的顧問。也許是手中的獎金和獎狀令人感到意外，顧問試探說：「你喜歡什麼類型的漫畫？」

「我喜歡打鬥漫畫。」

兩人相視而笑，像證明了什麼似的。

然而任是如何證明，漫畫學會依舊垮了。當消息傳到耳際時，我聽見轟隆轟隆的炮鳴自遠處奔馳而來，令人手足無措。匆匆趕去卻撿不回一磚一瓦，我的城堡在眨眼間消失了。屈指一數，漫畫學會自成立到滅亡也只有短短六年，正好是我青澀的中學時代。

也許漫畫確實無法成長，只能在狂放的少年時期夭折。好多漫畫學會的會員離開學校後，依然步上繪畫之途，但是技巧的洗禮令圖案充滿匠氣，像廣告多於漫畫。幾年前由The One藝術學院院長與學生所創辦的《強勢》，廣告色彩就非常濃厚，追蹤幾期便覺索然無味。偶爾在漫畫雜誌上看到較清新的短篇集，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前陣子聽說主席要出版漫畫，他文秀風趣的畫風一直是我所喜愛的。我當然連聲支持，主席卻推辭說：「別買，那只是為了混口飯吃。稿期、稿費、出版商、工具費、生活全是問題，如何會有好作品？」時光匆匆，好幾個月過去以後我依然無法在列列書脊中找到主席的名字，他是放棄了還是依舊處於被剝削的困境？

我在高聳的書架間徘徊，尋找提神醒腦的名字與圖案，無意間卻瞥見瑟索於角落的《童夢》。《童夢》已經蒼老，書頁潮濕黏軟，中間多有脫落，頁緣有如狗啃，還不時散發出刺鼻的霉味。我隨手翻翻，暗自納悶從前那份恐懼已宿誰家？

放下《童夢》離開漫畫店，才發現雨淅淅瀝瀝的下著。我抬頭望望漫天密佈的雨腳，聳聳肩，衝進冷冷濕濕的夜色裏。■

牠由極盛迅速衰微如曇花來去匆匆，自人才濟濟的團體變成老師眼中壞學生的避風港。所有活動都疏懶疲累兒戲起來，內部與外緣同時腐壞，千瘡百孔奄奄一息。高三那年我接下擔子當上主席，才感到沉甸甸的壓力一浪浪捲來，將心腔刮得冷颼颼的。然而碰觸成人嫌惡的目光與將吐未吐的形容詞，怒火又熊熊燃起，我要將「洪水猛獸」四字從成人的腦袋中擡出去！

或許是年少獨有的任性，我拒絕所有反對的聲浪，計劃在學校舉辦漫畫展。訓導主任將漫畫翻得霍霍有聲，抬頭凝視前方慢慢說：「你應該明白這個申請會讓學校感到尷尬，更可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看著訓導主任扁平油膩的臉孔，我笑了笑，「不過我還是給你一次機會。」走出訓導室時嘴角不時洩漏勝利的得意，我急於將好消息帶給會員們，告訴他們這是揚眉吐氣的時機。然而一切只是我個人的想法，面對整群騰跳喧鬧、僅僅會耍嘴皮的男生，那抹得意也只能凝結在唇邊，我瞪著眼睛直到散會，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過了不久，有個經營租書店的老板來找我。他說學會有個男孩雙親不和離婚了，男孩在兩個家徘徊，因此不願回家而在他的租書店逗留，常待到夜深。男孩的母親前去尋找，希望他能將男孩勸回家，老板勸了幾句男孩就從此絕跡。老板有些擔心，想起男孩平日談起學會，於是就拜託我如果在其他漫畫店看見男孩勸他回家。

後來我到一家漫畫店買新出爐的書，剛進去就看見男孩蹲在角落看漫畫。男孩看的是已連載三十多期的打鬥漫畫，神情既專注又興奮，與平日落落寡歡的模樣大相逕庭。我立於一旁玩味那份熟悉的神情，不覺怔怔出神，幼年迷途後被長輩牽回家時留在掌心的溫暖莫名奇妙的湧現，我彷彿看見經常出現的玻璃已經薄如輕翼，一伸手就可洞穿跨越。我頭也不回地離開漫畫店，沒有和男孩打招呼也不勸他

身旁還有一個上班族最常用的公事包；前面兩個位子的距離那裡有個以等待的姿勢一直坐了很久的女人，彷彿已經化成了一座憂鬱的石像。四周漫佈著輕盈的爵士樂，但是卻無法讓人擁有想跳舞的念頭。我和想像的她進來店裡的時候就選了一個靠窗的位子，從這裡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海上並不熱鬧，碼頭停靠著失去生命的帆船，因為天氣冷的關係，遊人彷彿也少了。岬角燈塔的光線無聊地重覆著呆板的轉動。偶爾似乎聽見有海鳥夾著鳴叫聲飛翔而來，還沒看清楚是什麼樣子，又呼嘯而去了。

（哪個最勤勞？哪個最懶惰？）

（嗯？）

（我是說剛才的謎題。想像的她說。）

我調整了一下癱在椅墊裡那慵懶的坐姿，望著想像的她，和想像的她的微笑，然後開始用心地猜測數字是否也擁有著個性，例如有些數字很驕傲，有些很勇敢，有些呢就比較容易生氣一點。4和7一定是一對經常互相嘔氣的情侶，因為牠們混身都是棱角。可是好像又不是那麼一回事，我似乎無法去框限數字的意義，倒十分覺得其實是因為這些數字才能漸漸能夠拼貼成自己的生命。生日 26091976。身分證 3478384。學號 485600417。電話 89317832。郵政帳號 0516634……我連接打了兩個呵欠，努力想著世界上是否有著個性比較可愛的數字。0 一直是很可愛的，像復活節等待著讓人塗上彩色的蛋，像一個驚訝的嘴巴，像陽光下閃爍著的泡泡球，像摒除在意義之外的一個形而上的玩具。

突然就這樣想起了 Tori Amos 有一首好玩的歌：If a 6 turned out to be 9, I don't know how, I don't mind……

關於或無關於 9 的寫法。

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如蚊子圍繞在我身邊不斷飛舞的煩厭，我望向佈滿星斗的夜空，開始想像如何利用一顆故障而報廢了的氣象衛星來尋找某一個人。也許那顆原本在大氣層之外沒有目的地飄浮飄浮著的氣象衛星就這樣突然放棄牠佯裝死亡的姿勢開始順從著被預定的方向和速度行走在軌道上。依據著這條可能捕捉到某處呼吸和心跳的軌跡，也許有人已經開始了這次非法的冒險。當然他們必須盡量活用這顆衛星上有限的裝備，畢竟牠只是一顆氣象衛星呀，而且還是一顆被報廢了的氣象衛星。

探勘電離層至陸地的呼吸和心跳並不是件輕鬆的事，於是他們只好忠實地記錄著螢幕上綠線的每一次律動的次數，或是一些無解的雜訊。關於某處的訊息，誰知道會不會就因此而錯過了呢，那他們盜竊衛星的努力就無意義了。（可是用原本只能找尋颱風眼的裝置來找尋呼吸本來就是件很可笑的事了。想像的她笑著說。）終於就在繞近了那個曾經是起點的地方，終於傳來了有規律的訊息。綠線在螢幕上以六十秒七十二次的頻率跳動著，仿如浪潮緩緩送來的玻璃瓶。可是這樣十萬公尺的距離最後卻只在訊息點發現了一張充滿揶揄意味的字條。如同一個刻意的標記，在嘲笑著他們的惡作劇。關於偷窺未遂的原因他們沒有時間細想，而那顆氣象衛星只能驚慌地乘著在圓心的離心力消失之前，直線逃脫了。

（似乎和 9 這個數字並沒有什麼關係。想像的她說。）

（妳不覺得 9 的寫法就好像本來是打算一直轉著圈圈的，卻突然因發生了某些原因而慌張地逃跑的樣子嗎？）

半邊。

想像的她笑著搖頭，桌上的燭光襯著她半

邊的臉孔，彷彿就這樣朦朧了。新年前夕的那天晚上，四周的空氣似乎格外的昏沈。我和想像的她望向窗外的景色，那個穿著西裝的釣魚人仍一個人佝僂在碼頭上，和所有的釣魚者所不一樣的是，他並不專注於魚線的顫動，只是沉默地望著海水。然而夕陽落下之後，海上是什麼也看不清楚的，連雲朵都隱伏了。海水隨著徐風緩緩送來，送到挂著幾盞煤油燈的碼頭木樁腳下，依著海浪反映的微光他才突然察覺了魚鉤上的餌已經被啃食得乾淨。於是他又把魚線捲回收來，然後把魚竿插在木板的縫隙間，轉身打開了原本讓人以為是裝滿文件的公事包，從裡面抓出一條蜷曲著如 8 的蚯蚓，然後把牠切成左右兩半的 3。

我和想像的她開始注意起那個男人來了。因為他一轉身我們就發現了他只有右手和右腳，我們企圖尋找他陳舊西裝和長褲管裡所藏匿著的左手和左腳，但是發現似乎連他的左半身都消失了，左邊的灰色西裝外衣無法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身體，只能無力地癱在他的右邊的肩胛骨上。頭上黑色禮帽斜斜地載著，影子遮掩了半邊，讓人也猜不出他到底有沒有著左邊的臉。

關於那個奇怪的西裝男人的故事，我們問了海鮮店的老闆和伙計，原來碼頭附近的居民都知道這個人，但就是沒有人曉得他來自哪裡，也沒有人說得出來是不是因為戰爭或意外才使他失去了左邊的身體。只是每天夕陽落海之後，他就會從遠處走來，斜斜地載著一頂禮帽，提著一個公事包，用長長的魚竿撐著他的一半的身體，一瘸一拐地走到碼頭上，然後沉默地坐著，大力把魚竿揮向大海。男人永遠保持著他的等待的姿勢。每天都一樣，似乎並不是為了興趣或嗜好之類的理由，倒像在尋找著十分重要的東西吧。好奇的人也曾偷偷瞄過他到底釣上了什麼，但似乎他的運氣通常都不

好，只能釣上一隻破皮鞋、斷掉的眼鏡、落單的塑膠手套、臭襪子……之類的廢棄物。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一般上釣到這些東西不就咒罵幾句再丟回海裡就算了，可是男人似乎特別珍惜著他的收穫，把釣到的破皮鞋眼鏡塑膠手套臭襪子都小心翼翼地收進他的公事包裡。

我看著男人又從裝餌的公事包抓出來一條肥大的蚯蚓。那條蚯蚓一樣蜷曲著如一個蠕動的 8，他用鋒利刀子把原本蠕動的 8 切成了兩隻激烈地扭動的 3，把其中一隻扭動的 3 穿在魚鉤上，蚯蚓在魚鉤上仍保持著 3 的獨特彎曲的姿勢，他把魚竿一揮，又跌入了沉默深邃的海裡。

失去邊境的拼圖遊戲。

坐在我和想像的她前面兩個位子的那個等待的女人終於把冷卻掉的咖啡杯放回碟子上。等待的人還是沒來。她把手伸入紫絨毛的手提包裡，像魔術師從高聳的禮帽裡就要變出一隻毛絨絨的白兔子那樣，她在手提包裡探索了很久，然後嘴角牽起了一個很淺的微笑，從手提包裡拿出一個 5，然後又重覆著剛才摸索的動作，又拿出了一個 5。等到第九十九個 5 被拿出來之後，女人的桌上已經擺滿了互相纏繞成一座山丘的 5。

店裡的伙計把她那因為等人而連續點叫的第五杯喝完的咖啡杯和碟子收拾起來。女人從山丘上拿了下來幾個 5，然後仔細地在桌布上安排著每一個 5 的位置。有些 5 的直角相對著，有些 5 的彎彎鑲嵌著另一個 5 的彎彎，有些 5 上下倒轉而相稱地連接在一起……漸漸地，女人的山丘越來越矮，桌布上鋪蓋了一個由 5 形成的平坦而整齊的草原，而且草原隨著女人每排設了一個 5 就慢慢地擴張了一點。

隨著時間的消逝，女人拼湊的草原終於把整個方形的桌子都佔滿了，可是女人的掌心裡

## 【散文組佳作】

## 作者簡介

姓名：曾詩琴

參賽組別：散文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無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很簡單，就是想中獎

我的創作觀：期待下一次的旅行，讓想像奔馳

得獎感言：顯然努力不夠，再接再厲

## 曾詩琴。消失的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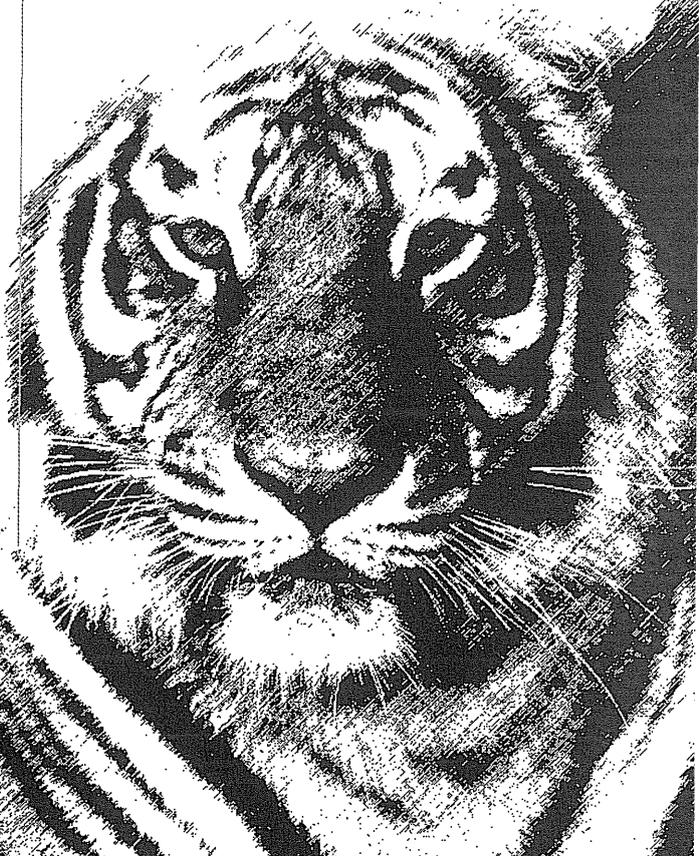
一月下旬，尼泊爾南部，靠近印度的邊境，  
 我們來到奇旺國家公園，奇旺，期望看到孟加拉虎。

全世界老虎只分布在亞洲，有八個亞種，其中產於印尼巴里島的巴厘虎，分布在爪哇島的爪哇虎，以及土耳其的裡海虎早已滅絕。孟加拉虎是全球最大的老虎群，分布於印度、尼泊爾等地，預計有三千到四千隻。印度支那虎又稱馬來虎則約有一千八百隻，散佈在緬甸、泰國、越南等地，其中又以馬來西亞的老虎數量最多，約有六百隻。

很不巧，我們來訪的季節剛好是園區開放當地居民割草的季節尾聲，一年只開放七天。人聲雜沓，孟加拉虎是否都躲到樹林深處？

1998年6月，馬來半島漫長的乾季。兩名原住民在森林採集樹藤之時，遭老虎襲擊，慘死在虎口下。此新聞頓時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老虎竟然如此殘無人道，造成該部落風聲鶴唳，下午三點以後，沒有人敢走出家裡一步。深恐老虎在附近埋伏，不幸成為老虎的犧牲者。

三天來，騎大象、徒步進入奇旺國家公園尋覓老虎，卻毫無所獲。對於隔天騎腳踏車到兩萬湖看鳥有點興趣缺缺。由鎮上回來的朋友在晚餐的時候卻捎來好消息，有個自稱老虎王的嚮導昨天帶領四名加拿大人進入園區，看到老虎。我們的眼睛為之一亮，心想這是一個最後的大好機會。後天一早，我們就要離開此地，前往首都加德滿都。無心用餐，提早退席，借



的風鈴聲，我彷彿還聽見了風鈴聲裡間夾著的一聲輕喟。我望向窗外，連那個穿著西裝在碼頭釣魚的男人也不知去了哪裡，只在那曾經坐著的地方留下了一灘濕漉漉的問號。

想像的她一開始就拋來的那個數字謎題我想了很久依舊沒有答案，彷彿只能無奈地在未能作答的數學考卷上畫滿了和答案不相干的鬼臉和扭曲的箭號。我在僵硬的椅墊裡換了第卅七個姿態，在哈著第廿一個呵欠時看了一下掛在店裡由始至終不斷滴答滴答著的那個木無表情的時鐘，才發現時針和分針正要交疊在一起，那代表舊的一年就將在這幾秒鐘消逝了。在這短暫的分秒裡我似乎隱隱約約地從思緒裡捉到了一些有趣的什麼。我的腦髓正又要不由自主地從腦紋之間開始漸漸泛濫出來的時候，卻聽見想像的她正在輕呼著我的名字。喂，我們來一起倒數吧。想像的她說。

(10, 9, 8, 7, 6, 5, 4, 3, 2, 1.)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我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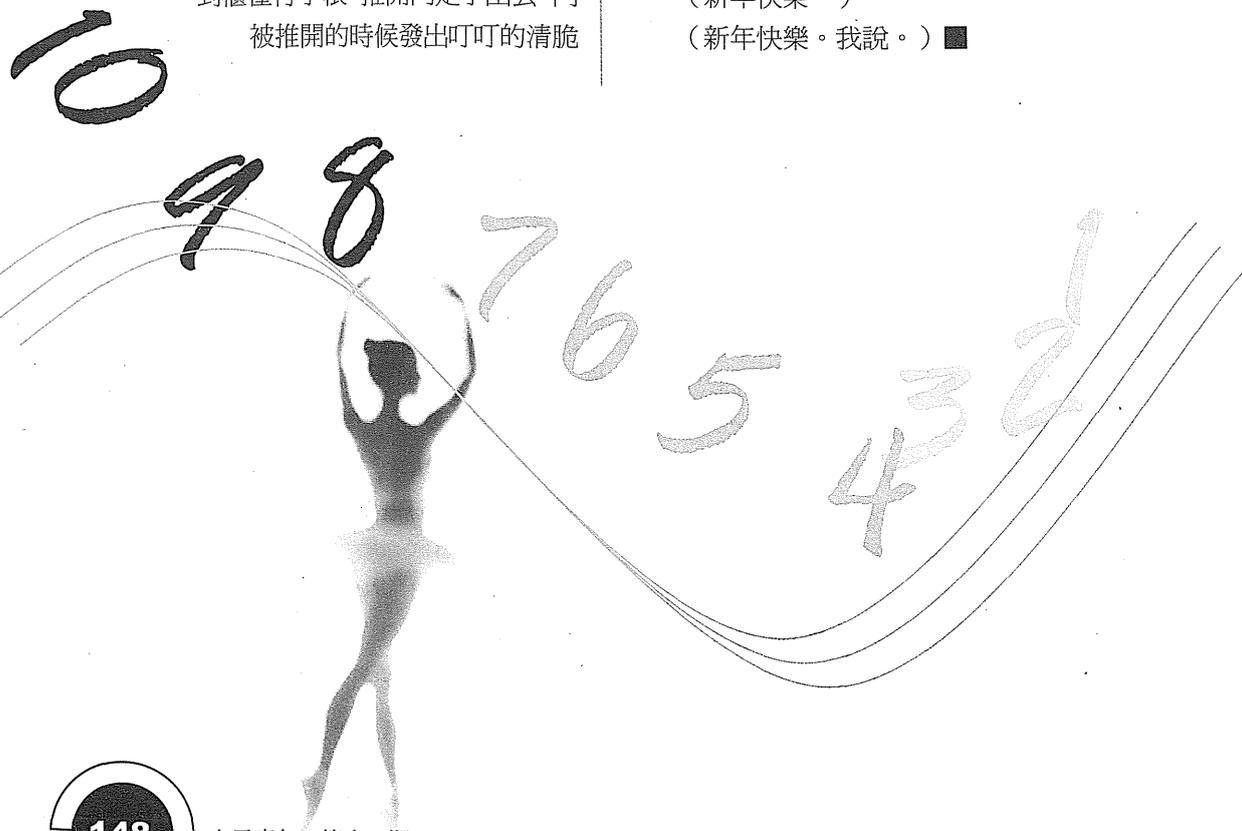
還握著最後一撮的5，而桌上已經沒有位子容納得下這些剩餘下來的5了。女人輕輕地搖了搖頭，彷彿那是一個被練習了無數次的動作，可以明確地表明了她的失望。而那種失望，就像影子隨行地那樣已經跟著她一輩子了。

女人把桌子上已經鋪排成草原的5又一個一個地拆散，零落的5又漸漸在桌子上聚集成一座山丘。她重新開始拼排著，企圖用那些無法建構一條直線的碎片，湊合成一個遙遠的邊境。

無聊拼湊著的我的數字。

(想像的她說，數字總是令人煩惱的。)

等到我的Corona喝完了之後，坐在前面那個等待的女人終於變換了她的膠著成石像的姿勢站了起來。她的桌上還擺著那個未能完成的拼圖遊戲。等待的人還是沒來。她走到櫃檯付了帳，推開門走了出去。門被推開的時候發出叮叮的清脆



著模糊的星光，徒步約一公里的路前往老虎王的店。

馬來西亞野生動物局成立捕虎隊，追蹤獵捕吃人虎。幾天下來，毫無斬獲。後來，想出捕虎籠的策略。將高一點二公尺長四點三寬零點七的籠子放置在尋獲第二個犧牲者頭顱的溪流旁，向醫院申請過期的血漿灑在附近和籠子裡，並在籠子裡放有山豬肉作為誘餌，以葉子和樹枝偽裝成自然環境，一旦老虎誤入陷阱，則就成功活擒。老虎竟然從未走近，該地的氣氛詭異，人心惶惶。

老虎王的太太接待我們，笑容可掬的告訴我們那四個加拿大人很高興拍到孟加拉虎，給了一千塊盧比作為小費，相當於當地人民一個月的薪資。老虎王應朋友之邀在附近喝酒去了，助理正去叫他。

馬來西亞霹靂州發生老虎吃人悲劇附近相信另外還有兩隻老虎。當地居民以附近森林賴以維生，他們每天到森林採集樹藤兜售，每個月可以賺取五十元馬幣。而今他們已經將近一週沒有出外採集。為避免不幸事件三度發生，學校不得不關閉，戒嚴時代又來臨。老虎是禍首，老虎為患，一場與老虎搏鬥的戰爭早已開始。

裹著厚重外套略顯臃腫，貌似印第安人的老虎王踏步進來。不禁有點懷疑是這個人嗎？我們道明來意，說是朋友介紹。老虎王自我吹噓一番，說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是老虎王，因為他帶旅客看到老虎的機率最高。然而他明天卻要到園區總部辦事，而太太在一旁慫恿他帶我們前往尋找老虎。老虎王說只有一天的行程，看到老虎的機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六十，黑熊百分之百可以看到。他說百分之六十的機率還是很高，我們心動了。

霹靂州務大臣向報章宣布奪取老虎性命是最後逼不得已的策略，兩全其美的方法是活抓老虎。獵虎隊也在其他三個老虎可能出沒的地方挖壕溝設陷阱，備有麻醉槍，希望能夠活

抓老虎。

老虎王叫助理到隔壁借計算機，我們面面相覷，心照不宣，一定是他看出我們多麼渴望看到老虎，可能想要狠狠敲我們一頓。他說，進入國家公園的費用是十塊美金，響導費是十塊美金，一個人總共是二十塊美金，他按了十再加十，相等於二十，兩個人，則合計為四十美金。我們鬆了一口氣，馬上答應他。

居民不敢外出，男人在家裡的腳步愈來愈煩躁，小孩無法到學校上課，低氣壓籠罩整個村落，兩家的男人遭老虎咬死不時傳來讓人心碎的哭聲。下午卻又傳出不幸的事件，那是在吉蘭丹州南邊的村落，哈山帶著十歲的兒子阿里到棕油園工作。正當哈山專注於撒種子，他聽到兒子的哀號，立刻衝前，看到老虎撲壓阿里的頭。他一時驚惶失措，卻力圖振作，裝得一副凶狠咆哮的樣子，雙手揮動，老虎立即跳開阿里的身體，哈山向前抱著流血不止的阿里。老虎並沒有掉頭離開，在附近憤怒低吼。哈山一直模仿老虎的吼叫，彼此僵持接近半個小時。哈山慢慢移動身體，往大馬路走，老虎仍在八里外不肯放棄。正巧遇到騎機車的朋友，載他們逃離，直奔醫院。阿里頭部縫補超過三十針，四肢佈滿傷痕。

清晨八點我們搭乘小木舟進入園區。船上，村民議論紛紛，一隻年邁的老虎幾乎每個晚上都會渡河到對岸的村落捕食牛，昨晚又有一隻小牛遭偷襲。一上岸，我們就看到老虎昨晚的新鮮腳印，方向朝村落走去。腳印筆直有力，想像森林王者尊貴威武的走在小路正中央，毫不猶豫的往前走。我們興奮不已，好的開始希望就是成功的一半。

哈山仍然心有餘悸，他說，在他驅趕老虎之時，不斷模仿老虎的咆哮，同時也不時叫著上蒼的名字，感覺力量倍增。

一路上虎印不斷，在小路轉折處，一棵大樹幹上有老虎的抓痕，細長的線條垂直，想像一隻老虎半趴在樹幹上，由上往下用力抓，據

說是劃清牠的領域。我們正式進入孟加拉虎的領域裡。

馬來西亞野生動物局加緊獵虎行動，如今人心惶惶，滿城風雨，獵虎的壓力彷彿拉緊的弓弦，勢在必行。往往總是巡山員的壓力最大，不獵殺老虎會招惹村民的憤恨，造成他們生活的不便，影響生計，但若獵殺老虎，則會引來環保團體的抗議，左右為難，卻又不得不然。

濃霧迷濛，小山雞啄食，孔雀叫囂，犀鳥拍飛，鹿群悄然走過，不時有犀牛的大腳印和成堆的排泄物。我們依循響導敏銳的聽覺和豐富的經驗尋找孟加拉虎的蹤跡。

兩週過去了，獵虎隊開著偽裝成草叢的吉普車在老虎經常出沒的地方巡邏，偶爾發現老虎的腳印和樹幹的爪痕，卻毫無斬獲。社會福利局提供糧食予受影響的村民。這天下午五點，獵虎隊發現有牛的殘骸，距離村落有兩公里，日前該村落的牛隻被襲擊。他們在此等候，深信老虎一定會出現。

老虎王比劃著前方，壓低聲音興奮的說老虎就在前面的範圍。我們的腳步更加小心翼翼，心裡早已作無數與孟加拉虎照面的各種方式。老虎會吃人嗎？老虎王浮上笑容，搖搖頭說，除非帶著小虎的母老虎意識到有危險，才會攻擊人。或者是老虎年老、受傷，無法正常獵食其他動物，才會鋌而走險攻擊人類。不然老虎是不會與人類起衝突。

等待是漫長的，一輛吉普車偽裝成草叢，耐心等待。熱帶的夜晚要遲至七點多才逐漸降臨，晚霞燃燒般的在天邊暈開，然後被黑色吞噬。四周蟲鳴四起，聲音巨大得彷彿在爭吵些甚麼，漸漸卻又轉弱，沒了力氣般。一會，又重新凝聚起來，一鼓作氣。獵虎隊的心弦一會拉緊一會放鬆，提高警戒，留神老虎的出現。

我們發現新鮮的老虎排泄物，興奮的湊近

聞了又聞。溼熱的黑色排泄物中間有一根五公分長的骨頭，那是鹿的骨骸。顯然老虎飽餐一頓，至少我們確定不會把我們吃掉。於是我們就在路旁坐著等候。那是一大片灌木叢，枯黃的草有被火焚燒過的痕跡，一片金黃色，與老虎的斑紋相映成趣。若果老虎從金黃色的草堆裡出現，那是多麼壯觀的一幕。

晚上八點十五分，蟲鳴突然消失，空氣中有一種奇怪的味道。獵虎隊員互看對方，眼睛緊釘著牛的殘骸。一隻龐然大物悄然而至，拉曳著殘骸。手握獵槍的巡山員上，瞄準老虎的頭部毫不猶豫的射一槍。老虎應聲而倒，一會卻又掙扎站起來，飛奔到附近的叢林裡。

擊中頭部，老虎應該不會跑太遠。這次，吉普車開亮車燈，趨近草叢追捕老虎。四十五分鐘後，看到負傷的老虎在第一次槍擊地點的五百公尺處。巡山員瞄準老虎頭部，再補一槍，老虎倒地不起。

霧散了，我們已經等候半個多小時。啄木鳥不停在樹幹上敲敲敲，鳥叫聲趕集般喧鬧不已。老虎仍不見蹤影。老虎王說聽到老虎的睡覺聲，想必牠是躺在草叢裡呼呼大睡，我們只好放棄守候。

終於真相大白，吃人虎並不是無故吃人。經過獸醫檢驗，十五歲的老虎身上佈滿十六處槍傷，前右肢的傷口潰爛，相信早在三個月前就感染，導致牠無法順利捕抓野生動物。另外，槍傷散佈在胸腔右方、臀部、臉等處。承受如此劇痛，牠如何能夠敏捷的捕獵野生動物？

放棄守候，留戀的看著大片枯黃的象草，默默祝福老虎。春天來臨之際，象草將又重抽新芽，綠意盎然，許多草食動物前來啃食鮮嫩可口的的新芽，是孟加拉虎出沒的時候。期望再次的探訪，只要虎在，永遠是希望。■

## 作者簡介

姓名：曾心怡

參賽組別：散文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第十一屆旅台大馬文學獎小說

組佳作第一：〈陳山狗家〉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記錄、及企圖借此與亡者發生連繫

我的創作觀：為文字淹沒·被自己拯救

得獎感言：因為對死之後的「亡」十分介意，所以才突然生出記錄的念頭。太神奇了。謝謝評審。

曾心怡。

## 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

我從沒見過我外祖父，和他所有的緣份，僅止於舅父家客廳上的那張肖像。

舅父家沒什麼育樂消遣，撲克牌是缺的，報紙是殘破的，就連雜誌也充滿抽獎、歌曲點播表格剪去後遺留下的空洞。表弟妹多，家務雜，地板上永遠存在著安靜等待著擲去的塵沙。踱步參觀這間木屋算不上賞心悅事，但是每回拜訪我還是會客廳、睡房、廚房地走一回，最後才落得坐在廳裡，無所事事地看外祖們的肖像。

肖像是個人式的，兩幅併掛在板牆上，旁邊是全家福，四周散亂分佈甲鄰居乙親戚的孩子的結婚照，象徵這個家庭的交際。框中兩老都是一般五十幾的年齡，兩頰乾癟，尖削臉型，很是秀氣，只不過橫豎看起來都不像活得身心舒暢的所謂有福氣的人。肖像裡兩人便似剛吵完架便趕來做模特兒似的，氣還憋在薄薄的脣上，眼神肅穆，互不理睬。

他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合，把這解釋為

緣份也行，但是這卻是當時東南亞很普遍的一種「緣份模式」：日軍像蝗蟲般掃蕩東南亞時，我外祖母因父親無意犯險帶著終要潑出去的女兒奔走戰世，而被父親以一條豬肉為嫁妝許配給我外祖父這個對他而言等同於陌生人的客家青年。因此，我不得不這麼揣測：當時他答應一併帶著芳齡蓓蕾的姨婆逃難的承諾一定是他成功得到外祖母的要素之一。

於是在不可考的某日，我外祖父踩著烏溜溜的腳踏車來接我外祖母了。迎親這天，沒有春暖花開，簫鼓齊鳴，在父母兄姐的注視下，我外祖母蹬上腳踏車後座那一刻的模樣已失傳了。但是我仍可想像她心中必然是惴惴不安的。映入外祖母眼瞼的陌生丈夫的第一個背影和掛在車頭搖搖晃晃的豬肉成了我想像中他們婚禮的標誌。

然而我外祖母少女時期確實會有個青梅竹馬的知己。上天給了這類有情人一個雷同的結局——不能終成眷屬。在領受分離之前，他

們愉悅地分享了彼此的青春情愫。

無數個涼風習習的傍晚，碗筷都整齊地疊進櫥裡後，我外祖母踏著輕巧的步伐，從屋後繞到下一戶人家屋旁的芒果樹下以乘涼的姿勢等待初上的月色。她總是先到的那方，由年輕人扮演搭訕者的角色。

毫無意外地，那年輕人不一會兒也來到了。兩人隔了四個皮球那麼遠的距離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始聊天。我不禁這麼想像：剛開始氣氛是生疏而陌生的，話題是散亂而無聊的，晚霞退盡，月盤初上後，有夜暮為障，兩人心情才開始放鬆，提到自己的瑣事。年輕人說些樹林裡碰過的動物，繪影繪聲地描述與一只野豬周旋的驚險過程。我外祖母張大眼專注聆聽，彷彿親見此景，忘了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應聲。但是年輕人卻從外祖母的專注得到鼓勵。他因此知道少女的文靜與溫柔。而我外祖母也懂得了年輕人的敏捷與勇氣。

年輕人很珍惜每個這樣的夜晚。他把嗓門柔軟了，他把動作緩和了，他在月色之下流露出足以讓自己訝異的溫柔。他驚訝自己的嗅覺意外地敏感了，敏感得讓他發覺這棵少婦般的美麗的芒果樹花香竟能和月色如此甜膩地混為一體，飄浮在空氣中。少女秀緻的臉龐，猶如廟堂裡看過無數遍的飛天一樣，在如此流動中美麗地呈現。

他們在聊天中很少眼神交流，對望讓他們感覺唐突與害臊；他們更不做密切的意見交流，因為他們得維持一種隨時的、適當的距離，好應付任何一個意外的闖入。但是，他們的聊天是愉快的，那種氣氛是自個兒的姐妹淘與兄弟幫中沒有的，不是熱絡也不是溫柔，是當事人也說不出來的潛伏著的刺激，讓他們總是期待下一次的見面，期待著被對方發掘以及被對方發掘。

我猜想這兩個家庭都默許了二人的情誼，但是這段在月下花前等待蒙發的感情最終卻未能開花生果。隨著戰爭爆發、外祖父出現以

及曾外祖父的決策，他倆的命運被生生地錯開，各憑嫁娶，越行越遠。

為人妻母後，我外祖母肯定曾在月色暗流的夜晚驀然想起彼時彼地的那個年青人，以及他們在芒果樹下的情感浮動。這一網舊事柔軟了她被責任熨乾的心。她雙手垂放腿上，怔怔地全在屋簷下獨自回味。有時拗不過女兒的懇求，她才把過往的一切娓娓道出。她的語調是平和而溫柔的，對女兒述說的只是情節，關於月色初上的暈暈與芒果樹脂散發出的氣息則保留在心底，因為那是情感的。

這樣的述說在母女間進行了幾次。舊人舊事在幾次的述說中越趨完整，在這樣完整化的過程中，回憶越來越美，也越來越模糊，與人生脫節，因而使我外祖母得以在現實人生的責任實踐中，找到一塊暫時休憩的小土地。

外祖母逝世後，母親以懷念的心情在月色下把外祖母的故事告訴了我。末了，她手往隔我們一幢房子的鄰居家一指，說：「喏，那家的祖父就是當年外婆的『好朋友』。」我從沒見過那個老人，他可能行動不便地成日待在屋裡的躺椅上，等待媳婦的服侍；也可能健康得很，天天步行至附近小學的草場與同齡朋友們一塊練太極。我多麼希望有一天能聽他說說關於年輕時鄰家那位修長秀麗的少女。即使瑣細的生活磨損了記憶，我仍願意設想他也一定和外祖母一樣，記得當年的美好情愫，記得開始，記得結束。

我外祖父算得上那個時代中國大陸的千千萬萬失蹤人口之一。根據墓碑上的記載，我外祖父是廣東揭陽分水鄉人。廣東「七山一水二分田」，我外祖父的母親和姐姐與多數鄉民一般天天著藍色斜紋衣褲泡在泥裡播種插秧。她倆以女性柔軟的身體為這個家的經濟支柱，換得我外祖父作為遺腹子穿大白衫的特權。我外祖父的大白衫在市集裡顯得格外耀眼，即使事隔經年，他再度於兒子面前提起這段往事

時，還是不由得意微笑。我外祖父的母親對獨生子的寶愛是無以復加的，這個傳統無言的母親只好把不喻的寵愛與期望濃縮鑄造，打成一只碩大銀戒套在兒子手指上。在灰藍黯然的灰海中，我外祖父衣衫與銀戒那耀武揚威的白，十分襯托人們的枯燥無味。他興致勃勃地和友人在人海中穿街走巷，就像一朵白浪，你以為他在海中消失了，忽兒又見他被興高采烈地打出來了。他和友人看街戲上茶棧，經過香烤蕃薯，趁檔主分神之餘，耍賴抓起一個熱呼呼的過過一口之癮，他的行徑在我腦海的圖象里，明白就是一個浮誇子弟的放蕩任性。然而我外祖父是戲劇性的。戲劇性於他生命的發展不會是單一直線的，可以發生無數的轉彎，在每個轉折處被創造及進行創造。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終於在二十八歲那年出現轉變的契機。我外祖父因細故與親戚發生嚴重口角後，便在氣盛之下密謀離家下南洋。這是他家族人中的一個創舉，他的父親相對於家庭的命運此刻向他走近。我外祖父和他父親一樣，是那樣「撲」一聲便稍稍地從人間消失而去到另一個人間。揭陽附近著名的海港汕頭是我猜想中外祖父離埠之處。即使港口與家鄉在地圖上有一個尾指寬的距離也消磨不了我外祖父被嬌縱出來的任性。趁著母姐耕作之時，他搜出箱篋打點簡便的行裝。簡陋陰暗的板房關不住年輕的意氣，沒征求同意，更談不上知會一聲，我外祖父就這樣從無憂無慮的年輕時代一蹦跳開，失去了蹤影，到了熱帶。

四十年後再回想起當年，我外祖父心里一定百味雜陳。他至死不曾忘過衝突的原因，那是他離家的導火線。靜謐的夜晚，他心頭微微觸動，向妻子述說過去時，對於當年爭執的內容含糊帶過。躺在潮涼的板床上，望著身邊幾十年來由陌生走到熟悉的妻子，娶親那天的感覺又浮上我外祖父心頭。把外祖母帶回家的途中，我外祖父明顯地感到腳踏車後座異於常日的沉重。他瞥見少女那雙在車輪旁隨著石路送

蕩而微微搖晃的黑布鞋，他由負擔逐漸確定自己已在南洋零丁孤身的日子結束，而擁有命運為他創造出的第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人。之後，孩子一一出世，家庭的意義更完整，自己也更丰富了，這些，我外祖父不只一次在心里深深期盼某日能讓自己的母親看到。

接到姐姐從家鄉捎來的母親的死訊時，我外祖父握著毛筆，淚流滿面地書寫心中勃然爆發的悔疚與悲痛。他坐在陰暗的房內，面對明滅不定的燭光，我那年幼的母親與平時一樣站在矮板凳上，手提鋁壺，負責為外祖父添茶持紙。蠟淚漸漸結成一朵大紅花，杯茶卻半分未減，我母親見識了自己父親的異常面貌。他是顯然是悲慟的，牙根緊咬使腮旁青筋浮起，眼眶不竭地湧出淚水，有的在頰上劃出一道痕痕晶瑩，有的滴在信紙上撞擊出一個小水漬，還有被倉皇拭去而殘留在手背上的。我母親以僅有的字彙認識在心里默念信上內容：「『輕浮』別我，不得返鄉……」又見外祖父自慚為「罪惡深重之不孝子」，句句悔恨深重，烙印在我母親稚幼的腦袋，直到現在都十分深刻。

四十年前踏出家門的那一刻，我外祖父萬無料到那是生離，也是死別。他料不到自己會被時光不由自主地推著走，使到錯過了又再錯過。他也無知於自己的肉身相對於浩瀚的山山水水重洋重關是如此無力，如此渺小，乃致於至死都無法返鄉。離家那一日的路途，想必刻意繞開陷於田邊水邊的母姐吧？平常對她倆的不在意，必然使我外祖父往後無論如何努力回想也搜尋不出關於她倆的最後印像吧？

我外祖父身體里流淌的漂泊因子，使他常以搬家作為對付現實的辦法，他像遊牧民族一樣草盡泉涸了便起帳，一年能搬三個方向。他的晚年在黃梨小鎮上渡過，最後一日來臨時躺在自己的床上，情緒有些激動，握著我母親的手，氣若遊絲喘噓著說：「阿妹，還是妳最好。」這可說是我外祖父的臨終遺言。是和誰比較讓他有這樣的感慨？映入我外祖父精光漸去的

眼瞳中的我母親，是否讓他再次想起自己無法侍終的遺憾？即將死亡的預感鬼影幢幢地靠近他，我總是這麼替他替他想，或許那一刻來臨時，這世上只有他母親的拍背撫慰才能使他生出一種力量讓他平靜地面對死亡吧？

孀居二十五年後的七月，我外祖母的精魂在醫院滯留五天後，終於呵出最後一口氣，頭一擺，離開了打皺的軀體。她碌碌一生，我外

祖父手往哪兒一指，她就往哪兒開荒牛般地墾去，沒有掙扎沒有惶恐地過了，對她來說，或許是公平的、合理的結束。外祖母斷氣後，我大姨在第一時間離開病房。她幾乎來不及打輕腳步，一臉的誠惶誠恐，叫人懷疑那刻她閉了眼，看見外祖母的魂魄飄浮在空中向她揮手微笑道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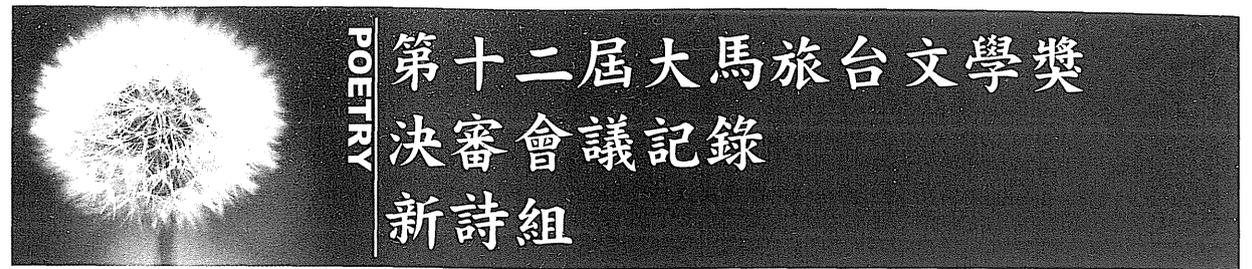
# 一場豐盛的散文饗宴

文◎潘麗珠（師大國文系教授）

假如散文獎的決定，有一些尺寸或標準可言的話，筆者相信：題材的選擇可以窺見作者的關懷與企圖，技巧的表現可以見證作者的經營與才情，文字的駕馭可以引導讀者乘著聯想的風飛行，而真情的流露可以感動讀者的心。什麼是最重要的呢？每個人的心中的那把尺都可能不盡相同。

此次進入決選的十一篇散文作品有：寫關乎年輕理想、題材漫畫有關的〈童夢〉，刻畫寂寞心緒、文字極成熟的〈剛好我們都是天使〉，題材頗有特色且情真、溫馨的〈紗籠謠〉，敘述日本之行的〈九州〉，關懷人與老虎如何相處的〈消失的王者〉，近似獨白、情與景都跳躍快速的〈倒退〉，結構有趣、描寫無聊心情的〈新年前夕的數字之舞〉，企圖強烈、文字平實的〈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母〉，酸酸甜甜的爱情故事〈重生〉，描寫父子親情的〈牽手〉，敘寫年輕女孩對父親出軌一事心情無解的〈出口〉，可以說是題材類型不同，筆調風格殊異，在面對作品的過程裡，歡聲、驚歎時起，感覺像是參加了一場豐實的饗宴。

曉風老師、方瑜老師和筆者的評賞，共識極高，前三名作品第一輪即十分順利的產生。至於佳作的敲定，也在多予鼓勵的共識下，我們捐出了評審費，好讓名額多出兩名。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過如果參賽者在交稿之前，能夠將稿謄寫好，文字工整（若是手寫的話），謹慎檢查或校對行文有無錯誤，這樣不單是對作品負責，也是尊重讀者的一種表現，不是嗎？■



時間：2000年4月30日

地點：杜鵑咖啡館

決賽主持人：陳耀宗（師大英研所）

評審：向明、楊澤、唐捐

主：詩歌共收稿件25份，經初審後，有12篇進入決賽。整體上水準如何？

唐：我把這些都當作是年輕人的詩來看，因為參賽者都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在年齡上都受限了，可能有的還是剛開始寫詩沒多久。所以都把當作是年輕人的詩來看。

向：水準滿高的，如陳大為與鐘怡雯，就是一個好例子。

唐：我認為馬來西亞人對語言、文字的信仰比台灣人更深，只是會有一個潮流的走向。

主：評審將於此次決賽中，選出一個首獎、一個評審獎以及二個佳作獎。

第一次投票結果：

○票：《殺人免責權》、《煙落的七月》與《零下十度的畫》；

一票：《家》、《我們銜著孤獨寫詩》、《暗戀》、《割捨》、《漂泊是美麗的哀愁嗎》與《e-Pray 別讀這首詩》

兩票：《23歲》、《口香糖的滋味》與《去日》。

進行第二次的討論與選擇，沒得票的作品於此次不列入討論範圍。

《e-Pray 別讀這首詩》

唐捐投一票。

主：老師您要不要談一下選這篇的看法，也許也可以說服其他兩位老師投這篇。

唐：這一篇是用詩來還原網路的型種與種種情境，在寫法上，感覺就像自動寫作的手法，中間有一些中斷的部份，不是有很多理性的運作來寫。另外，也可以看出作者從設計面下手，雖然句子有些潰散，但整體結構和設計感其實是尚可接受的。我投這一篇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因為作者模擬上網的心境，就猶如上了祭壇一樣，感覺寫得滿準確的；第二個原因是，在眾多作品中，這篇語言的運用讓我覺得是最自由橫肆的，可以感受到作者對語言的自由運用，雖然這和一般的詩語不大一樣，卻也呈現出另一種新的寫作方式，而這可能是受網路的影響。

主：那另外兩位老師，有什麼看法嗎？

向：詩可以是意象表達的，這首詩是反映網路上的種種，可是在文中卻看到對宗教的批判，尤其運用了那些禱詞等等。如果我們不管牠的詩詞、牠到底是批判什麼，但從這麼多的作品中比較，無可避免的把重點放這方面的。

楊：題目名稱取得很機智，顯示出作者相當聰明。網路這東西很奇怪，可以讓人每天都坐在電腦前，就真的像在膜拜一樣。可是我覺得的有二點是文章處理得比較不妥的，第一是這篇的文字呈現得相當的急躁、破碎，就如唐捐剛所說的，作者嘗試努力反應、模仿那個過程與感覺，可是卻有點鎖碎，究竟是在嘲笑宗教還是網路？

二者的關係是什麼？我看不出其中的關係。

除此之外，為什麼「別讀這首詩」？作者設定了很多的東西，又是另一層次了，卻造成意義不清。

向：我也覺得如此，取向宗教，卻連不上關係。  
唐：作者應該是借宗教莫名其妙的儀式性，每天都有點被迫式的上網，性質上都一樣，看不到神的存在，但卻仍崇拜式的膜拜，借宗教形式、儀式性來表達。

### 《漂泊是美麗的哀愁嗎》

向明投一票。

主：請向明老師說一說看法吧。

向：非常 Y 世代的看法，把這時代的人的生活很活潑的呈現出來，整首詩的現實性很強，可以看到很多詩人的影子出現在裡面。

楊：第一、二段寫得很好，可是我卻不大清楚在寫什麼。整首詩在意象、節奏上挺緊湊的，如第一、二段，可以看出有什麼東西想要表達，可惜的是到後面就「鬆掉」了。例如，詩裡的「駝馬」，以及「追捕我的哀愁你的獸」，就不很清楚了，而「達達的馬蹄達個沒完」不很有意思；到了第四段，詩就開始鬆掉了。至於「1996，足足有 1996 首詩在歌頌漂泊」，我大概知道所要表達的意思，可是為什麼要用「1996」呢？

唐：詩的焦點有一些渙散，可以看到時間的壓迫感以及空間的漂泊感，更可以看到鄭愁予和一些不是專門寫詩的人的句子喔！

### 《割捨》

唐捐投一票。

唐：滿典型的情詩，雖然有時人稱跳來跳去，我弄得不大清楚，可是整首詩的節奏感滿強的。而且在所有詩裡面，這首詩在寫這

樣一個純粹的感情，處理得相當的起伏有致。

向：第一次看有點俗，第二次看是大概可看出其韻味在，不過，我給他的分數仍然少一點。

楊：我也覺得有點俗，雖然浪漫但浪漫得有點俗。再者，也寫得滿感傷的，卻顯得相當的可惜。我坦白說好了，在沒有上下文的連貫加強下，我不了解作者為什麼要用「修長細指」？「黑白鍵」和「飛舞」也都用得滿俗的。然後，又寫「心底的苦」，可是接下去我看不到有什麼樣的苦，感覺強說愁似的，而且，這個「苦」用得有點太重了。

後面又有個「傻女孩」，應該是寫年輕的愛情，可是，在詩裡所找到的青春、詩、愛情和音樂，卻沒有很大的說服力，作者應在詩、愛情和音樂上多加強才是。

### 《暗戀》

楊澤投一票。

楊：很可愛，講的是大馬華僑到台灣來，以愛情來比喻對家國、土地的感情，我覺得作者寫得相當的清新且不俗。另外，後面寫得有些謙虛，可是卻在不經意間點出了年輕的正義與憤怒。例如「我的命運是流動的／所以我親吻土地／卻不留吻痕」的結尾，就寫得很有味道了。全文從頭到尾沒有很複雜的邏輯，很不錯。

向：一般人都不大對土地講真心話，可是這道詩卻對土地說出了真心話。

唐：這首詩寫得滿清楚的，作者從頭到尾都知道自己要表達什麼，也很順利的表達出來了，構思與整體的呈現也不錯，只是意象不夠有力。

### 《我們銜著孤獨寫詩》

唐捐投一票。

唐：這首詩的意念很單純。每一段之間的關聯性不大，但有一個很強烈的感情，而作者也找到了這種感情的表達方法。只是顯得有些；破碎，但各段之間仍有偶斷絲連的感覺。

向：用不連貫的手法來寫，每一段都自成個體，不很完整，不過第二段寫得滿好的。我給牠的評語是：非凡的藝術想像來表達作者的感性。

楊：作者的第一、二、三段都寫得很好，可是其牠段落卻不能和前三段連接起來、不能呼應，寫得滿模糊的。

唐：我想這首詩有些意念應該可以再擴充的，而有的可以捨棄掉，完成度是比較不高。

### 《家》

向明投一票。

主：接下來這篇亦是只有一票的詩，由向明老師選的，請向明老師說一下。

向：整首詩看不出寫家，用隱喻的東西表達出來，或者說，作者把心裡的想像，這種比較虛幻的東西，用畫面呈現出來了。作者在文中使用類似亂世咒的「齒輪絞纏」句子，仿佛對家是一種向往，卻又是一種惆悵。

楊：我也挺喜歡這首詩的，寫得很好。唯一的缺點是有很多的意涵。

唐：這首詩節奏豐富，細看之下語言用得滿美的，可是我覺得也只是用得美而已，有些地方表達得並不十分清楚。

### 《去日》

主：得兩票，由楊澤和向明選的，請向明老師先說。

向：這首詩可以讓人想起過去許多甜美的事，現在已很少人在寫這樣的詩了。按照現在的寫詩潮流，作者可說是相當老實的在寫詩，沒有乖張偏頗。

楊：寫的不錯，相當的完整。唯一的缺點是比較古典了一點，稍微掉到了窠臼裡去了。

唐：這首詩滿完整的，只是有些小地方用字不十分的精確，如第二段的「長空的鳶雀振翅向南」。

### 《口香糖的滋味》

主：向明與唐澤選的。

楊：寫得很飽滿，滿像余光中寫的詩，整個敘述、意象的開展，以及層次都很清晰有味道，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和《家》相較之下，《家》是比較有創意，可是這首詩在感情表達上就顯得比較飽滿而且完整了，可以看出作者寫詩的手法相當的成熟。

向：作者用故鄉的情懷去寫四周的事物，帶入了鄉愁。不過我不同意作者和余光中很像，因為句子寫得太長了，這是現代人寫詩的通病。

唐：基本上詩句中有長有短，沒有一長到底。而且用口香糖和橡膠做連接，相當的特殊。

### 《23 歲》

主：這是楊澤和唐捐選的……。

楊：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寫得非常的好，雖然仍有一些地方不是寫得很清楚。這首詩可以看出是一個女孩寫的詩，她講女性、講性、講愛情，是我多年以來看到的相當有氣魄的一首詩，把年輕人對歲月、時間、自我追尋一口氣的表達出來，個性非常的強，也把很多東西都轉化成詩，非常的不錯。

就如第四段，作者就寫得很不錯，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了；而第五段，則是寫出對命運的感受。至於第六段也寫得非常的好，只是露了一點；而第七、八段也都寫得很棒，只是在第八段有小小的缺點，就

## 【新詩組主獎】

## 作者簡介

姓名：張瑋栩

參賽組別：散文／新詩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沒有，什麼都沒有。除了魔鬼的訓練。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動機何須言明，讀作品即可。

我的創作觀：詩是我的烏托邦。

得獎感言：感謝陪我渡過大學最後兩年日子的朋友。是你們啟發我寫下這些。

## 張瑋栩。23 歲

1.

你像一隻蟲

忽然就飛到我膝上的裙裡

我拍打你，想趕走你

一個燃燒中的蛋糕走了進來

就在這荒原的野餐中

我會見了你

你的腳印黏在我鮮血一般的裙上

抓破牠的皮

我的朋友在前面

一個 兩個 也許三個 四個

或者更多

在燭火中

在他們一具具歡樂無知的軀殼中

清唱

你邪惡的到來 我單薄的焦躁

2.

我沒有理由擦拭你

因你已進入我身體

從秘密的走廊爬過 越過果實垂累的宮房

技巧地避開我因絕食而滴水濕潤的腸道

在心情的葉瓣間築巢

社會把你打印在我的身份證上

我知道

我逃不走的

我覺得冷，不知道你將向我展示什麼

3.

痛，你從我的名字開始咬噬

姓名學中我那注定發光的筆劃

被你啃蝕到只剩下零星的骨頭

我的命格 我的掌紋 我的面相

我的星宮 還有我妖媚的痣

都因為你的貪食而來不及揚名立萬

4.

你踩在我身上

和我一起參加期末考試

三個博士學位的教授把題目貼到我的鼻尖

想法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提起我 在空氣中抖落

幾個舊世的觀念

愛 自由 與重

生

是那「偉大」可以不用寫上去，但這只是小毛病，不傷大雅。

唐：優秀的句子很多。從詩裡，可以看到作者的自我辯證，以及對世界採抵抗的姿態。除此之外，作者也有屬於自己的東西要表達，以至於有些地方很「兇」，卻又顯得很堅強，與一般的女詩人的作品不大一樣，相當的難得。

向：這首詩把一個 23 歲的女孩在社會上會遭受的侵害，沉重的控訴了出來。不過我倒認為，一首詩是不應把所有的東西都傾訴進去，這樣會太長。我不大認同長詩，但

我不否認這是一首好詩。

主：那麼，進行第二次的投票。

第二次投票結果：

《23 歲》 11 票

《口香糖的滋味》 6 票

《去日》 5 票

《家》 4 票

主：所以，首獎是《23 歲》，評審獎是《口香糖的滋味》，而佳作則為《去日》和《家》。這次的評審也到此結束。■



## 新詩

5.  
你將永遠都不會遲到  
每天和我一起醒來  
旋開歲月的水龍頭 流掉我的精力  
你爲什麼把我的睡眠鎖在我拿不到的地方？  
我已經不是孩子  
我可以吸食古柯鹼

你踩在我身上  
增加我說話的磅數  
我矮小的朋友迫切地看著我眼角的細紋  
他們不會了解  
我黯啞的憂傷  
如何在每一個失眠的晚上  
穿起鐵匠的衣裳 敲出青春最後的花火  
我灼熱的淚水如何燃煮我失聲的眼珠

6.  
只是你又何須逼我論及愛  
我觸碰著朋友頸上處女般光潔的  
吻痕  
在傳統的包裝紙中發亮  
我們不是年輕激動的男子  
可以深入霓虹的密洞探險  
我們只有等待 等待一個獨具慧眼的男子用  
酒灌醉我們  
或是裝扮成時髦的蕩婦  
在交叉的雙腿間暗示  
那兩片微張的陰唇

這中間沒有愛  
他們起身離去時  
我們還要費力消毒  
爲一切還原

7.  
我多麼害怕青春會披一身彩衣來向我兌現  
一則遺囑：

出名要趁早  
你在早上的邊緣看我  
狼狽地在泳池邊掛起一條長腿  
用半個身體拒絕冰冷的泥水  
你身邊還有那些被社會的雨水淋濕的人們  
佯撐一把傘  
等待我掉下去或  
爬起來

8.  
這是一個太過殘破的想法了  
我們缺乏愛我們不夠迷失我們在跨掉的碎片  
中喝著汽水  
這個世代欠缺英雄我們的理想顯得多餘

父親在這個時候生病  
你坐在我孤獨的房裡看書  
翻頁的聲音割裂我們之間長久的靜默  
經過房門的人並不知道事情已經發生  
我連家人還沒有記載  
所謂精確的文字純然的情感

牠們並沒有發生  
這麼多年過去了  
你來到了  
那些都還沒有發生，而這些卻已經發生

23 歲，我孤獨的標本還不夠多  
朋友問我  
從哪裡學會孤獨  
終於了解我的生命再也無法用  
一個簡單的定義化約

我將不是一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了。  
我將是你，而你將是那個在我夢中增加石塊  
的靈魂  
每年等量增加  
每年威脅我一次 ■

## 【新詩組評審獎】

## 作者簡介

姓名：羅志強（羅羅）

參賽組別：新詩組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曾獲 1993 年培中徵文比賽小說首獎（馬）、1994 年培中徵文比賽新詩首獎（馬）、1994 年衛塞節徵文佳作獎（馬）、1995 年馬六甲最佳學記獎（馬）、1996 年第一屆全國徵文比賽馬六甲區賽特優獎（馬）、1998 年第五屆馬華文學節詩歌優勝獎（馬）、1998 年第八屆西子灣文學獎新詩組貳獎（台）、1998 年第十四屆巡迴文藝營小說入選獎（台）、1999 年西子灣新聞寫作特優獎（台）、1999 年第二屆青年文藝報導文學優勝獎（台）、1999 年第十二屆全國大專文學獎新詩佳作獎（馬）1999 年第十七屆全國大專古典詩絕句組佳作獎（台）、1999 年台灣新生報千禧年徵文入選（台）、2000 年第十屆西子灣文學獎新詩組首獎（台）。曾任中山大學西子灣新聞報總編輯，現任成大物治黃金之島詩版版主。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體弱多病的父母，原來一直是我鄉愁的牽引……

我的創作觀：詩就是生活

生活可以很詩……

羅志強

## 。口香糖的滋味

似甜似甘，反覆的咀嚼中  
似啃出離家千里的孤獨  
一片口香糖與橡膠關係  
是親密而甜的。啊，牠的身體  
是不是也來自昔日的橡膠王國？  
那南方隔海的半島像一眼望不盡  
翠綠盎然的蕃薯一樣  
那裡終年都是醞醞的熱風  
卻吹出了滿山的紅葉  
我開始迷惑，赤道的橡林何以也孕育北國的秋涼  
而那涼意，竟隨著錫礦萎縮

## 作者簡介

姓名：陳聯利  
 學校系級：台灣大學歷史系二年級  
 參加組別：新詩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無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隨意  
 我的創作觀：小家之見，何以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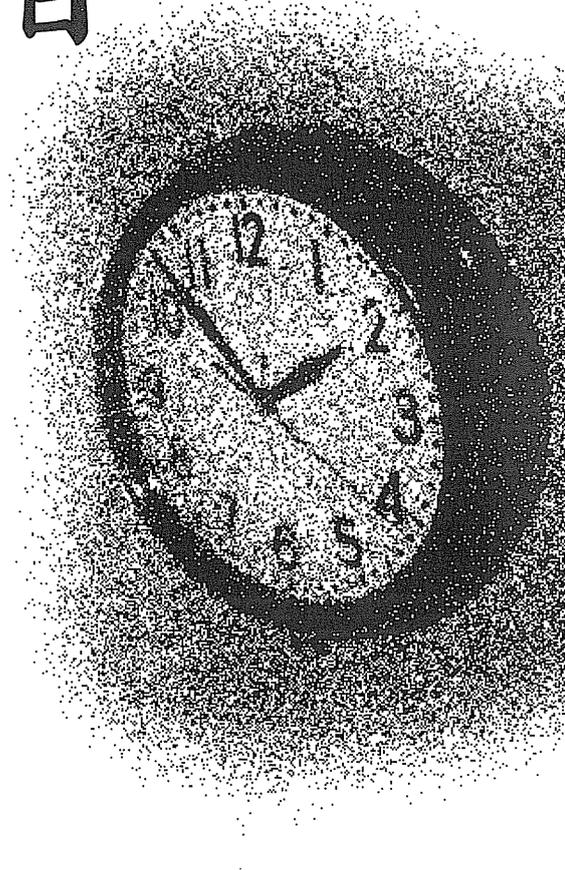
## 陳聯利。去日

那一年以詩解讀愛情  
 明月的寂寞輕輕的洒下  
 採一束浮雲，潔白的  
 繫在你烏黑的髮上  
 滑落的微笑滾成沙灘上的浪花  
 把詩意拍打成酒濃  
 心事醉了  
 八月的詩句綴成星繁點點  
 你的眸子且淚且珍珠

倘若我不唸那一首詩  
 就隨長空的鳶雀振翅向南  
 種植愛苗於南向的山坡  
 陽光茅屋和陶詩會一起守候  
 等待苗已成詩，北方歸人回來摘下  
 再次，細心的解讀

於後你皓齒不啓  
 翻閱詩集以秋陽的右手  
 醞釀的詩句讀成無根的樹梢  
 歸人未歸，詩中陷阱不知解讀  
 疼，咬牙翼翼，種來一盆老莊  
 將未決的懸字加入盆土中  
 滋養成一座秋意淋漓的燈塔

那一年，倘若我唸了那一首詩  
 互擁的唇齒，無痕的詩意裡  
 將有回音傳來  
 「孤獨的孤獨之際  
 有輕煙升起……」 ■



慢慢擴散到每一棵衝天的橡膠  
 直到朱紅桔紅，華蓋婆婆的油棕為止

歲末橡實清脆滑過蒼蒼的樹枝  
 掉落在回憶的膠片裡如光的解構與重組  
 然後沉澱成熟悉的

畫面

小時候冒著雨趕著收膠  
 走在層層疊疊的枯葉上  
 後面揚起一群蚊振翅的聲響  
 貪婪地想把一天的營養吸過去  
 膠林收集故事的同時  
 每一棵樹都用自己酪白的乳汁  
 凝固希望，在蒼鬱的樹蔭下  
 母親曾呼聲高亢擠出的名字  
 勢如閃電地鑽擊童年的耳膜

如今她的健康似已被時間帶走帶不走的  
 感傷都繫在家，與像浮萍般四處漂泊孩子的身上  
 思念在高雄市某一條街道上  
 嚼著嚼著。想從口香糖吃出什麼？  
 便再把一片新的口香糖放入  
 口中，舌頭剎那間麻木  
 嘴裡全是心頭盪過  
 鄉愁的滋味 ■



## 作者簡介

姓名：魏月萍  
 學校系級：台灣大學中文所四年級  
 參加組別：新詩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馬來西亞全國大專文學獎文學評論佳作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無心  
 我的創作觀：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 魏月萍。家

有人問起了新陽的晝日不斷  
 時間無夜的消長  
 有一尾鯨從海上乘光陰而來  
 追憶那隱晦處的啜泣  
 並且在起霧的波浪上狐疑張望  
 遠方有汽笛氤瘴  
 有齒輪絞纏糾纏撕裂的聲音  
 是不知應該向右或是向左吧  
 一些海苔沉下水面連同腐朽

偶而參差亂石的皺眉  
 若有浪花千萬種姿態  
 足夠剛才失足凋敝的抽搐  
 還原成離島的洶湧  
 那渡口的守候  
 是斑斕網罟上斷繩的缺口  
 不期然奔進了  
 手足無措的陽光 ■

文◎唐捐

有幸擔任大馬旅台文學獎詩組評審，見識馬華文學的活力，令人目光為之一亮。據承辦同學說，此次參賽作品並不特別多，但就晉入決賽的作品看來，大多成熟可觀，視野寬闊，預示了繼續開展突破的可能，這是最可貴的。茲就得獎作品，簡述個人心得如下：

1.〈23歲〉：這是一首與自我辯論的詩，發聲操調自然渾成，但力道卻相當可觀。詩人對於與日俱增的壓迫感採取抵抗的姿態，剛強倔強之氣，與女性特質相融合，轉為一種獨具魅力的語言風格。全詩把時間比擬為石塊一般的重量，詩人在這種重量下反視身心，逼視自我與世界的聯繫，觸及許多隱秘幽微的意識領域。其中展現的思考能力是一般年輕詩人比較少見的。

2.〈口香糖的滋味〉：筆路迂迴曲折，能夠有效聯結當下與過去，此在與異地。作者雖然採用比較疏散的句法，但詩意飽滿，足以作為內應，故無論為散文之虞。不過，部份非必要的轉折語、形容詞還是可以考慮略加刪汰。此外，鋪敘的賦筆也可斟酌減少，多加點設喻造象的功夫。舉例來說，口香糖這個形象便還有再加發揮的餘地。

3.〈去日〉：單純集中，不枝不蔓。雖然意象並不特別新穎，但清麗有味，如一首迷人的輕音樂。在抒情的背後，隱然埋伏一段故事，雖未言明，但其意向仍可揣摩把握。

4.〈家〉：語言韻律渾圓飽滿，似經千錘百鍊，中間數行描寫「狐疑張望」的情感尤其動人。句法靈動處，每每禁得起再三吟誦，但也有些地方顯得語義渾沌，譬如「時間無夜的消長」、「失足凋敝的抽搐」，都失諸抽象難解。

在得獎作品之外，個人覺得另有兩篇不錯的作品。其一是〈e Prey〉，這首詩試圖以文字模擬網路世界，構思設想有其獨到處。詩人把上網比擬為行禮如儀的宗教儀式，空洞，虛無，卻有莫名奇妙的強制力，全篇即由此切入。中間幾段似乎有意模擬咒語，可惜控制失當，部份語句失諸率易。至於「別讀此詩」之類的筆法，似乎大可不必。另一首〈我們銜著孤獨寫詩〉，語言精鍊深刻，意象也頗為強烈鮮明，以寫詩與自殘相互比況，情調神祕而祟人。但作者對於詩意的串連不甚著力，以致讀來略嫌破碎，像一篇還沒寫完的作品。■

# 第十二屆大馬旅台文學獎

## 決審會議記錄

### 小說組

時間：2000年5月6日

地點：JJ cafe

主持人：顏健富（台大中文所）

評審：廖咸浩、平路、陳昭瑛

主：小說共收稿件17份，經初審後，有9篇進入決審。今天的評審組合是我們特意的安排，三位老師都屬於跨領域跨時空研究或創作，就如馳乘著一塊魔毯自巫國出遊般。由於這次文學獎的參賽者都是大馬的人，不知三位老師在評審時，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評審條件？

平：比起外面的本土文學獎，水準算是不錯了。而且文字的運用上可以看得出來很用心，有些地方也寫得很細緻，在節奏上，作者也都用心在經營，這非常可貴，保持了上一屆的水準。

除此之外，在所有文章中，可以發現最大的特色是與馬來西亞土地／母土的糾結，並不時的質疑自己的身份以及記憶等等內容、感情上的表達。而這些不但豐富了中文主流的傳統，也豐富了年輕人的單純，顯得更有層次。也就是說，除了愛情，也多了許多的拉扯，而這些可能是時空距離所造成的。

廖：因為我曾經去過大馬，所以對大馬中文學術傳統相當熟悉。大馬的文字在台灣出現，或者說有這樣的文學獎出現，給台灣的創作方式注入了新氣息，然而，這一次的作品，比較少看到種族、族群之間的隔閡與問題。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作者的年齡、歷練以及寫作經驗的關係，所以在鋪設這類的議題就顯得較不深入吧。

不過，我不否認馬來西亞的寫作是相當的精緻的，所以我也不能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審，這是我必須特別說明的。

陳：我沒有去訂定任何的特定評審標準，只要作品寫得好就值得鼓勵。

其實對我來說，馬來西亞人是非中文主流派的，可是對中文的感受卻很特別，也表現得更加的珍惜中文，以致於造詣相當的高。

這次的小說，可以發現個人的經驗擴大到生活周遭：人物的形象、愚惑、關係等等，而這也因為空間的不同所造出的時空差異性，所以感覺特別深刻吧；文中不時提到生長的苦悶、同儕之間的相處、學習、生活等等，當然也包括了藉由城市的描寫所帶出的鄉愁。可說在所有文章中，各有特色的表達了出來。

然而卻有一些問題出現，例如人物是否鮮明？是否達到深刻化的角度？細節是小說的血肉，是否處理得很細心？對白是否流暢？

進行第一次的投票

主：評審將於此次決審中，選出一個首獎、一個評審獎以及二個佳作獎。第一次的投票結果：

○票：《佑佑和小熊維尼的故事》、《夢·魘》  
一票：《阿德日記》、《第三性》  
兩票：《風沙》、《拍照記》  
三票：《邊境》、《哭泣的雨林》、《記（不得）》。

我們接著進行第二次的討論與選擇，沒得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範圍。

《阿德日記》

平路投一票

平：我不堅持。空間調子掌握得不錯，情調不錯，可是有很多的缺點，包括錯字在內，所以我不堅持。

廖：我的意見和昭瑛差不多，有精彩的點，但看不出可以串聯的地方，不夠完整。

陳：有些地方是寫得有意思，特別是在馬來西亞的部份，但是台灣生活的部份就描寫得較弱了。

《第三性》

廖咸浩投一票

廖：我也不堅持，其實滿流暢的，但講的是一般的東西，談不上創新。

陳：反映東南亞的生活，寫得是人妖，滿特別的題材，但看下去太平淡了，沒有很深刻的去描寫一個男性在變性過程中，那種內心的掙扎以及感受。而且有一些的用詞滿陳腔濫調的。例如在第三頁出現的「太深太深太深了……」這是不夠的，而是得更深一點去描繪。

平：好處是通順，可是寫得不夠吸引，而且這樣的題材在這幾年也看過一些，雖然寫得是意射的小說，可是仍得進入更深沉面會比較好。

《風沙》

陳昭瑛和平路各投一票

陳：這篇小說寫得滿有意思的，整個故事就虛擬一個對象、讀者來陳述，這就製造了一個懸疑，到底那個「你」是誰？讀起來感覺就像是窺視一個人的日記、秘密，可是讀到最後，卻又覺得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再者，整篇小說從風沙到沉埋，到想去挖掘所謂的「遺跡」，都一直挖不出來，因為是已經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對美好事物的淹沒，又或者說是一種「保存」的想法，而且也營造了一個特殊的閱讀效果。

平：這篇作品的好處是寫得真切，沒有什麼高潮，但有很多隱晦的象徵與連繫。

缺點是感覺與文字的連結太過簡單了點。

廖：小說把感覺直接的發泄了出來，卻沒有很好的貫徹，角色也太多了點，氣氛沒有營造得很好，造成閱讀的干擾。小說的藝術待磨練。

陳：人物形象不夠鮮明。

《拍照記》

廖咸浩與陳昭瑛各投一票

廖：文字運用得很好，情緒也很收斂，有許多有趣的細節，但仍然沒有串得很好。但不可否認整體的感覺滿好，方言（潮州話）的穿插運用相當另類。

陳：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感情壓抑，夫妻間的情感寫得很深切，不過卻沒有充分的表達出來。

讓我印象最深刻之處是拍照的整個過程，從小細節中刻畫出一家人的感情，讓人感動。另外，在描寫照片的寄出到太太收到這個過程中，文字用得很好，似是常寫小說的人，而且也能讓讀者在閱讀時引起內心的高潮。

平：有些部分寫得不是很均稱，整篇的節奏不怎麼協調，而且有點突兀，尤其是在情緒

## 作者簡介

姓名：龔萬輝

參賽組別：短篇小說組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BBS、www、電子報…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這些年的網路生活被脫序的拼貼，包括一些過往的情緒、身影和句子。

我的創作觀：……

得獎感言：謝謝所有看過這篇文章的人。

## 龔萬輝。邊境

No.230

(03:16)：藍色怪獸打扮成一個在荒漠上的旅人，努力想走至一個邊境。似乎只有找到了邊境，才能夠有所謂的離開和回歸，以及時間於牠的意義。牠只好繼續這麼地向前走著走著走著，那是和從前因為厭惡邊境的框限而奮力逃離的一樣的姿態。那是被注定的了，彷彿繼續走下去才能表明牠的存在，以及所追尋的可能的不朽，除此之外，牠可能什麼都不是了。

## 1. 房間

男人按下了燈的開關，燈並沒有亮起來，好像是因為老舊的關係，總要過了四秒鐘，燈管閃爍了幾下才會點著。男人站在門外。這樣的姿態，似乎是等待著房裡的鬼魅從容地由黑暗中離開。四……三……二……一。這樣的四秒鐘裡，望著漆黑見不著任何東西的空間，男人有時會想像著房間裡的零亂的床舖、色澤剝

落的桌子、靠著牆堆積的未完成的油畫作業……這些他所熟悉的，其實都是在按下了燈的開關之後，才從不知名的空間裡再慌張地變回來的。而這些回來的，當然也包括了這個房間裡所有的氣味。自從開始上油畫課了之後，房間裡就一直壟罩在未乾的油畫所揮發出來的調和油以及顏料混合的獨特氣味。好像其他的霉味汗臭味煙味全都喪失了，或者都臣服了，只剩下這種稀薄但不斷強行侵蝕著他的氣體，氤氳的，而且是唯一的。

促狹的房間裡連一扇窗子都沒有。男人的房間瑟縮在一個菜市場後面那幢老舊公寓的二樓裡。兩千七百元的租金使他不能挑剔這個才四坪大而且連沒有窗子的房間。唯一的好處是只要關上了房門，就隔絕了門外的聲音，而且也避免了其他住客埋怨從這個房裡滿溢出來的油畫臭味。

這樣的一個小房間，偶爾會讓男人想起在小時候的一些事。除了玩著跳房子之類間夾著泥土味的遊戲，大部份的時候，小男孩會躲在

的波動以及文字的營造等等。

## 《邊境》

平：小說的文字不煽情，這是相當難得之處，而在結構上的經營也很用心，情感的描寫深入淺出，前後部的組織，互相呼應。

陳：空間的描寫極有特色，結局比《拍照記》灰色。不過全篇的對話不多，有的地方是以網路談話的方式呈現，細節的描寫寫得很傳神，而且對科技有正面的反省，如網路、頁面、電梯等。

只是，我認為結局或可改變。

廖：整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男女主角所產生的溝通是相當表面的，並沒有真正的交集。構思則相當的科幻有趣，所發揮的想像空間很深。另外，也可以看出作者在題材和語言的運用上非常的細心，而且企圖心也很強。

## 《哭泣的雨林》

廖：這篇小說的關懷性強，也作了相當多的直接描寫，只是體裁有衝擊性，結局欠缺新意。

平：關懷的感覺深切、真摯，而且一直呼應到

結局。

陳：對森林、綠色、水、自然的描寫很好，相當生動；對妻子、母親的描寫則過於平淡；夫妻的關係著墨不多，而且意象與自然情境的措詞重覆性高。

## 《記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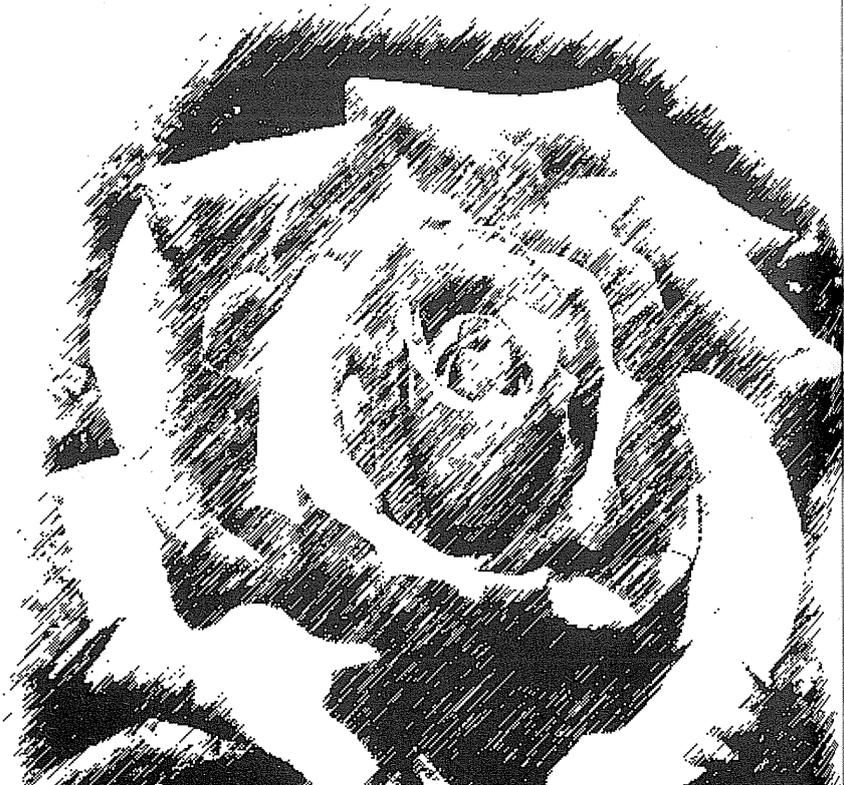
平：真實的情感與自身的經歷有關，讀起來可感受得到，只是在文字運字上不夠準確，花俏了一些而少了一些力量。

陳：整篇讀起來，可以感受到初戀的感覺一直存在，也寫得很深刻，尤其小說中的高潮處：十年後重逢，會讓讀者有所期待。

廖：通常這種題材不容易寫，這篇小說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有所期待，尤其覺得和電影《心動》很類似，在構思、情緒等的刻畫上可更精緻一點，除此在文字的運用上相當的收斂，只是利用平淡的描寫方式或許會更好。

我不得不說作者是相當有潛力的作家。

主：第二次的評審結果是：首獎是《邊境》，評審獎是《拍照記》，而佳作則分別是《記（不）得》與《哭泣的雨林》。■



電線桿後面，等待著街角那間雜貨店的白髮老闆把用過的紙皮箱子丟棄在雜貨店門外，然後便趁著白髮老闆不注意時，跑來偷偷抱走幾個。小男孩會把這些紙皮箱子連接起來做成一艘小小的船。雖然船依然保有著紙皮箱四四方方的形狀，並且不曾載著他移動到哪裡，但對小男孩來說，那就是他的船了。紙皮箱子原本是雜貨店用來裝運橘子的，所以小紙皮船時常有著淡淡橘子的味道。這是屬於小男孩的小紙皮船，船上經常還裝載著塑料小兵、蠟筆、圖畫書……當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男人掛起外衣。今天上人物寫生課時不小心在衣角沾上了顏料。男人檢視著褐色衣料上的那抹藍色，雖然已經乾涸而硬掉了，卻依然保持著牠的鮮艷，像附著的一隻藍色蛞蝓的標本。他從抽屜拿出一塊用來擦畫筆的碎布，那是從破衣剪裁出來的，上面還印著半句標語的字樣。用布沾了些洗筆油，他輕輕地在衣角上拭擦著，那隻藍色的蛞蝓就慢慢地衣角上溶解而潰散了。

No.039

(22:52)：嗨，塑膠貓，今天告訴你一個好笑的故事。^\_^

(22:53)：遊步人，昨天的故事並不好笑。

(22:55)：這個故事是關於一隻來自不知名星球的藍色怪獸。牠以吞噬所有方形的東西來維生。每天牠從窩巢鑽出來覓食，走在市街裡，吃掉你手上的書、吃掉你的方形眼鏡、吃掉你的公事包和文件夾，吃掉電視機、吃掉電腦螢幕、吃掉窗戶、吃掉高樓大廈……最後，住在那個城市的人只好把所有的東西都做成圓形或橢圓形的樣子。

2 · 樓層

女人十分厭惡矗立的大廈和樓層，所以無可避免地，她也厭惡這個城市。每天她必須乘搭電梯上昇十二層樓的距離到達工作的地方。而這正是她所漸漸懼怕的。她並不是害怕她的工作，而是乘搭電梯這回事。

開始的時候她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開門，走入，關門，上昇，停止，開門，走出。後來後來她漸漸地發覺，絕大部份的時候，她和他們就在這個狹窄的空間裡相視無語，四周寂靜無聲。那麼她和他們是如何察覺到上昇和下降的呢？沒有漸近的地景，沒有皎潔的星空，沒有窗戶所以無法延伸想像成一個圖樣。在自構的空間裡，僅靠閃動著的數目字告知她和他們身在何處。而她和他們卻又是如此清醒，毫不窒息，不斷地演練著重複的一種垂直式的離開和趨近。她和他們被禁止抽煙，她和他們被禁止跳躍，她和他們被禁止尖叫，她和他們被禁止大小便，她和他們必須維持著沒有表情的等待的姿勢。刺鼻的香水味和汗味似乎也停滯了。女人時常只能看著電梯裡那面大鏡子裡頭的自己，那面鏡子好像把整個電梯裡的人群又增加了一倍。她並不知道站在右邊或左邊的人是已經遺忘了還是已經被遺忘了。然而直到電梯被開啓的那一刻開始，這些問題卻又彷彿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

問題或是答案真的沒有意義了嗎？彷彿這只是一個辯證抽象感觀的遊戲，僅有的空洞的線索可以放肆地解釋成一幅大西洋航行圖或者只是一句意識之下的夢囈。

所以當她知道關於那個男人的房間連一個窗口都沒有的時候，她覺得那是十分令人難以想像的一件事。好像只要想一想，就會令人感到窒息。而那也使她覺得好奇，那個奇怪的男人的思緒如何不被這樣的壓碾而斷肢？女人不知道他是否和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身體永遠飄散著稀薄的油畫顏料臭味洗也洗不去。甚

至並不知道他是否長得高大，不知道他說話的樣子。但是女人知道他總會在午夜十二點左右出現在 BBS 站的站上人數名單裡，然後送個訊息過來：“嗨，塑膠貓，今天告訴你一個好笑的故事。”然而通常的時候女人並不覺得他的故事很好笑，例如唐古利烏鴉和燒餅的故事。甚至在他還沒開始敘述之前，女人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故事是來自村上春樹的小說。但女人都耐心地等待他的故事緩緩用訊息功能傳送過來。故事由一個一個的句子漸漸拼貼著，間雜著女人和他的對話，像故事本身一樣零碎得很。女人並不知道他來自哪裡，只覺得他彷彿並不是屬於這個城市的人，或許那一點也不重要，反正她呆在這個站上也很無聊，看看人家吵架的文章，讀著蒼白的接力小說，回覆幾封公式化的問候信……到了後來，除了每天她依舊必須早上七點起身上班，必須乘搭她所懼怕的電梯上昇到十二樓的距離這些事情之外，和那個奇怪的男人的對話好像也成了每天會做的事了。

No.024

(22:56)：遊步人，我越來越覺得這裡是詭異的地方。不論是早晨或是深夜，彷彿那是無時無刻的，在每一個時間的切片裡，都依附著許多人的影子。他們飄游著飄游著，並且攜帶著一個一個奇特的名字，彼此不曾謀面，不曾一起看過電影，或者喝過咖啡。他們不知道彼此來自何處，但是他們依舊對話著。他們不斷的對話，然而你卻聽不見從喉間發出的聲音。

(23:01)：好像吸附在浮萍上的一群聒噪的水螅……：)

(23:02)：除了彼此不曾謀面這件事，他們依然擁有著所有的一樣的快樂和不快樂。：)代表微笑：(代表不開

心。然後把這些都重重地投擲在這個不源自但丁的天堂或地獄，甚或那是排除在愛因斯坦的宇宙相對論之外的，一個蒼白而無法框限的地方。

(23:10)：或許那只是一個夢境吧了。

3 · 雪景

女人擁擠的辦公桌上，永遠堆積著不曾減少過的五顏六色的文件夾。女人的工作是每一天努力地把文件夾內一張張原本是手寫的文字用打字機重新打過。原本用粗徑鋼筆寫的、用廉價原子筆寫的、用鈍了頭的鉛筆寫的……全部都劃一整齊地要轉換成唯一的字形，排列在同樣潔白的 A4 紙上。打字機發出噠噠噠噠噠噠的單一的音調，每當她停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女人會覺得那架打字機彷彿一座宏偉的墳地，字母和數字躺在一個一個的方格裡，而且謐靜得如此沉重。而她每天的工作，就像把一個個的文字，依序地埋葬在這裡。

女人的桌子上除了累日沉積的文件夾和墓碑似的打字機之外，還有一個和桌上一切都搭不上關係的玻璃擺設。那是一個球狀的玻璃擺設。玻璃球灌滿了水，裡頭有一個白色的陶土雪人和一幢屋頂積著雪的房子，如果把玻璃球搖晃一下，就會有細小的雪花飄揚起來，然後再緩緩的落下。即使那是一點都不真實的雪景，女人依然喜歡看著白色的屑粒在玻璃球裡緩緩落下，落在雪人的頭上，落在小屋子上，最後又都落回玻璃球的底端。玻璃球是從前一個要好的短髮同事送的，後來短髮同事辭了職，決心去了南極的冰原參與防止南極冰原因溫室效應急速溶化的計劃，彷彿那是唯一可以脫離塵囂的方法。從前她可以和短髮同事一起厭惡這個城市，厭惡擁擠的樓層和令人咳嗽的空氣，而現在她卻顯得愈加的孤獨了。

女人還記得，去了冰原的短髮同事曾經告訴她，如果有一個地方沒有邊境，或許那就是夢裡的目的地了。女人在紀錄片中看過遼闊得過於空白的南極冰原，那裡連白天和黑夜都只是半年才交替一次的，似乎時間都凝滯了。「沒有邊境」這樣的一句話彷彿是唯一的謎題，或被女人錯聽成謎底而蒙上了一絲曖昧。

No.108

(00:19)：嗨，塑膠貓，今天告訴你一個好笑的故事。多莉艾莫絲有一首歌，名字叫「Putting the damage on」，有一句歌詞是這樣寫著的：I've got a place to go. I've got the only ticket to your latest show……自從我離開了故鄉來到這個城市之後，我越來越覺得自己被一圈一圈的邊境所牢套了，牠們似乎正在緊縮著。就好像我被植入了一顆洋蔥裡，而且整顆洋蔥都在吮吸著我。

(00:23)：遊步人，你相信一個沒有邊境的地方嗎？

## 4·虛弱

每年一到這樣的季節，男人就會變得虛弱起來。

那是一種病，源自於這整個星球 760mmhg 的大氣壓力對於他的壓迫。雖然他在這裡已經居住了許久，這仍然是他所難以適應的。他癱在似乎逐漸縮小縮小的房間，經年被油畫臭味腐蝕著的肌膚，好像就會這麼一點一點地溶解了。男人時常以為自己最終將變回一隻虛弱的蛞蝓。床舖上揩過鼻水的衛生紙被解構成潮濕的枯葉堆。他正在匍匐著，似乎就會這樣慢慢的吐盡濃稠的粘液而脫水至死，像是一大灘醜陋又發出臭味的酸掉了的記憶。那時，他將永遠

地被遺忘了。永遠。他的屍體將會硬化蜷曲而且縮小，再也無法還原成他們的記憶中或者軟體生物圖鑑上一隻蛞蝓原來的樣子。並且他的體內充斥著的粘液已經開始失溫。手指和鼻頭漸漸地冰冷。男人的記憶在虛弱而動動著的腦髓裡胡亂地糾結。終於他不知道應該在他們面前變成什麼模樣，才能讓他們記起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男人。是不是一隻紅色的蛞蝓呢？還是畫布上未能完成的臉孔？還是一具乾掉的屍體？還是一縷的遊魂呢？這樣的變幻沒有起點和終結，如被壓在玻璃片下的變形蟲。他們開始害怕他，或者開始害怕這樣的沒有定狀的變形。而虛弱是唯一沒有改變的。

No.119

(01:03)：遊步人，你相信一個沒有邊境的地方嗎？

(01:05)：我在昨天在報上刊登了一則背棄土地的啓事，闡明了我是如此厭惡著我的腳和地心引力的關係。於是想像可以不著地。因此我在很小的時候便愛上了船，我可以用幾個紙皮箱子就做成一艘小船哦。後來後來，我又相信了有一條紅披風便飛得起來的那個故事……我一直是如此地為各種可以離開土地的方法而著迷著。

(01:20)：遊步人，你相信一個沒有邊境的地方嗎？

## 5·方格的邊境

有一種小孩子的遊戲是這樣子的：首先要在地面上劃好一個個連接著的方格子，通常在水泥地板可以用粉筆來畫格子，在土地上就用樹枝來畫。然後找一顆可以握在掌心裡的小石子。把小石子拋到地面上劃好的一個格子，然後用一隻腳跳進劃好的一個個格子裡，跳跳

跳跳，彎腰把石子撿起來，跳跳跳跳，最後必須跳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來。如果很多人一起輪流跳的話，那就很熱鬧了。當然沒有玩伴時也可以自己一個人跳跳跳，所以大多數的時候，那也是一種很寂寞的遊戲。

關於空間的詮釋，有時候並不是僅止於文句上的論述，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大部份迷戀方形的人是很難想像他們就站在一個圓球上這樣的夢囈。男人還記得，去年基礎素描課的老教授重複地在黑板上解釋著點線面，好像任何東西都可以由一個點拉長成一條線再延伸成一個平面然後再拼構成一個立體。粉筆灰飄浮在夏天的課室裡，老教授咳了咳說，這就是我們的空間。要不然呢，圖學課的那個胖胖的老師也會以直線透視圖來說明。圖片裡的電線桿越遠越密集，圖片裡的行人越遠越渺小，最後圖片裡所有的景物都消失在一個點裡。這就是我們的空間。

男人時常坐在課室的最後一排的角落裡。有時候放映幻燈片，整個課室就籠罩在一片灰濛裡了。那使得男人的位子成為最便於打瞌睡的地方。昨天西洋藝術史介紹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助教隨著教授講述的章節按動著幻燈機。卡嚓。喬托的聖母與聖嬰。卡嚓。達文西最後的晚餐。卡嚓。拉菲爾的雅典學園。卡嚓。教授不斷強調著這些畫作對於空間詮釋的精確度。黑暗中布幕上唯一明亮的映像彷彿是一扇窗子，每次男人開始想仔細端詳的時候，卻總被助教卡嚓掉了。

當男人還在穿著深藍短褲上課的小時候，有一次圖畫課的長裙老師給的題目是自畫像。長裙老師說自畫像就是畫自己的意思。小男孩很快就畫完了，畫了一個揹著綠色書包的自己。他把圖畫交給長裙老師的時候，長裙老師問小男孩：“你畫自己站在哪裡呢？”小男孩

聳聳肩。後來長裙老師建議小男孩在紙上畫一條長長橫線，然後把線以下的地方畫些綠草，在線以上的地方畫上雲朵和小鳥。長裙老師說，你看，你現在就站在草場上了。小男孩點點頭。長裙老師的一條長線就分開了天空和草地，揹著綠色書包的小男孩被鑲嵌在圖畫的中間，站在那一條粗黑色而顯得十分刺眼的地平線上。

No.097

(18:05)：那隻藍色怪獸的與生俱來的不自由，好像就這樣開始了。城市的人請來了一個戴著長三角尖帽的魔術師，把牠吸進一個水晶球裡。而在那之前，或許他們還可以各自想像那隻藍色怪獸正在飛行或泅泳。之後就沒有人再見到牠，而牠也漸漸地被自己星球的同伴所遺棄了。藍色怪獸在水晶球裡蹦跳著，企圖撞碎一個逃生的缺口，然而魔術師的水晶球是很堅固的。最後，終於牠虛弱地倒下了。

## 6·之死

那個男人的死對她來說並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或許在那天下午，她不小心把下雪的玻璃球摔下桌子而破碎的那個時候，就預言了一件不幸的事。

女人總覺得那個男人活得並不快樂。也或許是因為他所有的所謂好笑的故事，其實都是很哀傷的。那是後來後來的有一天女人才被第三者告知了關於那個奇怪的男人已經死掉了的消息。而在女人知道這件事之前，卻離奇的仍然繼續收著他送來的訊息：“嗨，塑膠貓，今天告訴你一個好笑的故事。”

在死亡日期和他在站上出現的時間完全出入的情況下，似乎隱喻了一些事實，彷彿倒並不關乎相信或不相信了。女人並不覺得懼怕，她並沒有聯想到鬼靈或怨魂之類的傳說。雖然靈異電影裡常常有這樣一個人死去了仍想盡辦法回到人世來作祟的老舊情節。因為她依然沒見過那個男人的樣子，所以更無法由此去推論一個人死後的模樣。女人一生中都沒看過幽靈，即使是有一次在下班的電梯裡，有兩個同事告訴她身旁有一個佝僂的老婦人站著，可是她就是沒看見。她偶爾也聽說過有些人在站上和陌生人聊天，後來才發現那個陌生人原來是早已經因意外而死去了的某人的某人的同學或親友。這樣的故事大部份都老套地以當事人大病了一場作為結束。然而當她知道那個男人的死訊之後，她一點也不覺得恐怖，彷彿那是早預知的了。她總覺得男人並不屬於這個城市，甚至不屬於這個世間。但她不知道男人口中的故鄉是哪裡，而她也沒問過這樣的問題。男人於她僅是一個名字，一個不快樂的名字，和一些不快樂的故事。女人並不覺得懼怕，除了知道那個男人已經死掉了這樣的事件之外，一切不是都沒有改變嗎。

而且她也告訴了那個男人關於她的那顆下雪的玻璃球被摔破的那件事。雖然那全是無心的過失，女人依舊十分惋惜，畢竟那是短髮同事去了冰原之前送給她的唯一的禮物。玻璃球摔破之後，女人悉心地掃清地板上的玻璃碎片，玻璃球裡的水撒了一地，間雜著原本是雪的許多白色塑料小顆粒。陶土雪人和屋頂白皓的小房子幸好並沒有隨著玻璃碎裂而依然完好著。她把僅存的雪人和房子擦乾之後，依舊擺放在她的辦公桌上。雖然現在她的桌上已經不會再呈現一角的雪景，她卻依然擁有一隻微笑的雪人和白色屋頂的房子。有的時候她會用削鉛筆機削出來的環形並且鑲著波浪的鉛筆木屑戴在雪人頭上當成牠的草帽，有的時候

她也用迴紋針為雪人做一條項鍊或者成房子的圍欄。

No.228

- (02:16)：嗨，塑膠貓，今天告訴你一個好笑的故事。^\_^
- (02:17)：是關於藍色怪獸的結局嗎？
- (02:17)：藍色怪獸後來終於找到了逃走的方法。牠從魔術師的水晶球裡走了出來，向天空飛去了，在遠遠的天際變成了一個小點。
- (02:19)：就這樣結束了嗎？
- (02:20)：我想那只是另一段旅程的開始吧。
- (02:22)：遊步人，你相信一個沒有邊境的地方嗎？
- (02:25)：總得找到了邊境，才有所謂的離開和回歸吧。
- (02:26)：遊步人，你找到了嗎？

#### 7·文句斷層的開始和結束

再見，塑膠貓…… ^\_^

那是那個奇怪的男人送來的最後一句話。時間是星期四的 02:37。從此之後，那個男人就沒有再出現在 BBS 站上了。每天女人下了班之後，都還會上站去看看，像貓一樣悉心地尋覓著他或許路過的痕跡，或者是一句無意飄落的留言。但是從那次告別了之後，那個男人一直都不出現了。

那一天，女人並不知道「再見」的下一句，是應該回應再見，還是應該以問句做為延續。就如同那個男人不再敘述的告別句的最後一個符號到底是不是一個句點。甚至連那個句子的下落他都沒有告訴任何人。

於是那個奇怪的男人可以自稱他乘著時

空的扭曲，從未來或過去而來到了現在，僅是為了回去做一份「另度空間的人類語言行為觀察」的報告書才找上了她充當一個被實驗者。或者他也可以述說他來自遙遠的一個擁有著拗口名字的星球，盜竊了地球大氣層外一顆故障而報廢了的氣象衛星每天晚上向她傳送著訊息，然後現在又乘著他的閃亮的圓盤狀太空船去尋找下一個目標。或者也可能只是因為一場意外讓他喪失了記憶，從此流落在未知而無所適從的異鄉，被別人說服了自己擁有一個慘白的童年，以及被安置了一個無聊而可笑的身份，所以他才這麼地不懂得快樂。她也想起了這樣一個聽來的故事，有一個法國男人的出現僅僅因為搭上了不知開往哪個城市的巴士而結果來到這裡，因為忘記了怎麼回去，只好在這個城市裡漂浮著漂浮著。也或許，他的死也並不是死，只是他終於找到了遺棄這個空間的方法而走進不朽吧了。是的，也許有一天他終於要離開了，拋棄他的沒有窗子的房間，以及吸噬著他的油畫顏料的臭味，建造小紙皮船的方法，和每一個方格遊戲……從此沒有人知道文句斷層的之前，沒有人知道文句斷層的之後。

女人重閱存檔在硬碟裡的所有他們之間的對話，發現因為漸漸摻雜太多人物和故事而模糊掉的一個句子：你相信一個沒有邊境的地方嗎？

在消失的之前和之後，記憶卻彷彿在一個未置房門的房間，漸漸摻雜太多不一樣的情

節，而且仍然擴大在他們的之間。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撰寫滯澀記憶的原因，也沒有更好的形容詞，來說明他們之間相同的殘缺。彼此笑著，彼此揶揄著。在漸漸潰散之後的樣子，彷彿是不可懷念的。最後終於無法以文字去解釋關於曾經說過的邊境。女人只是在那時無意間察覺自己愈減的體重，而無法預知趨近騰空的模樣，是涅槃抑或沉淪。

每天女人依舊準時起床，著好了衣裝上班。過了許多許多年以後的有一天，她和往常一樣熄了燈，輕輕地關上了門，走出房間，沿著梯階一步一步離開了樓層。那一天她並沒有乘搭電梯，就這樣輕撫著樓梯扶手走去而沒再回來了。那天是個晴朗的早上。她在昨夜已經把行李收拾好了，仔細地清點了這些年來所擁有的一切之後，她丟棄了大部份的事物，包括書本、字典、一些零碎的手扎、收據、信件、抄在各種紙片上的電話號碼、身分證、聖誕卡片……即便是她捨棄去了這麼的許多，她的行李依然讓她覺得背負得十分吃力。她珍惜地帶著她的陶土雪人和小屋子，沒有告知任何人她今天會離去。或許明天還會有人問起這樣的名字，但她也十分確定的是，一個月之後，她就會很徹底地被遺忘了。雖然那曾經是她十分擔心的一件事。如今為了不被人所想念，她小心而斷然地不留任何痕跡。除了傢俱是帶不走的之外，她銷毀了任何指涉她的細微的線索，包括仔細地拭去可能遺留在門把上的看不見的指紋。她回頭看了一眼這個生活了很久的空間，輕鬆地呼了一口氣。■

## 作者簡介

姓名：曾心怡

參賽組別：小說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第十一屆旅台大馬文學獎小說

組佳作第一：〈陳山狗家〉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感覺了，然後寫下；寫下了，就可以參加文學獎。

我的創作觀：為文字淹沒。被自己拯救

得獎感言：得獎了，欲望便悄悄地被滿足了。剋

〔更大的欲望和恐懼也在悄悄地形成〕

## 曾心怡。拍照記

下午的陽光破不開墨綠的池水。一尾尼羅紅在溫冷的水中悠游。頭上波光粼粼，幻彩飄浮，偶爾投射幾片陰影，憑經驗觀察，必是些老死墮下的枯葉。於是牠往上爬升，前進到枯葉旁，稍微觀察一會兒，便倏然下沉，抬尾擊水，「啪嗒」一聲，掀起小水渦。枯葉隨著蕩開的水波搖晃，一會兒還是歸還沉寂了。於是尼羅紅決定再度出擊。牠換了位置，正欲使出勁道，突然「嘩啦」巨響，似乎什麼異物在牠決定拍擊的那一刻落水了。頃刻間，水底發生震動，沉澱的泥沙浮起，池水馬上混濁起來。

牠心知不妙，正想乘亂躡到昏暗的池底避避，卻為身上驀然昇起的灼熱感到痛苦。眼睛睜不開了，腰身在粗糙的格子中扭動，尼羅紅眼瞼裡最後的幾束精光，在劇烈的惶恐中隨著枯葉，掉落池中。

「啐，入網了。」莊系在心裡咕噥。剛下過雨，池邊鬆軟的泥土經不起他，趁他沒注意的時候，唏哩糊嚕地坍了一角，使他兩條小腿

盡泡入池中。髒水咕嚕咕嚕地灌進靴統裡，莊系吃力地抬起右腳，費了好大勁兒才從大池中把自己拖上來。

他先把網撈裡的魚倒入空桶中。魚平靜地在桶裡喘著喘著，偶爾也用甩尾巴拍拍桶子，力量卻是薄弱的，顯然已經不行了。「好大尾。」他在心裡讚嘆，然後脫下足上工作靴，朝地上傾倒髒水。起步欲走時，忽然想起倒水時，彷彿在水柱中瞥見魚仔的身影。於是便又住腳蹲下，盯著那灘泥濘搜尋。果然有幾個近乎透明的細小身體軟弱地躺在泥裡。莊系用手連土帶魚地扒起一塊，舉到池水之上，綻開指間，魚仔們和著土一併墮落池中，總算從鬼門關前繞回來了。

下過雨的山芭處處沁著涼風，群樹安詳地微拂，枝桠間遠近傳遞著鳥的清鳴。莊系工作的這個地方，離最近的小鎮要一小時的車程；對自己的家在地圖上則有一個巴掌寬的距離。在這巴掌之內，莊系顛簸了三天的路，飄搖了一個月的海。好幾次以為自己會被淹沒

了，都好好地存活下來。到岸那一日，春暖花開，莊系什麼多餘的願望都被風雨沖走了，只期望自己能掙得好多好多的錢，然後活跳跳地回家與妻兒團聚。

不知道為什麼，莊系每回想到妻子菊花，都是十八歲的她頂著草帽，雙腳插在泥濘裡，對他眨眼微笑的模樣。還沒過門的菊花，兩條腿跟未熟的玉米棒似地，奶白得近乎透明，膝蓋頭一點兒皺紋都沒有，身子單薄地幾乎陽光清風都穿透了；還沒過門的菊花，真是山山水水中那讓人流淚的風景啊。

莊系想菊花，心肝頭便要發酸。他總是由菊花想到孩子，再由孩子想回菊花。想菊花為他養了三個女兒，春梅冬梅小梅。這三個小零丁兒方只識得滿地爬、成日尖叫，菊花要顧田、做飯、理她們吃喝拉撒，這種日子，沒有他每晚軟聲撫慰，如何過得？離家那日，菊花生小梅的惡露未退，堂嬸嫌髒，硬是不讓她出港，只得倚門相送。莊系僵直脖子，忍著不回頭，昏昏地走到大路口時，背後彷彿還貼著菊花海水般寧靜的目光。菊花菊花，妳苦的是什麼呀，嫁得我莊系這生人這生命？

剛到這兒時，莊系常這樣問自己。也問阿東，說：「哎，前世人可能太快活啦，現在來還債。」阿東會說：「啊，我前世人隻老猴定，現在才日日爬樹採青果。」莊系笑。阿東怎明白，年輕，至多二十，無妻無子無家累，雙親又在日本鬼打來時走散了。當年一個七歲毛孩也罷了，現在長得膊頭壯壯也從沒聽他提起要找回來，或至少打聽個死生下落的。年輕人，十個有九個光長肉不長心肝的。

莊系把魚提回寮子後，又繞到後門摘指天椒去了。那三叢指天椒不是頭家的主要作物，但因跟著附近的山竹一起吃肥，一塊長大，倒也長得紅的紅，綠的綠，每根打底都有尾指那麼粗，拿來當那尼羅紅的佐料，吃起來嘴唇發燙，唏哩呼嚕，一頓能下四碗飯，極是痛快。阿東吃得最奇，生嚼一條，合著酒一口吞下，

臉漲紅得快滴血了，手裡又拾起第二條。至多三條，不是受不住辣，是省酒吃。頭家最反對阿東託他買酒，一拜託，便得聽上一頓話，說：「我幫你算，你留心聽住，自己心裡也計計。你一天八塊錢，一個月二百四，米十五塊錢兩包，煙四塊錢一條，一個月兩條共八塊；油鹽肉蛋江魚仔一個月差不多吃掉五十塊錢，上個月那架收音機去了三十塊，加加減減，月底就只剩一百出頭，再買酒，我看出糧那日你還得帶零錢來找我咧。你自己算算，對不對？」又說：「我們出來做工找吃的，什麼都得讓家裡排第一。得吃，家裡先吃；得穿，家裡先穿；剩下的存起來寄回家，蓋間頂天立地的大房子，家裡的住得舒服高興，我們也做得有那個意思嚟。你說是不是？」又說：「我要是三五六瓶地那樣買酒給你，你也三五六瓶地那樣灌進肚裡去，你的肚子脹了、脖頸粗了，我的芋頭南薑也完了。你看，我要是買酒給你，我完蛋了，你也要完蛋。」

莊系也覺得頭家有理。酒這東西，喝一口不是酒，喝兩口還不算酒，定得一瓶給牠灌下去才能逼出點兒酒味兒來。那一兩瓶下去，免不了頭昏腦脹，鋤南薑時天曉得會不會把自己的腳趾頭也鋤上來？再說，阿東的酒量還真像個女人似的。上個月那兩瓶，兩人用醃豬皮下酒吞了，莊系方才覺得臉皮微熱，阿東便開始胡言亂語了。雙手在空中亂比劃，嘴裡罵船公騙財騙人，把他騙到這個山芭鬼地方來，天天得上樹採山竹；依計劃，他早就該在現代化工廠裡當現代工人了，娶不到至少還看得到，甯像現在不是泥土就是樹，要找女人，大概得等初一十五幫頭家上香時，才有機會和土地婆聊一聊，哼，都還是別人的老婆呢！這叫著罵著，突然就抓起柴刀，嚷著要砍船公了。莊系怎麼勸都勸不醒，只好走到池邊，撈桶涼水，遠遠地就朝阿東潑去。阿東手放下了，罵了句粗的，人也就醒了。兩人回到座位，阿東脫下身上濕漉漉的汗衫，說：「死人鬼——做呢 這個水阿

呢臭。」換上乾淨衣物時，還想說話，又有些不好意思，趁衣服套頭，莊系看不到他的臉，糊頭塗腦地說：「汝不行散咀啊。」莊系「好」一聲答應。頭家人還不錯，就是膽小如鼠，讓他知道阿東遇酒便發狂，定會辭去他。沒身份証又被辭工，也就無路可走了，蚯蚓至少都有個地洞可鑽。像現在節制著喝，有喜事才喝，就不會生問題。然而莊家那三梅，三人拖著六條鼻涕，何來喜事？

莊系心上的喜事，無關嫁娶，不過是收到菊花的家書說穀子收了賣了，哪一梅長肉了，哪一梅識字了。識字最好，像菊花不會寫的信，都是茶棧旁那位代書先生寫的。信都那麼開頭：「君離家三月，妾首如飛蓬，思別之情，不勝依依」。頭家唸信像唸詩一樣，那「飛蓬」二字連頭家都解不上來，問過了唸書的女兒才曉得那是說妻子思念丈夫，思念得急迫，連頭髮儀容都顧不上理，亂如草般。那代書先生的記性真好，曉得菊花每個月都得寫上一封，第一句的「三月」會體貼地在下一封改成「四月」、「五月」、「七月」、「十月」……直到「兩載」。

「兩載」即是兩年。「載」字之下有個車，那兩年便也是坐著車咻咻地溜過去的。莊系也是收到菊花的信才知道，要過年了。山中無歲月。寮子板牆上雖然也掛著小小的美女圖日曆，每日撕去一張，半年後也就膩了，越撕越不真實。況且菊花若來信報告說，寄回去的錢用來補屋漏了，莊系便想寄更多回去，把鍋碗瓢盆全補上來，免得春梅扒飯老劃破口。

新來的信上說，春梅竟對著外公喊「阿爹，汝轉來了！」，顯然對莊系的印像沒剩下幾分了。莊系苦思幾日，還是靠得阿東才有了主意。阿東聽說春梅錯認爹，覺得好笑：「阿呢唔是好——下次轉去叫汝阿兄，後生一輩了！」說

完吱咯笑，見莊系沒回應兀自發呆愁辦法，便道：「哎呀我個你咀，認不出阿爹，認阿公；認不出阿公，攝張相！給伊攝幾張寄轉去作證據，保證伊這世人認汝一個人作親爹定！」莊系頓時茅塞頓開，真是「生人張生計，死人無計張」呀。於是決定了，頭家今天來巡時就向他提一提，說照片給家裡的看。即便是要花許多錢也是沒辦法的事——女兒都快忘了自己了，還計較什麼？

莊系張羅好晚飯時，阿東也背著簍子回來了。一個到屋裡便把簍子甩到牆角，舉起水壺猛灌。喝飽了，把空壺扔到地上，走到蹲在炊具前切辣椒的莊系面前，一頭臉幾乎伸到他鼻尖上了，說：「汝給我睇一下，這有腫無？」莊系握著刀柄，看不出異樣之處，問道：「底塊？」阿東說：「喏，我項這。癢死人，越抓越癢，可能惹著蟲。」果然褐黑肌膚上隱約可見浮起一塊小孩巴掌大的紅印。

莊系憑經驗知道阿東定是被那種黑色長鬚毛蟲沾上身後，再用手抓才腫那麼一大塊，於是說：「汝若唔是死肉就是無知識——惹著蟲還用手去抓就是幫伊來癢個己。」阿東「啐」一聲，說：「你上那叢鬼樹睇睇，日頭照個地方半粒影都無，攏總鬧熱熟生在密個地方，山竹鍾意、毛蟲鍾意、頭家攏鍾意，葉片阿呢多，在我身蕩來蕩去，底人知底片有蟲？真實死人鬼——癢死人……」話沒說完，便欲起手去抓，莊系喝阻：「喂，汝要是愛越多紅斑汝就多抓！明日攝出一個鬼樣，勿咀我無個汝咀過。」阿東右腳往牆角伸展，正構著一塊缺角磚來當吃飯凳，聽見莊系說要照相，便立即端坐問道：「明日攝相？」莊系邊扒飯邊點頭。阿東又問：「做呢攝？」莊系折斷魚尾，蘸上醬油辣椒，說：「叫頭家排比排比。」阿東心想，看來是說真的，這才覺得那塊紅斑可不能照進相片裡，於是又放下飯碗，出寮子，走到池邊的檸檬樹下，繞來繞去，才挑好一顆綠皮的。他記得小時候和結拜義兄到山上玩耍時，那領

袖模樣的男孩沾上毛蟲後，便是剝顆青檸檬抹在患部，一會兒便聲稱治好了、不癢了。他現在也要依法泡制，務必使自己上相些。

阿東剛出去，頭家的摩托車便嘍嘍嘍地由遠而近了。莊系捧著碗飯走出去，看見頭家手提兩大袋朝他走來。頭家中氣十足，聲如洪鐘，朝莊系喊道：「吃飯沒？」莊系把飯碗抬高，說：「正食，」一面把頭家引入寮子：「今日釣了水池裡面一尾尼羅紅，又鮮又香，您食一點？」頭家回拒了。那套早從家裡廚房退休的炊具，被工人使用了兩年，蓄積了百年油垢，煮出來的東西，就是熟爛了也不敢入口。

頭家把袋子放下，坐在阿東的床上說：「喏，這些汽水餅乾給你們。有後天走三十晚、年初一，我不會進來，你們先把倉裡的南薑削好，我年初二出貨，到時再進來看。」莊系想著照相的事，抓住機會說：「頭家年初二入芭可唔可給我弄一台機器來攝相？」頭家覺得這個要求新奇，問道：「照相做什麼？」莊系陪笑道：「攝給內睇。兩年無轉，給因人看，我個已作紀念。」頭家笑，心裡飛快地盤算了一下，覺得這兩個工人來了兩年，沒惹事端，也沒出過大差錯，照張像還不算過份要求，於是爽快答應了。臨走前又回頭吩咐莊小：「要照相可以，你們兩個，都要理一理頭髮。阿東咧？」阿東怕頭家聞到他身上的檸檬味，抓著他偷摘檸檬，躲在屋邊窺聽莊系頭家的對話好一會兒了。頭家說：「尤其阿東一下巴的鬚鬚渣要清理了。」那語氣彷彿長者對晚輩提點般地實用懇切，阿東不禁微頷，伸手搓搓下巴。

於是三十晚午飯後，阿東和莊系趁著清風白日互理頭髮。阿東性急手粗，莊系的流海、髮鬢老對不齊，只好長的一邊遷就短的一邊，再減幾分；沒想到眼斜了，起手後又發現還是不齊，輪到短的變長了，於是又減幾分，一個鐘頭下來，莊系的頭髮果然被理了不少，甚至過短了，流海和雙鬢看上去竟似被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把人添了幾分呆氣。莊系沒鏡

子照，見阿東完工後一臉不解，滿頭大汗，幾乎把剪子都鉸碎的樣子，心裡便對效果不抱多大期望。但是摸摸有點扎手的後腦勺又想，總算是理了頭髮，再差都比沒理的「飛蓬」好。

大年初一除了鋤南薑，兩人便是頂著新頭，各自趁著對方外出解手做事時偷偷跪在衣箱前東翻西找，對著一箱陳舊匱乏，為照相時的衣裝打扮費盡思量。

年初二中午，日頭高照，坐在樹下聽見熟悉的摩托車嘍嘍而來時，莊系的心也跟著嘍嘍地跳。他不禁在心底笑自己土，不就是照幾張相嚟？不就是人挺得直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等待那伴隨著電光火石的「喀嚓」聲嚟？經過一天的思量，莊系終於決定穿上那件壓箱底的水藍色短袖薄襯衫。

那是菊花拆了床單給他縫的，統共只有一件，剩餘的分別給春梅冬梅拼件上衣，小梅還小，湊合著穿就行了。莊系想，春梅，妳爹我穿著妳娘給我們縫的衫，都是水藍色，都是從床單上拆來的，這回總該認清誰是妳爹了吧？

莊系放下手中磨石，上前迎接頭家，突見頭家身後跟著個女孩子，細眼闊臉，明明白白地就是頭家的戳記。那女孩一見莊系的短髮，不禁由衷地好笑，哎喲怎會把自己的頭理成那樣。頭家手裡握著一塊相機，興致勃勃地喝道：「啊哈——理一理整齊很多啲，來來來拍照好過年。」說著把相機塞到女兒手上。頭家也是五十幾的人了第一次握租來的相機，怕弄壞了，要賠押金，便拖著女兒來做幫手。

阿東這時也從寮子裡走出來了。女孩一看，忍不住嘍嘍一笑。莊系也愣了一下，心想從沒見過大男人這麼穿的。阿東貼身穿件被汗漬染得泛黃的白色汗衫，罩衫卻是件女式碎花開襟上衣，走近一看，還是豬肝紅的底襯白紅雜色小花的。阿東顯然有了心理準備，待走近了沒頭沒腦地便說明：「我阿媽個，穿來攝作紀念。」不是頭家在，後面定還跟著一長串粗的。

## 作者簡介

姓名：張依蘋

學校系級：臺大中文所碩三

參加組別：詩、小說、散文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第一次投稿及得獎皆發生在小學三年級，爾後個人的文學生命就如一條自由奔流的小河，快樂地行經諸文類的堤岸，中文、英文、馬來文…詩、小說、散文、劇本、兒童文學…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為了可能忘卻的紀念

我的創作觀：自然、真、美

## 張依蘋。哭泣的雨林

又是雨季。

天空一片蒼白，下著沒有表情的綿綿霪雨，把視線外的景色蒙上層層薄紗、幾許冷清。畢竟是綠色的國度。

雲絮下，雨勢嘩啦啦的傾灌並未暈散大地的主色，反而因著洗滌，令茂密成叢的樹葉更加無所遁形，現出生命最純粹的原始，那麼沉鬱濃稠的墨綠，彷彿歇斯底里地把全世界的綠集中、煎煉、再於赤道驕陽最毒烈的一刻，瘋狂奮力潑撒出所有的綠漿，讓乾渴欲裂的土地貪婪迅速吞噬吸納，成其無法磨滅的印記，以致任憑風吹雨打，也消褪不了這連延不絕、坎坷起伏的顏色。

盤踞大地的綠，默默望著天空。

他凝視水中的自己，安靜的像要睡足千萬年，完全不為直射在臉上的日光和樹葉的晃動所干擾。

河口有幾塊突出的岩石，減緩了上游奔馳而下的急流，使這一段河水頓時婉約起來，細聲細氣地但輕移蓮步，似乎在躊躇徘徊，好讓

故人有機會再次一親芳澤。

水中的他張成一個六尺的「大」，在倒映於水鏡的綠影中，隨著河潮的一迎一送，熟睡著，任由光影在皮膚上接踵路過，經水面波光粼粼，復消失。

陽光往西漸行漸遠，只留下深褐色覆蓋他、和幾處欲蓋彌彰、結了一半痂的傷口，張著嘴，說不出問路的句子。

夜幔木然的垂放下來，是回營地的時候了，可是…他苦笑，迷路了，而且，「自己」還昏迷不醒。

「苦啞……苦啞……」

朦朧的月光下，隱約看到一隻烏鴉啪啪飛到樹梢，在黑暗中屏息尋找獵物，兩隻眼珠發出閃閃綠光，像兩顆晶瑩的淚…

幾隻在交配的蟬旁若無人尖叫「吱！吱！吱！」，直至公蟬的體液流盡……夜真的深了，也寒了…他想起她的體熱，和柔滑的質感，還有她濕潤沁涼的河口，總是漲滿潮水迎接他，引渡他…。想到這裡，他記憶深處不禁疼痛而

翌日沒問阿東，反正一封信裝的不都是一個心願、一個期望，寄出去也就算了結了一樁。管不得那麼多別人的事。

莊系的信在三個星期後終於到達家鄉的郵局。小隔間裡堆滿了滿坑滿谷的信件。郵局只有一老一少兩位執事，老的有六十了，正緩慢地整理信件，翻一翻，咕噥幾句，再翻一翻，便覺口乾舌燥，欲離開座位飲茶去。離去時，衣袖拂到鼓鼓的郵袋上滿出的信件，莊系的信正好被衣袖帶落，掉到地上。老郵差喝足二十分鐘的茶，休息夠了，終於回到座位，準備出門派信。一提起郵袋，又掉下幾封，這才發現靜靜躺在地上的莊系的郵封，於是順手取來掃帚畚箕，把地上的一併掃入，歸回袋裡，踩著吱嘎作響的腳踏車出發了。

莊系老家此刻正烈日當頭。在如此的曝曬下，無論門前那道黃泥路，還是東拼西湊的陋房，看起來都是病焉焉的。一大片蒼蠅伏在簷下晾的咸魚乾上，要死不活地嗚咽著。春梅冬梅小梅在房裡睡午覺，菊花屁股搭在門檻上春辣椒乾，風一灌進來，菊花便被颺起的粉末嗆得咳嗽。小孩兒們早習慣杵臼相撞的咚咚聲，睡眠一點也不受影響。這樣的中午，和往常的沒什麼不一樣，甚至就連從郵差手中接過信件的寒暄也是一樣家常的。

菊花心裡迫不及待地撕破信封，未留意信封上那半個清清楚楚如戳記般的鞋印。沒有別的，只有照片，菊花敲敲信封，確定了。於是倚門借著日光低頭端詳莊系離家兩年來第一次寄回的照片。乍看，發覺臉豐了些，放心了；看熟了，才發覺照片中的他，動作之滑稽而笨拙，流海之新奇而趣怪。阿系阿系。菊花在心裡低喚。喚著喚著，嘴角原是笑著的，不知為什麼，眼眶卻濕了，視線也漸漸模糊起來，終於，眼角淌出一行，緩慢的淚。■

於是兩人開始被照相了。初初幾張真是除了鼻息外便與蠟像一樣的姿勢，後來是阿東提的，要拍幾張樹上採果子的模樣，於是「喀嚓」了；莊系見此心想，第一次一個人能分得照那麼多相片，得好好照些生動的給菊花看，讓她寬心。於是便提說要照池邊刮鱗、樹下磨刀、扶鋤掘薑、煮水煮飯的，還有懷抱兩瓶橘子汽水，象徵衣食不缺，節慶有餘，不勞掛心的。噠噠喀嚓地十二張底片一晃眼便結束了。女孩心裡想，真料不到看起來黑油油的這兩個人一見相機千姿百態便出來了，本以為還得翻翻畫報，幫著安排「甫士」呢。莊系和阿東拍完，心情像剛放過槍那般興奮，又像剛打過仗那般疲乏，身上的新衣髒了都不曉得。

照片是一星期後洗出來的。等待的那一週，莊系的心如懸掛空中，老不踏實。拍照之後，莊系和阿東異常少言，各想各的心事，對事後感想隻字未提。頭家將相片遞到手上，倒又搶著看了。阿東那頓拍樹上摘果的，因為背著陽光，整張只得見一團人形黑色埋伏在樹上，伸手似乎作摘果子狀。莊系笑道：「汝睇汝睇，這唔就是老猴偷仙桃咩？」阿東不甘：「汝睇汝睇，汝唔就是老太公拔紅菜頭咩？」

太陽下山後，莊系往地上鋪張報紙，點起一盞小油燈，蹲著挑照片。阿東圍上來，問：「攞總幾張，底個好選個？」莊系說：「汝不曉啦。我愛選幾張睇起來上放心個。」又問他：「汝免選？」阿東說：「我無人好奇。而且，我張張都是好，免選。」說完，也插手幫莊系出意見。終於選出兩張合心意的，裝封後一筆一劃照著樣本「畫」好地址，等待翌日請頭家代為轉寄。

臨睡前，莊系見阿東又鬼鬼崇崇地亮起油燈，便探頭望望，發現他悉悉嗦嗦地正在將照片裝封，心裡疑惑：不是聽說家鄉已經沒人了嗎？照片還寄給誰呀？

劇烈痙攣起來……

劇痛的感覺，天旋地轉，暈厥成一隻單腳獨舞的陀螺，把所有的悲歡聚散、雜陳五味消融在這種足以凌駕任何其他、傳至神經線的訊息，如同陀螺上的紅橙黃綠藍靛紫，難以言喻地旋轉為一張失血青白的臉。

也是雨季。

清晨六點多，昨夜的靄雨初歇，木山的工作夥伴們陸陸續續被蟬鳴吵醒，金黃色的晨光早已刺透東面那一列喬木的隙縫，穿越欲走彌留的迷霧和欲滴未滴的葉露，打在用土黃色三夾板搭建的工人宿舍大門上。

「……你說過兩天來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個日子不好過，你心裡根本沒有我……」

吱啾啾、吱啾啾……三隻燕子唰地停在屋腳的水槽邊，嘴裡仍不停嚷著，把台灣女歌手的情歌改編成自然樂；「我沒忘記你，你忘記我，啾啾，連名字你都說錯，啾啾吱啾啾……」

燕子在槽邊顧盼片刻，忽然振翅呼嘯一聲，鳥獸散而去。

門這時「咿呀」一聲打開，打著赤膊的身體出現在暖洋洋的光線裡。夜裡從毛孔滲洩，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汗漬薄薄一層貼著皮膚，被照耀得似又蠢蠢欲動。

這樣的早晨，就像任何一個適合開工的日子。

「喂！雨停了！幹吧！」他朝屋內喊。

幾具同樣赤裸結實的身體應聲而來，在門口晃了一下，又往屋內走去。

「兄弟們！起來起來！別睡了！幹活啦！賺錢要緊！趁天氣好，多做些，月底回家再抱老婆睡回本啦！」

「啊！回去就要付首期了！媽的！一幢排屋，血汗都不見了！」女朋友堅持買了屋子才肯結婚的小剛怪叫。

「撐著點，愛拼才會贏啊！說不定老闆一樂年底就多派點花紅！」他望著才來三個月的

小剛，從一個清乾白淨的文弱模樣晒成黝黑古銅色的銅雕。

「希望啦！賺幾年就改行！我女朋友不喜歡我在這裡混一輩子。」小剛搔搔頭說。

「噓！」幾個頭轉過來，恐懼和喝止的眼神，空氣瞬間靜了一下。

「……準備好吧！車要走了。」打開櫃子，取出十多罐菜心、沙丁魚，套上沾染黃漬的背心，他逕往吉普車走去。

木山的時間只分勞動和休息兩種，所有的驅體皆由陽光發號司令，光一打起，各就各位，化身生產機器的一部份。

只有每個月的最後幾天，收拾簡單行囊，穿上一套乾淨衣服，一路顛顛簸簸到江畔，登上快艇後，看著浪花飛濺的窗口一格一格地把兩岸守衛似的紅樹林留給大地，而他自己則一步步趨近家門，在重見妻子和兩個三、五歲的孩子那一刻，還原為一個男人、一個父親。

她總是體貼地早早哄孩子入睡，再進浴室為他放洗澡水、擦背、輕輕揉按他長期與木桐較力而倔強地隆起的肩臂。他銅色的肌膚在她的纖指所經之處一吋吋恢復了柔軟，而易感起來。

潺潺流動的水聲中，河床迅速漲潮。

小剛第一天開工，天真地往比拉逸樹的一面樹軸一靠，兩邊手一字伸開，頭仰天，驚嘆：「天啊！我能活這麼久嗎？」遠遠望去，小剛倒似嵌進樹幹的一撮人形黃土，顯得那麼渺小，依附在比他寬了一公尺有餘的樹心上。

「一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四……媽媽呀，這傢伙至少活了四十年啦！」小剛吐了吐舌頭，一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樣子，瞪著一圈圈漾開的年輪。

漲潮是木桐下水最好的時機。

一長段又一長段被俘虜的巨木，在河邊剝除那一層晒了幾萬個日子豔陽的外衣，露出嬰兒般的肉身。

起重機的怪手就緒，「嘿喝！」一聲，從

無到有，自泥濘中冒芽、抽拔、逆地心引力而生長的一棵棵比拉逸大樹應聲滾落水中，嘩啦啦激起丈高的浪頭。

偌大的龐碩木桐竟然就像一個無依的孤兒，茫然漂浮在河道上……

「哇塞！多壯觀！」小剛望著陽光下去掉樹皮後的樹身，入水後乍看有點嫩紅的白皙，而未節被電鋸砍傷的部分滯留一抹褐紅，竟令人有點不敢逼視。

小剛喜歡水，常常在收工前水蛇似地鑽入河水中泅泳一番，把自己洗個清爽才肯起來。

在那個再普通不過的早晨，小剛忘了收拾他的小旅行袋就走了。

是他的母親和女朋友來幫他收拾的。小剛原來沒有父親。他的母親，滿頭凌亂的白髮、眼睛紅腫得像兩個深陷的傷口。那個等小剛付清屋期的女朋友，腹部有些臃腫，人卻像脫線的風箏，遊魂似懸在門口，盯著工人宿舍前籠罩的墨綠。

離宿舍一小時車程外的地方，墨綠的視野之內，日正當空，再下兩段木桐就可以開罐頭吃中飯了。

「等等！」小剛忽然發神經地喊。「這段樹皮剝得不乾淨。」邊說邊已仆咚跳下去。

「小剛！你幹什麼？上來！」他聽到自己微微發抖的聲音。「停！後面把機器停一停！！」

「轟！」

一灘火紅迅速從木桐的下體燒開……水聲咕嚕一陣兒，一個人形在木桐身側浮了上來，與一排木桐並躺，朝上，兩眼驚惶地和烈日對望，嘴巴大大張咧，彷彿還等著嚥下一大口飯。

小剛沒有拿到年終花紅，連保險賠償也差點拿不到。是他看不過眼，帶著小剛的三個親人去找經理，說好說歹是一條命呀，結果總算一個月可領一千元賠償費。

小剛沒買成房子，也沒娶親。

他的眼睛始終睜得老大，彷彿還在懷疑，開玩笑，怎麼可能。水腫的肉身令他胖了一圈，嬰兒似的無辜。

「……證明你一切都是在騙我，看今天你怎麼說。你說過兩天來看我……」收音機仍不知情地唱著。

實在是聚少離多，以致感覺和她依然新婚。

那年都才二十三歲，他初入木山，日子有點苦悶，在報章上的徵友欄看到她的名字，最妙的是她自稱是個愛哭的女生。所以他一開始就極小心的哄她，生怕她掉淚。每一個月下山見面，他都細心買一個信物，一盆花、一隻泰迪熊……半年後他們就結婚了。

她很快就懷孕，他也更賣力工作了。為了加薪，把整個家養好一點，他甚至常常主動縮減假期。六年加起來，他和她在一起不滿一年。

生了二個小孩，她的身體依然羞澀，在他粗糙宛如樹皮的手掌下微微顫抖，像流水的淡淡漣漪，一波又一波輕送。他心頭巨震，但覺渾身滾燙、口渴喉乾，看著她凝脂般的肌膚，他不禁有點自卑，深怕把她磨破燙傷了……

「你這次回來幾天呢？」她低著頭，像講給自己聽。

「三天就走。」他也垂首，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說了，雖然不願她擔心。「人手不夠，走了一個。」

她在他懷裡變得僵硬。掙脫，別開臉。

「換工作好嗎？我怕……這幾年我心裡都不踏實……」

「噓！」他堵住她的嘴。「別亂想，我一向都很小心，而且，經理答應下個月調我到山區，再也不用怕水路激流的危險了。」小剛出事之前不及一年，整艘船在激流中翻了，幾具身體一星期後才在下游找到。

她把他復摟緊，低低吟哦著不知甚麼，像夜裡莫名的嘆息，任風吹送著。

「我累了……我回來妳這裡休息……」他依戀

地把頭枕在長長的髮梢裡，輕輕舔著她的耳瓣。

她心一酸，把他拉向自己。

「休息吧！」她撫著他後腦粗咧咧的髮腳，下身觸覺到他，便用雙腿環住他。

他感到叢林裡有河水溢出，奮力迎上，一股沁涼頓時從深處漫延到四肢，無比舒暢，片時，他已隨著河流的韻律節奏洶湧，像堅實、飄浮的喬木，不再憑恃自己的掙扎，但攤開自己，接受水的撫慰和滋潤……

但這一回，為何在水中的感覺竟是割裂的疼痛，像小時候，到後院那片樹林裡玩捉迷藏，不小心踩到尖銳的樹枝，小玩伴們皆慌得一哄而散，他就一個人，一拐一拐地淌著一路的血走回家，家裡沒錢買消毒藥水或藥膏，媽媽就每天讓他泡鹽水，然後用一束揉皺的紙團點個火把烘焙他的傷口。

腳掌被刺透的銼心之痛依然鮮明，且隨著鹽水的撫摸一陣陣徹骨襲來，他眼前一黑……黑的視野令他被一種恐怖的氣氛煽動，心裡不祥的陰影越靠越近……

「噢！阿k還未回來嗎？」吃晚飯的時候，他看到對面的空位子。

大家面面相覷，不敢作聲。

「……可能去解手時，車子就開回來，也沒留意……」有人解釋，明顯地無法控制嗓音裡的忐忑。

他驀然站起來，口袋裡的鑰匙鏗鏘作響。

「老大，你去那裡？」幾個人不約而同地。

他嘆口氣。這些人，怎麼想的。

「我是工頭，有責任去巡一圈把人帶回來。」

……他何嘗不猶豫，深夜本來就是木山的禁忌。但，將心比心，一條命哪。

他坐在吉普車的駕駛位上，開著低燈，維持五十公里的時速，一邊眼觀四方……阿k……他家裡也有幾口嗷嗷待哺的小嘴呀……

這一段山路才開闢幾個月，經理說已轉達

工人要求建圍欄的要求，唉，他不覺又嘆口氣，想起老闆家七尺高的外牆，那個兄弟們一年一度去排隊朝聖領紅包的地方……

左邊的樹林一陣嘩然，似不歡迎車子夜裡又來騷擾他們，他心中無端端有絲發毛，右邊是一望無際的空曠，他只能盯著前面的路，走一步是一步……

多麼熟悉的徬徨，又回到他心裡。

五歲，天還未亮，他迷迷糊糊中被搖醒，不由自主地被褪下睡衣，拉拉扯扯間換上了棗色海軍領白襯衫，以及棗色小短褲。

「今天開始，要學讀書囉。」媽媽俯下身，在他耳際說。

「讀書」是甚麼？媽媽只說讀了會成為有用的人。甚麼叫有用的人，媽媽沒說。

他一直不知道人為什麼要讀書，沒人告訴他。他也不敢問。

只曉得每天都必須起個大早，穿上和別人一樣的衣服，坐在固定的房間、固定的座位、做固定的事。

為甚麼？他沒想過，只知道去學校才不會被罵，做功課才不會被打。

過一天，是一天。他也不明白自己要去哪裡，迷路了。

從來也不清楚路線呀！媽媽不識字，不能指點他。

他沒有爸爸。媽媽說有些人是從木頭冒出來的，像濕樹頭上的野菇，自己生出來的。

牆上的黑白頭像是誰啊？

媽媽沒有回答，只說，天下雨了。

國中會考，他失敗了。看著成績佈告榜上的紅字，他腦海一片空白，呆望著「國文：F」。

不能升學，就找工作吧。

怎麼找？連最起碼的申請信也不知如何寫啊。沒有人用華文寫申請信，就如國文不及格便無法升學。

就找份粗工吧。

一個月五百元。

早餐、工作、午餐、工作、晚餐、休息、早餐……打著同樣大小弧度的鍋子、吱唔……吱唔……在刺耳的鑽洞聲和飛濺的火花中，他活了五年……

他翻著銀行存摺，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元。屈指一算，一幢房子十五萬元，七十多歲才買得到。他能活得那麼久嗎？不知道。

一星期後，他去見了木山經理。

「一個月薪水五千，做滿兩年加薪，沒有問題的話在這兒簽字。」經理指著空格，金錶閃閃發光。

他簽下姓名，蓋章。

「知道哦，若有事發生，公司有幫你投保，其他概不負責。」經理例行公事地隨意補充一句。

會有什麼事呢？他下意識蹙眉。

「要不然你一個國中畢業生，憑什麼領這份薪水呀？」經理咧嘴微笑。

小剛離開後，他陪著小剛的媽和女朋友去見經理時，經理又綻開同樣的笑容。

「一定一定！這就幫妳們聯絡保險公司。」

恍恍惚惚間，她的身影站在經理面前，只是，他怎麼也看不清她的臉……

「……」他想喊她，卻聽不到自己的聲音，雖然，他嘗試把喉嚨大力擴張，但覺眼前一片昏黑。

只聽到山谷從四面八方迴應他，彈回無數個他喊不出的「啊……」。

他緩緩醒轉，知道自己又迷路了。

他想站起來，可全身癱瘓在水漬上，如剝

光皮的木桐，隨意橫躺在河邊。

天空不知何時開始滴滴叮叮下起雨，滴滴叮叮滴滴叮叮劈哩啪啦劈哩啪啦嘩啦啦啦啦……

他感到自己全身都濕透了。冰冷的雨水竄進他身上炙痛的爆裂處，直遁入他的心裡，輾轉又從眼眶流出……

水，不停地循環，從他的底部進駐，洗滌身上每一吋，表皮、毛細孔、內臟……再經眼睛釋放……直至紅色的腥銹味逐漸被濾清，只剩一縷淺淺的血絲在水流中掙扎……瞅著綠色的倒影一眨一眨……

吉普車瘋了，他想。

他已經十分小心了，輪子是怎麼不聽使喚地向右傾斜……他完全感受不到地面支撐的力量，山脈累了，肩膀垮了……吉普車向懸崖的邊緣衝去……而他，變成了一棵向地心引力妥協的木桐，失去男人、兒子、父親的身份……

今天不用開工啦，雨下個不停，下個不停，河水又漲潮了……等雨停，可以把木桐運到下游，賣個好價錢，年底就有花紅啦……

過幾天，又是月底……

「你說過兩天來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個日子不好過……」

他輕輕闔上眼睛，累了，好想休息……

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他看到自己逐漸被送往河床，嘴巴仍好奇地咧開。

雨繼續下，打在樹叢上，順著葉瓣撲簌簌……延著樹莖流到根部……

雨林，也越來越沉鬱了……■

## 作者簡介

姓名：史蘭亭

創作經驗（作品發表、得獎記錄等）：信手塗鴉派，記（不）得是第一篇認真坐下來寫完的小說，其餘胎死腹中的作品不可考據。

寫這篇作品的動機：（見小說原文的後記）

我的創作觀：生活無處不成詩

得獎感言：把我害怕遺忘的，用一個獎項套牢，是否，真能不被忘卻？

## 史蘭亭。記(不)得

〔楔子：你記得嗎？我曾經告訴你我們小時候每個週末吃完晚飯，總非到書店不可；一進去，爸就會說：「每人三件禮物，不要亂跑！」那是我們每個禮拜最快樂的時光了，蹦蹦跳跳地穿梭於一排排的陳列架中，一副專注的神情精選細挑。有時拿了一支米奇老鼠的自動鉛筆，有時是很多門很多小抽屜的鉛筆盒；有時高興地捧了一個撲滿，有時要一張小叮噹的轉印紙。呵呵，你記得嗎？哈，我記得我們那時都很笨，不會以東西的價錢去衡量牠們的好壞。呵呵呵呵，媽那時都在做甚麼啊？她一定很無聊了。哈，對…對，是世界書局，我記得。〕

記不得（1999 / Spring）——

\*\*\*Heart 進入「打敗寂寞」聊天室

Heart：「Hi all, I am back from Chinese New Year vacation.」

SPP：「How's it? We miss you a lot.」

\*\*\*野女人 進入「打敗寂寞」聊天室

老頭：「嗨，野女人。」

Heart：「It's okay. But seems that I forgot everything when I came back…」

野女人：「大家好^^」

Absolute：「怎麼會呢？」

笨男人 離開了…

Heart：「彷彿腦袋中有一部份記憶，像樹葉般被悲傷的毛毛蟲蚕食；毛毛蟲從來不吃光一整片葉子，都是呈不規則狀地咬噬著，咬出滿枝滿樹百孔千瘡的葉片…」

筠心纖細的指頭用力地敲著鍵盤，當機了！笨系統，笨電腦，笨網路！她順手拿起螢幕前的髮帶，卻在左手把瀏海往後撥弄時愣住了：啊，紅色的髮帶！

記得的（1997 / Winter）——

紅色是禁忌的。紅色暗喻著喜氣，福祉，幸運，愉悅。

她的記憶版圖上，沒有標示紅色的區塊。

她的記憶版圖，是一塊荊棘滿佈的區域，一塊悲哀的殖民地；彷彿四下暗埋地雷的廢棄戰地，縱然烽火與槍彈不再，卻仍需步步為營；

一個不留神，不是皮破血流，卻是一箭穿心。

血是紅色的。卻不是吉祥的顏色。

她凝視著右手姆指的刮痕。不是刻意和自己過不去，是那敞開在抽屜中沉睡了多年的小刀，在筠心翻動狼藉的書信時狠狠地攻其不意，在她姆指上親吻了一下。吻出腥紅的唇印。

離家四年多的時光裡，筠心總是習慣在每次回家時自塵封的小保險箱裡取出書桌的抽屜鑰匙，小心翼翼地打開抽屜，翻出舊時的信件和日記，回憶當年的自己。據她的說法是：當年清純真摯，浪漫深情的自己。

與其說是習慣，其實，還不如說是一種救贖。一種近似基督教裡每個禮拜祈禱告解的救贖，以淨化自己讓繁華的台北給渲染的心。那樣的燈紅酒綠，那些擺動在高腳酒杯和狂囂音樂中的身體；人與人的距離在一聲聲「Hi」和「cheers」中靠得最近也拉得最遠。筠心不特別喜歡台北盛行的 pub 文化，但無可否認那些注視的眼神和急欲親近的肢體動作可以把在熱鬧的人群中寂寞的心用虛榮填滿。

筠心不喜歡那樣的自己，一點都不喜歡。

望向手中和心湖一樣折縐的信箋，折疊在腦海中的幾個數字又活蹦亂跳地展開——7856591。

這些年來，竟是忘不掉。這些年來，每每找了一千一萬個撥電話的理由，又一把牠們推翻成藉口。是真的太久了，她對他而言彷彿從空氣裡蒸散了，他一定已忘了要夢到她。

「喂，請問愷徽在嗎？」

「我是。」

「我是筠心。」

「……」

（很長的沉默。我可以想像他的驚愕，和握著電話不可置信的表情。）

「呵——呵——好意外——」

「嗨，新年快樂。」筠心刻意裝得很平靜很自然。

（假裝自然就是不自然了。）

（呵，到底順序是怎麼樣的？是我先說了一些甚麼，抑或是他先說了些話。）

（哎哎哎——）

「妳的聲音還是沒變。」

「哦？是嗎？一些朋友說變了。」

「是嗎？」

「是說話的方式吧！？」

「比較台灣吧！」

「哈，其實我回到吉隆坡就回自動變回來，變成 local 的華語；在那邊比較…」

「嚴重！」愷徽打岔。

（哈哈——）

「嚴重？哈，對！」電話兩端的笑語綿連，不似闊別八年後的重逢有淚語凝咽或喜極而泣…都沒有！

「請問你知道尙源的電話嗎？」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這聲道歉，早該在八年前說的——一直被任性與執拗禁押在心裡。不是故意要問尙源的電話號碼。嗯…我的意思是，不是只為了問他的電話。不過，這是一個最佳的藉口了。這些年來，這麼多次返鄉，我都沒有撥通電話給你。而今不知道該

我個甚麼特別的幌子解釋自己打電話的動機。我失去的已經太多了，我不願意，有一天，我連你的聲音都失去。）

「尙源搬去檳城了。全家搬了。」

「呵，難怪我打到舊家，找不到他。宇翔也找不到。」

（那些荳蔻年華裡，我們共同擁有這一群可以在夜裡促膝長談著彼此待飛的夢想、狂妄的抱負、和豪情壯志的朋友。多少個午後，在紫籐茶坊，我們將互訴衷情的書信，夾在一本本交流分享的詩文集裡，避人耳目。對了，我記得源到我們分開以後，曾有一回憤憤不平地對我說：「怎同樣坐在一張桌子上喝茶，我從未察覺你們的秘密交易…」是的，那是一個禁忌的年代，禁忌的青蘋果戀情，禁忌的十五歲。）

若干對白後，慙慙問道：「不是爲了找尙源，妳是不會打電話來了？」

「呵——」

輪她錯愕。早知道他會問的問題，卻想不出應對的答案。

「我曾經打過…」膽怯的。

「有一次我回來…第一次…新年的時候，你去了雲頂。你弟說…嗯，應該是你弟…」

「呵——我去雲頂？」

「對呵，沒騙你。」

「我懂。」

似飄浮在空氣中的灰塵粒子，沒有重量的對話。佳沁出國唸書去了；艾晶去年十二月結婚，三天後她母親就去世了…（哎哎，你怎麼永遠都逼迫我去面對正視心中不敢碰的痛處？一如你當年一直逼我釐清我的任性和自

主。）

「妳呢？嫁了嗎？」

「呵，怎麼可能？還沒呀！三十歲吧！」

「呵？妳現在才二十——」

「二十二歲！」

「二十三了吧？」

「二十二！二十二！我不管，我還沒過生日。」

「五月二日。」

「哇，還記得。」筠心裝出誇張的聲音，其實她知道慙慙一定記得，一如她沒有忘記。

「我也記得。」

「嗯？」

「你的。」

眼淚和電話是同時掛下的。那聲音，那不會老去的聲音；筠心的愧疚再也無所遁形。

「雖然這麼久了，我還想知道，那年…」

筠心曉得她已無力招架：「嗯…」

「到底是爲甚麼？」

該承認她的叛逆，以致無法接受他善意的勸導？該承認她的倔強，以致一個錯失，即回不了頭？沒有甚麼不能承認的，時間拉長了，所有罪名都該被時間赦免。但回憶是良心的階下囚，不叛死刑，卻從不停止審判。

她揹在身上八年的罪，終於在一個更大的罪發生時得到了解脫。所謂解脫，是指某種能量的釋放，並不是卸除。怪獸般的罪，張牙舞爪的，伺機而動。那是無可救贖的罪，無從告解。只不過，原本被密封在地窖裡的怪獸，在另一隻更巨大、更兇猛的怪獸挑釁下，一併破門而出，襲擊她努力偽裝堅強的心。

筠心崩潰在淚濕的信箋中。

讀你千遍也不厭倦

慙慙哥哥，

（每次寫這名字，總寫得特別小心。）

剛電話中我是找慙慙的，我在猜你會不會在想我究竟可曾這樣喚過你的名字。我就不太記得你曾經叫我筠心；你總是連名帶姓的叫我。或更多時候，我們都乾脆不叫。

我一直想該不該寫信。時間就從一九八九移進到一九九七。我一直想該不該打電話，日期就從二月九日變成了二月十日。我剛真的屈著指頭認真的算了算，八年！八年了！忽然有點害怕，時間竟這樣就過去了。

我寫著日記，寫著我們的對話。哎哎，其實都很好，不是嗎？電話兩邊都是安好無恙的聲音，交換著別來的消息，閒話著這些年來的人移物換。是的，反正不觸到心底深處一切都是安好無恙。

「妳呢？好嗎？」你問了不下三遍。你大概聽說了我家的變故。你小心的語氣是保護的，你懂得我的倔強。很好呵。很好。每個人問我都會這樣回答。我不是個習慣訴苦的女孩子。或許更正確地說，我討厭聽到同情的慰問。我不知道，我有時很討厭自己這樣。

反正很多事我都裝在心裡。一直塞，一直塞。反正不管橫著豎著，我會把心事摺疊得整整齊齊的，一件件納入心裡的儲存格里，上鎖。

而有兩個格子的鑰匙，我似乎一鎖上後，就丟入無底的深井中了。兩格，收藏我生命中兩個我無法原諒自己的遺憾。

翻著抽屜，翻出塵封的信箋和泛黃的回憶。我

不常回家，這卻是我每回家必做的事。明知會難過的還是禁不住又拿出從前的信箋；你寫給我的，和我寫給你而一直未寄出的。每次回來讀一遍，每讀一遍愧疚一遍。

眼睛好痛。該睡了。

九七·二月·十日·凌晨二時二十分·吉隆坡家中  
心

記不得（1995 / Summer）——

「這綠山島么像尤一隻船么

在月夜么裡搖呀搖么

姑娘啲

妳一也在我么的心海裡飄呀飄么」

爸一生沒到過綠島，卻在最後一次盈滿笑意的對話中快樂地哼著這熟悉的調子。是的，筠心至今仍一直相信，那瞬間，他是快樂的，當他在半眯著眼睛哼完歌曲後睜開眼，微笑著以欣賞一幅水墨畫的眼神凝注她說：「好美…」

她確信他是快樂的，至少在那個時間點上。筠心記得那個滿足的笑容，筠心記得笑容邊迷人的酒窩。

那年的夏天，六月底一個炎熱的午後，筠心記得她那時穿了一襲紅色薄紗的連身長裙，仿印度姑娘穿的那一種剪裁。來接她出去約會的朋友在門口輕輕按了按喇叭，她提了竹編的小袋子，蹦蹦跳跳地從房間裡跑到客廳。就在一眼瞥見爸斜躺在客廳沙發上的同時，一股羞恥和焦躁的情緒莫名自心底生起。恨不得快離開這個家，拜託拜託千萬別讓門外等待的朋友看到他——和他的病情。但就在她轉動著鑰匙打開大門時，驟然間沉吟的歌聲舉起了暫停的交通

號誌，禁不住就讓鑰匙擱在鎖頭上，回身走到他身邊，看看那張逐日消瘦的臉。

「姑娘嘍  
妳一也在我心海裡飄呀飄么」

這歌聲，如此溫柔，是憶起了甚麼樣的往事嗎？這歌聲，筠心曾在成長的歲月裡聽過無數百次；總是從浴室裡傳來，總是在他心情很好的時候。卻沒有一次，這般溫柔得叫人心碎。

他想起了誰？不會是因為綠島，也不是因著某位素未謀面的姑娘；她想都不是。大概會記得這首歌，是因為這首歌曾帶給他的愉悅記憶吧！也許愉悅的記憶和綠島小夜曲已成了不可分的化合物，彼此互相作用，相互的分子緊密結合。

那他心裡的那幅記憶究竟長甚麼樣子呢？已無從得知了。筠心甚至無法知道，那究竟是用甚麼樣的素材完成的一幅畫？又或者，那幅畫，究竟是否已完成？而那幅畫，又究竟是混合著多少臨場寫生的成份、多少憑空的想像、和多少抽象的情緒呢？那幅畫，究竟又滲入了多少歲月的味道呢？

這一切，在陳年的畫框下變得不可切割；任憑誰也說不上來，哪塊該併入何年？又或哪個角落該歸屬何人？似化合物，即使把水分解，也不復得到一氧和二氫。

是那歌聲召喚她，或是他臉上徜徉的笑容？筠心記不得了。她記得那時她心裡強烈地浮現起一種多年來對他不曾生起過的愛惜，心裡無限不忍的在他身前緩緩轉了一圈，俯首細聲地問他：「美麗嗎？」她記得那聲音，是很細微很柔弱的，她儘量的溫柔，害怕只要一絲不慎，就會破壞這個美麗得近乎神聖的畫面……

後來他再也沒有唱過這首歌了。又或許是，他唱了，但沒有人再聽到過。

之後的日子，短促似劃空而過的流星；火焰可以極美，也可以灼傷人；只有結果，是不變的隕石——沉默的、靜止的、失色的。爸的笑容好像變多了，更恐怖的事情是，筠心竟然覺得，她一輩子中再也沒有一個時候，比此刻看到過他更多的笑容。但接踵而來的一連串事件，卻叫人縱使有三頭六臂，也招架不來。是甚麼時候、怎麼樣送到醫院的？是誰扶他上救護車？她唯一在病床旁餵他吃過的那頓餐，餵了些甚麼？是怎麼樣又送回家裡來？她離開前他說了些甚麼嗎？她道別了嗎？靈堂上的照片，是她小學拿起爸的古董相機初學攝影時拍的吗？她扶棺陪葬的眼淚是否超重？

筠心都不記得了，只記得那歌聲，悠悠地唱著……

「這綠島么像才一隻船么  
在月夜裡搖呀搖么  
啦 (6561 232123 522356565)  
啦……」

記得嗎 (1989 / Spring) ——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Oh……」  
「親愛的朋友們，今夜，讓我們用熱情融化……的心房。來吧，舞動你們的身軀，搖擺你們的……，讓夜晚奔放！」DJ 煽動的聲音夾雜在喧囂的音樂聲中，斷斷續續的。這城市裡所有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都忘了子夜的鐘聲，任舞伴牽引著激情的身軀，恣意搖擺。

這是筠心生命中的第一場舞會。是她在學期初因為擔任學校巡察員的工作認識的幾個放牛

班的朋友帶她前往的。她告訴媽她去參加同學的生日會，沒交待回家的時間。而當她終於坐在一個舞會上初識男生的機車上，往家裡的路上騎去時，已時午夜兩點。

爸媽在星光下的院子裡踱步。

「干脆別回來算了！」記憶裡爸從未曾罵過筠心。甚至從未曾反對過她做的任何一件事，除了她國一時拿著課外活動勾選表，告訴爸她想學機械操<sup>1</sup>，他不同意。「運動傷害太危險了。」她每一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爸轉頭向騎車的男生：「你是誰？」大概是眼神太犀利，那男孩怯怯地也不知道嘀咕著甚麼，然後揚長而去。說實在，筠心已無法記起他的名字了。只記得彷彿是個圓臉的男生。

低著頭，筠心一言不發。「妳到底去哪了？」爸沉悶的聲音裡蓄積著重重的火藥味，似火山爆發前的蓄勢待發。筠心抿著嘴。「心，爸在問妳話。」媽是那種傳統社會中賢妻良母的最佳典範，慈母多敗兒，大概也不無道理。「心……」

筠心用沉默對抗爸的不滿。她越來越覺得爸爸媽媽已經不愛她了。他們開始批評她的朋友。他們不高興她和愨愨每晚抱著電話竊竊私語，儘管她根本不敢對他們承認她交男朋友。中學生不準談戀愛，荒廢學業；那八股的觀念在蔓延。資優班的好學生不該和放牛班的壞學生混在一起，近墨者黑；那八股的教義在散播。

「啪！」爸的巴掌在筠心臉上蓋下了一個無法抹滅的印記。紅紅的掌印，血淋淋地打碎筠心對爸的敬仰和愛慕。她的眼神裡，盛滿不信任、不原諒、不接受、和不屈服。爸的臉忽地變成撒旦的獠牙利爪。她心中神聖不可侵的爸爸；

至小疼惜她如掌上明珠的爸爸；爲了她發高燒一整個晚上不敢入眠守候在她身旁幫她用冰塊冷敷的爸爸；爲了她參加全國三語演講比賽親手爲她撰寫演講稿的爸爸。他是她的驕傲，是她在手捧一座座鍍金的獎杯時最洋洋得意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怎麼可以如此傷害她？

「這個星期，除了學校，哪兒都不許去。」爸判下他們家庭裡有史以來最重的刑罰——禁足。媽對爸的話，從來都是唯命是從。包括每個星期日的舞蹈課，都不讓她去上。

那意味著，筠心連一週一次與愨愨見面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愨愨是她舞蹈團的大哥哥。他們的邂逅，並不似浪漫的小說情節。她趕著上舞蹈課，拎個大包包，在電梯門還未全開時往外衝去，一頭撞向在電梯門外等候的愨愨。據他後來說，他的第一個印象是：好個莽撞的小女孩。的確，那年，她不過十四歲。他十九。

之後，他扮演著她生命中的天使；默默地在人群中保護她，在她爲賦新詞強說愁的花樣年華裡給她建言與依賴。

然而，這一次，她要怎麼向他解釋她被爸禁足？他一定會很生氣，他原本就不太贊成她說要以愛和關懷、徹底以行動去感化放牛班的學生。至少不是像她那般每天放學留在學校陪他們做功課、陪他們參加一切活動、成天和他們膩在一起。他一定會不高興，他是一個嚴守自己本份的好男孩——優秀的高材生、卓越的社團領袖、孝順的好兒子、負責任的男朋友。

筠心也很優秀。太優秀了，使得她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創傷。她無法對他坦言，她無法

忍受他質疑的目光。筠心開始覺得她在家裡很寂寞，她覺得全世界的大人們都不瞭解她。她開始把自己變成刺蝟，拒絕任何人的靠近。她在心裡起誓：她不會原諒爸爸，她不會再開口對他說一句話。

「妳上禮拜怎沒來上課？」愍徽在茶水間關切地問著。他一定一直在注視著她，才會在她一走出舞蹈室就尾隨她而來。他一定察覺出她的冷淡。他們一直以彼此不謀而合的默契自許。

「嗯。」  
「怎麼啦？臉色不太好。」  
「遲些再跟你說。」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一個星期來，妳一通電話也沒打，信也沒半封…」

呵，難怪他覺得詭異，正常狀況下，她一個星期會寄出四至五封信。

愍徽的語氣裡，倒是沒有責怪，盡是不解與擔憂。

筠心的視線，一直擱在足下的舞鞋上。

「嗯…」  
「妳怎麼了？」  
「我再給你電話。」筠心轉身往舞蹈室裡走去。  
「喂——」  
「我再給你電話。」聲音細細地穿過凝重的空氣。  
「那算了。」

這是筠心記憶裡愍徽最後的一個聲音。

紅透的雙眼無法諒解這句出自一個深愛她的男孩口中的話，在她已倍覺哀憐的時候。自此以後，她杜絕他任何的訊息——一封一封關

心、疼惜、解釋、剖白、訴苦的信箋，筠心通通和著淚水壓在床墊底下；一通一通託人轉送的訊息，全擱淺在筠心的偏執和自尊之間。

彷彿自避風港中被暴風捲回大海的船隻，筠心無依無助地在翻涌的波浪中震盪。她不過是個未成年的小舵手，未經風霜，卻在同時間驟然失去兩個生命中的支柱——兩個把她如小公主般捧在手掌心上的男人。

那是難熬的一年。她記得好友們是如何爲了讓他們破鏡重圓，孜孜不倦以生日會爲由，安排意外的巧遇場面。筠心的朋友都喜歡愍徽，或說，她們都妒忌筠心三生有幸，得此好老公。

「大家都說初戀沒結果，但我看好你們。」筠心仍記得娟曾如此拍著她的肩膀說過。她沒有忘記媽費了多大心力，力圖扮演筠心和爸爸間的橋樑；但可真是虎夫無犬女，筠心徹頭徹尾地似足了爸爸，頑固執拗。任誰都走不過那道橋。

爸依然是愛她的，媽如此說。看書架上，那些唐詩宋詞和那些文學著作，爸從不看那麼軟性的書籍，書架上最近卻突然增添了不少風花雪月。愍徽仍舊忘不了她，朋友們這般說。看他日日不停歇寄來的信件，疊起來足以比筠心還要高。

### 眾裡尋牠千百度

心，

今天學校考體能測驗，我一夜失眠，精神狀況本就不好，再加上籃球場來回五次的青蛙跳，到最後一圈時，眼前直冒曙光。我以為我快暈過去了，妳卻突然出現在前方，以妳習慣的微笑，甜甜的…待我奮力拼了命衝過去，又悄然轉身，飄然而去…

從娟那裡聽到妳的口訊，要我去找個新的女孩填補心中的空洞。妳這小傻瓜，虧妳常自忖聰明絕頂，卻不懂我早已將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填上了妳的名字。筠心筠心筠心筠心。

大學入學考試只剩四個月了，沒有了妳的甜言笑語，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動力。照舊到紫籐茶坊唸書，卻每每在休息時抬頭看看對面空設的坐墊，妳習慣的位子。我最近很喜歡聽梁文福的彈一支清涼涼的歌，也許是因為那天緣排完畢後和妳坐在後台長聊時我掛在身上的隨身聽正播放著這首歌，似乎，就把當天的對話都錄進去了。

我覺得我必須見妳。我絕不相信一個曾經待我如此情深意重的女孩會如此掉頭就走。不可能。妳若有難言之隱，我必以生命等妳。只求妳，別把一切往自己身上扛，妳小小的身軀又怎受得住？

妳也快要考高中了，願我的信，至少給妳支持的力量。

要好好的。

停電的晚上，點起微弱燭光的車廂  
徽·April 29, 1989

記得的(1999 / Fall)——

之後的日子裡，筠心一直把自己藏匿在那個她已慣稱牠爲「家」的台北。她一直不肯承認，那或許是某種逃避。

離得遠遠的，企圖遺忘。

遺忘那些遺憾。

總在來不及時才願意承認的遺憾。

來不及，握著爸的大手告訴他她一直以他爲傲；來不及，在爸病危時守在病榻旁；來不及，在爸唸下最後一口氣前，告訴他下輩子她還要當他的女兒，要每天伴在他的足邊和他分享他飽讀的書經和精辟的論點；來不及，爲他再偷偷於情人節送上一大束玫瑰花給媽媽，仿其筆跡在卡片上寫下：「櫻，我的生日，我還要送妳情人節禮物；不如把我也當禮物收下吧！松」媽當然不會相信那是出自爸——情人節出生的木頭情聖——的手筆，卻也一樣甜蜜。

來不及，在愍徽考大學前給他決定性的鼓舞；來不及，在彼此的大學生活中留下二人的共影；來不及，把抽屜中厚厚的一疊寫好收件人姓名地址的郵件寄出；來不及，讓愍徽一嚐她努力翻遍食譜爲他學做的 *Tiramisu*，只因著他曾經說過他喜歡那種微香和微醺的味道；來不及，在愍徽守候著她、不交女朋友的十年中回過頭告訴他她想念他…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愍徽，

窗外忽然毫無預光的下起傾盆大雨。是春雷吧！？梅雨不應是這般嚇人的。我正在線上查訊報告的資料，忽然收到源的email，如這驟然的大雨，突如其來地吞沒我所有晴天的心情。

我已習慣寫長長的信給你，然後不貼郵票，放入抽屜里。在這些年來想你的日子裡，其實很多感覺早應已被時間被生活磨平。然有一些記憶，卻不時在我混濁模糊的思海中清清楚楚地涌現，似一濃濁的湖面忽然冒出的蓮花。兀自

美麗於風中，無視四週的劣境。

可我已決定，這封信我會寄出，而且我只會寫完這一頁。

(曾幾何時，思念需要劃地自限。)

其實在那通電話裡，很想故作輕鬆地問問你的女朋友。可我還是選擇繼續活在自己如夢的追憶裡。不忍破壞那無塵的回憶。每回向朋友說起你，我生命中第一個情深緣淺的男子，也總是輕描淡寫地說：「他呵，人很好，該交女朋友了。」——很多次有意無意在源前提起你，也無從自他口中得知任何關於你的消息。於是一直擱著。如念你的心。

我忽然想哭。對不起。想這麼多年後，這封信已不足影響你的心情。源說她是你的客戶，說她是北方人，源說你們七個月前認識…我其實想聽你說，又不知是否能平靜地聽完。

雷聲又響起。我捉著筆的手微微顫抖，不知道自己可以寫些甚麼。我忽然好想知道，你會不會把當年那個曾讓你心醉亦心碎的小女孩收在心裡，如我一直珍藏那個只穿素白色 T-shirt 大哥哥…

二十五歲了，我沒等到你的祝福。

畫一個大大的句點。祝福你。

心

九九·十月·十二·下午四時·台大

慇懃和筠心終於在闊別十年後，在秋天的台北相見。慇懃因公出差，筠心順理成章成了地陪。

中泰賓館一樓大廳，筠心在第三次電梯鈴聲響

起時，抬眼望去。屈指十年，他們仍篤信彼此心靈感應的能力。

「嗨，好久不見。」筠心在呆滯半秒鐘之後脫口而出。那是慇懃，她的大哥哥，原來記憶裡他的容顏並沒有她想像的清晰。

「呵呵，是呵，好久不見。」慇懃伸出右手。

筠心握了握，社交禮儀中的反射動作。「這麼見外啊？」

「嗯。」慇懃沒有立即放開手。

當年一別，誰又曉得，竟是一別十年。如今，她已廿五，他卅。

「知道我為甚麼要和妳握手嗎？」

「嗯。」筠心微笑著點點頭。

「真的知道？」

「嗯，我知道。你別說。」圓一個夢。了一盞心願。

「懂嗎，我最津津樂道對朋友說起的就是，當年我們純淨的愛情。初戀情人，卻——」

「連手也沒碰過半下。」筠心搭腔。

「啊——」慇懃瞪大的眼睛裡，激動多於訝異。

他們的默契，已不足訝異；但拉距的時空驅不散的默契，又怎能不叫人欣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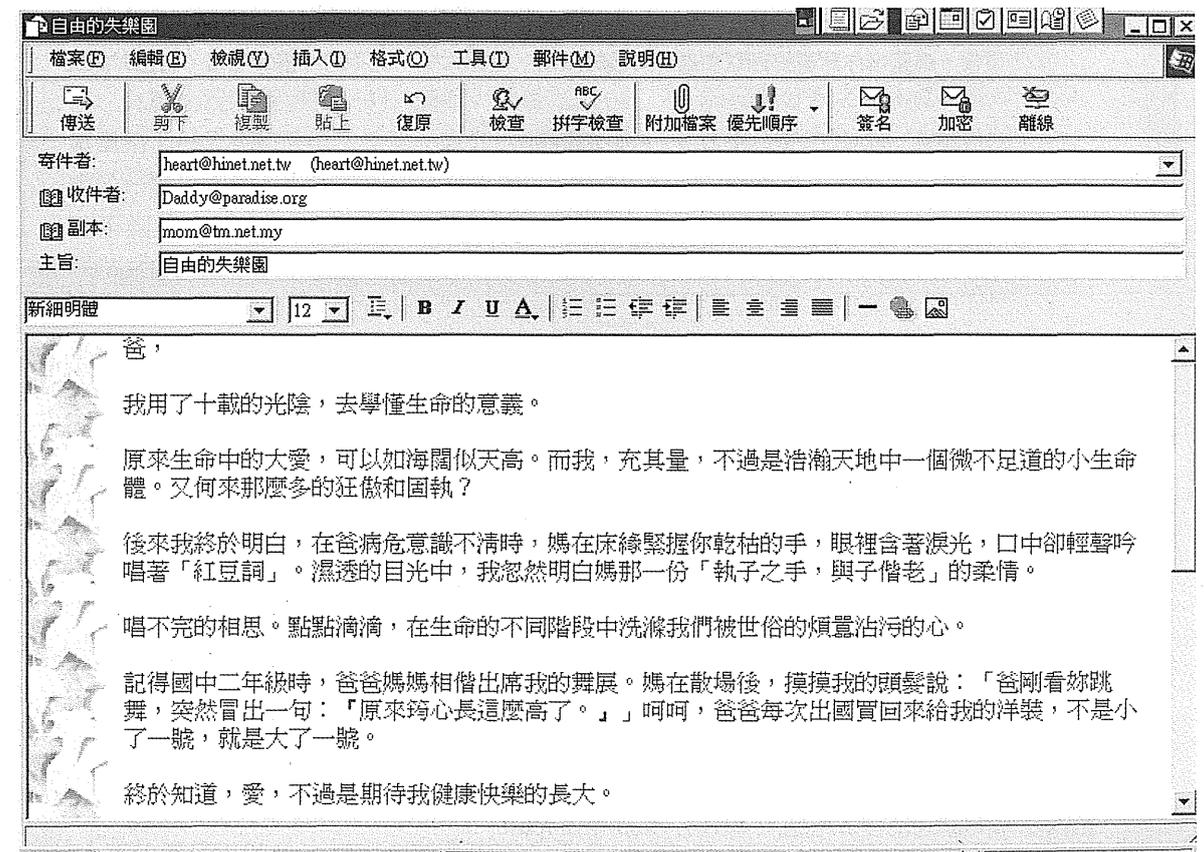
默契和遺憾，成絕對正比。

在慇懃離開台灣前最後一個晚上的激情相擁和熱吻中，筠心忽然釋懷了。近四千個日子的愛戀情愁，罪惡與內疚，不安與恐慌，在慇懃輕撫她的髮際、褪下她的驕傲當中一一被化解。在驚濤駭浪、狂風暴雨中，海面上隱隱浮現一根小小的桅杆。在那個入秋微涼的夜裡，在溫柔的月色下狂野的夜裡，她漂流過萬水千山，悠然靠岸。航行於汪洋，航行於伊甸——那失去的樂園，她終於淚盈滿眶地對靈魂耳語：「真正的樂園，是已然失去的樂園。」<sup>2</sup>墮落之後，是永無止境的飄泊，直到駛入，心靈的碼頭。

慇懃搭乘次晨最早的班機，回到他們赤道上的故鄉。我和她，在PJ附近買了一棟apartment。筠心的表情中，讀不出任何悲喜。那是他的碼頭，庇護著他受折騰受創傷的心靈，給他平靜給他穩定。惟有那樣，在一個無風無浪的港灣裡，一切記憶得以昇華、得以被過濾、被提煉，淨化成心隔深處不容取代的一方人間樂土。

筠心的心情，從未如此開闊過。

縱是失去的樂園，畢竟亦曾經擁有過，滿山滿谷的芳香和嬌艷。



## 【大馬旅台文學獎小說組決選總評】

文◎陳昭瑛

這屆大馬旅台文學獎小說組進入決賽的幾篇小說從許多方面展示了大馬華裔新生代別具一格的書寫特色。思想內涵方面，比較傳統的有典型的僑生鄉愁，故鄉印象以及親情、愛情、友情、人類愛等等；另一方面網路對城市男女的影響。「人妖」的特殊心理、伐木工人的森林美學則多少顯示新人突破科舊的企圖心。在書寫技巧方面，有人擅長傳統寫實的手法，有人則試圖以片段、拼貼、獨白、旁白交織出別具新裁的敘事風格。總的來看，九篇小說凸顯了大馬華人特殊的社會關懷以及對中文的特殊品味，置諸台灣的小說生態，大馬華裔新生代似乎隱然出現一支極具潛力的小說隊伍，可以不斷地豐富中文的書寫世界。

九篇小說中獲得第一的〈邊境〉便是在敘事風格上最具突破性的，整篇小說的對話只發生於一對男女網友在網站上的互訴衷曲，這對互不相識的男女藉現代科技之便得以相知以形骸之內而相忘於形骸之外。網路對白之外網路對白之外便是對兩人在城市生活的疏離做各種生動的描寫。空間上，以無窗之房和電梯對照；動作上以畫油畫和打字對照。兩個封閉空間、封閉個體的溝通之道是網路，而溝通的話題是雙方的共同夢想——無邊境的世界。如果邊境是一種限制，無邊境便是無限與永恆的寫照。從男人死後而網路上仍不時傳來他的留言，更可看出作者最終想超越的是生死的邊界。雖然結局顯得灰色，但整篇小說仍傳達了積極的訊息：即男女之情貴在相知相惜，而科技的奧妙正在於協助人類跨越人文的邊境。

〈拍照記〉從題目到內容表面看來平淡無奇，但從拍照到寄照的小小情節渲染了小貧賤夫妻的深情以及小人物在在貧困中的淡泊心和幽默感，頗有黃春明小說的餘韻，文中潮洲話方言的運用以及大馬風土的描寫則展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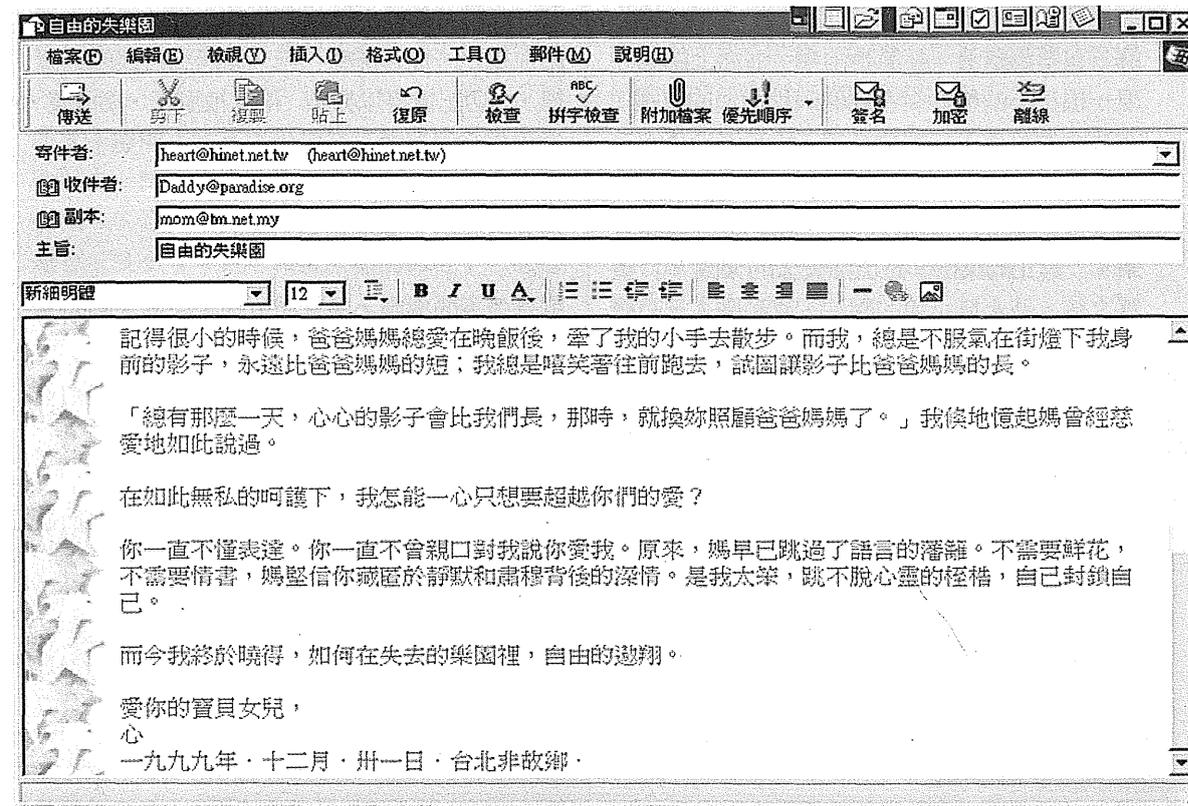
另類的鄉土文學風貌，足以喜愛鄉土文學的台灣讀者耳目一新。

〈記（不）得〉也是在寫法上力求創新之作，片段拼貼和時空交錯中有連貫的情意，作者把十五歲的初戀寫得刻骨銘心，印證了「那最初的永遠在」的話，而十年後共渡的初夜是最初也是最後，結局頗具張力。

〈哭泣的雨林〉描寫伐木工人在森林中的工作和感覺，在回憶中帶出大馬華人在異域的成長，而成年後面對的艱辛緊接著成長的痛苦。此文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作者通過詩意的語言呈現出種充滿憂鬱色彩的森林美學，字裡行間瀰漫著一股綠綠的、濕濕的、悶悶的、熱熱的氣味，烘托出一位大馬華裔伐木工人苦悶的一生。

以細微分數之差未能入選的〈風沙〉其實頗具特色，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你」的不斷出現則限定了「你」才是預設的讀者，使真正的讀者有偷看「我」的私密、闖入禁地的閱讀經驗。小說中最主要的動作是人類學系學生的田野功課——挖掘，而「挖掘」頗具象徵涵意。「你」「我」在工作中產生了心靈的相契，但雙方又是心有所屬的人，而這一點在結尾才揭曉，使人有「相見事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的悵惘。假如「挖掘」才出土的是「你」、「我」之情，則對出土文物的最好的保存方式可能是繼續湮埋於風沙之下。此文較大的缺點是人物眾多而人物不夠鮮明，對話有時顯得雜蕪而精警不足。

其餘幾篇都有明確的主題和流暢的文筆，但或因意象一再重複而情節未能展開，或因人物內心刻畫的不夠細膩深刻，導致整體風格流於平淡，使決審委員不得不割愛。但不論結果勝負如何，這九篇的作者都是小說的生力軍，潛力無限，每位決審委員都想對他們說一句：繼續寫下去！■



一個人孤單回憶，記憶變成陰森的魔鬼，蠱惑誘拐，讓人進入一座沒有出口的森林迷宮；葉影翩翩，留連忘返，亦無從離開。兩個人分享回憶，記憶變成解語的天使，安撫慰藉，承諾每一顆遺憾的心和每一個墮落的靈魂：至少，人類仍有回憶的權力。

〔一完一〕

〔後記：五年後，當我終於學會在每次想起時，把淚水用更深遠的愛和想念，導入心裡那塊特別開闢出來的園地；我才決定提筆。〕

僅以此文，獻給這輩子最讓我引以為傲的爸爸媽媽和一位在生命中擦身而過，卻已留下深深印記的男子——記錄爸爸，是害怕自己終於有一天，漸漸越忘越多；感念媽媽，是為了讓爸爸知道，她一直珍藏他在心上。而你，佔據了我生命中，第一次心動的記憶。

每個人，都在每個人的心裡留過痕跡；每個人，都記（不）得每個人。】■

<sup>1</sup>Gymnastic

<sup>2</sup>Proust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臺人立足在臺灣／吳子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唐山，2005[民 94]

面； 公分. -- (大馬青年)

ISBN 986-7748-86-7 (平裝)

1. 論叢與雜著

078

9401306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大馬青年：

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臺人立足在臺灣

編輯顧問 張曉威、范雅梅

主編 吳子文 Email: b91102102@ntu.edu.tw

編委 張志榮、陳淑芳、林碧繡、徐春蘭、張書德、蔡志聯、  
陳心群、白黃采欣、李麗玲、陳欣雁、陳雪芳、  
蔡珊珊、謝秋嫦、林添耀、黃正春、黃書琪、王麗蘭

美編 吳子文

封面設計 徐春蘭

特別鳴謝 高嘉謙、顏建富、詹敬仁

總策劃 第三十二屆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出版 唐山出版社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三三三巷九號地下室

電話：02-23633072 傳真：02-23639735

郵局劃撥 0587838-5 唐山出版社帳戶

初版 2005年7月

特價 150元

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